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儒藏

史部

第九十二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92)

儒藏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四十二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録

王石臞先生年譜 閔爾昌 編撰……一
王石渠先生年譜 劉盼遂 編撰……五九
容甫先生年譜 清・汪喜孫 編撰……一〇一
洪北江先生年譜 清・呂培等 編撰……二二三
劉端臨先生年譜 劉文興 編撰……三六一
孫淵如先生年譜 清・張紹南 編撰 王德福 續編……四五一
淩次仲先生年譜 清・張其錦 編撰……五一九
郝蘭皋夫婦年譜 許維遹 編撰……六五三
江子屏先生年譜 閔爾昌 編撰……七一五
焦理堂先生年譜 閔爾昌 編撰……七六一

王石臞先生年譜

閔爾昌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六年刊本

《王石臞先生年譜》一卷，閔爾昌編撰。民國十六年江都閔氏刊本。

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字懷祖，號石渠，又號石臞，清江蘇高郵人。乾隆四十年進士及第，爲翰林院庶吉士，補散館，任職都水司。改虞衡司主事，擢營繕司員外郎、製造庫郎中，歷陝西、山西、京畿諸道監察御史。五十八年，擢吏科給事中，改直隸永定河道，移山東運河道。以年邁致休，隨其子王引之居住於京師。道光十二年卒，年八十九。王念孫父子爲乾嘉時代經學家之翹楚，精通音韻訓詁文字學，其著述以《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爲最著。

現存王念孫年譜凡二種，一爲劉盼遂所編《王石渠先生年譜》，另一種即閔爾昌所編本譜。爾昌字葆之，江都人。據卷首閔序稱，作者嘗客居高郵二年，民國十六年前後寓居上海，鈎稽文獻典籍，整理爬梳，撰成此譜。又云上虞羅振玉「嘗擬撰《石臞年譜》，尚未之見」，今亦未見羅譜傳世。而稍後出之劉盼遂譜，似未參此，且各有所側重，故兩存之。此譜紀事較簡明，以大字繫事，以小字補注出處等，並時有考證，於研究王念孫生平、學術頗有裨益。閔氏於是年還撰有乾嘉時代經學大師王引之、江藩、焦循四種年譜，王念孫與王引之年譜合刻爲《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可以考知王氏學術之淵源。

此譜又有民國二十三年刊《高郵王氏父子年譜》本，後有編者跋語，言係糾劉盼遂譜中有關地理、年代之訛誤者，可參看。

昔王德甫撰四士說、稱高郵王念孫及其子引之有蒼雅之學。汪容甫論次當代通儒姓氏厪八人而王氏有二。焦理堂贊廣雅疏證、經義述聞曰、高郵王氏、鄭許之亞。借張揖書、示人大路。經義述聞、以子翼父。阮伯元敘經傳釋詞、則曰、高郵王氏橋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今伯申侍郎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共證此快論也。又云、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顧千里謂近代通儒、程徵君經學、錢少詹史學、汪明經文章、高郵王氏父子小學、天下五人而已。臧在東謂高郵王氏父子小學出六朝人之上。陳恭甫謂當代通儒箸述、惟高郵王氏父子與讓堂老人爲最醇。曾滌生圖聖哲

三十餘人遺象、謂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豈乎不可幾已。爾昌生長江都、與高郵爲同郡、壤相接也。辛丑、壬寅又客高郵者二年、聞兩先生之流風遺韻也稔矣。顧以寡昧、溺志詞章、疲精道路、於鄉賢聲音文字訓詁精博淹通之學、無能爲役。閉門人海、補過讀書、乃取兩先生事蹟、鉤稽而排比之、成年譜二卷、藉寓仰止之誠云爾。上虞羅叔蘊嘗擬撰石臞年譜、尙未之見。懷周保緒有陶詩譜、丁儉卿病其未審、別爲一編、保緒即自毀所作。它日羅書刊布、吾固不辭爲保緒也。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閔爾昌記。

王石臞先生年譜

鄉後學閔爾昌編

清高宗乾隆九年甲子三月十三日寅時、先生生。

先生姓王氏、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高郵州人。先世居蘇州、明初始遷高郵。五世祖應祥、高祖開運、並明諸生。曾祖式耜、字聖野、號宇泰、康熙戊午副榜貢生。著有四書詳說、書經詳說、時藝益壯堂集。卒年七十二。祖曾祿、字西受、號古堂、雍正癸卯選拔貢生。父安國、字書城、號春圃。雍正甲辰一甲第二名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謚文肅。文肅公元配車夫人、繼配崑山徐夫人、皆生子而殤。再繼配錢塘徐夫人、江西吉安府知府亨時女。

乃生先生。先是、文肅公父贈尚書公年逾七十、望孫甚切、豫爲之名曰念孫、謂文肅公曰、有孫生則以是名之。乾隆八年十二月、贈尚書公卒、迨先生生、文肅公曰、天佑吾父而予之孫、其將使紹吾父之業乎。遂如遺命以名之。

十年乙丑、二歲。

十一月壬申、文肅公授禮部尚書、命俟服闋赴部辦事。清國史王安國傳、十年十二月、授禮部尚書。先生撰春圃府君行狀云、十年夏、遷禮部尚書。此依長沙王氏東華錄。

十一年丙寅、三歲。

丁母徐夫人憂。文肅公服闋、遂攜先生入都。文肅

公中年失耦、不畜妾媵、家鮮童僕、父子相依、同寢起者十餘年。先生性聰敏過人、在襁褓中已識二十餘字、人皆謂有夙慧。文肅公往往褰書挈先生治事堂上、就案上以筆授句讀。

十二年丁卯、四歲。

讀尙書矢口成誦、皆文肅公口授百數十行、俄頃皆已爛熟。一時都下有神童之目。此依子引之撰行狀。阮元撰墓志銘則云、生四歲即能讀尙書、六七歲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云。

十三年戊辰、五歲。

十四年己巳、六歲。

十五年庚午、七歲。

文肅公蔽獄陪都、攜先生東行。時偕往之某公夜作奏稾援據經傳、恐有錯誤、則詢之先生。先生方睡熟、應聲誦之、一字無譌、乃相與驚歎、以爲異才。

十六年辛未、八歲。

學爲制義、操觚卽作全篇。

十七年壬申、九歲。

十八年癸酉、十歲。

十三經誦畢、旁涉史鑑、江陰繆氏儒學傳稾引阮元撰墓志云、八歲讀十三經畢、旁涉史鑑。案墓志實作八歲屬文、十歲讀十三經畢云云、與行狀同。筱珊蓋誤。流觀往事、感慨激昂。嘗擬作秦檜論、斷制森嚴、章法完密。文肅公覽而喜之。由是期望益厚、勖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

先生之持躬正直、得於庭訓者甚丞。

十九年甲戌、十一歲。

二十年乙亥、十二歲。

五月辛卯、文肅公調吏部尚書。

二十一年丙子、十三歲。

休寧戴東原先生精於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之學、文肅公延之家塾、爲先生師。先生稽古之學、實基於此。據東原年譜列此。

文肅公兼管工部尚書。十一月壬戌、文肅公因病解任。

二十二年丁丑、十四歲。

正月初八日、文肅公卒。年六十四。先生扶柩旋里、受業夏

嘯門先生之門、名庭芝、字茹紫、雍正癸丑進士、翰林院侍講。篤志爲學、爲文根柢深厚、理法精熟、老師宿儒不能過也。先生撰元配吳恭人行略、受業夏先生之門、爻補州學生員後。

二十三年戊寅、十五歲。

二十四年己卯、十六歲。

二十五年庚辰、十七歲。

二十六年辛巳、十八歲。

補州學生員、州試第二、府院試皆第一。府試題爲先生數年前所作、既出場、嘯門先生問、尚能記舊作否。先生因援筆默寫原文及嘯門先生所改、一字一句無不脗合。嘯門先生大奇之、使劉文清公歎賞其

文、以爲軼羣之彥。既而過揚州、見都轉盧雅雨先生、乃知先生家世、則大喜曰、文肅公有子矣。

二十七年壬午、十九歲。

吳恭人來歸。同州增生、贈翰林院編修鋐之女。

二十八年癸未、二十歲。

二十九年甲申、二十一歲。

作護城橋祠田石梁墳田記。

三十年乙酉、二十二歲。

高宗南巡、先生以大臣之子迎鑾獻頌冊。二月癸巳、賞舉人。

三十一年丙戌、二十三歲。

試禮部不第。三月十一日、長子引之生。得江氏古韻標準、始知顧氏亦分十部猶有罅漏。旋里後取三百五篇反覆尋繹、始知江氏之書仍未盡善、重加編次、分古音爲二十一部、未敢示人。

三十二年丁亥、二十四歲。

是年有詩二十首、題曰丁亥詩鈔。録目於下、偕任子田游蒜山二首、一泛舟至芙蕖館一首、同任子田夕步南郭一首、空翠亭一首、裴公洞一首、同任三石農登文峯塔一首、河閘道中遇雷雨一作一首、偕任子田游東岡山中一首、寄呈李大司馬一首、石佛閘放舟一首、文游臺懷古一首、春耕詩擬陶一首、登海陵泰山壞懷古一首、晚泊湖口一首、晚次江口一首、月夜游焦山作一首、天長道中曉晴一首、冬日郊行晚歸山莊二首。以河閘東剛諸詩觀之、似先生丙戌下第後、丁亥方南歸。又游蒜山二首、淮海英靈集、淮海詩傳、江蘇詩徵並作文肅公詩題無偕任一子田五字、詩中字句亦小異。

晚晴簃詩匯亦作文齋詩、蓋沿諸選之誤。先生通籍後、不復爲詩、後以詩法教子敬之曰、古體詩當以漢魏六朝爲宗、下逮有唐諸大家、以正所趨。近體則唐稱極盛、而中晚氣格漸弱、已無足法。有宋以後、古近體皆可涉獵、當知其佳處得力於唐人、而新其壁壘、不可轉襲宋人之貌。世徒嗤明代七子規仿盛唐、爲優孟衣冠、而不知去唐學宋、又出七子之下。至古體用韻、當依唐韻部分、無若塡詞家信筆出入也。

三十三年戊子、二十五歲。

三十四年己丑、二十六歲。

試禮部不第。冬與李素伯遇於京師、先生屬素伯爲購毛刻北宋本說文。適書賈老韋有之、高其直、先生時下第囊空、稱貸而買之歸、而發明字學、作書四種、以配亭林顧氏音學五書。◎先生嘗宗說文之字、而黜俗體、爲六書正俗一書、旣而識解益超、自謂所見猶淺、乃屛其稾而棄之。李格非病、先生偕友人

爲延醫市藥具、調治數日、竟不起。

三十五年庚寅、二十七歲。

三十六年辛卯、二十八歲。

試禮部不第。

三十七年壬辰、二十九歲。

試禮部不第。　在都始與劉端臨訂交。　避禍天長。

大興朱竹君先生時爲安徽學政。冬杪、先生跋涉往見、竹君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禮貌自居。爲飛書當路、護持其家盡力。先生後在京、有與劉端臨書云、衰病之軀、勢難久居京師、決意於冬底告病、明春南歸。但一舍閒俗冗叢脞、家難紛起、不可一日居。擬於儀江覓一養病之所、以度餘年。此書當是官科道時作、壬辰避禍天長、大約亦因家難也。　始與汪容

甫討交、以古經義小學相切劘。容甫是時所校書多述先生說。容甫撰李孝臣銘、所藏古學大興、江以北王念孫爲之唱、而君邗之、中夜劉台拱繼之是也。容甫又書言、高郵王懷祖辨語、而漢儒者所無。

三十八年癸巳、三十歲。

在朱竹君幕中。汪容甫有大戴禮校本、題云、乾隆昭陽大荒落辜月、大興朱筠、高郵王念孫、江都汪中校於安徽學政署中。竹君病安徽士子不習音訓、購得汲古閣許氏說文初印本、先生爲校正刊行。章實齋有答沈楓墀論學云、昔朱竹君先生善古文辭、其於六書未嘗精研、而心知其意。王君懷祖固以六書之學專門名家者也。朱先生序刻說文、中間辨別六書要旨、皆咨於懷祖而承用其言。僕稱先生諸序、此爲第一。非不知此言本懷祖也、而世或譏之、此不可語於古人爲文之大體也。朱序末署昭陽大荒落[illegible]之月十入日。案之章語、殆爲先生捉刀之作。

冬、偕竹君入都、下榻椒花吟舫。

竹君家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北，甲申移居街南舉慶館之西，中有椒花吟舫。見笥河文集編修蔣君墓志銘。

三十九年甲午，三十一歲。

九月十三日，竹君約先生與史文量、陳梅岑、何歎峯及姪玉川爲西山之游，歸復時時爲文酒之會。

四十年乙未，三十二歲。

試禮部中式，總裁爲無錫嵇文恭公、韓城王文端公、長白阿雨齋先生，同考仁和黃葭塘先生。殿試二甲第七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碩學登科，當世榮之。行狀云、大興朱笥河學士品隆望重，凡新科後進投刺者，皆不答拜，獨於府君往謁，躬自答之。日是當代通儒正士，不可以後進視之也。案竹君與先生既屬通家，審所敬禮，彼來此往，友道之常，爾以前輩答拜，引爲榮幸

亦當時一種風氣也。

與朱竹君、程魚門、曹慕堂法源寺避暑。

冬、乞假旋里。笥河詩集乙未送先生詩云昔我謁文肅、與中英物聲。抱持出塾門、解愛盤峯鐵。早知松柏根、茯苓芽必中。厥父與三禮、子實精其說。乙酉子賜舉、討借歲丙戌。任幼植主我、子來晤嬿婉。春試丑連卯、屢深門外藏。共子持酒樽、識子譚孔謝。許君堂室奧、表位旋綿蕝。我南子西北、袁春晨去謁。其年在太平、冬杪子我謁。謂栗游黃雲、同春白蘢蘢。業陽真逸蹇、龍蜀穴泉冽。更覲互浮流、燭讀永呂彌。還登府子城、游蹤指曲折。下有萬竿竹、絃壓小山雪。我方殺說交、貧子口存舌。莽龍音亡黍、影擇窮岐朝。聲五色亦五、北鵝相南篤。要合江南士、過羅宇屑揭。春試子暫歸、夏息我逃熱。子又渡江柔、湖留軒坐設。我承四庫令、綢書廣張罷。大集異等生、綺倚壽山崔。傳鈔千萬本、唐禮子精覈。覘瞰入竹尺、術箭儒盃鑿。時交目飛鴻、戲弈取其拙。數嵩冠月清、搖手步高拜。祁顧七前老、古影千年逝。江山六朝川、乞時直德經。歲寒幾何談、我冬使節茂。諸生送江送、忽與采石別。子待我邪溝、蜀闕梅蕭裂。覆孟城角流、載子朔風杞。齊東竅正號、趙北冰己渴。近聽稅繫下、下楊子之嫁。帶漆椀花庭、除階碧桐闌。我甘歸識字、理董

佇于哲。子言許氏壹、形意事契箚。假借古說續、譜聲
流弈劣。川居郎中州、山增或大鬎。依聲心有羞、託事
禮司徹。古令譜借殊、始背終隔狀。又有韓注一、考老
訓互殺。要之形聲訛、六書密而奮。父子許義昭、兄弟
徐音藏。陽沐好大乖、交立校徒列。李熹顏補五、一亥
部遺竇。然死唐前灰、伐餘漢初棄。共開小學家、注疏
一一殷。法嘗收叢失、非一于足烈。書成日致異、計功
寫稷尙。我既奇子言、蟒爪先漏泄。牛載卒二卷、大樹
囊藏鶩。我亦時一鳴、初隨應蜻弼。霰覲玉堂夢、送子
風雨風。闊筱雖要賢、名山業恐毅。乙夏遷城西、香鐙
巷楚蔽。遲子三日見、英華自愁寫。類茲尊鑪思、歸飛
快蟬毀。貝友之我還、蕭波心偃殼。我有白玉瑣、大會
治麴葉。必也六物乘、我心辭口賢。亦嘗采黃山、嘉藕
取名釐。何富烹祀狩、膏鄭奪蒋藕。豈不嗜飲食、不如
子書歷。乃知五味成、在瑀薦酒說。子別我我覈、書成
我則悅。我之思子來、成書子眞傑。昔易詩書分、支字
百遺子。諸師路塞茅、絕學離採饌。在禮教贈虡、毋日
懷安藝。嚴士豈日宜、君了氣毋茶。今冬祖明敓、兩丸
蹤蹟野。良工治必爲、于來旦旦誓。雖傷亦取　在郡
歡勿忘在執筆。勖哉大其學、世鼓傳魯儺。
城、汪雪礓名大衮、字中也。新得馬秋玉家武梁石室畫象舊

拓本屬先生作跋。先生爲題數十字、且言某氏以極爲瑛之誤。卽翁閣學跋語內所云高郵王石臞說此字凡數條者是也。

四十一年丙申、三十三歲。

里居以著述爲事、常謝絕人事、獨居湖濱精舍、窮搜博采者四載有餘。 春、至揚州。 孟冬、賈稻孫、李成裕同過先生湖西別業、時先生正注說文、稻孫贈先生詩三首。稻孫又有雜詠詩云、去訪王公子、連岡策蹇遙。自注、時懷祖讀書天長護城橋別墅。子敬之小言集有句云、可驥亭畔菱花岸、也有衣紅袖問閒。自注、先文肅別業在天長故潘氏可驥園也、中有可驥亭。墓志云、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邃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金壇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再爲之。又先生嘗告汪孟慈云、向注說文、後見

段若膺說、多與己同、遂輟業。先生亦爲爾雅注、因邵學士好是書、遂盡棄其所學。並見汪容甫年譜。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載先生與邵二雲書云、知不足齋叢書一套繳上。曩注廣雅、孫本也、而不解其義。又讀詩傳、苞本也、亦不解其義。竊疑浸彼苞稂、如竹苞矣、實方實苞、苞有三蘖、皆不當謂爲本。昨偶閱玉篇艸部尊字注云、本尊、草叢生。對蕺雜蔟輶。京始知傳謂苞爲本者、乃叢生之義、非根本之義也。斯干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本生猶言叢生、故以比民之殷衆。故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非根本之義明矣。生民箋云、豐苞亦茂也。長發箋云、苞、豐也。皆是增成傳義、而正義以爲易傳、失其言矣、廣雅云、蓀科本也。又云、科叢也、茂蓀也。穉數轉穗犢讀則蓀苞古蓋通用、未知有當與否、唯先生裁之。又李氏周易集解繫于苞柔下、所列古詁、必有與爾雅毛詩相發明者、並亦錄示、餘不一。年侍王念孫頓首。

四十二年丁酉、三十四歲。

春日、賈稻孫、畱汪容甫、李孝臣暨先生草堂聚飲。翼日、容甫北行、爲詩以別。中有句云、石臞又放溯干篷。自注、將之石梁。案先生祖古

堂公墳在天長石梁鎮南五星莊。積孫孝臣及先生三人皆書舊見容甫撰夏君銘。是年五月，稱孫卒於泰州。

五月十八日，次子敬之生。翁正三復初齋詩集丁酉送任子田南歸，有句云：「無復雷塘驢舊游，而今賓學在揚州。翰林館課韓將返，吏部家園夢未酬。」翰林謂先生也。正三嘗贈先生擬帖云：蕭過茲銘南徐兩上，學居後先二鄭之間。

是年戴東原先生歿。

四十三年戊戌，三十五歲。

王德甫春融堂集戊戌有朱竹君翁振三暨孔農部體生程修眾仲家漢部濱祖小集陶然亭詩。案：先生乙未冬旋里，後庚子始入都，戊戌尚未散館，亦不得稱漢部。春融堂集編年疑誤。又辛丑先生甫改工部，而是年六月竹君歿，德甫方居憂。集中無詩，尤不可解矣。

四十四年己亥，三十六歲。

四十五年庚子、三十七歲。

入都。行狀、墓志並云、年三十七入都。先生撰吳恭人行略云、己亥入都。又先生與汪孟慈書云、辛丑入都。豈先生庚子入都後、中間曾南歸邪。書錄下、尊甫與念孫定交於笥河先生幕府、在壬辰之冬。賈稻孫先生與尊甫交始於癸巳之秋、亦在笥河先生幕府。丙申之春、念孫至揚州、尊甫始言程易疇先生之學甚精、想訂交即在乙未丙申之間也。念孫自辛丑入都、未曾南旋、至辛亥年接尊甫札、始言段若膺小學甚精、其訂交則不知在何時矣。尊甫札言尋檢尚未得、因往反山左、書籍淩亂故也。藏檢出請觀沈椒園先生議一篇、想有此稾、因係尊甫手書、良可寶貴、故先行奉上、乞檢存。

先生己亥有方言校本、是年為丁小雅錄去。先生有方言疏證補一卷。行狀云、嘗作方言疏證補、精核過人。晚年猶以精力衰頹、不能卒業為憾。

是年盧召弓有與先生論校正大戴禮記書。翁正三復初齋文集書同人贈盧抱經南歸序卷後云、右送抱經文凡七首、末谷、魚門為記、林汲為說、小疋為書後、而石臞、端林與予為之序者也。又送盧抱經南

歸序云、乾隆四十五年秋、餘姚盧抱經學士祝釐北來、其冬將南歸、同人集方綱蔣境軒洛爲文以贈其行。系先生序文。今遺文不載。

四十六年辛丑、三十八歲。

補散館。行狀云、年三十七入都、次年散館。山東公舉名宦事實云、乾隆四十六年散館。又程敦撰文肅公行狀、亦謂先生辛丑補散館。友人代擬清高宗實錄云、辛丑補散館是也。日處君而盈度賦注作庚子散館蓋誤。賦題爲日處君而盈度賦、同考者多不知所出、先生依衛恆四體書勢大指、且以告於同考者、同考者歸檢晉書、乃信服。考列一等第五名、以部屬用、簽掣工部、治事於都水司。都水司河工古銷總匯之所也。先生素精熟於水經注、禹貢錐指、河防一覽諸書、至是益講明治水之道、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

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也。漳浦蔡文恭公見而韙之。

是年三月二十六日、孔衆仲有與先生論音學書。

四十七年壬寅、三十九歲。

充河源紀略纂修官。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之山、先生力辨其誣、議乃定。紀略中辨譌一門、先生所撰也。四十九年七月書成、先生充四庫全書篆隸分校官、當亦在辛丑壬寅間。

四十八年癸卯、四十歲。

程彝齋招先生及淩次仲小集。次仲詩云在昔東原氏、曾將漢學論。二君能入室、六藝得專門。著述書盈笥、諧談酒滿尊。晴窗忘晝永、重與溯淵源。

南河有擱黃壩工、題銷本因原估浮多加入墊陷、重修以符原估銀數。先生主稾議駁、白長官入奏。命工部尚書福康

安徃拗、先生隨徃、遂刪減如例。其遇事明辨類如是。四十八年四月、福康安署工部尚書。四十九年閏三月擢兵部尚書。姑繫於是年。

四十九年甲辰、四十一歲。

補虞衡司主事。此依行狀墓志云、年四十補主事。

五十年乙巳、四十二歲。

擢營繕司員外郎。　記名御史。

五十一年丙午、四十三歲。

擢製造庫郎中。　阮文達以公車入京、見先生、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焉。文達于先生爲鄉後學、嘗稱先生之學精微廣博、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于先生也。

五十二年丁未、四十四歲。

十月、從工部左侍郎德成查勘浙江海塘。

五十三年戊申、四十五歲。

補陝西道監察御史。

五十四年己酉、四十六歲。

轉掌山西道監察御史、尋轉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京畿道事繁任重、京察之年無不列一等者、先生獨力辭不與。

八月、段若膺入都、先生始與相晤、商訂古音。先生答江晉三書云、與段君商訂古音、從者二、不從者三。自段君而外、則意多不合、難望鍾期之賞。若膺答黃紹武書云、深曉音均十七部、紬繹成書、愚不如懷祖觀察。阮文達與吳學博蘭修書云、自陸法言等定四聲韻爲二百六韻之後、古韻之分合、近惟金壇段氏若膺六書音均表十七部爲善。高郵

王懷祖先生精研六書音韻、欲著古音一書、因段氏成書、遂輟筆。然其分廿一部、甄極精堅、剖析豪芒、不但密于段氏、更有密于陸氏者。顧澗薲刻釋拜敍云、段君見謂音均表解人向為王懷祖、今乃得足下耳。

五十五年庚戌、四十七歲。

五十六年辛亥、四十八歲。

作晉授奉政大夫福建邵武府同知沈公墓碑。名之本、字會境、高郵人、其季子業廣女為先生冢婦、以是年卒、故列此。

是年八月、段若膺為作廣雅注敍。經韻樓集作廣雅注、叢疏證之初名。

五十七年壬子、四十九歲。

歷俸已滿四年、例當保送知府、先生呈稱不勝外任、願供京職、論者嘉其恬退、有古人之風。

十月、孫壽

昌生。　是年三月二十一日、盧召弓有與先生書。

五十八年癸丑、五十歲。

擢吏科給事中。此依行狀、墓志列於年四十五之明年、則籍誤數年矣。　有與汪容甫書。見容甫年譜。

五十九年甲寅、五十一歲。

正月、作宋質夫印譜敍。　孫彥和生。

六十年乙卯、五十二歲。

四月、派巡南城。　是年、子敬之補博士弟子。　有與劉端臨書。略云、正月底鄙聞容甫凶耗、悲不能已。二十年性情學術之交、遂成永訣、痛哉。武曹兄曩曾一晤於清江、再晤於寶應、今爲三聚矣。省試前未及細談、而約略數語、已知其博聞強識、而有卓見。它日吾見蕘之面、今吾見其心矣。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五十三歲。

正月、敍廣雅疏證。廣雅疏證刻本敍文、不著年月、遺文有之。又敍文末音内字誤入正文者五十七句、遺文奪七字。先生官御史時、治事之餘、必注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寒暑無間。十年而成書、凡二十二卷、名曰廣雅疏證。廣雅疏證實十卷、每卷分上下。行世作二十二卷、墓志作二十三卷、江陰繆氏儒學傳稾又作三十二卷。書目答問正作十卷。又疏證刊成後、先生又補正數百事、書於刊一本或別籤夾入書中。光緒庚子、淮安黃惠伯曾寫爲一卷刊行。民國六年、海寧王靜安又印入廣倉學宭叢書中。學者比諸酈道元之注水經、注優於經云。疏證校訂甚精、援引甚確、斷制甚明、尤善以古音求古義、而旁推交通、闢先儒之閫奧、作後學之津梁、爲自來訓詁家所未有。段若膺既爲之敍、且詒書云、讀疏證如

入武陵桃源，取徑幽深而其中曠朗，蓋知之深也。阮文達亦稱此書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而亦惠氏定宇、戴氏東原所未及。

二年丁巳，五十四歲。

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先生自任科道，其間巡視東城、南城、中城者各一年，管理街道者一年。批斷呈詞，皆秉公持正，約理準情，同事及屬官皆敬而愛之。司坊報案，毋許片刻稽遲，以免勒索。罪止枷杖者皆不轉送刑部，以免拖累。每遇秋審，必詳閱招冊，至再至三，力求可以從輕者而籤商之。四川嘗有因已議緩決矣，先生察其犯事之年尚在幼年，乃以可矜籤商，部

議從之。

三年戊午、五十五歲。

四年己未、五十六歲。

正月、高宗崩、仁宗親政。時教匪猖獗、蔓延陝豫川楚四省、已閱三年之久、民生荼毒、士卒暴露、老師費財、迄無成功、而首輔和珅方黷貨攬權、恣爲欺罔。先生上疏陳勦賊六事、一除內賊以肅朝宁、一擇經略以專責成、一扼險要以杜奔竄、一廣召問以知實情、一明賞罰以課實效、一撫良民以孤賊勢。並附陳龔景瀚堅壁淸野議一篇。疏入、仁宗嘉納之。丁丑、令和珅自盡、政府肅淸、後復以勦保爲統帥、飭令疆臣力行

堅壁清野之法、而教匪以平。疏內所舉之四川知縣劉清後擢至方面、所劾之湖北道員胡齊崙亦以贓貪伏法。其疏人爭誦之、以爲不媿古名臣奏議云。

三月、巡視淮安漕務。吴恭人行略云、巡視瓜儀漕務、嚴絶餽遺。及至高郵、貲用乏絶、乃稱貸以繼之。　四月、子引之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九月、巡視濟寧漕務、於巡漕陋規盡行裁汰、人皆服其廉潔。道路所經、凡吏治優劣、民間疾苦、無不悉心陳奏、仰荷聽納、次第施行。　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

五年庚申、五十七歲。

抵永定河道任、備料稽工、皆核實經理、浮冒之弊以

除。河兵餉銀則躬涖堂皇，驗而授之，蠹弊之屬，搢綳。
防汛到工極蚤，巡察極勤。是歲水至一丈五尺，晝夜
防護，得報安瀾。

六年辛酉，五十八歲。

有籌復滹沱故道說。五月以後，淫雨市月，晝夜不
休，河水長至二丈有餘，越隄而過，南北岸同時漫溢。
六月甲寅，直隸總督姜晟及先生均革職挐問。壬申，
軍機大臣刑部請將姜晟發往軍臺，先生發往烏魯
木齊效力贖罪。奏上，免姜晟等罪，均發往永定河工
效力。

七年壬戌，五十九歲。

三月，直隸總督陳大文奏派先生督辦河間高家口漫工。五月，永定河大工全竣，賞六品頂戴，仍留工次，隨同那彦寶巴寧阿防汛。九月，永定河道陳鳳翔給假省親，先生暫署道篆。是年四月三日，錢曉徵有與先生論廣雅書。

八年癸亥，六十歲。

四月，賞主事銜，留於直隸，令周歷通省，遇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先生遂上顔制軍檢一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六月，顔據以入奏，諭俟秋汛後令先生履勘應如何次第興工之處。先生由是周行畿輔，相度機宜。九月庚戌，東河衡家樓河溢，先生隨尚書

賚淳赴山東臨清一帶查勘河道情形。十月、奉命偕賚淳鐵保籌辦來年糧船北來事宜。是月、履勘楊家莊臺莊運河。　十二月、署山東運河道。

九年甲子、六十一歲。

三月、給予四品頂戴、實授山東運河道。運河冬挑最爲弊藪、前任收工以銅尺量之、遇泥水無不深入、驗得一尺、實纔數寸。先生改造梅花樁、以木篾橫列、淺深立辨、屬吏無能掩飾。河員積習相沿、每於歲修之外、動稱某處工程損壞、請帑興修、以爲自便之地、名曰另案工程。先生履任、嚴禁虛浮、非實有損壞、不得報修、而另案之工始息。計在任六年、節省帑項至數

十萬。是月吳恭人至濟寧署，以水土不習得腫脹疾，日以益甚。七月二十九日，吳恭人卒。年六十三。殷若履、劉端臨並有書唁慰。　十二月，孫壽同生。引之第四子。

十年乙丑，六十二歲。

在山東任。　是年八月二十日，臧用中有與先生書。

朱武曹有與先生書。略云：彬來京，忽忽半載，回憶戊午、己未間寓楊梅斜街，與先生喬梓朝夕過從，質疑請益，儼然如夢。

十一年丙寅，六十三歲。

在山東任。

十二年丁卯，六十四歲。

在山東任。　正月十六日，自濟寧起身赴臨清一帶

查驗挑工。二十三日、回至張秋。二十七日、回濟寧。先生以微山湖蓄水無多、因上游牛頭河淤塞所致、力白河督、奏請挑濬牛頭河以廣來源。又以臨清閘內兩岸勢卑、蓄水易致旁泄、乃請加高兩岸以爲蓄汶之地。每遇衛河盛漲、即閉閘蓄水、使汶高於衛、然後開放刷沙、以除擱口之患。 劾署濟寧知州黃炳任性濫刑、酷以濟貪、索取陋規、各行罷市。黃遂罷職。

是年、文肅公入祀鄉賢。

十三年戊辰、六十五歲。

在山東任。 五月、作段若膺說文解字讀敘。經韻樓刻本作說文解字注。

十四年己巳、六十六歲。

巡視東漕御史趙佩湘奏參前任巡漕給事中英綸貪縱各款、傳問先生以爲實據。先是、英綸恐獨取財、官吏多應其求、先生堅飭所屬拒之、後饋送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　六月、調補直隸永定河道、就道時濟寧商民出郊遠餞、數十里中肩錯踵接。此依行狀、墓志列十五年。　十一月、以運河道任內卓異引見、南旋署、會河東河道總督陳鳳翔奏請啓放蘇家山閘引黄入湖以利漕運、而山東巡撫吉綸則奏請挑濬棗林閘以南濱湖運河、乃召先生入都決其是非。先生上挑濬趙王河議、仁宗以先生言是、遂依陳議權宜

辦理、並挑濬趙王河爲久遠之計。是月、有查勘新舊唐河潴龍河並東西淀應濬情形稟奏。

十五年庚午、六十七歲。

七月壬戌、永定河溢、先生自請治罪、以六品休致。子引之方自河南學政差旋、乃迎養於京寓。先生既罷職、乃以著述自娛、亟取所校淮南子內篇重加校正、博考諸書、以訂譌誤。由是校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校漢書、墨子、附以漢隸拾遺、凡十種八十二卷、名曰讀書雜志。自壬申以後陸續付梓。今刻本除志餘二卷、祇八十一卷。總目淮南內篇雜志二十二卷下有闕字、豈淮南亦有補遺一卷、如荀子邪、或二二爲一之誤也。俟攷。先生有致宋小城書云、公餘之暇、惟耽小學、經義述聞而外、

擬作讀書雜記一書，先生所著，殆先有經義述聞之名矣。是年季夏，臧用中有與先生書。略云，庸私心敬仰已二十餘年，承諭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尤爲至論。庸當終身佩之。

十六年辛未，六十八歲。

夏，校讀戰國策，錄成三卷。讀書雜志十種，多半有敍，惟逸周書、戰國策、漢書三種無敍。逸周書四卷第一，戰國策三卷第二，漢書十六卷第四。六月望日，作臧用中拜經日記敍。略云，去年余官直隸永定河道，用中過余，相見甚歡。及余罷官，養疴都下，與用中所居相去數武，晨夕過從，而益以知其人之謹厚，學之精審也。拜經堂文集辛未仲夏有與先生論校小學鈎沈書，略云，凡一切經音義所云字體作某者，謂字之形體如此，或言正體當如此，非別有字體之書也。又華嚴經音義每引珠叢、韻圖二書，鈎沈有韻圖而無珠叢。又隋志有說文音隱，鈎沈載音隱，僅一切經卷四一則。將闕之，抑仍其舊，或博考羣籍以補之。以上三事，均祈示奪。附先生答書云，接讀來

示考訂精詳、佩服之至。字體可酌、珠囊可補。其說文音隱若溥考纂書以補之、實有功於許氏。此書不知亡於何時、繫傳所稱此反切皆後人所加者疑即是也。乃小徐易以新音、而大徐則專用唐韻、於是說文之舊反切遂亡。今采羣書補之、實一快事也。專此羽覆、不一。念孫頓首。用中先生執事案、任子田小學鉤沈十九卷。汪廷珍跋云、前十二卷高郵王懷祖先生手校付梓、後七卷未及校、廷珍屬懷祖先生令子伯申侍郎刊其訛誤、授之剞劂。以用中與先生往還書觀之、小學鉤沈一書、大抵用中代先生校正者也。

次孫彥和南歸。

十七年壬申、六十九歲。

十八年癸酉、七十歲。

先生生日用唐寶中行詩看春已過清明節、算老重經癸巳年句、易巳字爲酉字、書爲楹聯以自娛。後先生卒於壬辰、竟未重經癸巳。先生孫壽同以此爲讖兆云。

十九年甲戌、七十一歲。

子引之簡任山東學政、乃侍養先生於學署、濟南山水、顧而樂之。子敬之有侍大人游歷城、靈臺山、佛峪遂至再登山、龍洞詩其一、匹馬路亂石、籃輿侍安便。逕若靈臺路、言結名山緣。古寺叩巖若、谷鳥導我前。一筇度危衍、雙屐淩蒼煙。孤亭試憑眺、呼吸通九天。狂擬躡碧落、長嘯招飛仙。傑閣更俯瞰、迴臨百折川。雨壁夾幽逕、一泓靜渟淵。萬古此淨綠、翠霞映澄鮮。陰崖偃谷墅、嵐翠生其巔。青松翳蔽影、罨歷當崖懸。其下諸倪子、坐契無言潭。翔何浪游客、題字紛唐鐫。卷尼覓小憩、石鼎烹滴泉。甘列忘心蒜、足令世慮捐。返景忽在眼、鐘梵聲悠然。扶將就禪樹、共作山中眠。其二、朝發河禹登、龍洞淩崩芳。引手撕星辰、褰衣歷荊棘。秉炬當然犀、照爛破檜黑。陰風毛髮森、石氣肌骨逼。旋驅入幽深、曲折趨偏仄。稍闊待游行、最險或匍匐。登降開爽豁、向背生眩惑。世界隔微茫、疑墮羅剎國。又如混沌初、三光尚否塞。我與恆河沙、冥漠寄八極。數轉得虛明、洞達見古色。妙相列莊嚴、模糊半蘚蝕。出險下危坡、松根坐休息。卻顧所歷高、萬仞削壁直。來蹤不可尋、一一勞記憶。歸去夢

煙霞應更快句凡。

二十年乙亥、七十二歲。

正月七日、作汪容甫述學敘。十二月朔、作陳尊渼蛾術集敘。尊渼大與人、巡撫預字立凡之父。是月二十日、敘讀淮南雜志。是爲讀書雜志之九、共二十二卷、第二十二卷爲敘文目有補遺一卷、未之見。

二十一年丙子、七十三歲。

六月望、作劉端臨遺書敘。略云、歲在壬辰、予入都、應禮部試、始得交於端臨。既又因汪容甫得聞端臨之學之精、與其孝友純篤、於是益心折焉。後端臨留京師致授生徒、予亦官於工部、數過從講學、每得一義、必以相示。及端臨言歸覲省、郵書來往、以所得相示、如在都下時。冬、子引之任滿旋部、仍侍養先生於京邸。作大清敕授文林郎四川巫山縣知縣段君墓志銘。若膺乙亥卒、明年若

庸子請先生銘墓。暑閒光緒蘇州府志及江陰繆氏儒學傳稾、即知有此文、檢遺文乃無之。友人陳援庵得先生原稾、爰假蹟、錄於下。君諱　　字若膺、金壇人。曾祖武、祖文、父世纘、並蘇學舍、以君貴、賜文林郎。君生穎異、讀書有兼人之資。年十三、入學為附生、有時名。初治詞衡、受知于沈尚書德潛。于時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尤加激賞。乾隆二十五年、舉江南鄉試。尋充景山教習。期滿、授貴州玉屏縣知縣、被議去官。總督察君狀、奏請開復、得旨發往四川以知縣用。尋攝富順、再攝南溪。王師申討金酋、儲偫輸輓、不絕于道。君密勿在公、克舉其職。大吏廉君之才、久于蜀、未得即眞。奏補巫山縣知縣。在官引疾歸、自是閉戶著書。不復出。君治聲音訓詁之學、受業戴先生震、日益進。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其說古義者、訓釋是也。其說古形者、象某形、從某、某聲是也。其說古音者、某聲、讀若某是也。三者合而后一字之形音義乃全。其振氏經傳以說古義者、矧虞書至于岱宗、祡、詩釈祭于纂、此說字之本義也。商書無有作致、周書布重莫庶、此說假借此字之義也。有根氏經傳以說古形者、如周易百穀艸木麗于地、說麗從草麗之義。豐其屋、說寷從宀豐之意。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子

之意。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有根氏經傳以說古音者、如蠢讀若器、藏識齋讀若予違女弼是也。成說文解字注三十卷、謂韻之立也、與文字俱起。文字未有而部分立、茲有字即有所歸也、有物斯有名有名斯有字、有字象形指字。而字形立、形立其聲必有所歸之部。以形益形曰會意、而字形滋。以聲益形曰諧聲、而字形益滋。其聲必有所歸之部、周官經達之論之保氏數之十年就傳而學蓋必有部分之書達于天下。是以詩三百、自商迄于東周、自天子達于田夫野婦、其韻部無不同者。秦火而後、部分之書亡、今撫三百篇所同韻字立之部分、以求其轉注假借、成六書音韻十七部。謂漢人注經有讀如、有讀爲、有當爲。讀如主于說音、讀爲主于更字說義、當爲主于糾正誤字。如者比方之辭、爲者變化之辭、當爲者糾正之辭。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爲必易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爲。說經之書則必兼茲二者。成周禮漢讀攷。又著毛詩小學、尚書撰異、儀禮漢讀攷、漢書地理志音釋、汲古閣說文訂、文集、詩集藏于家。以嘉慶二十年遘疾卒、春秋八十有一。娶于氏、縣學生某女。于二一、發國子監生、點縣學生。女一、適江南　　道翼。

孫五、美宋、縣學生。美度、美製、美慈、美藏。君卒之

明年、君之子葬君于某原、來請銘。　其君爲問學交義、不敢辭、銘曰、嵩丙之英、金山之靈。一行作吏、矻矻窮經。中歲辭紱、優游井里。孝友睦嫺。壹飧稟米、上提漢氏、音壇亦書。叔其遺業、揚其堅華。以食以息、息於古人。以兼以廷、延于大年。飄風振林、奪我修乾、不朽有三立、言其選覆、屋若堂、巋然墓門。我銘志之、引翼子孫。原空若膺名及龔麗正聽名。又說麗從草麗之義、義字依說文注當作意。署識譏上奪鹿字。象形指字、字當是專之誤。筠照。原稾未子改稱、以存其眞。

二十二年丁丑、七十四歲。

十一月五日、敘史記雜志。是爲讀書雜志之三、共六卷。

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五歲。

秋、長洲陳碩甫謁先生於梅檀寺左側、先生官工部時、嘗寓粉坊琉璃街、見孫淵如與先生書。閽人以先生不出見也、拒不納、強之以名刺、先生出見、時有數奭之疾、侍者扶以行、命無

稱且曰、不見客十七年矣、南方學者來固未嘗不喜見也。坐久辭出、送及衕衕口外、曰、余癃病、不答拜。明日遣兒子答拜也。自是碩甫往先生所、逕造寢室、質問疑義、若家人然。不見客十七年、係依碩甫撰先生遺文敘。前十七年先生方在永定河工次、不應謝客十七年、十字疑衍。當是先生罷官後不見客耳。碩甫嘗語楊見山云、高郵王念孫氏三代經學、庋架無唐以後書、學貴精深、奚汎濫爲。

二十四年己卯、七十六歲。

三月既望、敘讀管子雜志。是爲讀書雜志之五、共十二卷。　十一月、朔日、作陳觀樓先生文集敘。名昌齊、字賓臣、海康人。

二十五年庚辰、七十七歲。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七十八歲。

有答江晉三論韵學書。或云、段君殁已六年、而念孫亦春秋七十有八、左畔手足偏枯、不能步履、精日銷亡、行將從段君而去矣。唯是獲觀異書、猶然見獵心喜。

二年壬午、七十九歲。

六月既望、作宋武曹經傳攷證叙。此叙遺文不載、録於下。余素與劉端臨台拱善、端臨數以所爲經說示余、余歎其好古而能求是、深得作者之意、而不爲傳注所域、其學識有過人者。朱武曹爲端臨之內兄弟也、其識與端臨相伯仲。昔在京師、與余講論經義、多相符合。今年寓書於余、以所作經傳攷證八卷見示。余讀而善之、其中若書之朋淫于家、一無起穢以自臭、予仁若考、以修我西土、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及釋大一蒿。詩之維葉莫莫、秩秩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矧敢多又、厥猶翼翼、居然生子、辭之懌矣、民之莫矣。禮記之疑女於夫子、非意之也。左傳之憂必讎焉、不蓋不義、寶龜、僕句、五叔無官。論語之食饐而餲、二句、微子去之三句。孟子之堯之於舜也一節。以及光字、方字、弔字、焉、亦、丕、誕、洪諸字。皆揆之文義而安、求之古訓而合。采漢唐宋諸儒之所長、而化其鑿空之病、與

拘牽之習、蓋非置前人之識而不之用、乃師前人之說而善用之者也。至其援據之確、搜討之精、非用力之深且久者不能有是。是可謂傳注之功臣矣。讀武曹書訖、因舉其犖犖大者、以告於綴學之士云。道光二年六月既望、高郵王念孫、時年七十有九。

三年癸未、八十歲。

是年、朱武曹有復先生書。

胡載屏撰先生八十壽序。文云、自昔傳經之士、若伏生、杜子春、年近期頤、著於史冊。而蒼頡爲黃帝史臣、觀象制字、說者謂其生神農時、或又謂其生伏羲以前、歷歲更不知千有幾百。蓋典籍、文字、聖道所寄、其義至深遠、而有人焉能發其蘊、則天必與之神明之壽、以永其傳、理固然已。道光癸未三月、爲太夫子石臞先生八十壽辰。先生生於華閥、早歷詞館、敘官中外、宣勞著績、受列聖之知。復以吾師位顯貳、晉一品封、褒語纂、緊等內共側無侯纔後。屬其得壽之由、則培翬讀先生書、竊以爲先生育以致之、而天之壽先生、亦言逕深也。周之時保氏教國子、司徒教萬民、皆以六書。六書之指各殊、而從轉注、假借、可至無窮。周公作爾雅、孔子言正名、故後之儒者、率知講求古人字假義轉之白。或因音近

而假其形、或因音變而別其義、有一字具數用者、有數字共一用者。羣經秦火之餘、而網羅條理秩然。由漢魏至隋唐、專門前後代有其人。逮宋新義字說出、穿鑿破壞、於是言文字不本六書。沿及元明、此事遂廢浸至士夫目不睹五百四十部之文、耳不習十口所傳之義、躔謁繫諺、魯魚亥豕、展卷皆是、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我國家文運昌隆、通儒輩出、時則有若顧氏、江氏、戴氏、究心聲音訓詁之學。然或引其端而未竟其緒、或得其偏而未會其全。先生博學以綜之、精思以審之、偉識以斷之、集諸家之大成、為後學之津導。其如出入經史百家、儒先傳注、讀注衍釋、以自得其指歸。其後即以所得者鑒別乎經史百家之書、而是非疑似無不立辨。蓋能會音形義三者之大原以言文字使古籍之傳得存真面目於天壤者千百年來、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嘗以魏張揖之廣雅薈萃魏以前故訓、勤勤疏證之。聞先生之為是書也、日課疏三字、周閱寒暑、積十餘稔乃成。又以子史中微文奧義、研究者少、忘傳本訛脫日長、迺取管子、淮南子、國策、史記等書、詳加釐定。方將以文別錄所校於籠為讀書雜志。蓋先生雅厭高談、實能吐棄一切嗜古著書、杜門謝客、惟一編為樂。吾師退食之暇、從先生旁講問經義、凡有所獲、互相證佐、穆穆愉愉。以

兩大儒萃於一門，而屢多傳業，末垂遠，所未有也。然則先生惟內有所重，外物不足動其中，故神明純固。又咏道之腴，常有以頤養其天和，故老而益健。先生之壽，孰非先生自致之。刻古義理鬱弗章，賴先生爬羅之剔抉，以傳永久者甚多。先生既有以為斯文壽，則天之壽先生，以彰我朝文治之長者，有易極邪。抑嘗考之廣雅舊無注，惟隋曹憲作音釋，其書頗淺陋，然舊唐書載憲年百有五歲。先生著作直契古先文字之原，其壽必倍蓰於憲，又何疑歟。培翬敬佩先生久，己卯出吾師門下，造拜先生，親承訓教，故敢以所窺測者，備一勝焉。謹序。陳碩甫亦撰句云：代推小學有達人，天假大儒以長日。為先生壽。

三月，有復江晉三書。晉三於壬午冬月再寄先生一書，先生復之。顧澗蘋以所校刻晏子春秋貽先生。

四年甲申，八十一歲。

五年乙酉，八十二歲。

是年鄉試，距先生賜舉人之年已周甲矣，例當重與

鹿鳴宴。八月、順天府以聞、賞給四品職銜、准其重赴鹿鳴筵宴。九月十三日、作紀恩詩六首。孫壽同考取選拔貢生。壽同幼穎異、日侍先生側、質疑辨難、先生顧之喜曰：此兒舉止安詳、不喜嬉遊、吾當親教之。

六年丙戌、八十三歲。

八月八日、作李成裕羣經識小敘。略云：羣經識小者、余友李進士成裕之所作也。余自壯年有志於鄭許之學、攷文字、辨音聲、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遂巡里下、同志者卒鮮、唯進士與余有聲氣之應。晨夕過從、無間風雨、市酒一柸、園蔬數器、抵掌而談、莫非古義、有所疑則相問難、有所得則相告語。聞者或譏笑之、而進士與余不因之而少沮也。

七年丁亥、八十四歲。

五月、子引之授工部尚書。引之充武英殿總裁、刊

修康熙字典。先生曰、欽定字典、爲信今傳後萬世不刊之書、亟宜詳校更正、以成善本。乃先校數冊以爲法式、命引之倣而行之。

八年戊子、八十五歲。

肅寧苗先生夔因顧子明見先生、以所著毛詩昀訂呈政、先生見鄭風遵大路次章注、以爲先得我心。辛卯秋、先生又以說文建首字讀呈政、先生歎爲小學絕作。

九年己丑、八十六歲。

陳碩甫以手校宋錢佃本荀子異同寄先生。顧澗蘋思適齋集宋本荀子跋云、藝芸書舍藏宋槧荀子二、北宋則呂夏卿監本、南宋則錢佃江西漕司本也。近者王石

渠先生讀書雜志內有荀子一種，屬訪此兩本將採擇焉。當必各盡其所長矣。案劉蘋手錄呂錢二本異同於庚寅寄先生。

十二月二十日、敘讀荀子雜志。是爲讀書雜志之八、共八卷。

十年庚寅、八十七歲。

五月庚辰、作程易疇杲贏轉語跋。略云、昔余應試入都、始得交於程易疇先生。先生長於余十九歲而爲忘年交。同在京師則晨夕過從、南北索居則尺牘時通、相與商榷古義者四十餘年。

是月二十九日、敘讀荀子雜志補遺。補遺一卷。

九月、子引之調禮部尚書。

十一年辛卯、八十八歲。

三月九日、敘讀晏子春秋雜志。是爲讀書雜志之六、二卷。

是月二十一日、敘漢隸拾遺。是爲讀書雜志之十、一卷。

九月十三日、

敍讀墨子雜志。是爲讀書雜志之七、六卷。有書黄小松所贈武梁石室畫象三石拓本。仲冬、讀書雜志刊竣。是冬寒甚、先生坐不敢近窗、猶於卧牀竟日端坐、取架上新唐書四函讀之。見兒孫輩、則道書中事亹亹不倦。一日忽書四語云、校字徒傷目、看書亦費心、不如高枕卧、無古復無今。似有厭棄人閒之意。十二月十四日、偶感時氣、即患流涕惡寒、服藥後客感雖解、而精神委頓、飲食日減。初猶歠粥、既而粥不能進、乃易以米湯、既而米湯亦不能進、乃易以牛乳。

十二年壬辰、八十九歲。

正月二十三日、牛乳亦不能進、語言謇澀、鼻息微喘。

夜半命子引之等扶坐、諭曰、吾受三朝厚恩、未能報
稱、汝必盡心竭力以報主知。且諭諸孫曾服官讀書、
以繼世德。遺命畢、端坐不動。二十四日寅時卒、年八
十有九。同治揚州府志云年九十七、甚誤。　子二人、長引之、字伯申、號
曼卿、嘉慶己未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
官工部尚書、謚文簡。次敬之、字仲恪、號寬甫、增貢生。
女三人、長適寶應增貢生朱聯奎、字聚五。次適儀徵附
監生鄭樞、三適同州附生胡道傳。孫　人引之子四人、壽昌、道
光元年正二品廕生、用戶部主事、歷官廣西按察使。
彥和、歷官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壽朋、蚤歿。壽同、道光
甲辰進士、歷官湖北漢黃德道、咸豐二年殉難武昌、
賞騎都尉世職、謚忠介。敬之子　人、壽山、候選從九
品。壽祺、附生。蓀、稂、保
定。鏈、琉、玎、硒、耤、彰。舉
孫女　人。曾孫　人。恩溥、恩泰、恩寬、恩沐

思江、思憲、思海、思級、思晉、思炳。曾孫女　人。玄孫　人。植中、偉忠、俠忠。十二年癸巳十二月庚子日、是月丁酉朔、庚子爲初四日。葬於六合縣東北鄉東嶽廟鎮南癸山丁向、此依子引之撰高郵湖西王氏先塋記。墓志作東原王廟鎮、蓋字之誤。阮元撰先生墓志銘。刻本先生遺文附阮墓志。於先生蘋蒳和珅事敘述特詳、羣經室集則頗簡略。蓋有所刪減矣。徐士芬撰事略狀。

十九年、入祀山東名宦祠。二十三年、入祀鄉賢祠。

王石臞先生年譜

男孫僑校

校記

①指字：當作「指事」。按，《年譜》編者云：原稿即此，未予改補，以存其真。

王石渠先生年譜

劉盼遂　編撰
郭　齊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據《北平女師大學刊》重排

《王石渠先生年譜》一卷，附《伯申先生年譜》，劉盼遂編撰。原載一九三〇年《北平女師大學刊》第一卷第三期。

譜主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生平簡介，見前閔爾昌所編王譜提要。

此譜爲劉盼遂編，原題《王石渠先生年譜附伯申先生年譜》，重刊時或題作《高郵王氏父子年譜》，今依舊題作《王石渠先生年譜》。盼遂（一八九六—一九六六），名銘志，字盼遂，後更今名，河南息縣人，著名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從事文字音韻訓詁學研究，著有《段王學五種》、《文字音韻學論叢》、《段玉裁年譜》、《論衡集解》等。

此譜爲盼遂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時所編，初刊於《北平女師大學刊》，後收入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段王學五種》，又有一九七一年香港崇文書局排印《高郵王氏父子年譜》本、臺北商務印書館排印《新編中國歷代名人年譜集成》本等。此譜雖爲父子合譜，但以父爲主，子爲從屬，故念孫譜詳載詩文著述及交遊事蹟等，較詳備；而引之譜則僅及年歲經歷等，較簡略。是譜徵引資料，易見者一概從略，難得者載錄全篇，實於譜例有補。至於王氏父子「論學行己之方」，則作《高郵王氏治學切要語》一卷附譜後。又以王氏父子著述甚多，如一一敀載，難免「指大於股」，因此別作《高郵王氏父子著述敀》，附於篇末，亦爲得法。惜原刊未載《著述敀》，是爲遺憾。

王石渠先生年譜 附伯申先生年譜

劉盼遂

輯譜凡例四則

今之修譜者、類多羼入譜主詩文、多首實無異編年文集、令讀者口耳惛慵、甚所不取。今惟將每年大事提要錄入、其修學行己之方、則別著石渠治學要語一卷、附錄後方、以免混淆。

王氏父子詩文存者絕少、故其事蹟較難攷索、又於當世寡少交遊、故同時人集中、亦罕見先生之事。今凡遇他人詩文之及先生者、必詳爲收載、亦物因罕而貴之意也。

是編所引用之書、若經義述聞、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傳釋詞、字典攷證、高郵王氏遺書、昭代經師手簡初編二編等書、皆人所習知、故不復注明出處、亦以避煩瀆也。至當時他人著述之及於先生父子者、則必詳爲注明、以原所自、如朱笥河詩集、苗氏說文建首字讀等籍是也。

王氏父子之于小學藝林、久尊爲不祧之祖、凡所著作、約近百種、儻盡考核入譜、勢必有指大于股之弊。今別著高郵王氏父子著述攷一卷、附于譜後、弘達君子、或無譏焉。

先生名念孫、字懷祖、號石渠、又作石臞、江蘇高郵州人也。高祖開運、州學生、治尚書有聲、曾祖式耜、康熙戊午副榜貢生、博通五經。祖曾祿、字西受、號古堂先生、雍正癸卯選拔貢生、理學深湛、學者從遊甚衆。父安國、字書城、號春圃、雍正甲辰殿試一甲二名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薨謚文肅。清史有傳。妣徐夫人、江西吉安府知府錢塘徐亨時女也。

清高宗乾隆九年甲子、一歲。

三月十三日寅時、先生生於高郵里第。先是、先生祖古堂先生年逾七十、望孫甚切、豫爲之名曰念孫。至是、遂如遺命以名先生。

是年、惠棟四十八歲、全祖望四十歲、賈田祖三十一歲、盧文弨二十八歲、莊存與二十六歲、江聲二十四歲、王鳴盛二十三歲、戴震二十二歲、紀昀二十一歲、王昶程瑤田二十歲、錢大昕十七歲、朱筠十六歲、周廣業畢沅十五歲、姚鼐朱珪十四歲、余蕭客十三歲、李惇十一歲、錢塘段玉裁金榜十歲、桂馥九歲、孫志祖八歲、任大椿丁傑章學誠七歲、孔繼涵六歲、崔述五歲、邵晉涵二歲、汪中錢坫錢大昭一歲。

乾隆十年乙丑、二歲。

夏、文肅公遷禮部尚書、時丁外艱、不赴。

是年、武億生。李馥、張照卒。

乾隆十一年丙寅、三歲。

先生妣徐夫人卒。文肅公服闋，拜補授禮部尚書之命，攜先生入都，時已識二十餘字。

乾隆十二年丁卯，四歲。

去年，文肅公以通禮一書中多未協，奏請更定。至是奉命充大清會典館正總裁。越十年，書成。文肅公授讀尚書百數十行，能矢口成誦，都下有神童之目。

是年，陳景雲卒。

乾隆十三年戊辰，五歲。

文肅每早登朝，家不舉火，偕先生同輿往。文肅入内堂餐，市餅餌數枚予先生食，輿中充飢而已。以後數年皆然。

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歲。

是年，尹會一卒。

乾隆十五年庚午，七歲。

是年，方苞卒。

侍文肅公往南京，蔵獄，旋入都。

是年，李紱卒。

乾隆十六年辛未，八歲。

能屬文學，爲制藝，操觚即作全篇。筍河詩集十三送王懷祖詩云：昔我謁文肅，輿中英物瞥。抱持出

塞門、解愛盤峰缺早知松栢根茯苓芽必中。厥父典三禮、子實精其說。

按、文肅出塞未知何年。今玩詩意、姑定置壬申以前。

是年、劉台拱生。

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歲。

是年、孔廣森生、沈彤、厲鶚卒。

乾隆十八年癸酉十歲。

誦畢十三經、旁涉史鑑。嘗擬作秦檜傳、斷制森嚴、章法完密。文肅公益勗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

是年、孫星衍、陳鱣、朱彬生、孫嘉淦卒。

乾隆十九年甲戌十一歲。

是年、季賡芸、張敦仁生、陳祖范、吳敬梓卒。

乾隆二十年乙亥十二歲。

夏、文肅公遷吏部尚書。

是年、淩廷堪生、張廷玉、吳廷華、馬曰琯、全祖望卒。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三歲。

文肅公兼管工部尚書事、延戴君東原館于家、命先生從受經。戴君當代碩儒、精于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之學。先生從學一年、終能盡得其傳。

是年黄叔琳卒。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四歲。

正月八日文肅公薨于京邸，享年六十四。先生哀毁過人，既而扶柩旋里，從夏君嘯門受舉業。爲文根柢深厚，理法精熟，老師宿儒不能過也。嘯門嘗評先生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其器重如此。

是年惲敬、郝懿行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十五歲。

是年徐養原、姚文田生，陳世倌、汪由敦、胡穉威、惠棟卒。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十六歲。

是年顧棟高、汪紱卒。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十七歲。

是年盧蔭溥生。盧字南石，文簡公之業師。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八歲。

應童子試，州試第二，府、院試皆第一。學使劉公石庵歎賞先生之文，以爲軼羣之彦。既而曰：文肅公有子矣。夏公嘯門謂先生曰：子之年當室矣，子雖宦家，而儉樸過于貧士，富貴家女諒非所宜，城北吴君家教素謹，其次女可聘也。先生因委禽于吴氏焉。

是年張惠言、江藩生，陳宏謨卒。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十九歲。

娶恭人吳氏、同邑增生吳鉉次女也。

是年嚴可均生。江永卒。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二十歲。

高宗巡幸江南、先生以大臣子迎鑾、獻頌冊、詔賜舉人、一體會試。

是年焦循、嚴傑、莫與儔、黄丕烈生。史貽直、梁詩正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二十一歲。

是後數年、與李惇、賈田祖晨夕過從。又與江都汪中、寶應劉台拱、興化任大椿、歙程瑶田書札往還、講求古學。詩宗漢魏六朝、摹擬逼真。經訓則發明叔重、康成、究其閫奥。大興翁覃溪方綱贈以楹帖云「識過鉉鍇兩徐而上、學居後先二鄭之間」、蓋道其實也。撰《護城橋祠田石梁墳田記》。

是年阮元、張琦、李富孫、倪璨、張問陶生。金農、秦蕙田卒。

乾隆三十年乙酉、二十二歲。

是年洪頤煊、舒位生。鄭燮卒。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二十三歲。

春、長子引之生。入都會試、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乙酉子賜舉、計偕歲丙戌。任幼植主我、子來晤姚娧」。

得江氏《古韻標準》讀之、始知顧氏所分十部猶有罅漏。旋里後、取三百五篇反覆尋繹、始知江氏之書

仍未盡善、遂以己意重加編次、分古音爲二十一部。

盼遂按、段若膺六書音均表、創於丁亥、成於庚寅、較先生書晚數年、而先生羞爲雷同、竟不出己作。

附　王伯申先生年譜

公諱引之、字曼卿、號伯申、薨謚文簡、母吳夫人。

一歲。三月十一日寅時生于高郵里第、吳夫人孕八月而免、故公生而身小氣弱。

是年、彭兆蓀、顧廣圻生、程延祚卒。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二十四歲。

有丁亥詩鈔一卷、多記漫遊隣邑登覽山水事。

是年、臧庸、吳德旋生。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二十五歲。

是年、李鋭、陳鴻壽、許宗彥、汪萊、周中孚生、齊召南卒。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二十六歲。

春、入都會試、不第、旋歸。

是年、李申耆生、沈德潛、諸錦、邵齊燾卒。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十七歲。

附　**五歲**。從師讀、即能篤志于學。

是年、洪震煊、康紹鏞、丁履恒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二十八歲。

入都。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春試丑連卯、屢深門外轍。共子持酒樽、識字譚孔訓。許君堂室奧、表位施綿蕞。

　盼遂按、會試期在明年壬辰、先生作劉端臨遺書序、亦言歲在壬辰入都應禮部試、始得交于端臨。今朱詩云辛卯、意先生于辛卯先期入都、識劉君在春試也。兹從朱詩所記、繫于此年。

是年、陳壽祺、黃承吉生、徐大椿、姚範卒。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二十九歲。

會試不第。與劉台拱定交。出都、避禍天長、旋于冬杪赴安徽太平府、從朱筠于安徽學政任。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我南子留北、辰春罷去竭。其年在太平、冬杪子我愒。李威朱先生從遊記云、笥河先生在江南、廣延知名士居幕下。高郵王懷祖深明六書七音之旨、旁通訓詁攷據、一時賢士談古學皆弗及也。時避禍天長、跋涉來見、先生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自居。爲飛書當路、護持其家。

是年、方東樹生、沈廷芳、錢維城卒。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十歲。

正月十八日，爲朱筠校正大徐本說文，刻之。洪北江文集書朱學士遺事二則記在安徽刻說文事，云同校刊之役者爲王念孫。如洪說，則序爲先生作益明。又代朱筠撰重刻說文解字繫傳序。余有考，詳所著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中。從朱筠遊覽江千山水，極文酒之盛。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開眼遊橫雲，岡脊白龍蘿。華陽真逸隱，龍蝎穴泉洌。更觀互浮沈，燭讀永昌碣。還登府子城，遊蹤指曲折。下有萬竿竹，亂壓小山雪。我方敍說文，資子口存舌。辨體音必兼，影響窮蚊蚋。聲五色亦五，北鶺和南鷟。要令江南士，通經字爲揭。歸里夏復來朱筠學署，爲校唐開元禮。冬，隨朱筠入都，下榻朱氏椒花吟舫。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春試子暫歸，夏息我逃熱。子又渡江來，兩個軒坐設。我承四庫令，網書廣張叕。大集異等生，館倚青山岝。傳抄千萬本，唐禮子精閱。晚暇入竹根，削笋觸蠡矗。時交目飛鴻，戲奕取其拙。數當風月清，握手步高埒。相眄七柏老，古影千年逝。江山六朝州，他時此憶絕。燠寒幾何時，我冬使節撤。諸生送江邊，忽與采石別。子待我邗溝，蜀岡梅蕾裂。覆盂城角船，載子朔風柑。齊東竅正號，趙北冰已渴。近臘稅轂下，下榻子之媟。掃滌椒花庭，除啟碧桐闌。

盼遂按：椒花吟舫乃笥河之書屋，時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街南肇慶會館之西。

是年，吳榮光、嚴元照、洪飴孫、端木國瑚、迮鶴壽生，杭世駿、劉統勳、裘曰修卒。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三十一歲。

在都，住朱氏椒花吟舫，以半載之力成說文考異二卷。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我甘歸識字，理董仗子哲。子言許氏書，形意事契箚。假借古說精，諧聲流弊劣。川居即中州，山增或大峒。依聲心有羞，托事

禮、按疑體字之誤。司徹。古今諧借殊、始背終隔阸。又有轉注一、考老訓互綴。要之形聲訓、六書密而警。父子許義昭、兄弟徐音滅。陽冰好大乖、次立校徒列。李燾韻譜五、一亥部遭謦。然死唐前灰、伐餘漢初蘖。其間小學家、注疏一一掇。法當收散失、非一手足烈。書成曰攷異、計功竊稷禼。我既奇子言、鱗爪先漏泄。半載卒二卷、大樹蠹敲鴷。我亦時一鳴、砌隙應蜻蛚。飄飄玉堂夢、送子風雨颮。閣校雖要賢、名山業恐輟。

盼遂按、詩末四語、蓋謂先生因春試而遂閣去說文攷異之作也。陪朱筠遊西山。笥河詩集十二、九月十三日約王懷祖史文量陳梅岑何數峰及姪玉川爲西山之遊、云、涼風吹籜籜、萬片落何忍。天香在其中、落悲華又積。獨我閉門觀、妙理閱無盡。西山翠峨峨、邀客發連軫。載者雙玉人、蓬鬢泣雲鬟。吾家亦有駒、駿足掛軸軔。曰宜縱之遊、相索氣淒緊。山中客素衣、涕輟領遙引。我更王生俱、先後出郊畛。此遊信清絕、秋意刻肝腎。寒流經蘆溝、日色淡嶮嶙。土囊一折去、翠嶂排齶齾。吾徒亦何嗜、塵想暫泯泯。入夜山月空、心曠無一窘。擁衾茅舍間、寒吷或聞斷。又歸自山中柬同遊諸子王懷祖一首、云、北越河淮載子車、名山連榻又邛驢。伏崖變色談三市、緼洞捫痕憶六書。此處十年當不悔、中宵一甕且休虛。渾河炬上燒峰焰、招隱靈仙或告予。自注、十四日夜、千佛閣前神燈見無算。

乾隆四十年乙未、三十二歲。

試禮部中式、殿試賜二甲七名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大興朱筠河學士筠風格嚴峻、後進謁之

不答、獨躬往詣先生曰、是當代通儒正士也。夏、自朱宅移居西城香爐營。同曹學閔招朱筠集法源寺避暑。笥河詩集乙未年有題慕堂太僕懷祖吉士招集法源寺避暑次魚門韻一首、云秋後捫碑約上房、先尋熱寺臥僧牀。共言青石燃題字、又勝黃花蘭若香。狂有醒時聊樂飲、遊無熱客卽追涼。年年日日能來往、老死何須羨伯陽。中冬、乞假旋里。朱筠有詩贈行。朱笥河詩集送王懷祖云、乙夏遷城西、香爐巷蹩躠。遲子三日見、英華自愁癟。矧茲尊鱸思、歸飛快蟬蛻。良友知我遐、臨岐心惙惙。我有白玉瓚、大酋治麴糵。必也六物兼、我心醉口啜。亦嘗采黃山、嘉蔬取名蘿。何當烹肥羜、膏薌奪蘅藒。豈不嗜飲食、不如子書臠。乃知五味成、在彌薦酒涚。子別我我、按二我字當有一訛。留、書成我則悅。我之思子來、成書子真傑。昔易書詩分、文字百遺孑。諸師路塞茅、絕學誰探竄。在禮敦贈處、毋曰懷安褻。懷土豈曰宜、君子氣毋茶。今冬徂明秋、兩丸跳蹶路。良工冶必爲、子來日旦誓。雖傷亦聚歡、勿忘在執筆。勗哉大其學、世鼓傳魯薛。冬在揚州、有跋武梁石室畫象、攷訂數字。

附　十歲。從觀察公受童蒙須知、朱子小學、呂氏小兒語諸書、即能仿而行之於日用之間。

是年、梁章鉅、沈欽韓、包世臣、鄧廷楨、凌曙、徐同柏、俞正燮生。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三十三歲。

自是以後四年、皆獨居于家祠畔之湖濱精舍、以著述爲事、窮搜冥討、謝絕人事。

盼遂按、先生畢世精粹之作、厥惟廣雅疏證一書、先生亦自以廣雅疏證爲一生結穴之作、讀集中諸文可見也。由古音以得經義、陰陽開闔、不可端倪。實則其根柢植此數年之中、膏渥故光煜、積厚故流長

矣。近上虞羅氏振玉得先生叢稿盈箱、內計詩經、楚辭、羣經韻譜七本、周秦諸子韻譜散片釘成一本。淮南韻譜散片釘成一本。史漢韻譜散片釘成二本。楚辭韻譜散片釘成三本。文選韻譜散片釘成二本。易林韻譜散片釘成九本。詩經羣經楚辭合韻譜三本、逸周書戰國策合韻譜一本、兩漢合韻譜淮南說苑太玄等三本、兩漢合韻譜素問易林等三本、兩漢合韻譜史漢二本、兩漢合韻譜楚辭一本、兩漢合韻譜文選二本、兩漢合韻譜易林五本、諧聲表二本、爾雅分韻二本、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一巨本、雅詁表散片釘成一本。古音義雜記散片釘成一本。古音索隱散片、疊韻轉語散片釘一本。釋大七篇二本、雅音釋一本、提封八十冊、此外尚有羣經字類、六書正俗、說文考正、讀說文札記、方言校正等書、當皆此數年所條理儲偫、以備他日之擩經義、攷小學之利器、斯可以四辟六達、動搭合度、而無勦說附會之弊矣。然則以上諸書、即廣雅疏證之長編、與若夫讀書雜志、經義述聞諸作、斯又廣雅疏證之餘力、要之大端既立、則觸類旁通矣。

是年、宋翔鳳、胡承珙、臧禮堂、劉逢祿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三十四歲。

汪容甫先生遺詩附錄引證賈稻孫詩集、丁酉春日、病中留江都、汪容甫暨李孝臣、王石臞聚飲、翼日容甫北行、爲詩以別、兼柬孝臣、石臞一首。有石臞又放湖千篷之句、賈氏自注、將之石渠。

是年、賈田祖、秦大士、戴震卒。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三十五歲。

次子敬之生。據元配吳恭人行略推 敬之字寬甫、官縣令、年七十九卒。著有三十六湖漁唱三卷、漁唱稿一卷、宜略識字齋雜著九卷。

是年陶澍、錢侗、許桂林、唐鑑生、余蕭客、羅有高卒。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三十六歲。

仍居湖濱精舍、校正方言。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三十七歲。

入都供職翰林院、抱經堂文集二十與王懷祖念孫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注云、庚子年始得段氏六書音均表、見集中與江晉三書云、及服官後始得亡友段君六書音均表、見其分支脂之爲三、真諄爲二、尤侯爲二、皆與鄙見若合符節、唯入聲之分配及分配平上去與念孫多有不合云云。

盼遂按、段氏六書音均表之成在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石臞初入翰林時尚不及見、則所謂服官、自應指庚子入都銷假言也。先師靜安徵君跋王氏古韻譜後、謂石渠於乙未年見段氏書、竊所未安。先生僦居京邸、屏絕人事、鍵戶日手一編、探賾索隱、觀其會通、有以語言文字求者、雖至交亦不輕應。蓋不欲以文人傳、並不欲以經師學人傳也。

是年劉大櫆、朱仕琇卒。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三十八歲。

散館試日處君而盈度賦、考一等五名。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

建倉通運也。任勅纂河源紀略纂修官、别撰辨譌一門。三月二十六日、孔顨軒來書論詩經用韻。

是年、劉開周濟、徐松生。朱筠卒。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三十九歲。

任四庫全書館篆隸校對官。

附　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

是年、胡培翬、馬瑞辰生。童鈺卒。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四十歲。

附　十八歲。入都、因入國子監。

是年、苗夔生。孔繼涵、黄景仁卒。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四十一歲。

補虞衡司主事。

是年、王筠、包世榮、彭啟豐、鄭文虎、程晉芳、蔣士銓、李惇卒。

乾隆五十年乙巳四十二歲。

擢營繕司員外郎。奉旨記名御史。

是年、程恩澤、林則徐、陳沆、姚瑩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四十三歲。

擢製造庫郎中。奉旨從工部侍郎德曉峰往勘浙江海塘工。道出高郵。與吳恭人相見。數語而去。不及家事。恭人壯之。

附　二十一歲。旋里。因從事小學。諸書日夕研求。

是年陳奐、汪喜孫生。孔廣森卒。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四十四歲。

夏秋間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疏證補一卷而中止。八月始作廣雅疏證。期以十年爲之。

盼遂按。廣雅一書出于曹魏。遠不如爾疋、說文、方言之精。先生初亦有意從事於三書。故先作說文攷異（或名說文攷正）。而當時段若膺已成說文解字讀五百餘卷。知難驟與爭鋒。故廑成二卷而即棄去。方言則有戴氏疏證。雖有可補苴。然大體既得。所餘鱗爪。其細亦甚。故成方言疏證補一卷。即復中止。至於爾雅。同時有邵二雲作正義告成（邵書戊申刻本）。已體大思精。而郝蘭皋之作義疏。實昕夕過從先生問雅故。商體製（此事爲晉城郭允叔先生跋郝蘭皋校本顏氏家訓中語）。先生於此書。遂不再措思焉。至此乃決然舍去以上三書。別啟新塗。而得廣雅與集韻爲之主幹。以闡發其所自得。咸瀦偃於此。迨廣雅疏證成。日月已邁。集韻之業。終歸虛願矣。間嘗譬之。石渠之疏廣雅。如劉先主之帝巴蜀。誠以中原無用武之地。故遂入險阻而辟夷。行卒之政理民和。極蕩蕩便便之致。持以校夫馳騁平原康衢者。其成功之難易。詎不遠哉。又按。此卷中頗引伯申之說。予于是不能無疑焉。參予著經義述聞跋。

是年、曹仁虎、嚴長明生。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四十五歲。

補陝西道監察御史。廣雅疏證成卷一上。與劉端臨第一書、論校訂方言廣雅之事。

是年、薛傳均、朱駿聲生。莊存與卒。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四十六歲。

轉山西道監察御史、轉京畿道監察御史。仲秋、與段君玉裁晤於京師、快談一切、恨相見之晚。

附　二十四歲。　入都、從盧君南石學舉業。成春秋名字解詁二卷。

是年、劉文淇生。褚寅亮、任大椿卒。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四十七歲。

患脾泄頗甚。廣雅疏證成卷二。與劉端臨第二書、頗有告病歸隱之思。

是年、錢塘卒。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十八歲。

八月、段氏玉裁爲作廣雅疏證序、有云、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懷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經義、蓋天下一人而已矣。假廣雅以證其所得、其注之精粹、再有子雲、必能知之。

是年、毛嶽生、錢泰吉、董佑誠、劉寶楠生。孔繼涑、周永年卒。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四十九歲。

四年俸滿、自呈不勝外任、願供京職、得旨允之。連年因寒暑中官差、臥病數次。廣雅疏證、因體例重有改訂、至此成第四卷。春有與劉端臨三書、言今秋必將告歸。三月二十一日、盧抱經來書、請刻廣雅疏證前數卷。

是年、龔自珍、姚配中、梁紹壬生。陸錫熊卒。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五十歲。

擢吏科給事中。

附 二十八歲。阮伯元來第三書。阮伯元來第五書。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五十一歲。

是年、祁寯藻生、汪縉、魯九皋、江德量卒。

正月、爲宋質夫撰印譜序。十一月二十日、汪中卒于杭州。

乾隆六十年乙卯、五十二歲。

是年、汪遠孫、魏源、丁晏生。盧文弨、謝墉、竇光鼐卒。

孫星衍尚書逸文自序云、予校訂尚書馬鄭注、又質疑于王侍御念孫。此序作于乙卯三月 春、廣雅疏證成第七卷。四月、派巡南城。與劉端臨第四書、論汪中身後諸事。秋冬間、成廣雅疏證第八、第九兩卷、其第十卷用伯申之稿。至是而廣雅疏證歷七載又半、遂全部告成矣。

盼遂按：廣雅疏證爲先生精心撰結之作，最稱精緻。若述聞、雜志諸書，則皆隨時疏記，非有程限，隨錄日札之流，非其比也。故嘉慶戊寅先生語陳石甫曰：余之欲董理集韻久矣，廣雅疏證成，日月已邁。段先生亦常思修之，說文注刊行而獲終壽考云云。時先生年七十五，述聞與雜志早已繡梓，獨撟廣雅與說文注爲比，知先生於此書盡心焉爾，畢生焉爾。蓋先生雖壽耄耋，而氣羸多病，不耐孤詣。疏證廣雅後，即優遊浸滋，以讀書爲樂事矣。不則集韻之理，董寧必詒之後人哉。

附　三十歲。應順天鄉試，成孝廉。公初名述之，榜後易今名。

是年，陳慶壖、徐繼畬、柳興恩生。錢灃卒。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　五十三歲。

正月，作廣雅疏證序。

是年，彭紹升卒。

嘉慶二年丁巳　五十四歲。

轉吏科掌印給事中。

附　三十二歲。三月，作經義述聞敘。經義述聞付梓。凡所說易、書、詩、周官、儀禮、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公羊、穀梁傳、爾雅諸書，附以通說。其春秋名字解詁二卷，與太歲攷二卷，皆道光七年重刊所增入。

是年，袁枚、王鳴盛卒。

嘉慶三年戊午五十五歲。

附　三十三歲。二月一日作經傳釋詞敘。

是年李棠階生、江聲周廣業卒。

嘉慶四年己未五十六歲。

正月密疏劾大學士和珅黷貨攬權、清仁宗覽奏稱善、即日下旨正法和珅。當時歙然稱之爲朝陽鳴鳳。今文集第一篇敬陳勦賊事宜摺是也。三月受命巡視淮南漕務、嚴絕餽遺。及至高郵、資用乏絕、乃稱貸以繼之。孫淵如來書。

九月巡視濟寧漕務。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

附　三十四歲。試禮部中式、出朱石君阮文達門。廷對以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是年何紹基吳熙載王柏心黃汝成生、武億卒。

嘉慶五年庚申五十七歲。

正月抵河道任。

嘉慶六年辛酉五十八歲。

六月永定河溢、革職逮問、尋奉命往永定河工次。

附　三十六歲。散館、放貴州鄉試正攷官。

是年章學誠、馮應榴、湯鵬生、金榜、孫志祖卒。

嘉慶七年壬戌五十九歲。

四月三日、錢竹汀來書論廣雅疏證。九月、署永定河道。

是年、費丹旭、汪士鐸生。王文治、謝啟昆、黄易、張惠言卒。

嘉慶八年癸亥六十歲。

上直隸總督顔檢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九月、隨尚書費淳往山東臨清一帶查勘河道情形。十二月、署山東運河道。冬至前一日、劉端臨來書。

附　三十七歲。大考擬潘岳籍田賦、欽取一甲三名、擢侍講。五月、陳左海來書。

是年、吴嘉賓、朱琦生。錢大昕、吴省欽、彭元瑞、吴東發卒。

嘉慶九年甲子六十一歲。

三月、授山東運河道、往濟寧州、居大椿齋。三月、迎吴恭人由水道來署。朱武曹來書。劾濟寧州知州黄炳有摺。七月二十九日、吴恭人以水土不習得腫脹疾、卒於署、享年六十三。

按先生室無姬媵、此後數十年即塊然獨處。撰元配吴恭人行略。劉端臨來書相唁。

附　三十九歲。充詞林典故館總纂。放湖北鄉試正考官。十一月、子壽同生。

是年、劉墉卒。

嘉慶十年乙丑六十二歲。

又六月八日、朱武曹來信。八月二十日、臧在東來書論詩經韻。十二月二十二日、段茂堂來信。

附　四十歲。奉妣吳夫人喪旋里、卜葬于天長縣南原。張古愚來書論詩述聞。

是年鄒漢勳、張穆、吳敏樹生。紀昀、王杰、桂馥、鄧琰、劉台拱卒。

嘉慶十二年丙寅、六十三歲。

先生官運河道時、見官不設客位、送客不出門閾。屬吏咸以爲拓大無如此者。

段茂堂來書論說文。九月二十一日臧在東來書。

是年鄭珍生。朱珪、錢坫卒。

嘉慶十二年丁卯、六十四歲。

附　四十二歲。服闋、入都補原官。八月、簡放河南學政。手訂詩韻一冊、分給各諸生、與巡撫阮文達捐廉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置各學、教士子以根柢為務。

阮伯元來三書。

是年羅澤南生。王昶、丁杰卒。

嘉慶十三年戊辰、六十五歲。

五月、爲段茂堂撰說文解字讀序。六月、改永定河道。

附　四十三歲。五月、轉左庶子。與宋小城書論諧聲補逸。為訂補米部柴字音讀一則。

是年張文虎生。

嘉慶十四年己巳、六十六歲。

致宋小城第一書、論集注爾雅之方。段茂堂來書、論孟子字義疏證。

是年馮桂芬、陳喬樅、陳立生。洪亮吉、淩廷堪卒。

嘉慶十五年庚午　六十七歲。

永定河暴溢、南北岸同時漫没。先生立奏自請治罪、得旨以六品休致、應賠河工堵築漫口例銀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九兩。先生日以無力完繳爲憂。終由子引之稱貸親朋、扣除養廉、陸續完繳、凡十餘年始竣。重校訂淮南子内篇。

附　四十五歲。學政秩滿還京。迎養觀察公于京邸。

是年邵懿辰、陳澧、李善蘭生。

嘉慶十六年辛未　六十八歲。

夏、間校讀戰國策録成三卷。六月、爲臧用中撰拜經日記序。致宋小城第二書、論説文諧聲補逸。

按、宋氏此書先生爲補正惴字、規字、䨷字、昬字、退字、谷字、啻字、雈字、霍字、肥字、刪字、覞字、夏字、甯字、灰字、罳字等音讀凡十六則。故書中云、間附所見數條、静候裁酌也。

附　四十六歲。隨幸木蘭、編避暑山莊宸翰三千餘軸。

是年曾國藩、吴雲、莫友芝、張之萬生。

嘉慶十七年壬申　六十九歲。

自是年讀書雜志陸續付梓。按、行狀云、府君既罷職、乃以著述自娱、亟取所校淮南子内篇重加校

正由是校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校漢書、墨子、附以漢隸拾遺、凡十種、名曰讀書雜志。

盼遂按所列各書次第、即以先生校錄之早晚爲次第也。至雜志中各序、皆興至所爲、不能取以定成書年月、此則學者所宜知也。

附　四十七歲。　授通政使副使。八月任太僕寺卿。十月、轉大理寺卿。

是年、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吳可讀生。錢伯坰卒。

嘉慶十八年癸酉七十歲。

是年、陳介祺、楊沂孫生。吳鼒、錢大昭、莊逵吉卒。

嘉慶十九年甲戌七十一歲。

就養于山東學署、悅濟南山水、間亦討論經籍。

附　四十九歲。　放山東學政、撰闡訓化愚論以教士、撰見利思害說以教民、皆奉旨刊布。

是年、龍啟瑞、周壽昌、孫衣言生。程瑤田、張問陶卒。

嘉慶二十年乙亥七十二歲。

正月、爲汪容甫撰述學序。十二月、爲陳尊涘撰蛾術集序。撰讀淮南子內篇雜志序。

附　五十歲。　南昌盧宣旬讀經義述聞而慕之、明年、公以全帙寄阮文達、屬文達授之盧氏、爲刻于江西焉。正月、陳左海來書。

是年、彭玉麐生、梁同書、周春、姚鼐、段玉裁、楊芳燦、伊秉綬、舒位、洪震煊卒。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七十三歲。

六月、撰劉端臨遺書序。與李許齋方伯書論古韻。隨子引之還都。

附　五十一歲。太歲考成、凡二十八篇。六月、跋晉任城太守夫人碑。秩滿、奉觀察公還京、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焦理堂來書論周易。徐乃昌輯焦理堂遺文

是年、劉蓉生、崔述、莊述祖卒。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七十四歲。

十月、撰史記雜志序。

附　五十二歲。奉命往福建、治李賡芸被誣自經之獄、悉得平反。還、晉禮部右侍郎。春、阮文達爲作經義述聞序於荊州。

是年、龔橙、閻敬銘生、陳鱣、李賡芸、惲敬、嚴元照卒。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五歲。

居旃檀寺左側。秋、陳石甫來謁先生、時患骰耎之疾、侍者扶出相見、曰、余不見客十七年矣、南方學者來、固未嘗不喜見學者也。並語之以先治詩傳、而後及集韻、與集韻所以校理之方。後方成珪氏著集韻校正、即承先生此說。送至胡同口外、謝以癃病不能答拜、當遣兒子答拜也。

附　五十三歲。除禮部左侍郎。放浙江鄉試正考官。

是年、劉傳瑩、郭嵩壽、劉毓崧、蔣春霖、方宗誠生。翁方綱、董誥、吳錫麒、孫星衍卒。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七十六歲。

三月、撰讀管子雜志序。十一月、撰陳觀樓先生文集序。與陳石甫書論毛傳集韻及古音分部、幾千餘言、皆精整端楷。

附 **五十四歲。** 春、充會試總裁。兼署兵部左侍郎。秋、充武會試監射大臣。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七十七歲。

附 **五十五歲。** 丁儉卿來見、出所撰論語孔注證譌就正。公爲序之、謂足紹鄉先生閻潛邱之學。冬、充仁宗實錄總裁官。

是年、勞格、丁寶楨生。焦循卒。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七十八歲。

左畔手足偏枯、不能步履、唯覩異書猶見獵心喜。答江晉三論韻學書、集中又有與江晉三書一篇、論古有四聲、不能定爲某年、姑類繫於此。

附 **五十六歲。** 山東旱蝗、進以錢米買蝗之策。秋、放浙江恩科鄉試正攷官。與王畹馨書。

是年、李元度、俞樾生。吳鼒卒。

道光二年壬午七十九歲。

朱武曹來書。二月、爲朱武曹撰經傳攷證序。

附　五十七歲。轉吏部右侍郎。八月、署刑部左侍郎。

道光三年癸未、八十歲。

春三月爲先生八十壽辰、胡培翬貢壽序一首。研六室文鈔卷六陳奐貢壽聯句云代推小學有達人、天假大儒以長日十四字、先生視爲當意。

附　五十八歲。春充會試總裁。與王畹馨書論説文段注。王有復書。冬充武會試正總裁。

是年張裕釗、李鴻章生。汪龍卒。

道光四年甲申、八十一歲。

附　五十九歲。充經筵直講大臣。四月、仁宗實録成。

是年曾國荃、何秋濤生。

道光五年乙酉、八十二歲。

賞給四品職銜、重與順天府鹿鳴筵。晏賦紀恩詩六章。

附　六十歲。冬、與陳石甫第二書、論三家詩師傳本子與毛異、非如太史公以訓詁字代經之比。正

校刻讀漢書雜志。

是年、郝懿行、徐養原、黄丕烈卒。

道光六年丙戌　八十三歲。

八月、爲李成裕撰羣經識小序。

附　**六十一歲**。春、與陳石甫第三書、論詩毛傳三事。經義述聞毛詩三冊刻成。逸周書雜志二冊刻成。冬、與陳石甫第四書、論荀子校本、並告經義述聞中三傳已刻畢。

是年、周星詒、易佩紳生。

道光七年丁亥八十四歲。

子引之奉旨校刊康熙字典。先生乃先校數冊、以爲法式。以後亦經先生覆閱、乃定。朱武曹來書。

附　**六十二歲**。春、擢工部尚書。七月、充武英殿正總裁。八月、起校康熙字典。繼室范夫人卒。雲南布政司經歷大興范鍾女也。公不畜妾媵。是後即獨居。與陳石甫第五書、論荀子注崒者崔嵬及詩采菽傳平平辯治也二條、並贈以新刻太歲攷。

盼遂按、據書中事實、此函宜在荀子校本函後。文集編在前、方誤也。今訂正。十二月、重刊經義述聞於西江米巷壽藤書屋。

是年、姚文田、鈕樹玉卒。

道光八年戊子八十五歲。

秋、顧子明紹介苗仙露來見。苗以毛詩吻訂求正。先生大驚、曰、先得我心。因以經義述聞相贈。

附　**六十三歲**。十二月、與陳石甫第六書。荀子雜志已刻兩卷。經義述聞通說已刻一卷。二月、陳左海來信。

是年、黃以周生。

道光九年己丑八十六歲。

十二月、撰讀荀子雜志敘。

附　六十四歲。與陳石甫第七書、論段茂堂詩經小學金誠齋三禮荀子雜志八卷已刻訖。

是年、趙之謙唐仁壽李慈銘生。

道光十年庚寅八十七歲。

得顧澗蘋所寄荀子呂錢二本異同、乃擇善而從、成讀荀子雜志補遺一卷、於五月二十九日序之。五月、跋程易疇果蠃轉語。

附　六十五歲。夏秋間數病、惟未至太困。與陳石甫第八書言有餘暇、尚欲爲尚書集解左傳集說二書。經義述聞全刻成。冬、校刻康熙字典畢、共改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輯爲攷證十二冊。

調禮部尚書。正月、王畹馨來書、有復書。夏至日、汪孟慈來書。

是年、潘祖蔭翁同和生。

道光十一年辛卯八十八歲。

三月、撰漢隸拾遺序。撰讀晏子春秋雜志序。夏、撰讀墨子雜志序、文成手自錄之。行狀 九月、寫定讀墨子雜志序。跋武梁石室畫象三石。秋、苗先露與先生父子往來、以所著說文建首字讀求正。先生歎曰、此小學絕作也。六朝五代以來、讀字譌誤、皆坐不知此耳。漢宣帝召能通倉頡讀者張敞、杜業秦近、爰禮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楊雄采以爲訓纂篇。今訓纂

篇不可得見、得見此讀、亦猶肸蠁聞聲而知踴躍者矣。冬、讀書雜志刻成、手書逸周書以下卷帙次第。竟日端坐床上、讀唐書、爲孫輩說書中故事。是冬嚴寒、異於往歲、畏寒食減、醫藥罔效。朱武曹來書、求正所著禮記訓纂。

附　六十六歲。復署工部尚書。胡培翬爲序經傳釋辭。研六室文鈔卷七。

是年、陳寶箴生。曾燠、江藩卒。

道光十二年壬辰八十九歲。

正月二十四日寅時、先生卒。

附　六十七歲。奉觀察公柩南歸。五月既望、撰石渠府君行狀。夏、輯讀書雜志志餘二卷、刻之。與江晉三書云：晉三先生執事、先君大事、辱賜唁書、意氣殷惓、溢于楮墨、哀感不可言喻。蒙賜大箸諧聲表、入聲表等韻叢說三種、考訂精審、確不可易、佩服之至。肅此鳴謝、諸維鑒督、不盡欲言。引之稽顙。按此書載江氏音學十書廿一部諧聲表前、羅氏及予撰著述考失收、故全錄之。

是年、丁丙、譚獻、黃體芳、王闓運生。丁履恒卒。

道光十三年癸巳

附　六十八歲。暫寓揚州舊城觀光菴、爲觀察公卜地。與陳石甫第九書。葬觀察公于江蘇六合縣之北郊、尊遺命也。八月、與阮伯元第四書及第五書。

是年、周星詒生。張琦卒。

道光十四年甲午。

附 六十九歲。夏、服闋入都、復署工部尚書。過山陽、時以讀書雜志贈丁儉卿、阮伯元來第六書、

又第二書。十一月二十四日辰刻薨。

是年、陸心源、李文田生。朱彬、張敦仁、陳壽祺、陸繼輅卒。

附篇　高郵王氏治學切要語

自顧平生讀書最樂。行狀

人生各有所樂兮、吾獨著述以爲常。行狀

章學誠丙辰劄記云、王懷祖御史言、學問須有性靈。苦功而無性靈、是人役也。

余自壯年有志於許、鄭之學、攷文字、辨聲音、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羣經識小序

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於今者則寶貴之、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或以細而忽之。拜經日記序

盼遂按、先生此言、殆尺惠余諸人也。伯申與焦理堂先生書亦云、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如說周禮邱封之度、顛倒甚矣。它人無此謬也。

章學誠信摭一云、王懷祖御史嘗欲發明六書精義、意有所會、而無暇即筆於書、則曰、願得其人授之以意、俾筆爲書、成即爲其人著述、而不必著懷祖名。以商於余、余曰、創意難、屬辭亦復不易、果能承懷祖氏意、而曲折以達於文辭、而不失其指、則其人亦不借懷祖氏以爲重、卽承其意而爲書、亦不必沒懷祖名以見長矣。章氏遺書九與邵二雲論學書略同。

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明。說文解字讀敘

訓詁之旨、本于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悟、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

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鮮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淩雜之譏、亦所不辭。廣雅疏證序

說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凡許氏形聲讀若、皆與古音相準、或爲古之正音、或爲古之合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循而攷之、各有條理。不得其遠近分合之故、則或執今音以疑古音、或執古之正音以疑古之合音、而聲音之學晦矣。說文之訓、首列製字之本意、而亦不廢假借。凡言一曰及所引經類多有之、蓋以廣異聞、備博識、而不限於一隅也。不明乎假借之指、則或據說文本字以改書傳假借之字、或據說文引經假借之字以改經之本字、而訓詁之學晦矣。說文解字讀序

盼遂按、說文解字讀、即說文解字注也。段氏注說文、先爲長編五百四十卷、名說文解字讀。既乃簡練成注爲三十卷。故先生及盧抱經作序、仍前稱焉。

說文全書之例、凡古文與小篆異者、則首列小篆而次列古文、其小篆與古文同者、則但列小篆而不列古文、以小篆即古文也。若此者凡十之八九、其與古文異者、不過一二而已。故說文天地二字皆無古文、非無古文也、以小篆即古文也。書錢氏答問說地字音後

雙聲疊韻、出于天籟、不學而能、由經典以及謠俗、如出一軌。先生獨能觀其會通、窮其變化、使學者讀之而知絕代異語、別國方言、無非一言之轉、則觸類旁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程易疇果蠃轉語跋

盼遂按、通藝錄有果蠃通義說一篇、想即石渠所跋之果蠃轉語也。

或作通作義各不同、或作者形體雖易、本爲一字、如東韻恫或作痌、𦨴或作艟之類也。通作者、顯屬二

字假借借用如東韻僮通作童功通作紅之類也或作者於六書之義各有所取必強爲牽合而字之本義反亂通作者於六書之義一無所取必詳爲解釋而此字義始明重修古今韻略凡例

書傳多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墨子備城門篇令吏民皆智之智古之字也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吏民皆智知之王引之經義述聞通說下衍文條引家大人曰

凡經傳之中復舉上文者皆不得謂之重複方言補證

大抵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揚榷嫴較無慮皆兩字同義後人望文生訓遂致穿鑿而失其本旨廣雅釋訓疏證

聲相近義亦相近釋大卷一臯字下

經典之字多有因上下文而誤寫偏旁有本有而誤易之者有本無而誤加之者經義述聞通說下引

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釋大第二契字下

訓詁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詰鞫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以本字以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婁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序引先生說

說經者期于得經義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于經則擇其合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則何邵公之墨守見伐于康成者矣同

凡學者著書、必於所託者尊、或後人不能諟正、則董理之日定、以課程底有成而止。集韻具載類篇、始以類篇校集韻、更以説文解字、經典釋文、玉篇、廣韻一一校訖、舉韻内誤收之字、表而出之、辨學者之惑。至于攷證典籍、俟他年爲之、則發端已得、而成功較易。然必讀經十年、校經十年、始可與言著書也。余之欲董理集韻久矣。廣雅疏證成、日月已邁。段先生亦常思修之、説文注刊行、而獲終壽考。今子聞道蚤、年力強、先治毛公詩傳、是所託者尊、而後治集韻、未爲晚也。陳奐王石臞先生遺文編次序引語

夫文章者、學問之發端也。若草木然、培其根而枝葉茂焉。陳觀樓先生文集序

自元明已來、説經者多病鑿空、而蹈株守之陋、爲文者慮襲歐、曾、王、蘇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爲奇傀而逾失其真。汪容甫述學序

古體詩當以漢、魏、六朝爲宗、下逮有唐諸大家、以正所趨。近體則唐稱極盛、而中晚則氣格漸弱、已無足法。有宋以後、古近體皆可涉獵、當知其佳處得力于唐人、而新其壁壘、不可輕襲宋人之貌。世徒嗤明代七子規仿盛唐、爲優孟衣冠、而不知去唐學宋、又出七子之下。至古體用韻、當依唐韻部、無若塡詞家信筆出入也。行狀

常患學者成書之易、今則又患成書之難。蓋精力日就衰頽、撰述不可不早就也。與劉端臨第四書

盼遂謹按：是年先生五十二歲、故有遲暮之歎、非世之諗癡自禒者所得籍以自文也。

先生嘗誦左傳足欲亡無日矣之語以自警。行狀

先生常稱述湯文正公之請毀五通神象、先文肅公之駁立龍神廟、以爲此詩之求福不回、論語之知者不惑也。行狀

先生病篤、囑伯申先生、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汝母葬已三十年、窆穴不宜輕啟、如有朽損、傷子孫之心、且死而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伯申府君行狀

盼遂按、右三則皆足見先生之德行堅定、涵養深醇、實無愧于古者修踐之儒、不弟鏘鏘經師已也。

以上石臞先生治學要語凡二十六則。

夫訓詁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叚借、今韻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執今音以測義、斯于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爲解、雖今亡其訓、猶將罕譬而喻、依聲託義焉。春秋名字解詁序

吾之學、于百家未窺、獨治經。吾治經、于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龔自珍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引語

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元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叚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

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叚借，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矣，吾又不改。同上文引

吾著書不喜放其辭，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辭。同上文引

蓋古今異語，別國方言，類多助語之文。凡其散見于經傳者，皆可比例而知，觸類長之。斯善式古訓者也。自漢以來，說經者宗尚雅訓，凡實義所在，即明著之矣；而語詞之例，則略而不究，或即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如由用也，猷道也，而又爲詞之於。略凡此者，其爲古之語詞較然甚著，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者也。王引之經傳釋詞自敍語

訓詁之旨，本于聲音，揆厥所由，實同條貫。王引之爲阮元作經籍纂詁序語

後之覽是書指經籍纂詁言者，去穿鑿妄談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庶可傳古聖賢著書本旨，且不失纂書之意歟。同上文語

許氏說文論六書叚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無本字而後叚借他字，此謂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經典，古本聲近而通，則有不限于無字之叚借者，往往本字見存，而古本則不用本字，而用同聲之字。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讀之，則以文害辭。是以漢世經師作注，有讀爲之例，有當作之條，皆由聲同聲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然亦有改之不盡者，迄今考之文義，參之古音，猶得更而正之，以求一心之安，而補古人之闕。如借光爲廣，而解者誤以爲光明之光。略若是者，由借字之古音，以考同音之本字，惟求合於經文，不敢株守舊說。王引之經義述聞通

說下經文叚借條語

經典之文字各有義，而字之爲語詞者，則無義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語詞而以實義解之，則扞格難通。略善學者不以語詞爲實義，則依文作解，較然明白，何至展轉遷就，而卒非立言之意乎。同書上通說下語詞誤解以實義條語

講論六藝，稽合同異，名儒之盛事也。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經師之隆軌也。然不齊之說，亦有終不可齊者。作者既所聞異辭，學者亦第存兩說。必欲牽就而泯其參差，反致溷殽而失其本旨。所謂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也。如書序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逸周書作雒篇以武庚、管叔、霍叔爲三監，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去武庚而以管叔、蔡叔、霍叔當之矣。略以兩不相侔之說而欲比而同之，宜其說之阢隉而不安矣。同上書通說下經義不同不可強爲之說條語

古人訓詁不避重複，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義者。解者分爲二義，反失其指。同上書通說下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條語

經文數句平列，義多相類。如其類以解之，則較若畫一；否則上下差參而失其本指矣。如洪範聽作謀，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睿作聖並列，則謀當讀爲敏。解者以爲下進其謀，則文義不倫矣。同上書通說下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岐異條語

經文上下兩義者，分之則各得其所，合之則扞格難通。如易屯六二匪寇婚媾，謂婚媾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者，謂妊娠也。而解者誤以女子貞不字承昏媾言之，則云許嫁笄而字矣。略凡此皆宜分而合

者也。說經者各如其本指，則明辯晳矣。同上書通說下經文上兩義不可合解條語

經典之文，往往形近而譌，仍之則義不可通，改之則怡然理順。如失與矢相似而誤爲矢，見春官樂師注；雷雍與盧維相似而誤爲盧維，見夏官職方氏注。略尋文究理，皆各有其本字，不通篆隸之體，不可得而更正也。同上書通說下形譌條語

經典之文，自有本訓，得其本訓，則文義適相符合，不煩言而已解。失其本訓而強爲之說，則阢隉不安，乃於文句之間增字以足之，多方遷就而後得申其說。此強經以就我，而究非經之本義。如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故事也，言王臣不避艱難者，皆國家之事，而非本身之事也。而解者曰盡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則于躬上增以字，私字，故下增不往濟君字矣。略此皆不得其正解，而增字以遷就之。治經者苟三復文義，而心有不安，雖舍舊說以求之可也。同上書通說下增字解經條說

文章之源出于經訓，故六經者，文章之祖也。其次則先秦諸子、兩漢遺書，皆無意爲文，而極天下之文之盛。不本乎此而欲爲文，則薄而已矣，俗而已矣，雷同而已矣。王引之爲王晚聞先生文集序語

以上伯申先生治學要語凡十五則。

王敬之與姪子蘭書

子蘭賢姪覽、二月二十九日接閱正月十一日手書、知近履平吉、眷口各各安好、爲慰。高郵公舉二月中旬州中文書至府。府中核轉文書亦于二月杪到司。司中核轉事已倩人寄信于同房、但未可無人前往招呼。叔前此正月內兩次奉寄信內已略及大概旁注、正月十七日同豐局、正月二十一日正大局。想久入覽矣。事實依照行狀擇其大者羅列數條。叔神短筆拙、體裁未稱旁注、四六呈辭宋實父先生作。同鄉催取甚緊。又無人可商、其中建白之大者、叔已從渾以其事未奉明旨、應在避人焚草之內。吾姪以爲然否。此時司院二處如無駁察之擔遲、則全銜具題、定可不愆每年八月以前具題之期、到部時吾姪可託人錄看耳。同鄉耿老二處已代道吾姪送與印結之意、渠感謝之至旁注、耿近又捐市房延內外科醫士二人爲貧人診治。大約好名好善二者兼之、高郵無二、轉爲富家所妒。其復謝之札尚未送來、以渠本非讀書人、需倩人主稿也。去年署州左君輝春因叔勸捐修城、勸捐練勇、遂列薦稟、非叔本意。十二月下旬濫邀議敘、實已過分。其所議優否、不敢問矣旁注、耿老二獨蒙六品職銜、亦是望外。不知李欽差稟稿若何云云、叔亦不去打聽。但願此後江海乂安、不見有此等保薦之事也。玉亭處所存耿事用餘銀六十餘兩、至今未見寄來。叔前信託吾姪取用而作會還諭帖寄叔、以便向管田家人取還耿宅旁注、叔此議亦已寫與玉亭、而不見復信已久、未接今年一字。以了經手、兼免叔慚顏旁注、否則似叔乾沒此欵、鄉里間無以對人、而又賠用無欵、進退維谷之至。而尚未見吾姪復來、望吾姪詳告二女知之旁注、叔此紙或即與二女閱之、此外不便作書與玉亭。速商會與姪收以歸此欵。倘蒙玉亭會還、則叔如拜玉亭之惠也。旁注、叔前已作字謝玉亭矣。叔近狀無恙旁注、現在續增高郵州志、叔任分纂甚忙。家口亦如常、可慰注

愛諸維、保衛不既。旁注三月三日芸臺先生宅被回祿幾盡。癸卯三月初十日、叔敬之手書。

恩溥臨考患疔甚危、未入場、今已愈矣。恩湛亦未得意。子仁處無信來者閱半年之久、叔已將公舉事詳告、並有同鄉賀啓寄去、而亦無復音。同鄉頗以爲位尊不似從前、前此兩過高郵未拜一客、同鄉或亦疑詫、叔止好以事忙爲解。計此時泰興定已卸篆、當在省交代經手也。高郵天長冬無雪、春無雨、大麥已傷、憂旱兼以憂蝗、如何如何。或云令甫行將送女往浙、想當然耳。

遺文第二十五葉至末共五葉、附去前此正月十七日、二十一日信內附去十七葉至二十八葉、試檢之。

盼遂按、寬甫此書、足見王氏家事細碎不少、今特附入年譜之後、以備覽觀。此稿今藏杞縣侯氏意園、未收入宜略識字齋文集中、尤可貴也。

容甫先生年譜

清・汪喜孫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四年影印本

《容甫先生年譜》一卷、附《先君年表》，清汪喜孫編撰。民國十四年《江都汪氏叢書》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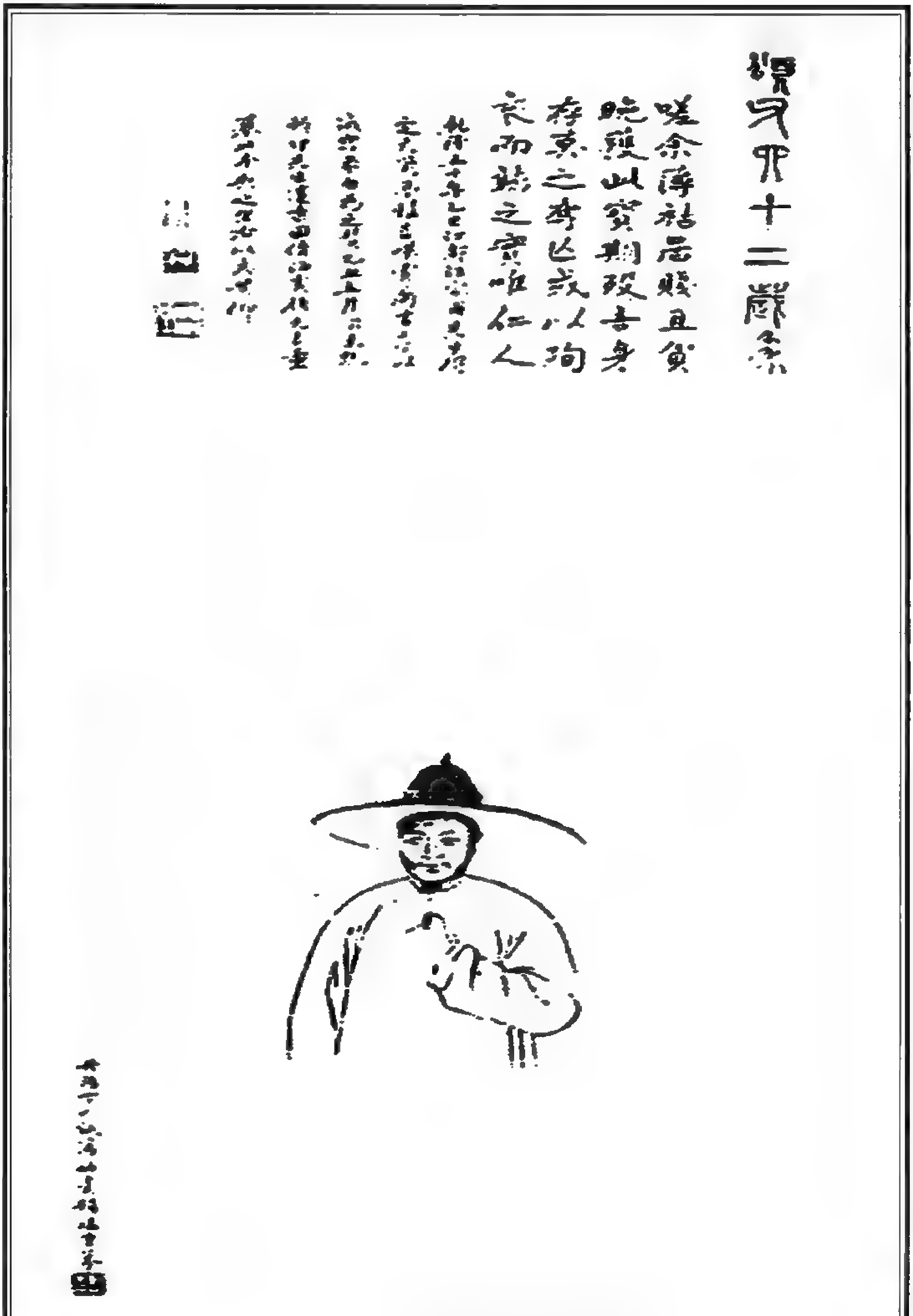
汪中（一七四五—一七九四），初字庸夫，改字容甫，别字頌父，清江蘇江都人。少孤貧力學，試入太學，爲選拔貢生。一試不第，即不復應試。嘗遊歷安徽、金陵、江浙各地方大吏幕府，長期客於沈業富、朱筠、馮廷丞、謝墉學館。應聘校文宗閣、文瀾閣《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卒於杭州西湖葛林園，年五十一。汪中學貫經史，精研禮典，擅長金石書法，撰著甚豐，主要有《述學》内編、外編、補遺、别録，《廣陵通典》，《遺詩》，《經義知新記》，《大戴禮記正誤》，《國語校文》等。

本譜及《年表》爲汪中子喜孫所編。據汪喜孫序，《年譜》作於嘉慶二十五年，多載録譜主之詩文序跋及時人書簡文章，以反映譜主之交遊與經學成就爲主。《年表》以表格形式按年分欄記載譜主生平事蹟、學術著述，簡捷明瞭，極易檢閲。

此譜初刻於嘉慶末或道光初年，書中有「積學齋徐乃昌藏書」、「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長方印章二枚，可知原爲徐乃昌收藏刻本。海寧陳乃乾於民國十四年刊《江都汪氏叢書》，即據徐乃昌所藏刊刻本影印。卷首有乙丑（民國十四年）陳氏彙刻《江都汪氏叢書》序，並有重印《江都汪氏叢書》目録。

汪容甫先生手蹟（烏程蔣氏藏）

房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家上林子虛賦浮華无用其上書言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玄齡明達史事輔以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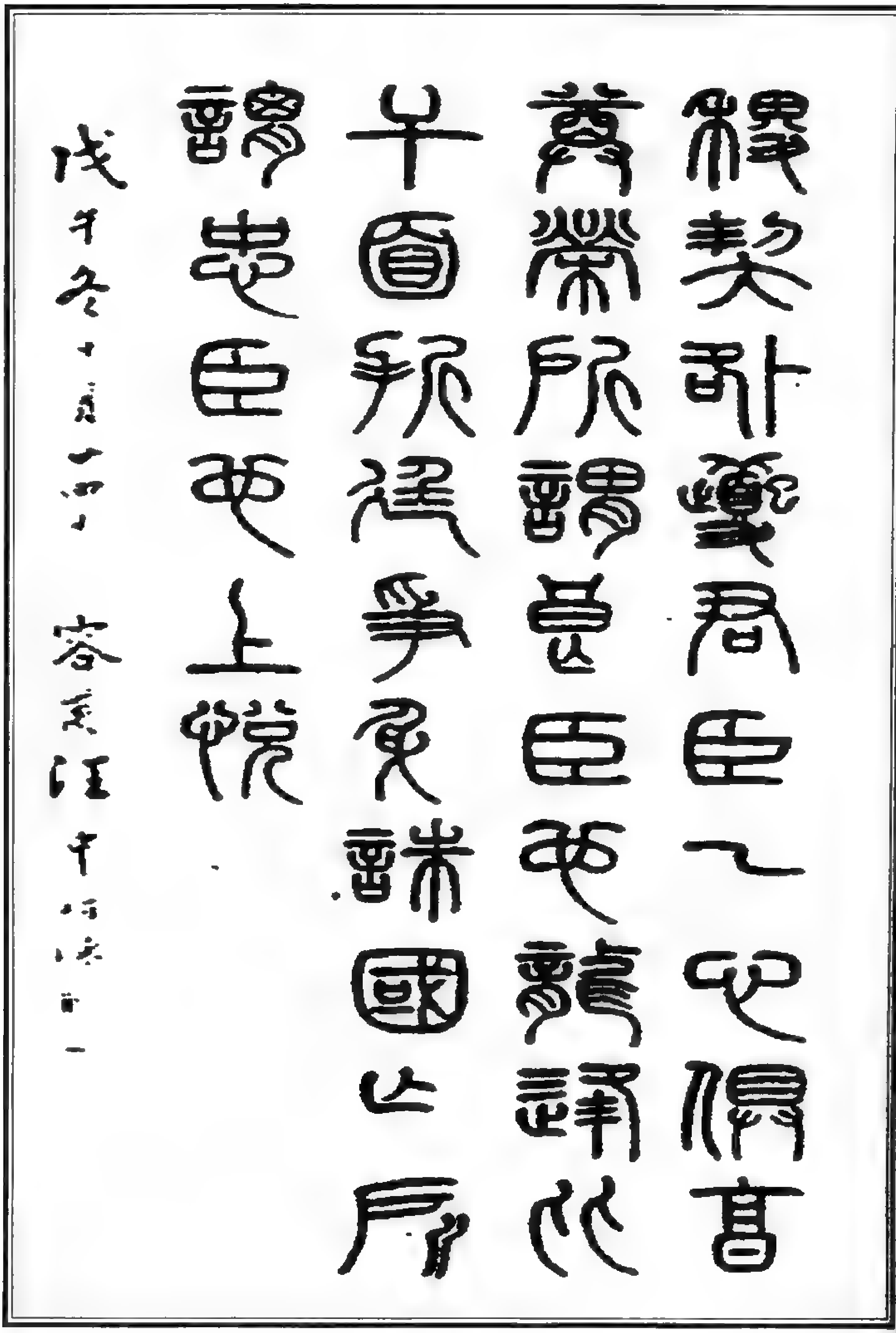

碩甫四十二歲象
嗟余薄祜居賤且貧
晚獲此寶期歿吾身
存亡之寄也哉以詢
哀而敬之實唯仁人

夢夫壺也晚題壹亦出不
得所用洽寬乎間人多書
苦乞多出不己柔備與久
不己乞長椅物與如曉術
引本類常如不及之愛與

言齡謀事以日非知曉不
錄後及知曉立文用言齡
也謀蓋言齡讀謀不知曉
善斷也一人同心徇國故
香世孫賢相繼序杜亮或

昔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
史大夫溫彥博按之言於
上以徵不辟嫌疑讓之曰
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
同體宜相與以誠若但存

形跡影國之興衰不可知
也臣不敢奏詔上云朕乞
懷之徵曰臣奉還僕從願
傳臣家是臣史傳臣以忠
臣上曰忠是家學對曰



焦理堂贈汪容甫先生聯（秀水金氏藏）

容甫老學兄嘗過北湖郡居謂余曰湖光山色都娛目矣頃余居對此索書作楹帖

湖光山色都娛目

和璧隋珠弗動心

嗜痂之愛情不可卻草草應教以博一笑

里堂焦循並識 [illegible]

禮經先生[illegible]迄未一病，由內訌於淡泊，頗神通識，記劃[illegible]
男只寄書，往復家傳，存春秋述義，[illegible]儀禮
注疏，請存其書於廣陵，直與汪先生遺稿[illegible]
未答前書上　記室藏之在此，傳之吾人，業畢，只有等來年[illegible]
在旅間，有書內，祝學業日在[illegible]
刻書，等後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孤見個，[illegible]以年，故矣，在旅間，方寸，[illegible]
時於，社存[illegible]，[illegible]社[illegible]
賢業，人[illegible]，四十一月[illegible]

重印江都汪氏叢書目錄

年譜一卷。
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補遺一卷、別錄一卷。
廣陵通典十卷。
遺詩五卷。
汪氏學行記六卷。
孤兒編三卷。
從政錄四卷。以上汪氏叢書本。　述學後附方濬頤校記一卷。
大戴禮記正誤一卷。
經義知新記一卷。以上學海堂經解本。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一卷。蟄園叢書本。
國語校文一卷。靈鶼閣叢書本。

舊學蓄疑一卷。木犀軒叢書本。

喪服答問紀實一卷。寶晉書院本。

右江都汪氏父子所著書、都十有三種、蓋取汪氏家刻及各叢書本彙集刊傳者也。吾友尹碩公炎武、秦曼青更年、服膺汪氏之學、倡爲此議、余與涇縣胡樸安韞玉、金山高吹萬燮、君定基、姚石子光、烏程王建民懋、秀水金頌清興祥、和之、醵貲以畀手民。容甫嘗自序其生平、以爲著書五車、數窮覆瓿。今傳刻漸廣、復爲最錄其全書。九原有知、庶幾稍慰矣。乙丑四月、海甯陳乃乾。

容甫先生年譜序

古者年譜之作、其原出於年表、推本史例、敘事宜簡、非如今人年譜、文繁事複、讀者厭之。顧徵文考事、成於數十百年之後、不出子孫之手、摭拾既廣、紀述貴嚴。編年體例、自古如斯。至若少孫失學、聞見缺如、譬若求珠於山、采玉於淵、惟恐不獲、詎或棄捐、後悔何及。惟是先人同時文士、生不同道、謬託相知、傳聞失實。喜孫不敢自定、謹以就正先人文章道義之交、審定決擇、十去二三、使後之論世知人之君子、勿為讕言滋惑焉。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内閣撰文中書舍人前鄉貢士甘泉汪喜孫譔。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容甫先生年譜

乾隆九年甲子十二月二十日、先君生。

是時先祖考居揚州舊城缸巷。先祖妣聞深巷哭聲自門外入、始生先君。計先君生五十有一年、少苦孤露、長苦奔走、晚苦疾疢、終先君之世、未嘗有生人之樂焉。著述未成、飾終旅館、舉室漂泊、期功無人。更廿餘年、家道再立。嗚呼痛哉。

十五年庚午

四月五日、先祖考兆初先生卽世、家故貧、嘗以筋力致養、不能就外傅。先祖妣鄒太宜人口授塾中諸書。

先君撰先考靈表云、某生七歲、寢息嬉游、未嘗不在君側、會文弔喪、咸置於抱、一食不甘、輒罔罔不自得。鄉黨戚友莫不異之。迨君卽世、然後知君於其父子之恩至深、而爲日至淺、故汲汲用之、惟恐其不盡。卽君亦莫能解於心也。又云、嘗使其握粟一溢、君以箸畫几算之、卽得其數。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先妣靈表云：先君子下世、無寸田尺宅之籍、三族罕過問者。母教女弟子數人、且緝履以爲食、猶恐累于女相保。直歲大饑、乃蕩然無所託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無壁、覆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而携某及妹傫然匄於親故、卒日不得一食。歸則藉藁於地、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

十六年辛未

十七年壬申

十八年癸酉

十九年甲戌

二十年乙亥

二十一年丙子

歲庚寅與劍潭書云、往乾隆丙子、桂林陳公巡撫江蘇、屬年饑、命節婦之貧者親族共周恤之、以全其操、誠大臣之言矣。然是時吾母子方流離乞食、而

三族之富人無問者、無亦文告之感人者淺歟。

二十二年丁丑

貧無所依、鬻書於肆、日與書賈借閱羣經、十行並下。父友張先生文、郭先生能濟見而異之、授以舉子業。郭先生無子嗣、殁後先君每於春秋拜奠其墓。脩稧敍跋尾云、某年十四五、卽喜蓄金石文字、數十年來所積遂多、屬有天幸、每得善本。

二十三年戊寅

二十四年己卯

始學爲詩、早歲溯源漢晉、下逮唐人。於杜工部、韓昌黎用力尤邃。既乃專以氣韻含蓄爲宗、自以少作依傍門戶、不欲存藁。劉先生台拱序先君詩云、早歲喜爲詩、三十以後絕不復作、幷藁亦散失。

二十五年庚辰

二十六年辛巳

先君述懷詩云：在昔失怙日，生年才七歲。孱弱不能行，生我遽見背。迄今十二載，忽忽如夢寐。阿母年五十，形容極憔悴。目已漸茫茫，耳已漸憒憒。齒牙時動搖，髮白短如穗。霜落無寒衣，日夕無中饋。辛勤事紡績，抱布無人貿。有子亦何益，坐受虛名累。飽煖尚難望，顯揚復何賴。飄風起南山，烈烈吹蒿蔚。憶昨乞米歸，庭階曝春日。上堂見阿母，亭午未得食。敘臥草榻間，弱妹立其側。枵腹汗如注，餓久面轉赤。但聞啼哭聲，想見心如熾。骨肉無二眎，此心詎木石。感此號且呼，氣撼聲不出。按此詩爲先君少作，未嘗存稿。喜孫從友人處借録，以誌先君蚤年孤貧之境。

先君撰提督楊凱傳云：二十六年卒。按是篇作於凱殁後，當是先君少作。

二十七年壬午

過汪蛟門故居詩有云：我亦身輕如一葉，積年飄泊任西東。

重過族弟旣清詩有云：少年都似夢中看。

二十八年癸未

先君初諱⑵[redacted]，因應試考吏書冊誤落某字，遂更今名。

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鵰賦，協官韻，合唐人法。榜出，列揚州府屬第一，入江都學爲附生。先君晝營飦粥之養，夜則倍誦所業，以紅豆記其數，伏臘蜡飲之時，音聲琅琅，達於鄰舍。時杭先生世駿主安定書院講席，見先君文深加嘆賞。先君益肆力於詩古文，杭先生以經史相淬厲，先君得借讀群經正義，學日以進。　朱賞贈詩略云：汪生七歲失所怙，母親一旦棄如土。任氏遺孤衣葛衣，謝朓書堂掩蓬户。賢哉生母備艱辛，十指紡績易米薪。夜深教生讀經史，文名藉藉驚鄉人。

劉申甫云：杭堇浦先生主講安定書院，論及孟子往送之門，以爲昏禮本無明文，姑從闕疑。容甫先生引穀梁祭門闕門以證之，四座皆驚。堇浦深爲折服。先生經學由是知名。

二十九年甲申

先君應縣試時，知縣沈公雯賞先君文，置前列。是年沈公知高郵州，先君往

見之。沈公于昌齡與先君善。於其殁作辭哀之。

三十年乙酉

先君二十以前詩未存稾。是年十月靜夜五律。編年始此。

擬揚州營游擊白公頌謹按白公以乾隆三十年官揚州游擊。先君致人書云。白公已見屬揚武臣扶杖而拜客。其蕉萃可知也。此書不知作於何年。是為相識之始。白公後祀於名宦祠。

三十一年丙戌

歸耕操云。予壯大兮母病羸老。不得養兮何以生。子為日昭昭兮我心悲。

夜泊馮店詩有云。水宿疲來往。秋心問死生。客途衣未授。珍重倚門情。自註。九月作。

古詩云。孤鳥雲際遊。感君慕高義。千里遠託身。苦言精力憊。烈風吹脅林。月黑夜如晦。東西咫尺迷。倏忽兩相棄。稻粱豈不悅。因緣恥自致。委心託君宇。羽毛日蕉萃。孤鴻樂中野。衆鳥憎氣類。衆鳥自光榮。孤鴻安足忌。

編藏

古詩答方立堂有云、黃鵠一失所、萬里身安歸。遠道未云苦、卑栖常自危。孤鳴時某侶、中夜有餘哀。焉得君子心、忠信兩不疑。

有蟋蟀詩、手稾自刪。

三十二年丁亥

呈秦丈西巖云、某也毀齒不見父、父友平生心所識。又云一朝失父怙、一作可憐人骨肉、生分各自全。不教富貴致身早、忍使艱辛一作雜當从之累老親。親交一飯動徵色、長揖出門心斷絕。山澤天寒草實盡、冰霜歲晚葛衣裂。十八年中萬死身、今日生成轉鳴咽。世事消磨氣漸平、風塵苦受俗人輕。一劍防身報知己、十年落魄未成名。豈有千金重然諾、強將懷抱向人傾。又云、一時賓從盡依然、迴首疑逢夢中事。歡游不見生我人、厚地高天永相棄。又云、故人子弟今牢落、貧米猶能讀父書。

旅食詩云、旅食秋江上、浮生感二毛。畏譏多禮數、居賤習憂勞。野性存麋鹿、機心對桔槔。百年將母計、未敢託名高。

荅觀魯詩有云、豈伊和者寡、大雅自玆沈。棄置亦云已、吾生終自任。觀魯為先君族兄、諱夢旂、工詩、與先君論詩最契。歿後有女、先君為許嫁鄭氏、未幾、壻沒、月給薪水、視之如己女。

三十三年戊子

遷居儀徵花園巷、破屋三楹、四望野田漫漫、前有池水、引江潮自涵洞入。夏日潮水暴至、室中水漲二尺。鄒太宜人苦疾、蹲繞几上。如是者十年。先君自題門楹云、海內存知己、高堂有老親。至今人傳誦之。　是時樂儀書院山長沈先生廷芳極重先君之學、自遜以為弗如、以先君孤貧有母、勉周其不足、先生深感之。辛卯沈先生歸里、先君困益甚。有講院老樹歌、益肄業書院時作。有玉畫叉歌、趙忠毅東方未明之硯歌、并為沈先生作。有閏七夕麗澤堂雅集七律、不存稾。

先君早歲以詞賦知名、喜孫嘗從書肆搆先君詩文一冊、題云麋畯文鈔。小傳云汪某少孤、奉母至孝、家貧績學、奔走四方、以筆札供菽水。顧其嵯峴噉

職之槩頗不諧於衆論、觀所作矜慎乃爾、宜乎十不可一世矣。此亦知先君早年學行者、惜不得其姓氏。

與秦文西嚴書云、其始時止習辭章之學、數年以來、略見涯涘。三禮、毛詩以次研貫、且有志於古人立言之道。蓄挫折既多、名心轉熾、不欲使此身為速朽之物也。謹案、先君著録三禮注疏、分吉凶軍賓嘉五禮、命之曰三禮注疏記要。又所説為人後者為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是初治三禮時作、嘗手寫以質朱先生笥河。知新記三禮諸條亦少作。於後周官徵文、釋媒氏文、明堂通釋、居喪釋服解義、釋冕服之用、並議禮之文、婦人無主荅問、後䟦生則共事宗廟云云、劉先生校本所無、女子許嫁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劉未録、古玉釋名、後敘、述學與初刻異同、釋闕初刻十有八者、當作六。凡此者皆貫穿經注、通知古今。錢少詹事謂學古通周禮、王侍郎引之謂博攷三代典禮是也。毛詩之學詳知新記。

春初早發青萍港詩有云、早懷一飯恩、終棄百金諾。功名久未立、義故將焉

託。傷哉嘆蕭歎，生涯思負郭。　詠史詩有云、高材為人棄，貧賤良獨難。焉知天下士、一身飢且寒。　客中食蟹作有云、旱歲魚鹽生物少，貧時鰕菜食鮮難。老親病後無兼味，掩淚尊前對晚餐。　野望詩有云、病後心懷自知少，負薪終日送人行。　古詩有云、古香徒自悅，獨秀歲寒時。　示僕詩云、同生非有屬，因勢遂相役。百年詎自免，念此罕奇貴。貧居累人事，草作暮未息。天寒井爨去，一飽媿安食。貴賤各有謀，相爭盡智力。嗟彼勞心人，無營覺爾適。又有聖恩寺作、春申里、吳趨行、冬杪有宿上天竺、甘露寺詩，並遊歷之作。又有偶見詩、自刪白秋海棠題畫兩詩，並同。

秋試在江寧，刻策學設問。嘗對策場屋，問事者摩至恐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藁，刊行於時。　先君省試後，以文就質於沈先生廷芳，先生嘆賞不已。將出榜，使人候江口，尋被放，惆悵久之。是科主司點定其文已中式矣，不審何以被落。先君尋病怔忡，遂不就省試。

三十四年己丑

與秦丈西巖書云正月之望遂往大平。
寄弟端光詩有云立身苟不媿貴賤同所歸有才不用世天意安可知吾生方多憂相見未有期愛子千金軀令名無已時。歲暮詩有云名心未盡因謀養世議方寬足遂初。好是臨邛長作客得教壁立似相如。又除夕詩有云端居對古人揖讓展墳籍高言王霸略衣食苦無策落魄媿清時困窮非所惜旁皇四海中一身將何適有負交歡自刪。
魏次卿誄序云吾與次卿皆不偶恨其身之卑賤不得相倚以爲用或時分散又恨不得聚處以爲樂及今而次卿死然後嘆賦命之窮雖得一知己之人憂閔而慰護之且不可久按序載次卿名題橋以乾隆三十四年正月辛卯卒與劉先生台拱書云曩者某與次卿爲深友次卿沒而某不復有出境之交以爲疾病死亾之際不能自必於一見適以負疚於朋友故不如其已。
謹按魏次卿爲先君早年文字之交學行可傳於世錄此以誌其槩。
繁昌縣學後記云三十一年始修繁昌縣學越二年且成明年紀文於石案

是篇爲先君少作，與生平文體不類，魏爻卿詠亦同。

與秦丈西巖書云：武進黃景仁字仲則，昨以事客遊於此。其人年二十有一，所作詩千有餘篇，雄才逸氣，與李太白、高青邱爭勝，豪鷔壓寶，非今世上所有。其雄負氣於詩，自媿弗如也。

先君詩序云：觀曾示所作贈鄭舍人詩，高格洪聲，使人神王。昔與舍人同客江陰，追敘遊歷，作此卻寄，時觀曾亦往江陰，即以送之。謹案：先君族兄觀曾歿後，先君爲定其詩，尋失去，悵惘無已。喜孫謹錄是序，以誌當時論詩之友，且誌游歷之境。

先君族母梁夫人清節自守，先君以百錢爲壽，夫人堅不納，作返錢歌。當時多傳述其事。先君有答梁夫人詩，不存。喜孫謹案：夫人諱蘭漪，字素涵，著晚香樓詩藁。錢少詹事大昕序之。

三十五年庚寅

在太平沈太守業富幕。

有別毋詩云、細雨春鐙夜欲分、白頭閒坐話艱辛。出門便是天涯別、明日思親夢裏人。 贈王生詩有云、與君同作他鄉客、咫尺天涯歸不得。江南二月天氣和、節物感人悲旅食。 客歲詩云、親老兼多病、身孤更遠遊。未應中宿鳥、相對尚啁啾。 吾生詩第二首云、心計長如夜、思親枕未安。寄居時見迫、衰序早知寒。女手謀生拙、貧交仰食難。尚憐遊子意、書到屢相寬。第三首云、孤露惟依母、漂零土苦貧。勞生筋力盡、暮景笑啼眞。親戚皆他縣、扶持止一身。白頭空有子、終歲走風塵。 聽鐘鳴詩云、青鐙熒熒羅帳卷、秋氣臥病夜輾轉。憂生來日促、思親故鄉遠。不寐聽鐘鳴、鐘鳴漏復淸。聲聲數已盡、秋天猶未明。 悲落葉詩有云、同生一朝弃、終無相聚見。一作時。 又有過龍江關、宿龍江、當塗送客詩。有秦伯廟、閶陳、升因至兩詩、先君自删。

與秦丈西巖書云、某孤露早嬰、凡先君子之容止聲欬、起居嗜好、略不復記憶。即手澤亦無存者。惟諸父執同時遊息、當日出處摩厲、臭味絕無差池。不逮事父而逮事父之朋友、人子之心有不能已者。故未嘗有過情失禮之事。

哀盤船文序題云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杭先生世駿序之。

三十六年辛卯

在當塗朱學使筠幕，秋在江寧。

有三月二十一日夜和仲則七夕采石登太白樓題壁留示仲則詩。黄仲則詩集有七夕懷容甫、游采石月下登太白樓和容甫壁間見懷韻詩，又和詩有云修辭富華實，秉操逾圭璋。翻使一國中，撫掌嗤其狂。又有送容甫歸里，以所攜劍寄容甫、容甫亦以書寄余，金陵待稚存不至，適容甫招飲將至蕪湖憶文子容甫，贈程厚孫時爲厚孫作書與汪容甫定交，偕容甫登蔣雪亭，讀容甫近詩過以哀怨爲體詩以廣之諸作，不知作於何年，附記於此。

有山長沈公蒙　恩賜幣恭紀詩，先君自删。

細雨詩有云，天昏地曠絶聞見，孤客失路還房營。寒叢出火就投宿，入門老嫠兼孫嬰。戛然四顧但一室，蹤跡人鬼疑難憑。來羹麥飯各冰冷，飢腸内熱凝蠅鳴。攲斜竹栅臥踏地，江風爍火吹熒熒。水蟲毒蠆共高枕，草頭雨落珠

璣明。人生到此百慮息、雖無噩夢魂屢驚。又云、百年憂樂會如許、寸心坎坷何由平。佯狂罵坐自平日、豈知性命鴻毛輕。案此末二語孫淵如謂以爲晚年之作、非也。先君是詩自注辛卯可證也。

懷晚芝先生詩序云、某事晚芝先生二年、以某孤貧有母、勉周其不足、慰其無依、藹然和風之被物也。及先生歸里、某窮窘益甚、更無可告者、終夜展轉、乃作此詩。案沈先生廷芳號晚芝、先君有送山長仁和沈公序、不著錄。

冬謁鄭贊善虎文於秀水。鄭贊善與朱學使筠書云、汪秀才某挾其所著訪虎文於鴛水、虎文喜忘其病、延之臥榻前、語竟日、雖未罄底蘊、而已得其粗。汪生蓋篤學薄浮名而期不朽者也。又云、聞沈使君頗有繼見之願、且云足下留勸仍留故步、郎文亦以此策爲宜。汪生則以爲所入脩脯菽水不給用、是謝去、今以無所遇而復就、不如其毋辭矣、必增脩而後就、是以去要也。雖小小進退、不可以非道處。文聞其說、頗近古人難進易退之義、雖少變通、求之今世、吾見亦罕矣。又云、才如汪生、至飢寒不能奉其母、尤仁人君子之所

心惻者也。　鄭先生贈詩有云、呼則應馬牛、與不恥噓蹶、準古擇撇歡斯意可歌哭。又云、只尺[4]蔽奇士、泥塗困匍匐。文也少孫貧、此味嘗最熟。君況嗟我同、感我額頻蹙。恭聞下　明詔、遺書采幽谷。經術首所崇、激勸啓迷復。君子應時須學也、中有祿不干、亦不矯、吾道惟自淑。謹案先君感鄭先生之知、於其沒往拜其墓。盧文弨學士祭先君文云、師門風義不忘久久。披荊拜墓遺金卹後。自注云、謂沈椒園、鄭誠齋兩先生、是其證。　鄭君師愈與喜孫書云、壬辰冬、尊公持沈禮部世煒書訪先君於洲東灣畔、以所撰哀鹽船文爲贄。先君患疾、命兒輩讀所著、嘆賞不已、延之臥榻前、縱談連日夕、獲覯詩文叢二卷、嘆曰、君之才學絕世。方今四庫館開、何患無遇合、特守牖下無益也。乃薦之朱學士瀕行贈五古一章。其後或訪先君於紫陽山中、或來鴛鴦湖側。先君嘗謂人言其狂、我則見性情篤厚耳。尊公通知古今、識洞淵微、遇事有所論列、口如懸河、爲所詆諆者莫能置辨。是以咸尊而畏之。　鄭君師愈云、先君六十生日、尊公將作序爲壽。先君曰、祝生非古、所願得於足下者、身後

一傳耳。按先君嘗作鄭先生碑銘。手書題銜、文未成、又有書上朱文正公云、秀水鄭贊善一代名德、且與先師學士有淵源之舊。身後有子三人、皆貧不自立、然淸門世學、文行修飾。表康成之里、字任昉之孤、不於夫子、其誰望之。鄭君久不相見、時念之、故敢陳乞。

弔黃祖文云、歲在單閼、今四月既望。按是篇當是晚年寫定。

袁玉荷妻劉氏墓誌銘云、乾隆三十六年歿、按是篇爲先君少作、文體謹嚴、已非諸長老所及。

冬、與秦文西巖書云、比來心力甚弱、不得已束詩不講、以併力於古文經學。聞彭公爲學使、學問之事、或有一日之知、亦可爲養親計。

又與秦文西巖書云、湖流西上、江波殊爲險惡、客路風霜、高堂老病、殆亦難爲情矣。知是年冬、先君有當塗之行。又云、館地已致之黃仲則。知是冬、從沈太守署歸。

三十七年壬辰

樂儀書院請祀故山長仁和沈公識序云、三十七年二月甲申、沈公卒。疑是篇作於是年。謹按是篇稟藏於宋學士及王先生許、先君手訂述學篇目所無、今不刊入述學。　又具狀云、古者釋奠之禮、祇爲學官行禮之事、猶必董之以官、誠以弟子於師欲報之德、其意常無窮、採諸祭法、而經以有司職掌、然後定爲命祀、而非以爲私也。伏見山長山東按察使沈公經術修明、人倫儀表、束修履道、黃髮無愆。自丁亥行教儀徵、前後五稔、國有矜式之禮、人懷在寬之教。不幸善人無祿、今歲在辰、先聖告夢、經神言逝。生等撫卑服而喪回、登禮堂而心愴。既申經出、戾交几筵、謹奉主於蔀雨樓、祔於周程張朱五子及文忠烈、鄭文忠之次、以康在天之靈、報其思誨、而永歆於茲土。且使國之子弟以時習禮其中、使賢者百世之澤、漸摩觀感、而自復於孝弟忠信之美、禮教行而人材出、非獨諸生區區自致其哀誠也。

三月、往江寧。

有悼松坪、宋薇子墓二詩。

上朱學使書云、尋珊竹公墓詩一卷呈上、數年不復作詩、覯之輒爲失笑。謹按、此詩已佚。

有某編修主安定書院、先君爭論經史疑義不相下、山長心銜之。適彭文勤公以侍郎督學江蘇、與編修同鄉相契、因譖於文勤前、欲因試以摧辱先君。九月按試泰州、試牛李維州論、先君投卷後、文勤驚爲異、欲絕置爲上等、猶以前言、覆試當一等改二等一名。諸生謁見時、文勤謂先君曰、子其怨我乎。先君曰、某有詩云、命應逢彀弩、心不怒虛舟。文勤憮然若失。先君作弭忌以記事、又致人書云、前此構閒既多、傷弓之鳥、聞虛弦而輒下。亦其事之可矜者也。

與達官書云、蓋古之爲貧而仕者、抱關擊柝、今既不可、而在上之人又以下交爲恥。故其上者焦然窮餓以沒其身、而其下者遂失身於不義。昔者成帝枋任王鳳、災異迭見、成帝虛己以求直言、而谷永尋攻後宮以護王氏。蔡邕晚爲董卓所辟、遂死其難。王伾、王叔文用事、柳宗元、劉禹錫並爲之黨、幾亂

天下。此四子者皆負瓌異絶人之材，而一跌不振，遂至不可湔贖。使在卑官亡命之時，爲君子者已能獎激而録用之，何至比匪人以陷大辱哉。由是言之，四子不自責重其身，其蹉跌蓋無足惜。而當時之人不以人材爲事，而棄之以資權倖，斯其可恨者也。某以孤童就學，逮今二十年矣。其他記誦之學無過人者，獨於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舉無疑滯，鈎深致隱，思若有神。又喜爲文，自六藝子史以下，莫不知其利病，而深思力取之。凡此固夙昔辱知於閤下者。伏自念生太平之世，幸得讀書爲士，年力壯盛，何不可爲，而累年奔走，窘若無聊。加老母早歷艱危，久病羸瘠，雖三牲之養，無補於血氣，而更以窮餓迫之，每見庸奴叱隷，下逮含生蠕動之類，莫不歡然相保，知有生之樂，而某乃不與之爲伍，誠可悲也。某受知於髫稚之年，被雪於疑謗之地，所以陶冶而成之者，尤不得與諸人比。然則今之投身歸命於閤下者，非徒爲一身之謀，亦以賢人君子當爲天下養其才，而不忍自絶也。

先君寓泰州幻竹庵。叔外祖寶應朱野村先生同武曹舅氏應試，適與先君同寓，爲言劉先生端臨學行之美。劉先生爲野村先生之甥，文勤辛卯鄉試所取士也。試畢，來泰州，先君先過訪焉，因定交。與劉先生第一書當在是年。

高郵李先生惇與先君同試維州，論灑灑千餘言，先君奇之。李曰：吾文祇可驚俗眼耳，君乃眞古文也。遂定交。

與朱先生武曹書云：有志於用世，而恥爲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

冬，適寶應主朱野村先生家。

遊杭州，有去杭州留別沈莊士作，略云：殘年乞食知何處，異地無交尚累人。夢裏哀容空憶母，病餘短策獨隨身。相思若問生還日，春水南歸有鴈賓。

謁朱學使筠於當塗，時幕下多通儒，邵先生晉涵、王先生懷祖洎先君俱以古經義小學相切劘。始與王先生定交。王先生嘗與喜孫書云：尊甫與某訂交於笥河先生幕內，在壬辰之冬。謹按：先君治小學當在是時。是時所校書

多述王先生說。先君謂李先生墓銘所謂古學大興江以北王念孫爲之倡而某繼之是也。又按上朱學使書云古人爲學之方至今年始窺其門戶任重道遠莫能自致羣疑衆詾就正未由。蓋在是年冬由當塗歸里之後。王先生在當塗未歸李先生在高郵劉先生在寶應先君僑儀徵故先君云然。

李先生與劉先生書云容甫言先生與懷祖學行不媿古人。謹按先君嘗致書王先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相規先生張之座右故王先生與劉先生端臨書以爲與先君廿年性情學術之交。

先君手錄古文詞請正於朱學士有代陳商答韓退之書。其文云商白屑書示以學文求進士之道非夫自得之而勇於爲人者不能及此屬思過苦則造意反不能深誠吾之病然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則不然君子之道非苟以求人好也。今徒曰不好瑟而已不幸而王不好士則將去而爲工賈乎。而淫樂百戲又可眡王之所好以中之乎。且君子患瑟之不工不患人之不好。苟瑟工而人不好雖舉一世之人棄之猶將挾空桑雲和之材奏於鈞天

張於洞庭之野，使伶倫摻越裳女操縵樂，以鹿鳴四牡與虞舜文王孔子揖讓，曾何齊王之云哉。王雖不好，吾固未嘗攙指而徹御也，又何怨且怒哉。世之君子屢仕而不遇，則憤然自負其學，而於富貴有不屑，名位已至，則以仕宦爲必可得，而謂同列晚達者無志。執事非其人也，且無貽簡賢者已實而白。是時先君有志用世，私淑顧亭林處士爲經世之學，於出處進退無所苟如此。

大雪後一日，發冊書云，其清羸多病，遂有晚之翁末年光景。老母煢煢，家無一金之產。且父行三人，子姓惟有某耳。今三十尚未有子，脫有溝壑，何以堪此。念此黯然。

朱先生武曹嘗言，壬辰癸巳間，曾見彊識錄內有王介祉哀詞，哀艷動人，答晉侯使呂相絕秦書，胎息左國，迺學未之見，豈有所遺佚耶。語見朱先生與喜孫書。又按先君嘗作蘭韻堂詩序、安福縣知縣吳君墓誌、黃君墓誌，皆不存槀。

三十八年癸巳

春，與秦文西巖書云：得家書，知老母患寒疰，不能行動。某近在數十里內，尚可朝發夕至，若江寧遠隔大江，則又有風水之阻矣。自念離家一日，則此生在膝下之日即少此一日。家鄉得一館地，使某展布其四體，尚不至於羞餒，即在府城亦可奉母，毋復歸故土也。

與劍潭書。是時先君議凡州縣察其寡婦之無依者，造屋一區，爲百間，間各戶使居之，命之曰貞苦堂。擇鄉大夫敦篤有賢者總其事，出入贏縮之節，官吏不得問。門外爲社，有師一人，凡孤子五歲至十歲者學焉，命之曰孤兒社。三年視其材分志趣而分授以四民之業，然必通孝經，解字體。至十八，度能自食其力，以次減其廩，至二十則舉而遷之於外。

秋，在朱學使幕，始與賈先生田祖定交。賈先生爲高郵老儒，工詩，所作凡三千篇。通左氏春秋，旁行細書，朱墨爛然。見先君所爲墓誌。宋先生武曹云：賈君以詩名世，人謂谷甫之學出於賈稻孫，誤也。

先君大戴禮校本卷四後題云、乾隆昭陽大荒落壯月、家居用繹史校、凡七校矣。辜月大興朱筠、高郵王念孫、江都汪某校於安徽學政署中。是月、客歙縣汪灼家、得休寧戴震校本、錄上。先君舊藏王先生⑤校本大戴禮、先君殁後、喜孫年少、高郵宋訓導保取去。王先生云、某已擷其精華入經說矣。

擬朱先生學政記序云、乾隆三十六年、先生提督安徽學政、十一月到官、在官凡二年。

朱學使薦先君於馮兵備廷丞書云、汪生通人也。其學知經傳之義、而達於史事、又善爲古文詞。筠在江南、尚或爲之所。筠去、恐遂窮以死。其才當爲世愛惜之。謹按、先君三十以前工詩、善詞賦、肆力於諸史。既乃專治經學、於時先君以所譔著就正於朱學使、如述典正名論、封建論、晏子殺三士論、論趙襄子知伯事、兩漢節義論、留侯論、所謂知經傳之義而達於史事也。如代秦荅呂相、代陳商荅韓退之書、與達官書、魏文卿誄、沈昌齡哀詞、樂儀書院請祀山長沈公議、所謂善爲古文詞也。然其時博覽羣經、尚無專門之業、既而

由聲音訓詁之學兼通名物象數之學精研大義故知新記多古字古義而於先秦韻學論之尤詳晚年擇其精者爲述學如釋三九釋文正釋厲字義釋夫子是也其攷證名物象數如釋闕釋冕服明堂通釋皆萌芽於知新記此外見知新記者文多不載王先生念孫以爲討論經史權然疏發挈其綱維才卓識高片詞隻字皆當爲世寶之又謂有功經義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王先生引之謂博攷文字訓詁名物象數識議精卓唐以下所未有蓋記實也

謹按先君三十以後古文詞初學昌黎既博覽先秦兩漢之書鎔式百家不名一體王先生念孫謂貫穿經史諸子之書流衍豪素合漢魏晉宋作者成一家言淵疋醇茂無意摹放神與之合宋以後無此作手

龍潭募建避風館疏略云度龍跑洲之南高昂之地夏水所不至者造草屋三間中祀江神召僧之强幹愿慤者主之仿京口之制榜曰避風館官爲條教不可使胥役與其事凡南來之船遇風則止其下就宿者人三錢歸之僧

飲食藉之。貧者量減其數。風止乃行，於船錢勿有增損，以龍潭井戶領之，如故。先君近年或客江寧，或客寶應。龍潭募建避風館疏，疑作於是時。先君是時臨摹懷仁聖教序，是篇文藁行法聖教，且與汪君墓誌同錄，故定爲是年。

作貢士汪君墓誌云：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卒，明年葬於某原。按是年冬先君客西溪汪氏，誌當作於是時。

顧君墓誌云：乾隆三十六年春，某在府城。按是時先君僑居儀徵，故云。又云閒一歲再至，則君方居父喪，及今而過之，則君之喪已在殯。按是誌不載顧君卒年，疑當作於是時。又先君有贈顧寶初詩，亦疑在辛卯以前。

先君壬辰歲與朱學使書，述程檢討事。謨程檢討墓表云：授檢討，憂歸，一歲卒。墓表不記年月，以與朱學使書攷之，當在此數年閒。

三十九年甲午

先君早歲好戴君屈原賦注，嘗手錄一袟。久之，以貽桐城某。其題冊尾云：甲午二月，汪某手贈天民。

一簦記云、三十九年三月、歙人汪夢紳作其族弟爲之記。謹按是篇墨蹟行書、似聖教序、爭座位帖、曾刻石行世。先君文不存、葉石今藏北來後山汪孝子祠。

五月、往寧波、未幾自寧波歸、往江寧。八月、歸里。有宿錢唐江上詩云：羅刹江頭桃李春、東風吹雨黯銷魂。素車白馬休相問、我亦舟中喚渡人。

大戴禮校本卷四後題云：閼逢敦牂客寶應、劉台拱、朱彬同校。

九日江上逢儲玉琴、昔與玉琴、器之、劒潭九日樂善庵、日暮求酒不得、黯然而散。今忽已十年、有悲前事、因作此詩。詩云：城東雙樹記婆娑、城上西風動女蘿。落葉無端悲壯士、窮途相聚祇狂歌。驚心歲月中年速、過眼雲煙舊恨多。今日尊前重握手、扁舟江上柰愁何。

秋萍詩有云：自是浮生易漂泊、不因霜露怨蹉跎。

冬、往寧波、依馮兵備廷丞。過常州、詩云：百里延陵問水程、西風如舞一舟輕。亦知休息終無日、尚有昂藏媿此生。雪後夢回驚犬吠、荒天人定畏鴟鳴。恰當晚歲漂零日、好助淒涼倦客情。

伊太守秉綬誦先君消息詩云、消息傳江上、風沙滿目昏。猶聞一路哭、已解萬人屯。財賦通吳會、帆檣下海門。尚思衣食樂、生養　累朝恩。謹按、是詩作於是年。伊太守昔在　京師、聞人傳誦、於守揚日始爲喜孫誦之。太守與先君不相識、是以贈喜孫詩有而翁吾未見、想像漢名儒之句。

四十年乙未

撰沈椒園先生行狀、題云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門人江都縣附學生汪某謹狀。

將赴江寧、題所居東軒云、屋裏圖書作四鄰、庭前竹樹正三春。老親嬌女團欒坐、身是天涯乞食人。謹按、是詩先君未存稾。

焉兵備官寧紹台道、先君在幕府。尋調臺灣道、先君以母病不能偕往。兵備薦於其僚某官、先君造其所、則辭以事不得見。於時兵備已度海、先君遂不能治裝。是年三月在杭州、四月始歸里。

夏日、鄒太宜人病篤。先君與秦文西巖書云、某於二十三日抵家、老母以所

脾受病，其勢甚危。際此酷暑，附身之具一無所備。今特走字將通典二百卷、資治通鑑二百四十四卷奉上，抵銀十兩，幷懇即日遞下，即取書而去。人生至此，不容他言，七尺尚存，報恩有日。

在杭州，四月歸里。先君作汪純甫哀詞云：君諱介壽，字純甫，仁和學生。某申官浙江，以君管其書記。乾隆四十年三月，有薦其於其官者，久之干謁無所遇，遂不能歸。武進蔣御史者，客於某申所，言君數稱語某甲，以某才藝學業皆已所不逮，其身窮貧可念，無使其失所，日日聒之不衰。余與君初不相識，至是始從叩其名氏里居，異日造其家，君固不在。及見訪，某又他出。於是君之所以知某，及爲某出力者，終不詳其所由致。某既北行，貽之以書曰：孤生失學，獨處無媒，不自意爲君子所采譽。雖神明之契，不在晤言，然三江所環，千里而近，歲月未晏，必有見期。但使此身猶在，要當發名成業，以報知己。君答書深婉，文燭不存。閱一歲，某數數問君行迹，最後沈禮部書至，則君殁矣。吾安知此生之不獲識君也，悲夫。往觀李習之感知己賦，嘗太息哀傷其事。

雖然、習之出所業以求知已、則人之譽之也有因、其身親炙於禰衡之門、則猶有師友講習之樂、然且感其知、而悲其後之不可再若斯也。其受德於其所不習之人、而終於不得一見而歿、則且悲且感宜何如哉。君之歿三十有六年、促而位下、不竟其施。某爲此辭、以寫其哀、而不及其他行誼、辟不敏也。是篇詞未完。謹按先君手稾末列哀詞數語、有云、惟百族之有知兮、苟在聾而必爭。眾騰口而自雄兮、何賢不肖之定名。

雷州府知府馮君妻二李氏不合葬議有云、乾隆五年、雷州官岷洮道。又十五年、雷州卒於其官。又十七年、始得兆於州北之北岡。其後三年、其子邵客於鄭、告其以其事。

題信貞婦高柳鳴蟬畫扇序云、信貞婦於其爲表姑。其四五歲嘗遊其家、爲所保抱。及昏於信氏、數月而夫沒。立子取婦未久、子又殤。通詩書、能畫。窮乃至於斯、其可悲也。謹按貞婦名瑾懷、江都閻某之女、工書、入歐陽率更之室。畫扇題詩云、清風五月賓王賦、瑞露三危梁帝詩。亦不類閨秀詩。先君於扇

後復繫詩云承露無　揚風有聲　解化稱此懷清⑥。

先君撰金陵地圖攷未成序目二十卷。　國朝江南省城圖第一、　國朝江寧府圖第二、秦漢地第三、吳建業第四、晉宋齊梁陳都城圖第五、晉宋齊梁陳丹陽郡第六、晉地圖第七、宋地圖第八、齊地圖第九、梁地圖第十、陳地圖第十一、隋蔣州城圖第十二、唐昇州城圖第十三、南唐都城第十四、南唐地名第十五、南唐金陵尹第十六、宋城郡邑第十七、元建康路圖第十八、明南京圖第十九、歷代水道圖第二十。葉本廬列史事數百條、未有按語、無年月可攷、姑系於此。顧君千里讀之、以爲按目錄而知體例之精也。

四十一年丙申

在江寧府某幕府。是年受知於謝侍郎墉、始負盛名。

先君嘗列敘當代經師、以程先生爲舉首。程先生挽先君詩、亦有校才君宜得八斗之句。按鄭先生虎文與馮按察使書云、孝廉程易疇名瑤田、歙産也。其才兄事東原、弟畜容甫。案先君與劉先生臺言、丁酉始與程先生定交。王

先生則云、丙申之春至揚州、始言程易疇之學甚精。想訂交即在乙未、丙申之間。

呈均彌先生詩云、沈縣風義若難忘、流水行蹤過隙光。海外經年勞悵望、會前永日訴淒涼。按均彌先生於乾隆壬辰官浙江寧紹台道。甲午、先君在幕府、尋遷臺灣、先君以鄒太宜人年老、不能同往、故詩有海外經年勞悵望之句。千里詩云、千里關河七尺身、長年逐食走風塵。眼前冠蓋誰容我、老去飢寒尚累親。智慧不來空拊髀、雲山如夢只淒神。平生皎日心猶昨、每到窮途媿故人。

知新記卷首題云、乾隆柔兆涒灘二月。按是卷於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春秋、逸周書及管子、墨子、列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史記、漢書多所發明。後又題云、九月病後。按所錄塵數十條、雜記經史疑義。先君自題篆書云、極深研幾、疏通知遠。又一冊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蓋自勵也。居喪釋服解義萌芽於此。

荀子校本卷一後題云、丙申二月校。卷三後題云、四月二十七日歸自江寧、校非十二子篇。後題云、是日雨。卷五後題云、五月四月校王制篇完、前兩日、老母受寒、汗之乃解。又理脾胃散劑。卷十五後題云、日來母氏病風溼、甚未得親書案。比小瘉、始校此篇。

撰表忠祠碑文序略云、惟乾隆四十一年、

皇帝永念故明建文革除之際、諸臣守不戴天之義、隕身湛族、百折不回。爰

命廷臣蹟行議謚、以發幽光、俾有司各祀於其鄉。有失其里居者、則於其殁

命所。臣其適典江寧、府治西有舊祠曰表忠、因舊基而廓充之、用厲臣其爲文刊石紀之。

撰喬君墓碑云、君諱汲、字敬伯、没年八十六。是爲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甲午。遺命三月而葬、禮也。又云、昔操几杖、屨接音容、委死平生、情瀾不竭。

爾雅校本跋云、柔兆涒灘壯月、寓府城、以經典釋文、開成石經校上。釋文多古文奇字、尚存漢以後諸儒之舊觀、至石經始盡同今字。蓋自明皇改洪範、

升月令更喪服變古亂常之後遂成俗學不可反庶幾比跡於秦政已。按此跋爲先君初校時所題後更出入羣籍稽合同異凡百數十條同時王先生亦爲之注因邵學士好是書遂盡棄其所學。

謹按是時先君治經才五年所引郭注異文似當別爲攷證以誌古今同異。所校多有出於邵疏之外凡四十三條。且有邵本傳鈔譌脫藉以是正者校在邵本具藁後一年邵本猶未栞僬以邵本流行故未卒業與。

盧學士文弨抱經堂文集書儀禮校本後云今年江都汪容甫語予曾見宋本儀禮鄭氏注與今本有異同余因假其傳録者以歸。按是篇首行標題自注云丙申作後三篇同。

書孟子注疏校本後云乾隆辛巳余從吳友朱文游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庵校本乃始見所爲章指者獨於末卷缺如也今江都汪容甫乃始以其録自何本者借余遂得補録以成完書。

書荀子後云議兵篇有而順暴得勇力之屬句注雖依文爲解然相其文勢似不當爾。江都汪容甫謂其上有脫文下有爲之化而愿爲之化而公等語則此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

文則無由知之矣。與先君書云、承示儀禮逸注一條、并以所錄孟子章指全本見寄、使得補足、以成完書、誠大快也。足下之本尚有遺漏一二處、則以墨筆識其旁。弟季過信宋本於其字之沿俗體者亦復規規然從之、此誠可不必也。足下之見卓矣。聞近著小學一本、古訓補蒼之亾、作雅之翼、拭目以期蚤覩也。謹按先君所譔小學依爾雅篇目分別部居、僅采錄數百條、未成書。孟子章指今亦不存、錄此札以誌之。

常州顧子明云、抱經先生在龍城書院講席、常常稱道尊公不置、某見尊公凡閱一詩一文、雖甚淺易、必再四循覽。

先祖妣患足疾、醫不能治、先君於夜半焚香跪於庭前、爲文以告城隍神。文成亟詣城隍廟、廟門已閉、先君號呼不已、始啟門、以所爲文泣誦神前、誦畢焚之於鑪、默禱而退。是夜先祖妣安枕而臥、先君侍疾不寐者累日、至是坐而假寐、夢至神前、神擲一簿、令先君檢閱、先君手開十二葉、意欲再開、神遽以手按住、而先君遂醒。先祖妣從此不藥而愈、後十二年而歿、始知神令手

開濟十二葉、益十二年也。先君每痛哭言之、悲不自已。

四十二年丁酉

督學謝侍郎試經解策賦詩俱第一、選拔入太學、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督學謂所識拔之士曰、若果受學容甫當益進。又曰、予之上容甫爵也、若以學則予於容甫北面矣。先君聞之泣下。于後五十一年、侍郎奏無洪澤湖形勢、曰淺昔如釜今如槃。尋江南河臣奏春汎安瀾、高宗命侍郎往勘、先君爲具疏草數千言。侍郎益重先君之學、晚年贈詩有人皆欲殺因文字之句。又以所著寄示先君、書來謂足下與辛楣能鑒之、不足爲外人道。其知先君之深如此。先君少習經世之學、三十以後病怔忡、聞金鼓雞犬聲夜不成寐、選拔後不就　朝考。歲己亥癸卯、侍郎典江南鄉試、先君不就試。又按先君論河道與王先生懷祖合、欲河由千乘入海、數百年可無河患。惟疏草不傳、先君或自焚之。先君文字最謹慎、此等疏草從未示人、亦絕不與人言一字。朱先生武曹爲言、江寧蔡文莊山嘗語人曰、悠悠委

薄俗、鬱鬱過剛腸。容甫之境也。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容甫之學也。時以爲知言。　先君有志用世、杭編修世駿序哀鹽船文云、其方學古之道、其言必期於有用。朱學士筠最重先君、贈楹帖云、學古之道、藏器於身。

賈先生田祖有是年春日留先君暨李先生孝臣、王先生懷祖草堂聚飲翼日送先君北行詩、略云、我欽汪子靈光崇、五三八九經術鴻。文鏡金石垂厚穹、阿誰相厄能兩雄。

撰賈田祖墓誌略云、乾隆四十二年、試於泰州。五月乙酉、經宿而卒。　與王先生書云、賈君志金石文之正體、李君志則兼哀詞爲之。

夏往江陰。秋就總督某公、巡撫某公、學使謝公試、往江寧。

墨子校本卷四後題云、四十二年十二月校訖。

盧學士文弨抱經堂文集與錢辛楣詹事書云、楊大眼造象記中⿰亻𢾭字、江都汪容甫以爲即旅字、以字形審之良然。錢少詹事大昕潛研堂文集與孫淵如書云、僕前跋楊大眼造像記、未詳⿰亻𢾭字、足下謂震⿰亻𢾭即振旅之異文、敬聞

命矣。頃見江都汪容甫亦如足下之言。即當刊正、以志不忘。案、抱經堂文集是篇自注云、丁酉。

孫淵如誤江君聲傳、論喪禮全用先君居喪釋服解義。先君是篇并入述學垂十餘年、孫君始作江君傳、先君歿時、江君尚存故也。

先君誤釋媒氏文、謂大會男女、讀如司會之會。說與潛研堂經義答問孫鴻翥問合。答問刊於述學之後、迨孫刊五松園稾、則答問行世已久。孫作先君傳、載是說而申之曰、予亦言奔則爲妾、釋奔者不禁之誼。孫君說與答問合。又按、戴東原集亦有是說、較先君說詳核。先君祇釋大會會字之義、未嘗全同戴說、孫釋奔字之義、則全與戴說合。

四十三年戊戌

正月、至江寧、撰中山王墓種樹記、宋搨顏魯公多寶塔碑跋尾、未存稾。

賈誼新書校本題云、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坐洪氏庽齋校此。是月爲治裝入都計、多日不開卷。至是以肝氣上逆、弛擔養痾、雨中獨坐、得理故業、

其樂無涯。又題云、是年四月十二日、在揚州府治新城戴家灣新居之禮堂、緝成此書。

三月、自儀徵移歸揚州郡城甘泉治戴家灣、尋遷玉井西偏。先君自題門云、草長鄭公堂下、柳垂陶令門前。又云、催租無吏、賒酒有人來。

五月、復至江寧。八月、回里。　與劉先生書云、某因馮按察南來、正當急難之際、挺身營護、竟克有濟。久宿鍾山書院、得受寒溼。八月中、歸而瘧作、醫者誤以為虛損、過投大補大寒之劑、遂至絕命者二。及乎病後、則體反加壯也。國語校本第一卷題云、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借代州馮按察使景鈔宋本校毛斧季故物也。

己亥、與劉先生書云、去年交程舉人瑤田、洪中書榜、二君與金殿撰、於戴君之學、皆可云具體。又長夏客江寧、與錢少詹事相處、日夕談論、甚契。程君有體有用、不可不內交之。按錢先生博通羣史、先君最服膺其學。先生嘗問陳書本紀大建五年六年十二年所書廣陵為今之江都、抑後魏僑置之廣陵、

先君作答錢少詹事問。先生亦好金石之學、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使院新修石幢記、爲江都汪容甫所贈。攷歐趙諸公皆未著錄、近代藏金石家亦罕及之、一紙書勝於百朋之錫矣。於時先生族子錢進士塘博聞強識、亦與先君爲問學交。先君敘文當代通儒名氏、程君及錢君與焉。

四十四年己亥

先君書儀禮校本大射篇後云、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十日校。謹按、先君校儀禮在盧學士以前。

正月二十一日、與劉先生端臨書云、所論鳩集文字、某亦有此心、然其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又其末也。是時先君議述學一書、博攷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學制廢興、使知古人之所以爲學者、凡虞夏第一、周禮之制第二、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數典⑦、世官目錄凡六、未成書。更取平日攷古之學及所論撰之文、爲述學內外篇。

述學略云、觀周禮太史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執書以行事、又後則事

廢。春秋已然。而書存、孔門比於告朔之餼羊。至宋儒以後、則并其書之事而去之矣。

有官府之典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傳聞。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爲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禮樂政事、遭世之衰廢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閔其浸久而遂亡也、而書之簡畢、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

古之爲學士者、官師之長。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官亦無有也。其所謂士者、非王后公卿大夫之子、則一命之士、外此則鄉學小學而已。自辟雍之制無聞、太史之官失守、於是布衣有授業之徒、草野多載筆之士。教學之官、記載之職、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諸子各以其學鳴、而先王之道荒矣。然當諸侯去籍、秦政焚書、有司之所掌蕩然無存、而猶賴學士相傳、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孔子所言、則學士所能爲者、留爲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聖人無位、不復舉以教弟子。

禮樂征伐失在諸侯大夫，又後而四豪游俠之徒出，而學問乃在士大夫。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府，則犂然具在，而歷世既久，徒以沿襲失之，而不復能知其制作之義。孔子則曉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諸當世，故云人存政舉，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莊子則一以爲無用而思欲盡去之。

三月，往江寧。時馮按察使廷丞罷官後，以候補同知羈寓江寧，貧不自給。先君往省之，贈均弼先生詩云：屈指三年別，驚心兩鬢蘇。風波經海慣，雨露及春滋。舉室仍蓬梗，勞生比奕棋。此身期報國，應不嘆官卑。按均弼先生官臺灣道，先君以母老未能偕往，詩首二句謂此，第三句言其被逮，第四句言其論贖，第八句言其降捐同知，此詩與馮君碑銘相證。

知新記題云：三月杪，至江寧。按是時于晏子春秋、新書、南史用力最專。又云：九月十日，復至江寧。按是時所錄於禮記、說文多所發明。

謹按是年九月，先君至江寧。據王述庵侍郎年譜云：九月至揚州，容甫以所辨尚書金縢諸篇相質。朱先生武曹云：王侍郎所作墓碣言容甫以經說正

于予、似涉夸詞。又按、先君解我之弗辟、据說文解字治也。孫淵如書疏本此。孫書刻於先君殁後。先君生前栞行述學、卽箸錄居東證。於後焦里堂謂魏晉人作書傳、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非馬鄭所及。其說亦本先君。

賈誼新書敘云、乾隆着雍大淵獻且月述⑧。敘有云、其時經之授受不著竹帛、解詁屬讀率皆口學、其有故書雅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枚舉、取足以明教。錢少詹事評云、通人之言、小儒少所見多所怪、聚訟興而經學衰矣。又於篇末記云、推本賈生學所自出、大言炎炎、卓爾不羣。

賈誼年表後按云、按史記歷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四年是爲昭陽單閼。錢少詹事云、據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單閼三歲應是文帝五年、或以天正冬至當屬前一年、恐非歷意。王先生引之復駁之、見太歲太陰攷。

爲江太守恂撰亳州渦水隄銘云、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儀封、恂立隄於渦之

陰。明年爲文紀其功曰財用、遠通基址、以告亳之民。

先君舊藏宋拓化度寺碑二本、一以贈朱學士筠、是年復以一本贈江編修德量。是年冬、編修以禮部試來　京師、贈其座師翁鴻臚方綱。未幾學士歿、鴻臚以所藏本易學士藏本去、蓋學士拓本較精也。

先君所藏碑刻、以先祖妣羸病、嘗以售之人、爲裁水藥餌之用。寄趙味辛書云、東方朔畫贊已歸馮按察、李昭碑嚴侍讀及秦君處二本、皆遠在此本下。與其歸之他人、不如歸之足下。又云、北宋大麻紙肥本黃庭經、兮之如目珠、與足下相見時、嘗共賞之。魏受禪、上尊號二碑、在許氏處如故、旦夕卽可買得之。李少溫城隍廟碑拓本奉致左右、殊不足與三墳記爲輿臺耳。又云、比有漢篆數十種、均爲雲煙過眼、好之而無力、悵恨而已。裴岑碑得見於江寧、漢碑之存於世者、此爲天下第一。此數碑或存或不存、錄此以誌金石之契。

四十五年庚子

是年在江寧。

商子校本卷一後題云、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校。卷二後題云、十五校。是日成裕自江陰歸、留余草堂兩日、極朋友之樂。十八日送之北去。成裕者、高郵李先生惇字成裕。性行淳篤、治毛詩、左氏春秋、尤用力於諸史。先君嘗與論明堂制度、上下議論、所說不同。王侍郎引之少時見之、以語喜孫。先君擬李墓志云、各成其學、不相依附、是也。

李先生與劉先生書云、惇因衰病侵尋、進取之念既灰、箸述之心亦懶、並妻子之情亦淡、惟朋友之愛不能忘懷。如足下及易田、懷祖、容甫諸君、惇一得侍、便神志飛舞、終日不語、而性情亦適。

墨子校本卷一後題云、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覆校於玉井新居之禮堂。卷九後題云、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九日、坐禮堂之東軒校訖。

知新記、是年所記周禮、左氏春秋疑義最詳核。雜錄周易、爾雅、素問、國語、國策、莊子、淮南子、白虎通、說文、三國志攷證、亦多先儒所未發。

與趙味辛書云、比來苦於多病、舊學日荒。本月中已移寓玉井之仁壽巷、在

舊居西南半里所得古碑若醴泉銘、李思訓碑、中興頌、並北宋拓本。夏間擬往杭州、當與足下爲十日之聚、其時可盡出所有與共觀之。又云、人世榮名史書佳傳、比之富貴尤不可遽、可爲長太息耳。又云、常州城中三數友、近惟淵如與狎、其他求於里門、若有不能終譽者、而足下金堅玉潤、質有其文、獨有使人意消之致、以此解帶寫誠、期於白首。又云、來札云將爲閉戸計、今未知如願否。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足下學問當於此求之耳。

孫星衍糧儲時以諸生游江都、先君館之於家。糧儲序儀鄭堂文云、往余在江淮、聞友人汪容甫出顛軒檢討駢體文相示、歎爲絕手。

與秦丈西巖書云、乙未之夏、家母篤疾、其以歲制之具告急於左右、即日先生遣紀綱金姓持銀十兩至儀徵、其感之不忘也。荏苒六載、老母幸邀餘蔭、康彊無恙、其生計亦裕於前。人子之所以事親者、其心無盡。去冬適得美檟、前此歲一漆之者、已貨之他人、而先生之德不可虛受也。比見金紀綱在門、不勝感觸、因以銀屬其轉呈、並道其感謝之意。

四十六年辛丑

周禮校本云、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坐禮堂之東軒治典瑞訖。

墨子校本卷十二後題云、四十六年二月十二日校。

六月、以古劒贈歙程先生瑤田、見通藝録桃氏爲劒攷。

四十七年壬寅

正月、以古劒寄贈程先生瑤田、見通藝録桃氏爲劒攷。

春、在淮安、劉州判玉麟有送容甫之淮陰詩。玉麟字文徐、寶應人、乾隆丁酉拔貢生、官廣西、值峒苗之變、歿於軍。

癸卯、與程先生瑤田書云、某今年雖病、賤體較去年淮安洒淚作別時固當勝之。據此知是年先君與程先生相遇於淮安。

知新記題云、元黓攝提格元月至江寧。是時於毛詩、周禮、穀梁、逸周書、荀子通攷多所攷正。

逸周書校本題云、乾隆元黓攝提格季月、寓江寧舊院之啟禍庵校。

四十八年癸卯

知新記題云昭陽單閼病月按是時於毛詩儀禮史記漢書三國志南史通鑑唐書呂氏春秋說苑多所攷正

三月往江寧修　南巡盛典與程先生瑤田書云三月下旬往江寧旅食者五閱月四月某因肝火鑠肺作咳醫者誤以為寒涼幾至不測　有奉賀廉齋先生上官之作云六載寓公今守土注先生自戊戌南來寄季於省城今分巡江寧卽官其地　鷄鳴峯寺有感詩一本題云鷄鳴峯寺側積水淪道青與爻卿穎田嘗步隄上今重過其地則二君皆為異物漫作是詩以志余悲又有秦淮雜詩白門感舊之作　弔馬守貞文劉先生台拱最愛此文題云容甫已矣百身莫贖按是篇為定於臨終之年適寘與江君墓志同卷

七月杪往蕪湖八月歸里

與程先生瑤田書云夏日避暑養痾稍理卷袠於六書略有所窺又明堂通釋亦著有成書一卷其餘小小心得者亦多有之據此知明堂通釋本獨為

一書後乃附入述學阮督部元云容甫明堂釋有初稾有定稾歸安丁小雅杰藏其初稾以爲必當附存於後謹按先君初稾自篇首至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爲一節次列題云一辨世室重屋明堂同制二辨呂氏春秋九室之制參之以三辨鄭康成五室之制文詳略小有同異督部刊述學大字本載先君是篇初稾家刻小字本爲先君手訂是以不載

與程先生書又云某病中百慮縈懷深恐不起而足下則時時夢見之晤語如平生此亦心思專一之驗也又云通藝錄乞仍惠一秩其溝洫篇刻成幷望寄我儀禮堂阿等制文乞鈔一本見付又新法列宿度數亦乞見示先君於通藝錄最所推服每於相知前稱嘆之錄此略見其大槩

又云昔號叔閎夭太顚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其事絶可感其將仿其義爲制總服作說一篇何如

又云端臨至江寧爲十日之聚爲今年二百四十日之至樂

又致書李先生惇云足下得易田懷祖端臨及某爲之友其樂亦何以加之

桊此見當時友朋之樂。李先生以是年卒於家。李君之銘序略云：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為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為之倡，而君和之，某及劉台拱繼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按是篇記李先生生卒年月，云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越三年病卒。

四十九年甲辰

淩仲子校禮堂文集云：甲辰在揚州，見汪君容甫，研經論古，偶及篇章。汪君則以為周官、左傳本是經典，馬史、班書亦歸紀載，孟、荀之箸述迥異於鴻篇，賈、孔之義疏不同於盛藻，所謂文者，屈、宋之徒爰肇其始，馬、揚、崔、蔡實承其緒。建安而後，流風大暢，太清以前，正聲未泯，是故蕭統一序，已得要領，劉勰數篇，尤徵詳備。唐之韓、柳深諳斯理，降至修、軾，寖失其傳。是說也，同學或疑之，廷堪則深信焉。又云：汪君既以蕭、劉作則，而又韓、柳是崇，良由識力未堅，以致游移莫定。謹按淩君前說，恐亦非先君之旨。先君選周秦以下之文，為喜誦、仿昭明之例，史、班傳贊亦入本書，所見固迥別也。君後譏駁先君，不當

并尊韓柳，豈有士生唐以後，學爲文章，不從事於韓柳者，亦可謂妄已。尊柳固從先秦兩漢六朝，鎔化爲文，所謂唐之韓柳，深諳斯理是也。今人若作碑版文字，不上規史漢，下遊韓柳，但依仿六朝駢儷之作，可乎。

雁足鐙、槃銘釋文題云，四十九年八月晦日釋。謹按樊榭詩集，載馬氏雁足鐙文，與此銘文大同小異。

古玉釋名云，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丁丑，訪巴子籍於左衞街，子籍以示某。

孫枝生墓誌云，卒於雍正九年四月壬子，後五十四年，某爲之銘。謹按孫君爲孫星衍糧儲之祖，配許太君，以節孝聞於世者也。

與馮按察廷丞書云，春仲從謝侍郎北上，在途病發，抵家後衄血數升，暈絕者再，臥牀四五十日。病後無憀，輯成秦蠶食六國地表一卷。秦當躁公出子之世，數有內亂，國勢最衰。漢中屬楚，則巴蜀不可取，而扞關不警。桃林之塞屬韓，則三川不可窺。西河上郡屬魏，則安邑有所蔽，而大梁不從。九原屬趙，則主父方欲襲秦。自獻孝二公之後，其勢始大，而三家分晉，其地畸零，多有

子道秦人攻取之迹。國策不詳，史記多疏，通鑑尤略。今遍考先秦之書，分其年限，爲十圖，頗爲該洽。有暇日當鈔一本奉寄。聞春來體中不快，或者留其之書，啟顏一笑，霍然病已，比於枚叔，不亦善乎。

又云：母氏春秋益高，某久病餘生，無復四方之志，飾巾待盡而已。先生他日西來，當臨吾窮也。按是書作後焉接察遂以未疾終。

爲謝侍郎揆展義論，略云：民之所急者莫如食，而江浙之民所以妨其食者則惟水。河自發源注海，周行萬三千餘里，會大川二十有七，而淮揚徐海當其下游。河不治則民受其病，而漕運鹽場因之以困。錢唐之潮，激以龕赭二山，搏以漸江，以齧以灌，不日則夜，海塘不治則浙西受其病，而蘇松諸郡因之以困。

皇上親臨相度，數十年來，率作興事之功，以次而舉。向者洪澤遇漲，五壩盡啟，下河幾成巨浸，自立徐城水誌，定清口東西壩展拆之制，而湖流暢行，入黃高寶諸州縣，歲獲豐收。向者陶莊積土，逼黃南注，自開引河，築攔黃壩，黃

二壩而黄水東流注海，無奪淮内灌之患。向者老壩、倉、柴塘，歲修采買，勞費孔多，且不可久恃以爲固。自改建魚鱗大塘，而濱海之民永有所恃。又接築章家庵以西大塘，而省城益資保障，自餘相地因時，莫不大衛民生，期於可久。

皇元孫誕生，須代謝侍郎作，略云：稽古哲后，黄帝、文王咸以耆壽在服，獲多男之慶。黄帝之子二十五人，文王百男，登於樂師，載在外史。而青陽、倉林、小宗得姓，曾考蔡亢七命賜國，不聞生當二后之世，洎夫穆王百年享國，乃告童孫，衛侯九十有五，猶稱抱子。雖書闕有間，然子姓遲速之數，略可覩矣。自是以後，昭王季世，始皇彌生，孝武征和，公孫方震，齊高四世之基，鬱林太翁之對，大同之育仁遠，天寶之降雍王，至元在御，眞金得孫，孝陵暮年，建文生子。自共和以底於明歷年二千四百有五，建國稱尊者二十九姓，二百三十八君，而降年有永，下見曾孫者，僅一王六帝，葢若斯其難也。至於元孫，則書契以來，無聞焉耳矣。

五十年乙巳

是年二月、辟雍圜水告成、釋奠講學、先君作頌、略云、自遼至明、凡更四代、大學之建基於至正、亦越五百餘年。然後橋門圜水之規、至今而始備。上稽豐鎬創制之初、則又三千餘年。觀會通以行典禮。謹按是篇爲謝侍郎作、不存藁。

先君有事寶應、得石門畫像於射陽之雙墩、錢少詹事爲書楹帖云、學古通周禮、探奇竊漢碑。先君上畢尚書書云、射陽石門畫象、東漢時物、其石今在其家。謹按朱先生彬爲之記、惜藁已亾佚。又按程先生瑤田射陽石門畫象跋云、漢墓刻畫古人者、見趙岐傳、此畫孔子見老子象、殆是類歟。植柱而樹之者、建鼓也、大射儀注所謂以木貫而載之者也。跗刻獸厚脣短脰、考工記所謂贏屬以爲虡是也。靈臺詩箋言、筍虡以懸鐘鼓、是鼓亦懸於筍虡。與其上橫木筍也、從筍盤繞交結而下者、所謂鱗屬以爲筍者也。知爲鱗屬者、以腹下排文有蛇蚹之狀也。下層一人剖魚、一人執爨爇薪、手持梃以閑其薪

之在竈外者。竈上置鑊一、爇氣蒸蒸上。鼎在旁、蓋將亨魚以升之。一人司酒，酒在甖、爲交午畫者、河鱗也。杯六形、皆狹長、淮南子所謂鬬面於盤水則圓、於杯則橢、蓋杯橢圓也。鳥雞喙蛇頸龍文虎背者、鳳也。鳳有冠、亦戴羽敷鍾會孔雀賦、戴翠毛以表弁。或又言其細頸隆背似鳳、雄者尾長、此豈孔雀歟、不敢知矣。環有所銜者二、其一門鋪首、其一結於帶者、珮環也。此施巾、宜爲珮環。人左執盾、右持兵、兵末剡、一邊者、刀也。五盾異於五兵者、鈍而不銳、故大盾得櫓名。珮環、文飾。兵盾、武事也。乾隆丙午閏月十日、歙程瑤田記。　墨子校本卷一後題云、五十年正月三日、得孫季仇校本錄上。卷二後題云、正月四日、是時宿痾初瘉、家有餘糧、無求於心、無求於世、奉母之暇、校理羣籍。生人之樂、於斯爲極。卷五後題云、五十年正月八日、是日束裝、明日往清江。卷十二後題云、五十年五月十四日、校墨子。後序略云、某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序、以復於季仇。與畢侍郎書云、某向者於周秦古籍多所校正、

於墨子已有成書、謹錄序目奉上。

撰修禊序跋尾題云、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邪王羲之修禊序、定武五字不損本。乾隆五十年八月江都汪某審定題字。又屬畫工丁以誠寫象其上、題頌父年四十二象、贊云、嗟予薄祜、居賤且貧。晚獲此寶、期歿吾身。存其之壽、亾或以殉。哀而聽之、實爲仁人。趙先生魏跋云、嘉慶十八年春、余遊邗江、重過問禮堂、孟慈盡出所藏周玉虎符、陳氏簋、射陽畫象、摩抄鑒賞、竟日劇話、故友容甫所遺也。容甫文字之餘、即握管作書、楷法歐陽行法聖教、晚年醉心蘭亭、日臨一過。讀其所跋數千言、論定武實出右軍、爲桑氏博議中所未經見、洵具千百年眼者。所得之本較吾家松雪翁爲尤最、宜其泊然無營、知足之樂。余二人有同心耶。趙先生與先君爲金石交、先君修禊序跋云、吾友趙文學魏、江編修德量、皆深於金石之學。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酸棗令劉熊碑、先君並有舊拓本、迨後二碑並失。嘉慶歲乙亥、喜孫從所親處索還劉熊碑、於是古刻之散失者垂二十年復來歸

禮堂是石泐於明初、本朝惟顧寧人、鄭谷口、全謝山、巴予籍、江秋史家藏拓本、余家所藏有王侍郎昶跋。

謹按先君所藏書畫碑刻、不輕作題跋、亦無鑑賞印記、惟修禊序有跋、他跋皆爲人作、先君筆墨謹嚴、於此可見。

又按劉熊碑東里里字上無逸三字、負者下不獨二字、悔字下修字、刊字下石旌二字、幷隸釋所缺。

五十一年丙午

朱文正公年譜云、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六月、奉　命主江南鄉試。是年彭文勤偶集公署、文勤曰、公今年必典江南試、若能得方楘、汪其者、吾輩服矣。方能爲清微元妙之文、汪其之學通雅精確、爲江淮學者冠。府君遍閱卷萬一千本、自謂能盡江南之選、而心揣未得兩人、浹月不懌。後知兩君皆未入場。

撰馮按察廷丞碑銘云、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卒、次年葬君於代州煙堡

村、禮也。又云、其自依有道逮一星終、姚以下材遇賞君子。始則窮鳥投懷、實蒙忘分與年、流言不信。既而縫綣從公、其涉夷險、凡所披陳、無不意盡。真懇朝露有期、將使老母弱女累君高義、而一辭祖道、遽至撫棺。遂以衰疾餘生、哀述舊德。天道人事、其何可量。謹按先君與馮按察論交之篤、於此見其大槩。又按朱文正公亦有馮君碑銘、見知足齋集。　謹按先君與馮君碑銘稱道程編修晉芳學行云、以名節相矜尚、文章議論、咸緝藉有根氐、天下稱名德者焉。據此知先君於鄉前輩稱之不置口、雖所學不同、持論不必盡合、固未嘗如洪編修亮吉所述、詆魚門子田爲不通也。馮君銘乘於先君生前、尤可據也。

聞焉按察之訃、誤爻碑文、幷以書祭告云、十二月十九日、後學汪某謹奉書按察閣下。朝陽門外拜送之後、不謂幽明永隔、後會無緣、淮揚兩度、凭棺哀痛何極。聞有治命以墓碑見委、某學爲文章、閣下劇所心賞、閣下名德、某亦具知其詳、故不敢辭。碑銘之體、自東漢至於唐初、其敘年月官閥既詳且實、

而於事蹟則為隱括比擬之詞。中唐以後，作者數家始以史漢敘事之法行之，故史家多采焉。而年月官閥類多變亂剪裁，以求行文簡便，且避體製之重。今某所作，於年月官閥則用漢以後例，於事蹟則用唐以後例，且事必覈實，未有一言假飾。若史官刪取其文，居然佳傳。此某譔述之苦心，閣下聰明正直，沒為明神，是必鑑之。頓肉一盤，莜麥麪一碗，熬茶一杯，皆公所喜，寄銀二錢，使百史備之，陳於靈座，焚其撰本碑文。伏惟嘉鑒，執筆雨泣，不知所云。與馮百史書云：先公已祔代州先塋，深為合禮。不及與執紼，且悲且媿。碑文去歲五月草創，後又加潤色，如三反之類，足使觀者動色，且可作訟助。銘詞則今年五月始成，稍暇仍當正書一本，寄至代州，刻之於墓前。先公本樸學，其於地理極精，而未有成書。所有手蹟，俟與足下會合時檢閱鈔出，取其合作於吾輩箸書中采入數十條，亦足不朽。若詩文專集則有所難，且需鈔出，俟有大選家附入數首可耳。謹按此書可與馮君碑文相證。

五十二年丁未

正月，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唐節署。侍郎問廣陵遺事，先君以爲廣陵之地，在天爲雞首，在地爲歸墟，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亾城降子，不出於其間，作廣陵對三千言。先君自謂屬思精卓。喜孫不知問學，竊以先君是篇於割據戰爭、謀臣力士，建名立義，殉節死難之迹，事辨時地，具有知人論世之識，可以覽政治之興衰、形勢之扼要，不獨史學淹貫、文章爾雅，成著述一家言也。先君博采周秦以來廣陵軼事，譔廣陵史氏記長編，改名廣陵通典，又及楊吳而止，厪成書十卷。於後擷其精華，成廣陵對。又按先君廣陵通典底本字畫工楷，未嘗屬稾，蓋貫穿列史，如瀉水言之。顧千里所謂目洞千秋也。

泰伯廟銘序云：歲在彊圉，道出祠下。按是春先君游錢唐，經泰伯祠下，是篇稾草筆法近定武修禊敘。蓋乙巳以後，每日臨禊帖一過，文稾如五諸侯釋名、六國獨燕無後爭義、宋世系表序、大學平義、講學釋義諸篇，先妣靈表已子貉別傳，以筆畫求之，當是癸丑以後寫定之文。是時先君已病偏廢，故行間斜上，不復如盛年所書。而右軍筆意流露行間，可以意求之。泰伯廟銘并

同。又古器銘釋文、書譜、釋文疑亦同時作、未成。

致孫星衍編修書云、科名身外之一物、以之榮親則爲實際。某每聞人致語云一舉登科、日泊然無所動心也、繼云雙親未老時、則聞而瞿然。況足下大母在堂、於君子三樂之一、且過之乎。又云入世既深、必思所以自立學術、觀其會通、行業歸於平實、是所望也。謹按先君與孫糧儲書以道義相規、多切直之詞、語多不載。朱先生武曹嘗述先君規友人書云、太公以五斗折腰、足下以千金買笑、如之何其可。又與某友好面折之、一日食於某所、友人某方居母憂、避席謝主人曰、某居大宜人憂、不飲酒、不茹葷。先君明日斥之曰、前日與君食肉甚甘、何欺人若此。先君質直、不能容人、早年初字庸夫、後改字容甫、以自厲。

翁閣學方綱好金石文字、先君持論不合。同時袁知縣枚、章進士學誠、張舍人塤並以詩文名、先君辨論無所讓。阮督部元序述學以爲先君孤秀獨出、是其八證也。

又與趙味辛書有云、比聞足下將肆力於文章、此道自歐王之沒、迄今七百餘年無嗣音者。國初諸老彼善於此則有之、要於此事均之無得也。某以窮鄉晚學、費心力於此僅二十年、昔人所謂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者、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便過從、當爲足下悉陳之。仍願足下之化我、要其道則用功深者收名遠、固非見小欲速者之所能爲也。足下頗心折于某氏、某氏之才誠美矣、然不通經術、不知六書、不能別書之正僞、不根持論、不辨文章流別、是俗學小說而已矣、不可效也。足下之年亦長矣、過此則心力日退、不可苟也。

先君推服姚禮部鼐之爲人、嘗云、其人則閒雲野鶴也。

焦里堂以文質先君、先君曰、熱之、此唐宋人小說、何不學左邱明、司馬遷。

先君一飯不忘、常嫉當世文人之負恩者、作責平原君客文、惜畢尚書坐上之客未之見也。

先君鑒於人倫、時出片言、品覈士類、無不中窾要。盧學士文弨祭先君文云、

君實不狂，而衆曰狂。皮裏春秋，涇渭分明。王先生序述學云：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容甫之謂與。並紀實也。

七月朔，鄒太宜人棄養。先君朔望瞻拜，號痛無懈廢。七七之奠，屏浮屠法不用。四時之食，必祭於寢室。嘗衣白衣冠行於道路，人多異之。

十二月十五日，上朱侍郎珪書云：某母於七月朔棄養，使至，某方居苫凷，準之於禮，非喪事不言，故不獲敬問起居。今葬雖未舉，而時日淹遲，已當二虞卒哭之後，意人事其可通乎。母氏食貧守志，於衰宗有再造之功。某撰墓銘一篇，表述先德，冀子之閔，鮮民之哀，具載於篇。其石之首，大書七字曰汪氏母勞苦之碑，敢乞夫子銜名題之，賁於清德，以發幽光。夫子其哀而許之。謹按先君遺文有先母鄒孺人靈表，有云：迨其入學宫，游於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母盲疾交攻，縣歷歲年，竟致不起。計母少苦操作，中苦飢寒，老苦疾疢，蓋終其身尠一日之懽焉。論其摧剝，金石可銷，況於血氣，故雖以中壽告終，不得謂其天年之止於是也。嗚呼痛哉。

與王先生懷祖書云、老母素苦痰嗽、比年以來、飲食盡化爲痰、肌肉銷鑠。六月二十三日之夜、忽然昏厥、用仲景半夏湯、六日始醒、神氣頗清、而呼吸甚促、藥物不能爲功。至七月之朔、竟至棄養。老母自歸汪氏、貧無童妾、親操井臼。及先君子下世、重以歉歲、三旬九食、冬無衣被、其所親見、養育兒女、旦夕作勞。及其長成之日、傭書貿米、謀一日之養、思以返哺之勤、償其集蓼之苦、而終歲呻吟、少有寧宇。末路之猝變由於積年之久病、而致此之故、實以中歲之摧剝、雖則考終、未盡其天年也。其入世以來、飢寒困辱、汲汲無歡、徒以老母之故、不復言苦。今顧此餘年、生亦何益、早衰多病、今更劇於向時。昔爲賈李二君作墓誌、以足下與之交契、故於文中幷及之。他日足下爲我操筆、當敘此情事也。

與趙味辛書云、先母有治命、葬事必以三月若九月、得寒暑晝夜之中、以便將事。今歲之九月、爲期太促、故不及舉柩、係與先君子合墓、無須卜地。此時以未葬之故、其朔月半奠如故也。其素有肝氣、構此摧剝、殊難自支。太夫人

發引、其在苫塊、不能親來執紼。足下卜地數矣、其法應如何爲佳。某未嘗從事於此、術者之言、故不欲信之。

謹按、先君遭鄒太宜人之喪、貧無以治斂、以所藏書畫歸之畢侍郎、始克成禮。

吾姑母畢太君語喜孫以先君之孝行。謹按、先祖妣生前偶怒、輒不食、先君不敢食、同室者亦不食。俟先祖妣怒釋而後如初。親友有饋者、先祖妣不命之食、不敢食、必先祖妣嘗之而後食之。先祖妣嗜食鱔魚、丁未六月、鱔已烹、而先祖妣疾作、遂不治、先君終身不食鱔。

五十三年戊申

三月戊寅、葬鄒太宜人於先祖兆初府君之兆、撰先考靈表、先母靈表。先考靈表云、君之卒後三十有八年、吾母將葬、於是某撫君之遺事、流涕而書之石。先母靈表云、母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年七十有六、明年三月戊寅、合葬先君子之墓、母志也。其哀子某泣血爲之表。

題機聲鐙影圖序云、中年多病、久不作詩。比至居憂、此事遂絕。某出此卷索題、有傷其事、聊作數章、以當一哭。五十三年十二月、孤子汪某記。詩第二章云、嚴漏知冬盡、殘春迫歲光。米鹽來日計、鐙下幾迴腸。第四章云、夜長資火力、天晚惜膏殘。比似吾親苦、煎熬漸欲乾。第五章云、裁到勝衣日、長爲負米游。已知貧賤累、仍作別離愁。第六章云、日短何由愛、雲飛且自望。百年將毋計、氣盡是空囊。第七章云、寡鵠應悲早、銜魚忽就枯。可憐八九子、不及城上烏。第八章云、衣敝猶餘綫、裘寒尚有膏。盡人由顧復、生我最劬勞。

五十四年己酉

鎮洋畢尚書初未識先君、聞先君名、薦先君於當事。先君寓書有云、嘉善謝侍郎爲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來歲將事公於梁。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人公某、無餓死之法。人傳誦之。是年游武昌、時尚書開府湖北、禮延先君。先君爲撰黃鶴樓銘、歙程先生瑤田書石、嘉定錢先生坫篆額、時人謂之三絕。又爲作呂氏春秋序、徐季海書、朱巨川告身跋

尾。唐元宗鶺鴒頌跋尾、雲麾將軍碑跋尾、懷素草書千字文跋尾。

先君爲畢尚書撰江陵萬城隄鐵牛銘。按大江自宜都西來、入荆州境、其上兩山東之隄自萬城始。五十三年夏雨、漢沔洞庭彭蠡俱漲、爭入江以截江趨海之勢、江水騰溢、齧江陵隄決二十二處。

高宗命畢沅爲湖廣總督、發帑五十萬修之、又 命大學士阿桂督工。工既成、爰作是篇。

先君嘗作江夏風土銘、未成、有云、槃瓠取女於菟、乳兒神禹道漢、自大別而南入。屈原哀郢、過夏首而西浮。

先君譔策問二則。其一問湖廣本楚地、言者輒曰全楚、曰三楚。楚自鬻熊至於負芻、當何王之世、其地最廣。全楚封域、以今府州縣計之、自何地而止。疆埸之事、又有失於彼而得於此者、可得聞歟。三楚見於何書。本一國也、何以爲三。其名維何、以何爲界、在今何地。漢魏蜀吳之爭、宋齊梁陳魏齊周隋之割據所屬之地、願聞其略。中唐以後、節度觀察、今地凡隸幾官。十國瓜分、今

地凡隸幾國。武昌江夏何以命名、與今府縣所治有無同異。地志之書、古有九邱、左氏倚相能讀之、固此邦之故事也。傳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諸生其詳之。其一問、三百篇之後、厥有楚詞。二十五篇之中、體別有幾。招魂、大招究爲何人所作。漢世傳其學者凡有幾人。注釋音訓凡有幾家。後世嗣其音者何人。淮南司馬極意推崇、賈生、揚雄均有異議、班固、顏介大致貶詞、劉勰知幾頗爲折衷。果孰是歟。其說可具陳歟。篇有前後、文有異同、以何本爲善。傳曰、凡釋菜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夫屈原者楚之國故、諸生之先師也、其正詞以對。謹按、此二條疑作於遊武昌時。

致孫星衍編修書云、某有定武本修禊序、曾作銘及跋、前繪某小像、爲長衫戴笠、左手撚鬚、半身、欲乞足下作一像贊、寄某某與易田書之、贊前有序、後爲韻語、須君當家本色、又要切修禊序。某方有江夏之行、望於歲內交江編修、寄揚州舊拓李少監先塋記、奉之足下、以爲伴函。按像贊終未作。丁丑十月、獲讀遺札、擬上書孫先生、乞足成之、以慰先君之志。明年正月、遽聞先生

計、掩卷憮然。

又云、晤山西宋教諭聞近作薛鐘鼎款識、西宮襲爵及晉鼎二文以幅大不能入。某有一法可行、一幅獨大、四邊折入、與衆紙齊、是宋版三禮圖式。

又云黃鶴樓之約、既已不果、某即日東歸爲金山之蠹魚。素志已遂、他日南來、當訪我於妙高臺下也。

庚戌以後、先君與孫星衍編修書云、平生吟咏、編摩、於世何補、不若平心折獄、尚有實政及人。天之所以全足下而大用之者、其道甚巧、并聞廉慎自將、苞苴不入、固窮之節、尤文人才士之所難。時編修改官刑部、故云。

五十五年庚戌

夏、自武昌歸里。

是時

高宗純皇帝詔修四庫書告成、頒於江蘇、浙江、　勅建文滙、文宗、文瀾三閣、以儲之。畢督部沅、謝侍郎墉、王侍郎昶交薦先君司校勘之役、鹽政戴公全

德禮致先君典文宗閣秘書。先君檢理本書是正文字，竭二年之力，校勘始畢。嘗自譔楹帖，屬程先生瑤田書之，云：家有射陽畫象，身典金山秘書。

石鼓文證纂本跋云：五十五年十月八日，錄此不寐。

上謝侍郎書云：十一月二十五日，某夢至一處，屋三楹，極深淨軒敞，夫子坐西南隅，與某言顏色敷腴，懽若疇昔。某願夫子以病歸，而夫子言欲之而不能也。數年來以夫子遂初之賦，尚不可知，而某心悸日加，無復北行之望，奉手未卜何時，每一念之，輒為惘惘。今夢若此，豈尚有未盡之緣乎。告之左右，當為悵然也。按此具徵先君師友之情婉且篤也。

王先生引之以所著尚書古義寄質先君，先君驚歎不已，為王先生懷祖書楹帖云：清節王陽仍令子，說文許慎有功臣。寄以唐硯，刻款識於匣云：汪某寄贈執友懷祖之子伯申。王先生撰先君行狀云：先生家大人之所推服也，其學其行，竊聞於趨庭之日久矣。而先生於予所說尚書訓詁，極獎厲，以為可讀父書，則又有知己之感焉。蓋先君論文當代通儒姓氏，屢八人，而王氏

有二焉。

五十六年辛亥

五月、上謝侍郎書有云、平居希接人事、專積思於經術。

謝侍郎書有云、數年來有校訂說文之役、前曾以數字問難於抱經、尚未有以開我。足下卓識過人、幸有以示之。先君上謝侍郎書略云、謹因明問、作釋童一篇。

案、賈先生詩題有云、丙申冬、懷祖注說文。王先生亦告喜孫云、向注說文、後見段若膺說多與己同、遂輟業。又按、先君亦治說文、著說文求端、未成。先君謑玎文正、駁說文解字、段先生注說文用此說、段注刻於先君歿後廿年。

冬、校錄尚書古文、屬段先生玉裁改正尚書譌字、爲喜孫讀本。謹按、先君亦治尚書、著尚書攷異、所著瞽瞍說、嬪于虞解、周公居東證外、所說尚書見知新記。朋淫于家、據後漢書樂成靖王傳作風、孫淵如書疏用此說、孫疏刻於先君歿後二十年。

謹按先君尚書攷異采輯先秦古書所引尚書、凡百四十條、在伏生以前。今古文歐陽夏侯衛賈馬鄭所未錄、閻惠所弗攷、將有所論著、匆匆不傳、哀哉。

是年先君手寫管子弟子職、急就篇、授喜孫讀於問禮堂西偏。

五十七年壬子

先君寫定述學内篇三卷、外篇一卷、刊行於世。當時通儒輩出、經史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著述見者、皆顓門之業。先君淹貫古今、著爲文詞、海内知名之士無不斂手推服。阮督部元重刊述學於小琅嬛僊館、同時敘錄書三種、其二種則錢進士塘漑亭述古錄、孔檢討廣森儀鄭堂文也。

先君與畢尚書沅書云、其少日問學、寔私淑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爲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於元和惠氏。所爲文恒患意不逮文、文不稱物、不專一體。此先君自道得力之處、讀先君遺書者自得之。

劉先生台拱序錄遺詩、稱道先君學術云、博聞彊記、通知古今、才學識俱有

以勝人、爲文鈎貫經史、鎔鑄漢唐、閎麗風雅、卓然成一家言。劉先生與先君爲文章道義之交、故能知先君之深如此。

王先生念孫與劉先生台拱書云、聞容甫著作益富、此人才學識三者皆過人、在我輩中且當首屈一指。又乙卯歲與劉札云、聞容甫凶耗、悲悲不能已。二十年性情學術之交、遂成永訣、痛哉。容甫文章、念孫京邸僅存文十篇、講學釋義、左氏春秋釋疑、居喪釋服解義、石鼓文證、請祀故樂儀書院山長沈公議、廣陵對、泰伯廟銘、黃鶴樓銘、高郵賈君銘、李君銘、遠客燕邸、不獲爲之整頓、得先生身任其事、俾不朽之文懸諸日月、生死所共慰也。編錄已畢、祈將附袟見寄、以便參酌付梓。幸甚幸甚。謹按先君臨終前一年、曾託孤於劉先生、先生錄先君文二十篇、未及梓遽歿。王先生有述學敘、載本書卷首、文多不錄。

段君驤述茂堂先生之言曰、先君每言工文詞者不必通經術、通經術者不必工文詞、惟述學兼而有之、在當代爲有數之書。

是年寫定鄭氏周易詩本音、衛包未改古文尚書、儀禮喪服子夏傳、教授喜孫於禮堂。其時喜孫蒙稺無識、不能讀父之書、遺家不造、有慈無威。今且二十有一年、迴憶少小之時、趨庭如昨、夢寐不通、蒼天黃泉、哀何可極。

秋、秀水鄭贊善之子師靖、師愈過訪、先君攜喜孫出見、曰、吾有後矣。

五十八年癸丑

正月、病鼻衄甚劇、託遺孤於鮑封君志道。尋愈。二月病天行氣、因是血氣大耗、壽遭橫逆、肝風眩暈、痰溢於胃、每月疾作、逾時始解。計五月內絕而復生者三、縣歷歲月、竟以是疾告終、哀哉。

先君病鼻衄、里人吳謹言禱於社前、願減算以延先君壽。謹言貧窶、常日無所得食、或病不能延醫、生子不能自存、先君皆周之、是以感先君不已。鄉人李老而無子、有姪孫瞰其多金、欲手刃之、懼先君發其事、相持久之。迨先君歿、李遂罹於難、臨終嘆曰、汪爺若在、吾何以至是。先君行義感人、多類此。

正月四日、上謝侍郎書有云、近治春秋、盡通其癥結。天假之年、當成不朽之

業。恨已病風身廢、他日夫子南歸、當過其墓一慟也。又與王先生念孫書云、於春秋用功甚深、謹案先君著春秋述義、春秋後傳並未成。春秋述義大恉附見家傳。

朱先生與喜孫書云、尊公言及欲釋春秋經文、以正宋元人穿鑿附會之失。後於端臨處見手鈔數十條、云係就原書簡擇者。端臨歿後亦未之見也。四月致謝郎中書云、其衰病日增、近則右手不仁、已成偏中之勢。欲以餘生侍夫子燕語、豈可得乎。覩江侍御阮詹事所遇不同、而其苦則一、豈同門人亦自同命耶。

王先生念孫與先君書云、前聞足下有无妄之疾、心竊憂之、而恐傳聞之未確。後見端臨札中云、容甫轉更健壯、知爲病後而未知病狀也。今又晤錢竹汀于、爲言足下所患頗劇、幸而得解、驚喜交集者久之。又據端臨札、則足下近日眠食俱佳、慰甚慰甚。聞足下有汪氏述學一書、分內外篇、平日讀書所得及他文詞無不具在。念孫以爲此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宜速成之、以示

天下後世使皆知所以爲學問者。王先生與先君爲文章道義之交。先君是年病新愈，先生書來促先君刊定述學，蓋恐先君不及見是書之成也。校錄未終，齎志以殁。嗚呼痛哉。

先君撰巴子籍別傳云：乾隆五十八年夏，游江都卒。又云：予與子籍同歲而交深，一別五年，相距數千里。余篤疾再生，而子籍適至，所欲與譚諧者何盡，而竟不及一見而死，豈余與子籍朋友之緣固止於是與。按是傳程先生易疇書石，先君譔是文既成，手持寫本，口授巴君子，其讀畢，焚於巴君靈前，痛哭拜奠而去。

九月二日，上謝侍郎書，有云：欲以文自衛，不見侵犯。又云：某壯歲以前，飢寒勞苦，夫子所具知。今荷噓植成全，甫得飽食著書，以沒餘齒，而人事之侵凌如此，某安知有生之樂耶。

十月癸丑，江侍御德量歿於家，先君經紀其喪，檢理所藏金石書畫，手訂目錄，付與其孤，所親窺伺久之，無所得，憾先君不已。

十一月十九日、曾都轉燠招集三賢祠致祀坡公、先君有詩、未存稾。

五十九年甲寅

正月七日、曾都轉燠招遊蜀岡、先君有詩、失稾。都轉好文禮士、集同人酬唱之作爲邗上題襟集、先君序之。先君依先秦古籍之例、次述學内外篇、凡詩文集序皆不載、然先君序稱都轉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夕誦文史、先君因深知都轉者。先君下世、都轉徵先君文刊入駢體正宗、采録遺詩、選刻朋舊詩鈔、是可感也。

二月九日、先君與劉先生台拱書云、去年卧病時、自度此生不復能至寄奴山下。正月二十九日、同當事來金山、午後渡江奉訪、坐超岸寺、對門盡未申酉三時。其日江寧陳布政往蘇州、肩輿咸從之往丹徒、甚不能得也。次日同當事息北歸、而孫容將持足下手書見示、惆悵無已。始知寄奴山雖可至而不易至。譬夫蓬萊方丈、風忽引之去也。

謹按、劉先生官丹徒訓導、先君嘗來署内上下議論、留連信宿而去。至是年、

訪劉先生不果後遂不復至丹徒錄先君書以誌死生契闊之感。

十月鹽政戴公全德薦往杭州校勘　文瀾閣四庫全書杭州文學之士喜先君至問字談經文酒之會無虛日盧學士文弨祭先君文有云吾儕結契無論舊新聞名相思握手情親臭味本同膠投漆中來幸夫假去何忽兮其愛慕先君如此先君始蹴居書局未幾移寓西湖梁氏葛林園愛其地僻多古柏老梅庭前手植山茶二株語山僧云我不必定見其花使後日來此者知某曾遊此地耳迨先君卽世同人感嘆咸謂先君預知時日云。

撰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略云乾隆五十有九年三月

皇帝從巡撫侍郎臣某之請立廟於杭州城東艮山門之右其年臣某遊學是土欣見嘉會用敢珥筆以美形容。

先君與江御史德量爲同年生是正金石文字朝夕過從甚契歲癸丑江先生以末疾終於里第先君哭之哀迨遊錢唐十一月十九日二鼓撰江君墓誌次及女適吳未終篇掩卷而臥病作強起呼僕買石菖蒲自述痰溢氣逆

上、不可治。于時山僧與一僕侍側、痛無一言及家事。至二十日子時棄養、喜孫年九歲、未獲隨侍旅館、殮不受含、葬不成禮。天殃存酷、罪惡滔天、嗚乎痛哉。于時梁侍講同書視殮、盧學士文弨、孫侍御志祖、梁君履繩、張君燕昌為文以祭先君。族人之寓於杭者方管理書局、遣使歸先君之喪、同遊馬先生文莊至自杭、始聞凶耗。十二月六日喪歸。明年正月十日、吾母卜葬甘泉大儀鄉禪智寺蔡家橋西。初、先君拜奠祖墓、行經此地、欲營壽藏未果。及是吾母購地以葬先君、宰樹蒼涼、與先曾祖以下兩世葬地遠近相望。大守伊公秉綬題墓前石云、

大清儒林汪君之墓。閩陳編修壽祺撰墓銘、喜孫撰阡表。

謹按、盧學士集祭先君文、同祭者盧孫梁張四人、山舟先生親視含殮、汪君輔廷為治殮具、此皆汪氏子孫世世不忘者、乃淩仲子謂先君歿後弔之者三人、眞可謂失實已。於後梁氏祀先君於葛林園⑨梁莊。當事祀於詁經精舍。

遺稾有炳燭記一卷。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文、江墓誌皆確知為是年作。又

載經舊苑弔馬守眞文序云、歲在單閼、客居江寧。疑作於從軍及是歲始定稾。又載史記蘇秦合從之年、說蘇秦當燕文侯二十八年始說燕。又云當周顯王趙肅侯之世、文祇二語、未成是冊、慟爲先君絶筆、故詳及之。

附馬秀才書事

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廿九日赴杭、應直指全德聘也。是時揚州 文滙閣、金山 文宗閣四庫書校畢、直指延至杭州校 文瀾閣四庫書、屢辭不果、始成行。

十月朔至常州、有舊友趙君來訪、因同登岸、歸舟有懷杭州故人、口占絶句、末云行將揮涙過西州。蓋爲鄭炳也。先生作過白雲尖懷舊友孫淵如、黄仲則諸先生、黄已歿於山西解州邸舍、訪其後人不値。自是日行一程、十二三日始抵杭州。

杭州書局在西湖照膽臺側、其時書已陸續送 閣、所未成者不足三四千冊。按籍而稽、比揚奉到之書、卷冊多有不符。月餘之内、精心校讐、書成、復直

指書、候有回書即擬返棹。門對西湖、足跡未一至勝地、其敬謹如此。舊交往來者有盧抱經、梁山舟、梁曜北、鮑以文諸先生、杭大宗先生詰嗣亦常過訪、談論古今、少有不合、旁引曲證、諸人折服而散。

十一月十九日、有同校四庫書周君治具邀飲、時文莊亦在坐。先生於客散後復加餐一飯、口誦人生行樂耳、需富貴何時二語。將出、顧謂文莊云、別後恐夜間有人來、老弟即速至。遂登舟而去。其時文莊寓照膽臺。先生好靜、先是借寓梁山舟先生家祠、置榻樓下、是夕歸寓、諭家人云、我若敲板壁、即速請馬爺來。二鼓後就寢、未幾、家人聞敲板聲、應聲而起、時已痰喘不止。梁祠距書局在一里外、文莊即到、先生向文莊舉手作勢云、海蒲頭三錢。語不分明、哮喘愈劇、頃刻而逝。至今詢問醫家、并無藥名海蒲頭者、一時無從購藥、誠憾事也。

校記

①下逮唐人：《年表》于乾隆二十四年條作「託體開天」，略異。

②「初諱」下墨釘，據文意當爲「秉中」二字。

③搆：當作「購」。

④只尺：當作「咫尺」。

⑤王：當作「生」。

⑥此句脱一字。

⑦數典：《年表》於乾隆四十四年條作「儲説」，略異。

⑧且月：當作「旦月」。見《述學》内篇卷三《賈誼新書敘》。

⑨「江」下當脱「君」字。

先君年表序

喜孫始爲先君年譜，惟恐闕失、文繁事複，以俟後之爲儒林傳者有所考焉。歷二十年書既成，慮失史裁，爲世詬病，迺擷其大綱、綴爲此書。謹依先君所撰賈生年表，以生平譔集序次前後，覽之者知問學之淺深、辨著作之存佚、於出處大節補録年譜所未詳。先君夷曠之風、千載如見，讀先君書者，當不僅稱爲經師已也。

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管理誥勅、覆校會典

玉牒、鄉貢士甘泉汪喜孫謹撰。

先君年表

甘泉汪喜孫撰

乾隆九年	先君子生。	經史諸子	詩文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先祖考府先生、卒於四月五日。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十三歲。

陳文恭公巡撫江蘇年饑命節婦之貧者親族共周恤之先祖妣鄧太宜人是時貧困無問者。

二十二年　十四歲。

先君子少孤貧無所依乃

二十三年十五歲。

鬻書於市、常日與書賈處、借閲羣經、十行幷下。先君子年十四五歲、即喜蓄金石文字。

二十四年十六歲。

先君子始學爲詩、早歲溯源漢晉、託體開天、於杜工部用力尤深。既乃專以氣韻含蓄爲宗。自以少作依傍門戶、不欲存稾。劉先生序云早歲喜爲詩、三十以

二十五年

後絶不復作、
并稾亦散失。

二十六年十八歲。

有述懷五古二首。先君文有提督揚凱傳、凱以是年卒、傳不知何年作。又有白公須師君贊、書周義侯事、并年月亾攷。又有禱歲、亦失其年月、疑少作。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二十歲。

李侍郎因培督學、試射鴈

	入學附生。		賦第一。
二十九年	二十一歲。		作沈昌齡哀詞，未存稿。
三十年	二十二歲。		二十以前詩未存稿。是年有靜夜五古。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二十五歲。遷儀徵。	先君子與秦兵備書云某少時止習詞章。數年以來、三禮、毛詩以次研貫。謹案先君嘗錄禮經注疏分古	

山、軍賓嘉五禮、命之曰三禮注疏記要。所撰爲寫人後者爲其會祖父母祖父母服考、是初治三禮時作。知新記三禮毛詩諸條皆少作。

三十四年二十六歲。

客太平。

作魏次卿誄、繁昌學後記、未存稾。

三十五年二十七歲。

作哀鹽船文、仁和杭先生世駿序之。

三十六年　二十八歲。

客宋竹君先生幕。先生時以學士晉學安徽。秋、遊江寧。

先君子自以心力甚弱，棄詩不講、併力於經史、及詞章之學。

作弔黃祖文、袁玉符妻墓誌。謹案、先君有畢尚書母祠銘、洪君妻蔣氏銘、薦天賜母家傳、皆不知何時作。

三十七年　二十九歲。

客江寧彭文勤公以侍郎督學江蘇。先君子試於泰州、文勤欲羅致之而惑於人言、來年先君子不就試。

先君子上彭文勤書、言上六藝子史以下、莫不知其利病，而深思力取之。又與劉先生台拱、王先生念孫、定交。與劉先生書云、念他山攻錯之義、使學業行誼表

作請祀故山長沆公議、弁狀。王介祉哀詞、與李進士惇同作。牛李維州論、皆不錄入述學。有某編修譖先君於彭文勤前、作弭怂。又有與彭文勤書、代與陳商答

見後世、則百粹退之書、皆
年易盡天地不錄入述學。
無窮。在朱學
使筠幕、與王
先生以古經
義小學相切
劘。上朱學使
書云、古人爲
學之方、至今
歲始竅其門
戶、任重道遠
莫能自致。與
朱光祿書云、
某嘗有志用
世、而恥爲無
用之學、故於
古今制度沿
革、民生利病
皆博問而切
究之、以待一

三十八年　三十歲。

在朱竹君先生幕。冬、客歙西溪。

日之過、下至百工小道、一術以自託、平日自食其力、可以養其廉恥。朱光禄云壬辰癸巳間會見尊甫、有疆識錄、答晉呂相絶秦書。

校大戴禮、以作朱先生學所作述典正政記、顧春生名論、封建論、墓誌、汪梧鳳晏子殺三士墓誌、程元基論趙襄子知墓表、龍淳建伯論、兩漢節避風館疏、與義論、晉侯論劍淳書議建就正於朱學貞苦堂以養使。學使以爲寡婦之無依知經傳之意。者。

達於史事。

三十九年　三十一歲。

往寧波。

校大戴禮。

手錄休寧戴君屈原賦注，加以案語。

四十年　三十二歲。

客江寧、杭州。

先君譔、小學古訓、補蒼之亾、作疋之翼、未成。又譔金陵地圖攷、亦未成。

作馮君妻不合葬議、沈按察行狀、汪介壽哀詞。

四十一年　三十三歲。

在江寧。

譔知新記、校儀禮、爾疋、荀子。與仁和盧學士講三禮之學。與先君子書云、足下年方壯盛、而專精古義。又

作表忠祠碑文、喬政墓碑

與歙程先生定交治休寧戴君之學。秀水鄭贊善與馮兵備書云程孝廉兄事東原、弟畜容甫。謹按先君校儀禮从宋本以定朱子敖氏之誤。又所謨說禮之文如釋媒氏文、婦人無主荅問、女子許嫁壻死从死及守志議、周官徵文、郊性荅問并見述學、尔疋補注。

荀子通論亦是年以後作。又有老子考異、則不知何時作。

四十二年

三十四歲。往江寧。選拔貢生、以母病未廷試。

校墨子。謹按、先君與畢督部書言、向者於先秦古籍多所校正。阮督部敘述學言、心貫九流、口敝萬卷。

作賈田祖墓誌。

四十三年

三十五歲。正月在江寧。三月自儀徵移歸揚州郡城。

校國語、賈逵新書。與錢少詹事答問廣陵地理沿革、作答錢少詹事問。

作多寶塔碑跋尾、夫秦。

四十四年 三十六歲。

舉主嘉善謝金圃先生同大興翁覃溪先生典試江南、擬得先君子試卷爲諸生楷模。先君子不入試。

校賈誼新書、作亳州渦水堤銘。譔年表并序。撰知新記、撰述學、博攷先秦古書、三代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爲學。凡虞夏弟一、周禮之制第二、列國弟三、孔門弟四、七十子後學者弟五。又列通論釋經、皆閒典籍、世官儲說目錄凡六。又譔周公居東證。又與端臨書、是正經文古字

古義。

年	歲	居	著述	其他
四十五年	三十七歲。	在江寧。	撰知新記。校墨子。撰序并後序。又校商子。	作與趙味辛書、論金石文字、進學未錄、又王基碑跋尾、高府君墓誌跋尾、亦金石文跋、不知作於何時。
四十六年	三十八歲。		校周禮、二月十二日治典瑞訖。又校墨子。	
四十七年	三十九歲。	往淮安。	撰知新記、校逸周書。	
四十八年	四十歲。		撰知新記。謹按先君錄知	作弔馬守眞文、又有孤父

往江寧。

新記閱八年之久、晚年撰其訓詁之學、爲玎文正釋屬字義、著於流學。其攷證名物象數、如釋宮、釋冕服之用、亦取材於比書。至釋連山、釋夫子蘖暇說、嬪於處辭、周公居東證、淹貫經義、竝以此書爲權輿。而此釋三九、居喪釋服解義、其尤著者。左氏春秋釋疑、疑與

之塗須、年月失攷。

四十九年

四十一歲。

居喪釋服解義。同時作、侯攷。修南巡盛典。與歙程先生書、某於六書略有所閱、明堂通釋亦著有成書。又與程先生答問堂阿之制。

撰秦蠶食六國表。

皇上六巡江浙、謹作展義論、又作皇元孫誕生頌、皆爲謝侍郎作、未存稿。作古玉釋名鴈足鐙銘釋

五十年 四十二歲。

校墨子。

文孫枝生墓誌。謹作碑瘞圓水頌。又作修禊序、跋、自作像贊。作馮按家碑文、以書祭告。又撰馮鄭墓銘、年月以攷。

五十一年 四十三歲。

朱文正公以侍郎典試、欲以得先君子為榜首。先君子不就試、而以師禮事之。

先君於川瀆異同考辨尤深、是年嘉善謝侍郎奏江南水利、上命侍郎往勘、先君為製奏草。

作自序。朱文正典試、以不得先君為惜。先君作書千言謝之、失棄。

五十二年 四十四歲。

先君謁朱文正於錢唐、荅與趙味辛書論文章流別。

藏

七月辛丑朔、先祖妣卒。

述楊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言。先是、先君譔廣陵通典、熟於一郡形勢沿革、至是擷其精萃、作是篇、自言屬思精卓。高郵王侍郎以爲博綜古今、天下奇文字也。又按釋郢、廣陵曲江證、江都縣榜駁義、江淹墓考、皆辨正地理之學、惜無年月可致。

作泰伯廟銘。七月朔、鄒太宜人棄養、三虞卒哭、作先考妣靈表、上書朱文正、求題墓碑、頒曰汪氏母勞苦之碑。

五十三年四十五歲。

先君居憂讀禮、非喪事不言。

五十四年四十六歲。

遊武昌。

先君於是年冬為畢督部策問湖廣地理沿革、研貫地志、致精核。又撰呂氏春秋序。

為畢督部譔黃鶴樓銘。又作漢上琴臺銘、江陵萬城堤鐵牛銘、徐季海書朱巨川告身跋尾、唐元宗鶺鴒頌跋尾、雲麾將軍碑跋尾、懷素草書千文跋尾、擬策問楚詞源流、未存稾。又作江夏風土銘、未成。

五十五年四十七歲。	自武昌歸里。 先君子應戴公全德、曾撫部之聘、校文宗閣四庫全書。 作石鼓文說。先君是時往來京口、疑京口建浮議或作於是時。
五十六年四十八歲。	校尚書、從馬鄭本、段大令玉裁同校。上謝侍郎書云、平居希接人事、專積思於經術。又答謝侍郎問、作釋童。 與王先生書、言段大令小學之精。
五十七年四十九歲。	先君寫定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始於釋辰參文、 與畢督部書、自述所為文、恆患意不逮文、文不稱物、

終於伯牙事不專一體。攷、三十四篇、刊行於世。又與畢尙書書自述爲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尙墨守。於後王先生阮督部并爲之序。又王先生是年與劉先生書云、閻容甫著述益富、此人才學識皆過人。

五十八年五十歲。

先君上諸侍作巴予籍別郎書云、近治傳、又作古器春秋、通其瓶銘釋文、書譜結。又與王先釋文、未成。

生書云於春秋用功甚深。謹按先君撰春秋述義、王先生云有功經義者、有若春秋述義使學者振頽袪惑、得其會通。王侍郎撰行狀以爲春秋述義識超卓、唐以下所未有。謹按先君所撰講學釋義、大學平義、五諸侯釋名、六國獨燕無役爭義、宋宗室世系表

五十九年五十一歲。

純皇帝詔於來年行授受大禮、公卿擬以先君子應博學宏詞之選、先君子作書堅辭之。

序、疑是癸丑以後寫定。戴公全德延校　文瀾閣四庫全書。十一月二十日歿於西湖葛林園。

有嫡廟記、載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江德量墓誌。謹按江墓誌爲先君臨終前一夕作。

洪北江先生年譜

清・呂培等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五年刻本

《洪北江先生年譜》，清呂培等編撰。清光緒五年陽湖洪用懃授經堂刻《洪北江遺集》本。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初名禮吉，後改今名，字君直，又字稚存，號北江，清常州陽湖人。少孤貧力學，四十五年中順天鄉試，應陝西巡撫畢沅聘爲幕僚。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於闈中拜貴州學政。回京師，任咸安宮官學總裁、實録館纂修官。嘉慶四年，以上疏言時事，下部議，當大不敬律斬立決，免死謫戍伊犁，次年放歸里第，因自號更生居士。家居十年，屢應聘撰修地方志，出主講書院。嘉慶十四年病卒，年六十四。亮吉通經學，工文辭，勤於撰著，其著述除有詩文集外，另有《春秋左傳詁》、《公羊穀梁古義》、《六書轉注録》、《兩晉南北史樂府》、《傳經表》、《通經表》、《比雅》、《漢魏音》、《補三國疆域志》、《補東晉疆域志》、《補十六國疆域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等，共二百六十餘卷。

本書所收《洪北江先生年譜》爲亮吉門人呂培等編次。據法式善所撰《行狀》稱，洪亮吉之子飴孫曾以《年譜》付法式善，乞其爲行狀。由此可以推斷，《年譜》當成於亮吉辭世不久。清光緒五年洪用懃重刊《遺集》，將《年譜》附刊入集内。此譜紀事詳盡，尤詳於詩文著述，並於譜後附有行狀、墓誌、碑傳，可與《年譜》相互稽考補足。

洪北江先生年譜

門人旌德呂培等同編次

先生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行一、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左廂花橋里人。先世本居歙縣洪坑、系出唐宣歙觀察使經綸、始避唐敬宗諱、改宏氏爲洪氏。三十六世至先生高祖千運府君、諱德健、國子監生、封中憲大夫。娶程恭人。生子二、長爲先生曾祖秋山府君、諱璟、康熙戊寅拔貢生、山西大同知府、崇祀交城大同名宦祠。娶汪恭人、歙國子監生世昌女、繼娶徐恭人、歙處士成敎女。生子十一、次爲先生祖封旌府君、諱公寀、國子監生、考授直隸州同知、貤贈承德郎、

贅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娶趙安人、武進戶部尚書謚恭毅申喬孫女、翰林院侍讀熊詔女。生子五、次爲先生父午峰府君諱翹、國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娶蔣太宜人、武進歲貢生封奉政大夫金聲孫女、雲南嶍峨知縣敦涫女。生先生兄弟二人。

乾隆十一年丙寅、先生一歲、以九月初三日子時生於常州中河橋東南興隆里賃宅中。宅後有積水池、先生生於池南西舍。

十二年丁卯、先生二歲。

十三年戊辰、先生三歲。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歲。午峰府君命先生伯姊課之識字、

先生每字必詢其義、日曉皆爲蔣太宜人述之。是年凡識七八百字。

十五年庚午、先生五歲。在家塾、從季父希李先生受禮記大學、中庸兩篇。正月八日、仲弟靄吉生。

按、先生從父四人。長諱翰、字翮飛、行一、國子監生、未婚卒。次即午峰府君。次諱翙、字雲上、行三。次諱翽、字君佐、行四、國子監生、贈修職郎。次諱翺、字希李、行六。

先生仲弟字赤存、行二。

十六年辛未、先生六歲、在家塾受論語。七月二十日、午峰府君客鎮洋縣署、得疾歸、未至家五十里、以廿四日申時卒於洛社舟次。越日殯於城東天甯寺華房、先生隨

蔣太宜人暨三姊一弟守殯宮凡五十日、始歸。

十七年壬申、先生七歲。以午峰府君卒、貧無所依、隨蔣太宜人及姊弟寄居外家、外王母龔太孺人之意也。時外家亦窘、蔣太宜人率諸女勤女工自給、并儲修脯、俾先生就外家塾受經。率夜四鼓方就寢、事詳機聲燈影圖記及南樓憶舊詩。是歲、塾師爲莊覲五先生、城西坂上鄉人。同學則其子厤剛、表兄龔新廷、耀馨凡四人、讀論語畢。

十八年癸酉、先生八歲。在外家塾、從惲牧菴先生銘受孟子。惲先生武進縣學附生、憫先生幼孤而慧、常分館餐食之。後其孫與三以乾隆甲午科舉順天鄉試、爲先生

同歲生。惲先生猶及見之。

十九年甲戌、先生九歲。在外家塾從黃敬菴先生朝俊受孟子及毛詩國風。黃先生武進縣學增生、課讀極嚴。是秋先生適楊氏從母亦以嫠居貧苦無依、挈二女僦從兄啟宸後樓以居、與外家相近。移舍日值先生讀孟子既醉以酒一章、解塾詣其處、龔太孺人及蔣太宜人適在坐、因舉空其室家句命之屬對、即應聲曰、飽乎仁義。龔太孺人極賞之、自此益鍾愛焉。是歲表弟定熙亦入塾、與先生年相若、後卒於叔棗園先生官舍。先生有詩哭之。

按、先生舅氏三人、長名樹誠、字實君、國子監生、贈登

仕郎。次名琦、字素園、乾隆甲子舉人、江西德興知縣。皆蔣太宜人兄。次名衡、字曙齋、乾隆壬午科副榜貢生、　賜檢討銜、出嗣世父淮安教授文元後、爲蔣太宜人弟。事皆詳先生所撰外家記聞一卷。處士韋漸、少府廷耀、上舍馨、處士定熙、奎耀、皆賁君先生子、蔣太宜人之姪、先生之配蔣宜人兄弟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十歲。在外家塾、從黄先生受毛詩畢。

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十一歲。蔣太宜人率先生歸興隆里舊宅、從旁舍塾師受尚書。同學生徒十餘人、不能徧課、每篇音訓譌者恆至十數。日夕歸、蔣太宜人令之背誦、必爲泣而正焉。如濟河惟兖州、兖讀作衮之類。九月八

日、叔父君佐先生卒於廣西百色廳寓舍、無子、以仲弟爲之後。十二月、伯姊適城北前橋村芮處士光照。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十二歲。從周綠里岳介錫先生受禮記。是冬舅氏素園先生以　國史館謄錄議敘選授江西德興知縣、迎養龔太孺人於官舍。自此蔣太宜人益貧苦無所依。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十三歲。仍就外家、從表兄肇新受禮記及周易。塾課畢、先生始學作詩、嘗作中秋即景詩、有月出百尺樓、花香三重門之句。不敢示人、惟以示表弟定熙。冬十月、舅氏實君先生卒於德興官舍、表兄肇新奔喪西上、因從陳豨賓先生寶讀書。先是丙子科陳先

生赴江甯鄉試，舟覆於江，午峰府君往館世執漳浦蔡太守觀瀾江甯官署，塗次遇之，急募舟以拯，并助館金一笏爲試費。陳後以己卯舉於鄉，與先生亦中表兄弟也。課徒之暇，喜錄唐宋詩餘，于是先生亦學作小令，并與表兄磐日課漢魏六朝三唐詩，成誦乃已。是月仲姊適同里汪上舍德潤。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十四歲。在鹿苑菴從董獻策先生舒傳受春秋左傳，并學作制舉文半篇。董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同學十數人，惟與楊布衣毓舒交最密，暇即唱酬往還。是歲作詩數十篇及斥釋氏文一首。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十五歲。在西廟溝謝氏塾，從唐麟臣

先生爲垣受左傳及史記、漢書、雜文。唐先生武進縣學附生、工詩。三月上巳、先生始作制舉文全篇、題爲則以學文一句。文成後、唐先生極賞之。同學爲謝孝廉榕、上舍振祺等四人。孝廉與先生極契、後中乾隆戊申科順天榜舉人。是歲先生有附塾、驅兒諸詩及送表弟定熙至江西官署詩、集中始有存稿。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十六歲。從茭蒲里繆映藜先生謙受唐宋雜文及制舉義。繆先生江陰縣學廩生。同學爲陸上舍焜、布衣文在張、布衣先甲兄弟、凡十餘人。三月初應童子試、不售。

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十七歲。在百花樓巷莊氏塾、從金壇

荆廷緯先生汝翼受公羊、穀梁及制舉義。荆先生金壇縣學廩生、先生從表姊子、長於先生八歲、舉業最工、因是始識作文法。荆先生後以是科副榜貢生中順天癸卯舉人、已酉進士、官華亭教諭卒。是歲同學爲莊上舍述兄弟二人。始學作古文、有祭花神文及園居、南樓、夜宿、初生十五六等詩。初與唐上舍鵬訂交、間有唱和焉。

二十八年癸未、先生十八歲。在城北四十里鄭村鄒翁元士家塾、仍從唐麟臣先生習制舉義。同學爲鄒福、梅廷、梅金川三人。鄒翁極重先生、欲以女妻之、知有所聘乃止。五月辭館歸、即渠時疾、復延及全家、蔣太宜人病瀕危者數次、大母趙安人、大父封旅府君即於是月相繼

卒。先生承重居廬、至匝月後病稍瘳。八月初復赴鄒氏塾。是秋舅氏素園先生罷官、奉龔太孺人旋里、先生解塾、即從蔣太宜人仍居外家、與表兄蠶、從表兄定安尤契、倡酬談讌、每徹晨夕。郭北篇、中井鄉歌諸詩皆是年作也。

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十九歲、從北後街余芑貽先生豐受唐宋古文及制舉義。余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奇賞先生、有異才之目。每課文日、先生常兼作數篇、或一題即製其二其三、午餘諸同學方搆思未就、輒已交卷、時蒙擊節嘆賞。歲暮解塾、獨爲詩送先生。次即賞楊生清輪、後楊成乾隆甲辰進士。里中皆謂余先生有知人之鑒焉。

是歲同學爲余先生子明經彤及楊章、秦畢諸生，共十餘人。有雲谿春詞、獨酌謠諸詩，始學爲駢體文。

三十年乙酉，先生二十歲。在外家園驂書屋，授表弟兆峋經、齋園先生子。歲得脩脯錢二千八百。暇即從舅氏曙齋先生問業。時表兄馨、從表兄定安皆授徒於家，三人昕夕往還無間，有春園唱和集。又與里中諸名士結社，訂交始廣，有題阿房宮圖諸詩、塡詞四十餘首。

三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一歲。仍在外家授徒，從學則表弟兆峋、從表弟榮、從舅氏秀君子。衡章族舅氏濟川子。三人。歲入脩脯錢七千。正月二十五日，叔父雲上先生卒。六月，應童子試，不售。是歲詩社以洗研池賦、檳榔行、雲谿竹枝詞命

題先生試列第一。又在楊氏臙光館會課、凡四十人、皆里中名宿、先生年最少、從舅氏榕盦先生閱其文、奇賞之、亦列爲第一。此後先生常詣舍南竹屋問字、至辛卯秋客皖江乃已。又賦中秋減字木蘭花詞十首、同輩傳鈔殆徧。劉文學宸贈詩云、才子清眠起夜分、新詞字字鏤香雲。何當共握琉璃管、寫盡羊欣白練裙。是歲詩詞約及百首。

按雲上先生四子、長開吉、字元愷、爲先生從兄。次顯吉、字倚儀。次亘吉、字禹平。次艮吉、字元艮。皆先生從弟。蔣榕盦先生名和甯、乾隆壬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二十二歲。適汪氏仲姊以先生制義不進、因與蔣太宜人謀、復令先生在張王廟西潘氏塾從時月圃先生元福受作文法、束脩二十千、皆仲姊獨任之。時先生乾隆壬申舉人、中甲戌明通榜、工帖括。同學則潘上舍尙基、方上舍起莘、青陽陳上舍蔚、江陰陳秀才宏器諸人。尙基之叔振煥亦舊識也。六月、應童子試、不售。七月、諸同學就江甯鄉試、先生又僦鹿苑菴後雲依閣讀書、每夜輒至三鼓。僧徒厭之、託言有賃宅者、遷先生入禮房土室中、上漏下濕、居之晏然。冬十月、外王母與太孺人病劇、先生自塾中歸侍疾、衣不解帶者旬日。及卒、慟哭嘔血、七七竟、始奉蔣太宜人歸與隆里

舊宅。是歲有南樓贈書圖記、訪從叔縣尉、至昆山紀游、哭外王母諸雜體詩。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二十三歲。在仲姊宅授汪甥楷經。汪氏居天井里、室宇深邃、宅中所延經師則同里段布衣聖烈、李布衣瑞寬、與先生爲三。其群從皆好賓客、每有文讌、三人者恆首坐焉。九月十六日、蔣宜人來歸先生、贅於外家凡三日、始同歸興隆里舊宅。宜人蔣太宜人兄寶君先生女也。婚甫五日、即赴弔邵先生齊燾於常熟。邵先生乾隆壬戌翰林、主常州龍城書院、奇賞先生與黄君景仁。是歲有催粧詞哭邵先生、及游虞山詩、又有寓興詩二十首、及東鄰棄婦等詩。寓興詩後即失去。

三十四年己丑、先生二十四歲。仍館汪氏。正月叔姊適同里史君德孚。五月、應童子試、補陽湖縣學附生。七月、與諸同人訪城西徐墅陳刺史明善於亦園、與無錫邵秀才辰煥、江陰屠進士紳、同里劉文學駿、中表莊上舍寶書、趙上舍懷玉唱和詩極多。是月、長女傳簫生、未幾殤。有贈趙表弟七言長歌。

按先生少孤、午峰府君未及命名、初名蓮、字華峰。是年以縣試第二、府試第三、院試第八補縣學生、督學則副都御史滿洲景福也。後以壬辰年改名禮吉、辛丑年就試禮部、以嫌名當有所避、復改今名。莊爲先生從母之子、後官聊城縣丞。趙爲先生祖母兄兩浙

鹽驛道侗斅之孫，後以庚子召試舉人，官內閣中書、青州府同知。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二十五歲。仍館汪氏，從學者錫楷及汪生桓等三人。七月，偕黃君景仁附瓜船至江甯鄉試。九月榜發，薦而不售。有游京口三山及江甯雜詩。是秋識錢唐袁大令枚於江甯，大令謂先生詩有奇氣，逢人輒誦之。始與里中董太守思駉、左刺史輔訂交。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六歲。仍館汪氏，從學者汪、董諸生等四人。五月偕趙表弟懷玉赴江陰，同寓趙孝廉敬業寓齋，科試一等四名，補增廣生。七月十日，次女傳綏生，越歲春卽痘殤。偕楊秀才繼曾、炳文，劉上舍培基赴

江甯鄉試，同寓秦淮河房。九月，榜發不售。十一月，先生以館穀不足養親，買舟至安徽太平府，謁朱學使筠。時學使尚未抵任，沈太守業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月，適安徽道俞君成欲延書記，太守以先生應聘。已至蕪湖，有留上朱學使書。學使得之甚喜，以爲文似漢魏，即專使相延入幕。以臘月八日復抵太平，黄君景仁已先在署，學使作書徧致同朝，謂甫到江南，即得洪黄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是年秋在江甯，與汪明經中、顧進士九苞訂交。及入學使署，又與邵進士晉涵、高孝廉文照、王孝廉念孫、章孝廉學誠、吴秀才蘭庭交最密。由是識解益進，始從事諸經正義及說文、玉篇。

每夕至三鼓方就寢。是年所作詩文逾百篇。

三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七歲。在安徽學使署，隨歷徽州、甯國、池州、安慶、廬州、鳳陽七府，六安一州，徧游采石、青山、敬亭、黄山、齊雲、齊山諸名勝。六月，以歸省旋里。七月，仍赴太平。十一月，以兩世六棺未舉，歸奉先生祖父母及午峰府君、叔父雲上、君佐兩先生、叔母趙孺人櫬，葬扵城北前橋村新塋。是冬以所負多，訪蔣編修士銓、汪孝廉端光於揚州，編修解橐金助之，乃得歸，已廹除夜矣。是歲作文二十餘篇、詩二百餘首。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八歲。時四庫館始開，江浙搜采遺書，安徽省設局太平，聘先生總司其事，沈太守業富

并延兼管書記。閏三月十六日、長子怡孫生。七月、朱學使以閱卷之人、復延先生偕試徽、甯二府。九月、自徽州偕汪孝廉端光歸里、由新安江徧遊嚴陵、富春及錢唐山水諸勝、唱和幾及百首。十月、先生以不能家食、往謁胡按察季堂於蘇州、因訪趙表弟懷玉於穹窿、同游東西兩洞庭、入林屋洞、探金庭玉柱之勝、宿包山寺二夕、記游詩約十餘首。月杪復歸、時錢文敏公維城居憂在里、見先生詩文、奇之、徒步過訪焉。是冬移居白馬三司徒里賃宅。十二月、聞朱學使離任入都、因附江陰繆君晉階赴廣西候補、至太平送之。繆君爲先生舅氏、素圜先生壻、將選來賓縣界屏司赴稔、挈家赴任。資不能歸、沈太守業富、袁大令枚皆薄助行

資。於歲除日騎驢抵里、有感族人饋薪炭詩、作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九歲。正月赴江陰補壬辰年歲試。先是、錢文敏公會語學使彭閣學元瑞、謂先生爲昌黎復生、由是閣學亦久知先生。十三日補試、準附一等三名。後又次蔣編修士銓元韻贈先生七古一篇、薦入常鎮通道袁君鑒署授徒、歲修百二十金、并令在揚州安定書院肄業、膏火費亦及百金、自此將毋稍裕。七月、偕黃君景仁赴江甯鄉試、同寓明徐氏東園舊址。是科闈中得文及五策已定作元、房師賈先生景誼、乾隆丁丑進士、官蘇州總捕同知。以首藝有別解、與兩主司力爭、因定作副榜

第一焉。座師則翰林院侍讀學士今文華殿大學士董公誥、司經局洗馬今兵部尚書劉公權之也。榜發、座師及學使皆惋嘆不置。十月、復詣揚州、冬杪始歸。偕汪孝廉端光唱和詩極多。是歲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同里則孫黄趙諸君外、復偕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唱酬無間、里中號爲七子。

四十年乙未先生三十歲。彭閣學薦入江甯陶太守易署中、修校李鍇尚史、匝月事竣。太守亦重先生、因延課其孫兼管書記。四月、以太守俸滿入都、因歸省親。七月、復至江甯。九月、太守擢惠潮嘉兵備道、先生以親老不能遠游、因就句容林大令光照聘、課其壻濟浦鄭秀才聯

華。時孫君星衍尊人孝廉勳官句容敎諭、而訓導全椒朱君沛、縣丞錢唐汪君蒼霖皆工詩愛客、縣中紳士王廣文吉士兄弟、沈公子友言亦慕與先生交、凡客句容三月、文讌殆無虛日。又偏游茅山、棲霞、紀游詩約數十篇。臘杪始歸里門。十二月十日、次子盼孫生。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一歲。正月、仍至句容縣署。二月歸里、旋至揚州及江甯訪友。三月、復往句容校縣試文。四月、以林大令罷任歸里、時浙江學使王公杰欲延先生校文。七月、往謁學使於紹興、値其局試、例不當通刺、資斧幾至乏絕。及試畢往謁、學使一見先生如舊相識、遂偕往試台州處州二府。中途歷天台、雁蕩諸勝、皆有

詩紀事。十月二十六日、蔣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風疾卒、春秋六十有三。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訃後驚悼有他變、即作札言太宜人病狀、屬姊壻史君德孚持至處州、并促偕歸。到日亦值扃試、留書而返、先生於試畢得書、星夜遄返。十一月十四日晡時、舟至戚墅堰、距常州三十里、疾步至城、有僕竊園役仇三爲營卒、途遇之、問家中狀、仇以實告。先生驟聞哀耗、五內昏迷、方度八字橋、忽失足墮水、兩岸陡削、人不及救、隨流至滕公橋。有汲者見髮颺水上、撈之得人、試心口尚微温、始呼衆集救、問里中識者、共舁至家。救者不知先生、疑爲避債赴水、及審狀則皆曰、孝子孝子。悲嘆而散。天嚴寒、衣履

冰濕、鄰人蔣松圓釋先生衣、自解衣衣之。舉家號哭呼救、久之方蘇、搶呼痛哭、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諸姊以大義責先生、始稍進米飲。七七內僅啜糜粥、席藁枕凷、晝夜號哭。終喪不進肉食、不入內室、所服皆白衣冠、不御緇布。自以未及侍蔣太宜人含斂、哀感終身、嗣後每遇忌日、輒終日不食、客中途次不變、三十年如一日。是歲在苫次、撰次蔣太宜人行述。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三十二歲。居憂在里授徒、從學者汪甥楷、劉生登禾、孫生星衡、瑀及張楊諸生、凡七人。長子飴孫時已五歲、亦日課以爾雅十數行。十一月、座師劉公權之視學安徽、遣人相延、先生亦以營葬乏資、遂於

長至前由陸程赴太平，并約孫君星衍偕行。劉公相待有加，以先生衣縞素不肯更易，因約值節日朔望皆聽獨處，專遣人司飲食。在學署一載，率以爲常。又因先生薦孫君學行，因并款留以助衡校。自是先生與孫君助學使校文外，共爲三禮訓詁之學。留太平度歲。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三十三歲。在安徽學使署。二月，隨試太平、徽州、甯國、池州四府。五月中始返太平，偕孫君至句容學署度夏。七月，復同詣太平，隨試江北諸州府。十一月，在滁州，因葬事先歸。以十一月廿六日祔葬蔣太宜人於午峰府君墓。知友在百里以内者咸來會葬，如高郵金君𥳑、無錫楊君芳燦兄弟、及同里孫君等，皆館

於白馬三司徒里賃宅、旬日方去。先生在冢次三日夜、負土成墳始歸。歲暮、以負債多、偕孫君至句容、聞座師劉公遭母憂、復親詣太平弔唁。至除夕前仍回句容。

四十四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仲弟以少孤失學、假仲姊資學爲賈、累歲虧折資本、至無以償。時先生服闋歸里、決計攜弟北上、別謀進取。又以無行資、袁觀察鑑薦入常州黃太守澤定署、閱府試文薄、有所贈、方得成行。過揚州、汪孝廉端光復助以行資、始舍舟從陸道。遇漢軍繆秀才公儀、今名公恩。聯車北行。五月初二日抵都、居黃君景仁寓齋。時四庫館甫開、雠校事繁、座師董公誥爲總裁官、屬總校江甯孫舍人溶延先生至打磨廠寓齋、總

司其事、歲脩二百金。仲弟亦送入方略館効力。先生節嗇所入、半給仲弟館費、以半寄歸爲衣食之資。迎養叔母余孺人、季父希李先生於家、用度益窘。每遇訪友或假書、十里五里無不步行。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時翁學士方綱、蔣編修士銓、程吏部晉芳、周編修厚轅、吳編修錫麒、張舍人塤共結詩社、首邀先生及黃君入會。每一篇出、人爭傳之。是以先生遇雖甚困、而友朋之樂以此二年爲最。九月朔日、女紡孫生。是年得駢體文四十首、詩詞約二百篇。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三十五歲。在孫舍人寓校書、仲弟以思家得咯血疾、新歲益甚、先生質衣具資、遣人送歸。時

甫近上元、以無衣不克出門、託疾斷慶弔絕過從者凡
兩月。時方
南巡、諸臣例獻賦頌、先生爲山陰梁尚書國治製頌十八章、首
邀
睿賞。于是都下求屬稿者甚衆。先生亦精力絕人、日爲孫舍人
校官書八巨冊、類有攷證數十條、夜則製進呈冊頁一
通、每至三鼓方休。是年恭遇
萬壽、頌述之文益多。自二月至七月、所製凡五六千篇、得酬金
四百兩。時前橋新塋前地一畝、欲爲豪家佔買、先生得
家問、即以所得金之半寄歸、先與立券、豪家遂不能奪。
仲弟病痊後、復假貸北來、先生爲盡償宿逋、并取還前

典質之物、類皆賣文錢也。八月、應順天鄉試、出闈卽爲四川查按察禮聘掌書記入蜀、歲修四百金。先生以屢困場屋、不復有進取心。九月朔、遂辭孫舍人、暫寓蓮花寺、待查公同行、適其方擢四川布政使、未卽就道。初七日揭曉、中式第五十七名舉人、孫舍人同獲儁、查公遂力止先生無行。于是復遷寓舍人宅。是科座師爲協辦大學士漳浦蔡文恭公新、刑部左侍郎無錫杜公玉林、內閣學士滿洲嵩貴公、房師爲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清苑李公孔陽。李公閱薦首場卽得疾、二場屬吳江丁郎中雲錦代閱、三場屬嘉定曹中允仁虎代閱。座師以制藝皆散體、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爲願

亭林後生，蔡文恭公取閱，亦深賞之，遂移入前列，以五策進呈。揭曉後未一月，房師郎以疾逝，先生與同門生覩含斂并稱貸而厚賻之。是歲與黄君及欽州馮編修敏昌、順德張解元錦芳唱和，及詩社所作，共得詩百餘篇、雜文數十篇，著三國疆域志二卷。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三十六歲。在孫舍人寓校書，時移寓賈家胡同。三月，應禮部試，本房山陰王編修增閱卷，呈薦閣中，已定作江南第二本矣，固始吳副憲玉綸爲副總裁，旋以軍機中書汪君學金卷易之。先是孫君星衍已入關，并札言陝西巡撫畢公沅欽慕之意，先生遂決意游秦。四月十六日，偕崔同年景儀西行，崔方至四川定省。時征逆回，

京兵入陝、道出山西、因迂道由館陶、臨清至河洛、抵開封。而資斧已竭。適舊友楊司務仁基、同年管戶部世銘皆在開封、共假貲以行。五月望後抵西安、寓開元寺一宿。畢公聞先生來、倒屣以迎、翊日遂延入節署。時幕中爲長洲吳舍人泰來、江甯嚴侍讀長明、嘉定錢州判坫、及孫君與先生凡五人。陝西尙有回警、日偕畢公籌兵畫餉、暇即分韻賦詩、常至丙夜。閒游牛頭、香積諸寺、尋曲江及漢唐古跡。又代莊州判炘修延安府志、歲杪方竣。是月二十五日、適汪氏仲姊以疾卒、先生聞訃、哭之慟。仲弟以尙未議敘留都、每月揭貲寄之。是年道中懷古、紀游及唱和詩共得二百首、雜文數十篇。

四十七年壬寅、先生三十七歲。在西安節署。三月、偕同人至牛頭寺看桃花、抵終南山麓始返。四月、黃君景仁以將赴選、謀貲入秦、寓開元寺者三月、間旬必偕孫君出訪之、或同游名勝、竟日而還。六月、至朝邑訪莊大令炘、回途過潼關、赴陸司馬維垣之約、時陸署同州知府其子戶部鍾為先生庚子同年。留二日、即順道游華山、宿玉泉院。質明坐竹兜行二十里至青柯坪、久憩自此以上皆當步行。遂自千尺幢直上、小駐媼神洞飲泉、由仙人迻、日月崖、蒼龍嶺至三天門、塗皆危絕、攀鉄索穿石脇方得上。先生步行若飛、餘人不能及也。從天門東折詣玉女峯、坐洗頭盆側、蒼栝滿崖、夕陽欲下、天風泠泠、渺非人境。復上謁金天宮、宮在落

雁峯下、距峯頂尚五里、道士供果餌畢、因至後山松檜亭覩新月亭址、即秦昭王與天神博處。時七月哉生魄日也、薄暝仍回金天宮、蔬食後出屋、覩星斗皆大於瓜、皎潔异常。倦宿東軒、徹夜有聲不絶、蓋呼吸可通帝坐矣。四鼓招道童秉炬上落雁峯覩日出、峯頂僅十餘步、左爲華池、右則鐵屋一間祀老子。時夜尚昏黑、忽閃電自隔河來、八百里中條山畢見。久之、海日始上、霞光萬千、較黄山仙掌峯所見又不同矣。蹲久下嶺、天尚昏黑無所見、復秉炬西至蓮花峯、覩巨靈擘山處。又南折至環翠巖、望山南諸峯、并訪陳希夷習靜石屋、徑從原路下山。未刻至玉泉院、華陰知縣來訪、足力已竭、幾不能

具禮。兩日後始復舊。以初八日返節署。九月，舊友湯大令大奎以輸餉至甘肅，過陝相訪，并出炙研瑣談屬爲點定。是歲凡得詩百餘首、文二十餘篇，著漢魏音四卷，撰淳化、長武二縣志。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三十八歲。在西安節署。三月，莊公子逵吉約游鄠縣、{薄人沂方署縣事。}因同由興平抵馬嵬驛夜宿，各有題壁詩。留鄠縣五日，登太白山，從新開路至上池一勺久憩。别日復上五丈原，望陳倉岐山，回塗過盩厔，徧訪仙游樓觀諸勝。時太倉王上舍開沃主講盩厔，因留宿書院中二日，由鄠縣歸西安。五月，得黄君景仁安邑臨終遺札，以身後事相屬，先生由西安假驛騎四晝

夜馳七百里抵安邑，哭之于蕭寺中，爲措資送其柩歸里。時季父希李先生留滯漢口，約先生同歸，先生遂自蒲州渡河，由襄陽至漢陽，而季父已先行。座師杜公方鞫獄武昌，喜先生至，邀留旬日，陪遊黄鶴樓、西塞山及隔江大别、梅子諸山。至七月望夜方行。八月朔日抵里門，因爲黄君營葬。先是，畢公知所居賃宅逼隘，因贈資爲購宅，即今花橋北居第也。以十月初三日移居焉。十二月，偕睦同年壽昌、趙表弟懷玉計偕北上，復迂道至句容、江甯，乃克成行。時將

南巡，車馬皆乏，僱小車前行，除夕住拈花集度歲。是歲紀游詩百餘首，澄城縣志二十卷。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三十九歲。正月十八日抵都門。二月、偕江陰繆孝廉汝和寓泡子河觀音寺。時已締兒女姻，其第四子先生壻也。三月、應禮部會試、試畢、偕同人游西山。榜發、薦而不售。本房編修祥慶公閱卷最遲、至四月四日方以三場並薦總裁蔡文恭公及紀公昀、奇賞之、紀公尤擊節五策、必欲置第一、時内監試豐潤鄭侍御澂以得卷遲疑之、欲移置四十名外、紀公堅執不允、因相與忿詈不可解、總裁胡公高望調停其事、遂置不録。紀公於卷末賦惜春詞寄意、出闈、即先詣寓齋相訪焉。先生以四月出都、由山西赴陝、道中爲田家詩寓意。以貲斧告匱、迂道訪沈運使業富于運城。五月半抵潼關、聞畢公祈雨太

白山、因至盩厔仙遊寺相見。翊日同游樓觀、半道聞甘肅回警、畢公卽回西安調撥兵餉、先生以病暑留盩厔縣署旬日方返西安。莊公子逵吉繪元都訪古圖、有百韻詩紀事。是月十九日、第五子符孫生。時西安修濬城隍未竟、而西事頗急、畢公屬先生及孫君時假出游爲名、規畫其事。六月程編修晉芳乞假來陝、抵署卽病不起。畢公與先生等日爲營畫醫藥、及沒、皆躬視含斂。是歲著公羊穀梁古義二卷、詩文合百餘首。

五十年乙巳、先生四十歲。在西安節署。正月、畢公入覲、并摹唐開成石經進　呈、擬薦先生、孫君及吳縣江布衣聲。

晉

國朝三體石經、即在西安刻石以進、爲當軸者所阻而止。三月、偕嚴侍讀長明游紫閣、白閣、圭峯草堂寺、由澧水橋巡第五橋諸舊蹟。時畢公調撫河南、趣先生至開封、遂於月杪由陝入汴。至則豫省方積旱、又河工事塡委、不復有關中唱酬之樂矣。五月十一日、季父希李先生卒。

十一月、自豫南回、枉道至固始、謝大令聘署齋盤桓旬日、方還里門。仲弟以議敘從九品、需次省先生於開封、先生致書曹州守太谷吳君[redacted]署、俾就近養力焉。後以史氏甥女歸其子上舍昭。回里後歲歉甚、復節齋衣食、贍諸親友、間亦與錢大令維喬、蔣太守熊昌諸人爲銷寒小集。是歲得紀游詩百首、修固始縣志。

按希李先生二子、長名原吉、字思周、次名炳吉、皆先生從弟。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四十一歲。在里中。二月偕錢大令維喬等買舟至浙江省從舅氏榕盦先生、時舅氏曙齋先生父子、楊孝廉夢符、孫振學、吳祖健、蔣承曾、陸繼曾四上舍並以事至杭、崔浣青恭人暨公子景偘亦往任所、連舫十數、偏游錫山虎溪、復至元墓靈巖、流連篇什、繼以清歌、極琴尊游覽之樂。抵錢塘日、即居蔣表弟重耀寓齋、榕盦先生子。間日游龍井、天竺、靈隱、淨慈諸名勝。與邵編修晉涵、楊孝廉、蔣上舍、崔公子吟哦、常至徹夜。留月餘、復歸里中。三月、亟赴開封卽署。八月、登封陸大令繼

彝延修縣志、并約為嵩山之遊。以十月由鄭州密縣抵登封、陟太室少室、訪嵩陽書院暨啟母石、手搨三石闕銘。信宿少林寺乃回、甫抵開封、聞椿盦先生之訃、哭之慟。是歲南北紀游詩約百五十首、著東晉十六國疆域志、修登封縣志、為友人改纂懷慶府志。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偕孫君星衍計偕北上入都、寓繩匠胡同。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以五月初抵里、時競渡方盛、與莊表兄寶書、陳大令賓、陸廣文壽昌日為泛舟之游。五月、搆卷施閣于宅西、稍有樹石及小池、日偃仰其中。畢公屢書促行。十一月、偕莊舍人復旦重赴開封節署。是歲得詩二百首、撰乾隆府廳

州縣圖志。

五十三年戊申、先生四十三歲。在開封節署。賦寒食紀游詩四十首、和者數十人。八月、畢公擢督兩湖、先生偕行、以九月五日抵武昌節署。時楊進士倫亦主講于此、時與出游晴川、黄鶴諸勝、唱和甚多。歲暮、畢公甫自荆州堤工回署、汪明經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正澍、章進士學誠亦先後抵署、談燕之雅、不減關中。

五十四年己酉、先生四十四歲。正月二日、計偕北行。毛州判大瀛餞先生於江北三山徑、梅已半開矣。由漢陽北上、元夕後抵開封、居同年徐大令書受寓齋數日。渡河、至武陟訪王大令、復不遇、因獨游濟源、謁濟瀆廟。至盤

谷、欲往王屋山、不果。二月抵都、居孫君星衍琉璃廠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五月八日、抵里。七月、之杭州訪友、留旬餘乃歸。八月、仲弟選授崇文門副使。時同年李太守廷敬官常州、延修府志、并選唐百家詩。以九月進署、十二月返舍、與錢大令維喬、莊公子逵吉爲消寒小集。是歲得詩六十餘首。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元夕、趁山東使船計偕入都、至王家營、以船行甚遲、復由陸取道泰安、登泰山、至高老橋、日已逼暮、欲逕上、同伴不可乃還。以二月杪抵都、居仲弟海岱門三條胡同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四月初九日、榜發獲售、座師爲東閣大學士王文端

公杰、吏部侍郎後官體仁閣大學士朱文正公珪、工部侍郎鄒公奕孝、房師爲刑部員外郎後官安襄鄖道王公奉曾也。先是、朱文正公雖未識面、然知先生名已久、入闈後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賡芸卷、有駁策問數條、以爲先生、擬第一。復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爲先生、遂置李君卷第六、而以朱君冠多士。及拆號、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乃相與嘆息、以爲名次亦有定數云。　殿試、先生卷條對詳明、讀卷大臣進呈第一、

欽定第一甲第二名。五月初一日引

見、授職翰林院編修。七月、派充　國史館纂修官。是秋、先生與

仲弟移寓三里河清化寺街，饒有竹木之勝，查給事瑩舊宅也。歲除，先生以逋負多，避債至城東數日。除夕抵暮乃歸。是歲偕同年張太史問陶唱酬甚多，所得詩文數十首。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四十六歲。在京供職。正月十六日，長子飴孫娶婦，汪氏仲姊季女也。四月，蔣宜人率眷屬由水路抵都。十月，石經館開，派充收掌及詳覆官。時至國子監監視刻石，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字多譌俗，有上石經館總裁書，欲一一更正，不能從也。是歲偕法學士式善、劉檢討錫五、伊刑部秉綬、何工部道生、王孝廉芑孫唱酬甚多。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四十七歲。在京供職。三月、考差引
見、蒙
記名。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四日、又在闈中奉視學貴州
之
命。向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
韞玉始、蓋異數也。九月榜發、得士董履坦等十三人、副
榜希齡等二人、即日至海淀
御園謝
恩、兼請
聖訓、即蒙
召見、

垂詢鄉貫科第甚悉。并
命速赴新任。先生退即束裝。十六日、次子盼孫殤。二十四日、挈家上道。十月半抵樊城、眷屬暨賓友由水程進發、先生馳驛先行。十一月十三日抵貴陽、巡撫嘉興馮公光熊等皆出郭相迓。十五日、接印任事、即緘題觀風十三府一廳所屬生童。以衙署逼窄、捐貲搆署後樓閣、即今聽事西紅香館、聽雨篷、曉讀書齋、千葉蓮臺等是也。十二月初三日、眷屬抵署、從子繩孫、悼孫、史甥超宗並隨署讀書、延表姪蔣上舍維垣教之。從弟顯吉、原吉、再從姪建禾、蔣表弟曜西、汪甥楷、屠甥景儀、及桂陽李秀才萬坤先後至署、佐理閱文及幕中雜事。是歲得詩七十餘

首。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四十八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上游、歲試安順、南籠、大定、遵義四府。五月回署。六月、歲試貴陽府。八月、出巡下游、歲試平越、思南、石阡、鎮遠、思州、銅仁六府。十一月回署。先生每課士、皆終日坐堂皇評騭試卷、積弊悉除。又歷試諸府、皆拔其尤者送入貴陽書院肄業。一歲捐廉俸數百金、助諸生膏火。又購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諸書、俾資諷誦。其在省日、每月必自課之、令高等諸生進署講貫詩文、娓娓不倦、款以飲饌、獎之銀兩。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勵學好古、甲寅、乙卯兩科、書院諸生中式者至五十餘人、內如胡吏部萬青、花給

諫杰、黄大令鶴、何編修應杰、張工部本枝、邱編修煌、翟編修錦觀、徐進士時英、蘇大令廷棻、焦進士承煒、劉進士熺兄弟、賀進士世清等連翩擢第、餘皆領鄉薦、及登拔萃科以去。五六年間所識拔之士、無仍爲諸生者。是歲具摺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奉

旨交部議奏、爲部臣所格不行。凡得紀游詩及雜文共百五十首、著意言二十篇。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四十九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下游、歲試都勻、黎平二府。都勻試畢、陸行至三脚屯、由都江舟行、古之牂柯江也。至古州、復登陸。時彭提督廷棟兼攝古州總兵、與孫司馬鑑出迓、邀游五榕山、入諸葛洞。

時方仲春，百卉齊放，菜甲花黄及一二十里。先生嘗云，江南無此春景也。留一日始行。沿路苗寨中皆合隊出迎，男吹蘆笙，衣錦衣，插雉尾，女則衣黑襬裙，以銀圈飾頸，富者至一二十圈。晚至館驛，必東西列亭下唱歌以荷包及銀鞴之方去。黎平以歲科並試，留四十日乃行。中途歷游南泉山、少寨洞、獅子崖諸勝，奇麗皆目所未睹。先生並有游記。三四、五月科試鎮遠、思州、銅仁、思南、石阡、平越、都匀七府。五月十四日返署，先一日長孫穀

曾生。八月，值甲寅

恩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科試上游安順、南籠二府。十一月回署。是歲所得詩文百餘篇，著禪歲、釋册二篇。

六十年乙卯、先生五十歲。在貴州任。正月十九日布政使以下奉邀巡撫馮公及先生至城南甲秀樓張讌放燈、酒半、得銅仁苗石柳鄧滋官起事耗、署按察使張公繼辛、貴東道尼堪富什渾公聞信卽行。甫曙、馮公繼往。自此至任滿入都、苗氛未殄、數公並在軍營、時有書函往復、頗端規畫焉。三月、科試大定、遵義二府。五月回署。六月、科試貴陽府。八月、值乙卯正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以將報滿、蔣宜人先率子婦回里。十一月十日、先生自省城啟行、督撫密摺陳奏聲名、以爲淸廉愛士、數十年所未有。諸生送者自圖雲關至貴定、三日中常不絕。熊生煥章、楊生大奎隨行、皆新中式無力入都者。十五日

抵鎮遠、新任學使談君祖綬亦至。當即交印、由洪江進發。十二月抵辰州、晤湖督畢公沅、湖南巡撫姜公晟。十九日抵荆州、姻家崔太守龍見以公事出、晤崔浣青恭人錢上舍伯垌兄弟。廿四日抵襄陽、晤房師安襄鄖道王公奉曾。除夕、抵河南南陽府度歲。是年得詩數十首、著貴州水道攷三卷。門下士爲先生校刊附鮚軒卷施閣二集。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五十一歲。元日偕南陽鎮總兵袁果南陽府知府完顏岱等至幄殿行朝賀禮。初二日上道。初七日至滎澤、過河半渡、風太作、舟幾覆、薄暮仍返南岸。因步行、攜從子惇孫及兩門

生至惠濟橋行館草宿。越一日月夜復渡河、夜半忽氷凌大下、衝舟至四十里外方得泊。明蚤復至滎陽縣、索人夫帆纜始成行、午刻抵北岸。十四日抵安陽、晤同年趙大令希璜。元夕宿磁州。廿八日入都。廿九日詣　宮
門覆
命。時先以任滿日黔省督撫保奏過優、蒙
諭見面時題奏、當日軍機處將原摺先遞、旋即
召見、
諭問黔中課士情形、黔楚苗匪近狀、民情安擾、官吏賢否甚悉、
又
垂詢祖父兄弟并甲第師生、良久方遣出。是年以

皇上登極
恩詔贈先生父承德郎、母安人。復以本身妻室應得
封典、貤贈祖父母如例。二月、僦寓兵馬司前街。四月、散館一等、
奉
旨留館。六月、派本衙門撰文。七月、派充　咸安宮官學總裁。八
月、移寓沙土園八角琉璃井官房、有亭池樹石之勝。是
歲得詩約百首。
二年丁巳、先生五十二歲。在京供職。二月廿四日、長孫女
生。三月初三日、奉
旨在上書房行走、侍　皇曾孫奕純讀書、即日移寓澄懷園近
光樓下。五月、

恩賜葛紗宮扇香串藥定有差。蔣宜人率子婦等抵都。八月丁酉朔、
皇上釋奠于太學、奉
旨偕李編修鈞簡、石修撰韞玉、王編修宗誠分獻後殿。是日四子胙孫生、其母侍姬鄭氏[redacted]人蔣宜人前以多病為先生購得之、命隨入都侍巾櫛焉。十月、仲弟以嗣母余太孺人年邁乞養歸、先生垂淚送之、自此亦有歸志矣。十二月、
恩賜
御書福字、風羊鹿尾諸品有差。是歲得詩文七十餘首、刊東晉疆域志竣。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三歲。在京供職。元夕後、仍還入澄懷園直廬。正月十二日、仲弟副使君卒于里門。二月廿七日、大考翰詹諸員於
正大光明殿、
欽命題爲井鯽賦、春雨如膏詩、征邪教疏。先生於疏內力陳內外弊政至數千言、情詞剴切、閱卷者皆動色。初擬二等前列、旋置三等二名。三月初二日引
見、蒙
高宗純皇帝記名。時甫得仲弟凶訃、痛哭不食者累日、即於初七日陳情引疾。二十五日、挈家屬從陸路南回。四月二十五日抵里、哭仲弟於厝舍。五月、詣蘇州哭畢公沅於其

墓。七月望日、送舅氏曙齋先生暨長子飴孫至江甯鄉試。九月榜發、飴孫中式第四十二名舉人、曙齋先生亦以年過八十、循例

欽賜舉人。十月、因長子飴孫至高淳謁房師張君其籀、先生偕至宜興、偏游善卷、龍池之勝、旋卽歸里。初十日、叔母余太孺人卒、先生經理喪事、踰月不出戶庭。十一月至杭州、訪阮學使元、秦觀察瀛、寓西湖漱石居半月而歸。十二月、葬余太孺人於前橋先塋、并卜塟仲弟於塋南討家村。是歲得詩文約百首、刻十六國疆域志竣。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四歲。在里門。正月爲洞庭包山之游、回舟復至香雪海探梅。月杪返里。二月驚聞

高宗純皇帝升遐、以
內廷翰林例應奔赴、隨即束裝北上。三月初二日抵都、奉
旨在
觀德殿隨班哭臨、因赴本衙門銷假、暫寓同年戴刑部敦元
鐵厰寓齋。四月、派充
實錄館纂修官、偕總裁諸公首先訂定條例、承纂第一分書、即
高宗純皇帝初登極時事也。是月以
高宗純皇帝升祔
太廟、
恩詔贈先生父奉直大夫、母宜人。本身妻室並請
封典如例。充己未科會試磨勘官、

殿試受卷官。五月、奉
旨教習己未科庶吉士、分課湯君金釗、張君惠言、貴君慶等十
四人。移寓
西華門南池子關帝廟。八月第一分
實錄告成、先呈
御覽。先生以春初束裝匆遽、在都車馬衣履一切未具、遂于二
十日在本衙門乞假、已准擬於九月初二日叩送
高宗純皇帝梓宮後南行。時川陝餘匪未靖、湖北安徽尚率兵防
堵、時發
諭旨、籌餉調兵。先生目擊時事、晨久過慮、每聞川陝官吏偶言
軍營情狀、感嘆焦勞、或至中宵不寐、自以曾蒙

恩遇、不當知而不言。又以翰林無言事之責、不應違例自動章
奏、因反覆極陳時政數千言、於二十四日上書　成親
王及座師吏部尚書朱公珪、左都御史劉公權之冀其
轉達
聖聽。發書後始以原稿示長子飴孫、告以當弃官待罪。是日宿
宣南坊蓮花寺、與知交相別、同人皆懼叵測、先生議論
眠食如常。二十五日、即經　成親王等將原書先後進
呈、奉
旨傳至軍機處指問。旋有
旨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二十六日、大臣
等在都虞司訊問、並面傳

諭旨洪亮吉係讀書人、不必動刑。先生感激
聖恩、伏地痛哭、一一如問、指陳無隱。當經　王大臣等擬以大
不敬律斬立決、奉
旨免死發往伊犂、交將軍保甯嚴行管束。二十七日卽行、時事
出倉猝、車馬行李俱無所出。姻家崔大令景儀方在都
門謁選、偕同年王編修蘇、同里莊上舍會詒等日夜摒
擋、滿洲侍郎成格公時官戶部主事、素未識先生、自以
屋劵質銀三百兩爲助、方得成行。計在刑部三日夜、及
自刑部至兵部、暨出彰儀門、慰問者不絕於道、其中多
有未經識面者。先生一一謝之、崔莊二君及同里張庶
常惠言、陶孝廉登瀛皆送至蘆溝橋、信宿而返。二十八

日至艮鄉、遣長子飴孫旋里、支持家事、遂挈二僕一車夫以行。統計自京師至西安二千六百五十里、計程二十六日、自西安至蘭州一千六百九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蘭州至肅州一千四百七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肅州嘉峪關至伊犁萬一千里、計程七十二日。先生行篋蕭然、資斧屢見匱乏、賴故交素識殷勤贈贐、饋食解衣、始得遄行抵戍。在直隸山西則如李大令景梅、蔣刺史榮昌、陳大令曰壽、在陝西則如朱太守勳、莊刺史炘、費大令濬、錢州判坫、在甘肅則如楊戶部芳燦、祈政揆、姜按察開陽、唐大令以增、周二尹能珂、皆先生素交也。十月初八日抵西安、重僱車馬、留三日乃行。十一月初四日

抵蘭州。十二月初一日抵肅州、重經出關長車除夕在

鎮西府度歲。事皆詳遣戍伊犂雜記。是歲得詩一百四

十首、自西行以後、遵

旨不飲酒不賦詩。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五歲。在伊犂途次。正月二日、自鎮西

府西行。十六日、抵烏魯木齊。二月初十日、抵伊犂惠遠

城。自八月二十七日由都起程、至是凡行百六十一日、

始抵戍所。先是、伊犂將軍保甯妄測

聖意、於未到之先先遞奏摺、中有該員如蹈故轍、即一面正法、

一面入奏等語。奉

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保公之意始息。到日派辦

册房事務，并給西城官墅一所。先生自抵伊犂，除謁見將軍外，蹤跡不出戶庭。所居環碧軒高柳百株，亭亭蔽日，軒下谿水四周，暇則靜坐擁書，間或巡欄閒步而已。

是年四月，京師亢旱，

皇上虔禱三壇，祈求雨澤，因命清理庶獄，分別減等。又赦刑部及各省詳查永遠監禁人犯，分別省釋，其在新疆年久未經釋回者，俱分別開單，候

旨加恩。先生以到戍未及三年，例不開列。自四月二十四日

皇上親禱社稷壇之後，經旬尚未得雨。閏四月初三日，因奉

上諭、從來聽言爲郅治之本、拒諫乃失德之大。朕從不敢自作聰明、飾非文過、採擇羣言、折衷而用、兼聽並觀、惟求一是而已。去年編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摺陳奏、轉向成親王及朱珪、劉權之私宅呈送、原屬違例妄爲。經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披閱、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視朝稍晏、小人熒惑等句、未免過激。令王大臣等詢問、擬以重辟、施恩改發伊犂。然此後言事者日見其少、即有言者、亦論官吏之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洪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以至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爲害甚鉅。洪亮吉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若實有悖逆、亦不能壞法沽名、不過違例奔競、取巧營私之咎。況皆屬子虛、何須

置辦，而勤政遺佚，更足警省朕躬。今特明白宣諭王大臣并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君。諸臣倖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看此諭，先行廻奏，仍各殫心竭思，隨時密奏。軍機大臣即傳諭伊犂將軍保甯，將洪亮吉釋放回籍等因。欽此。是日午刻，

皇上硃筆親書

諭旨，交軍機頒發中外。下午以後，同雲密布，即得甘霖。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

御製詩注，有納言克已，乃爲民請命之大端，本日親書諭旨，將去年違例上書發往新疆之編修洪亮吉立予釋回，宣諭中外，

并將其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正在頒發、是夜子時甘霖大沛、連宵達晝。旋據報、近郊入土三寸有餘、保定一帶亦皆深透。天鑒中誠、捷於呼吸、可感益可畏也等語。是月二十七日、先生在伊犁欽奉諭旨於將軍署庭、涕泣叩首、恭謝聖恩訖、即呈明將軍、以五月初一日東還。統計居伊犁僅及百日。同人言、自闢新疆以來、漢員賜環之速、未有如先生者。有紀恩詩四首記事。同人皆贈詩送別。二十日抵烏魯木齊。六月初六日抵哈密。二十一日、抵肅州、換車而行。七月十三日

抵蘭州。十六日，次孫宛曾生。是月杪抵西安。八月十六日，抵開封。九月初七日抵里，親故話舊，幾如隔世，因自號更生居士。十二月小除夕，女嫁孫適江陰繆氏，繆壻梓入贅於家。是歲得詩九十五首，補作伊犁紀事等詩九十七首，雜文十四篇，著天山客話一卷，紀程一卷，外家紀聞一卷。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六歲，在里門。自二月以後，偕里中耆宿爲壺碟之會，每逢花辰令節，與趙觀察翼、莊宫允通敏、徵君宇逵、蔣通守驥昌、吴封君端彝、陳大令賓、蔣表兄廷耀等往還唱酬無間，每歲皆然。其於莊大令述祖、臧明經鏞堂，則時時相與商榷經義，屢有辨證焉。五月

十三日、孫宛會劇。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詩僧慧超、巨超皆從論詩。同年曾都轉燠邀遊揚州平山堂數日、仍返焦山。七月、孫總戎廷璧邀游太湖東西二山、遂至消夏灣觀荷。十月、松太道李觀察廷敬邀游吳淞江、鎮洋汪庶子學金邀游趣園、遂自蘇州徧游婁東諸勝而返。

是歲得詩二百十九首、文三十一篇。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七歲。在里門。旌德譚君子文居下洋鎮、自建洋川書院、延課諸郡生童、聘先生主講席、遂以二月攜第三子符孫、壻繆梓至洋川。與諸生講經談蓺、每至宵分、遠近聞風、從游者日衆。四月旋里。八月、青陽陳明經蔚邀游九華、歷天臺、東巖諸勝、復游黃山、洛朱

砂泉、重至洋川書院。十月旋里。十九日、蔣宜人卒、有悼亡八首記事、作蔣宜人行狀。十二月、吳江徐待詔達源邀遊黎里、旬餘而返。先生自塞外歸、尤喜導揚後進、每遇世交子弟才藻過人者、輒向名公鉅卿稱道不置。同里如劉編修嗣綰、莊上舍曾詒、黄孝廉戴華、丁明經履恆、陸孝廉繼輅、秀才耀遹、黄上舍乙生、莊秀才綬甲、周孝廉儀暐、陸上舍鏞、高秀才星桀、瞿孝廉溶等、皆得獎勵之益。其專心古學者如劉孝廉逢祿、董上舍士錫諸人、則以漢魏諸儒勖之。其在蘇州、松江、鎮江、徽州、甯國、池州、及浙江東西諸郡、簪履所至、從游最多、每有異才、必加獎許。其尤邀心賞者、至折輩行相交、請質文字、纍

鼎常盈几案。至有數千里轉輾介紹，以求詩文題字者，如雲南師大令範、袁明經揆、四川郭主簿蘭芬等，不可勝計。至如羽士緇流、素工吟咏者，亦欲得一言以為幸。偶歸里中及所過之地，戶屨恆滿，樽酒過從，論文考古，動輒移晷，先生不憚其煩也。是歲得詩百七十七首，文三十五篇，著左傳詁二十卷。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八歲。在里門。正月，同年會都轉煥過訪，因偕同里趙觀察翼、劉宮贊種之、莊宮允通敏、舅氏躋齋先生、莊庶常詵男、謝庶常彝為詞館之會，爵齒數日始行。二月，鹺政額勒布公聘主揚州梅花書院，因游京口諸山，遂至平山堂看梅。四月，以揚州講席酬應較

綮、辭之而歸、仍赴洋川書院。是月廿八日、次孫女生。五月旋里。六月、至焦山定慧寺避暑、旬餘而返。八月、仍赴洋川書院。十一月、自洋川由水程沿江至蕪湖、張太守祥雲、陳孝廉鼇本留游後湖、蟂磯諸勝、遂訪孫觀察星衍於江甯。月杪旋里、偕同里諸公爲消寒雅集、杯酒往還、更迭置讌。十二月、復游上海、偕李觀察廷敬及幕中諸客爲消寒會、旬日返里。十二日、葬蔣宜人于前橋先塋昭穴、復遷葬仲弟副使君於穆穴。先生自營生壙、戒子孫毋得更葬、爲詩以記之。葬事既畢、因至句容茅山、徧游青元館、華陽洞、乾元觀、與舊友王司馬周南談讌竟日而返。是歲、於宅西西圃小築泉石、創聽松臺、更生

齋得詩二百九十九首、文三十二篇。刊竣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著比雅十二卷。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九歲。在里門。正月、率長子飴孫弔平學使恕於江陰。同年邗大令澍邀游長興龍華寺、遂泛湖至長興。自長興訪王少寇昶於青浦。李觀察廷敬復邀游上海、徧訪南園、吾園及葉氏也是園。三月、重赴洋川書院。四月、自洋川至歙縣洪源謁先祠、展大同府君之墓。五月旋里。初七日、第五子齮孫生。六月、送書院諸生至江甯鄉試、留居報恩寺精舍匝月。八月、重游上海、李觀察邀同先生及吳祭酒錫麒、祝編修堃、趙表弟懷玉諸人、以中秋夜泛月至吳淞江、飲宴達旦、各有詩紀

事。十月、如臯汪觀察爲霖邀游北園、遂偕登狼山絕頂望海、訪水繪園故址。回塗溯江復至焦山小憩。十二月、至蘇州、游天平支硎諸山、久住吾與菴、遂往鄧尉香雪海探梅而返。是歲得詩二百五十九首、文二十一篇。

十年乙丑、先生六十歲。在里門。正月自宜興渡太湖、至長興、偕詩僧巨超游卞山。遂自湖州至天台、徧游天台石梁、赤城、瓊臺諸勝、宿桐柏宮、國清寺、數日而返。三月、涇縣李大令德淦聘修縣志、設志局於蕭公祠。先生日與縣人趙舍人良霨、廣文紹祖、左明經煊、朱廣文煐等訂定志例、酬酢往還無間。五月旋里。六月、重至涇縣志館。八月旋里、復爲太湖包山之游、徧訪石公山、林屋洞、綠

楊灣諸處。九月三日、爲先生周甲初度。長子飴孫等於里第授經堂稱觴二日。初十日、第三子符孫娶婦崔氏、乾隆辛巳進士分巡湖北荆宜施道永濟崔君龍見之孫、乾隆壬子科副榜貢生甘肅兩當知縣景儀之女也。十月、由京口溯江至星子縣、登匡廬絕頂、自香爐峰麻石門澗、天池、佛手巖、黄龍澗、秀峰寺諸勝。回途重至涇縣。是月七日、次孫女殤。十二月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四十三首、文二十二篇。

十一年丙寅、先生六十一歲。在里門。正月至杭州、以元夕泛舟西湖、遂至餘杭縣、徧游徑山、大滌山諸勝、宿洞霄宮。回舟復至鄧尉看梅。二月、甯國魯大守銓聘修甯國

府志、設志局于城北戚氏故居。先生以涇縣志事將成、命長子飴孫先往編校、自留甯國訂定條例、門訪敬亭、南湖之勝。四月、自甯國至涇縣、由水程旋里。五月、復至甯國。七月、自甯國至涇縣、遂由旌德、太平往游黄山、浴朱砂泉、宿紫雲菴。復自黟縣祁門溪行至崇安縣、游武夷山、徧歷九曲溪及天樞、玉女諸峯、入桃源紫雲洞。自上饒玉山舟行旋里。是月四日、孫凱曾生。（第三子符二孫所生。）十三日、第三子婦崔氏卒。八月二十三日、孫彪曾生。（長子飴孫所生。）十月、重赴涇縣。十一月、以涇縣志告成、自涇縣至甯國、壻繆梓補江陰縣學生。十二月、由甯國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十七首、文二十二篇、暨六書轉注錄八卷、編

纂涇縣志三十二卷。

十二年丁卯，先生六十二歲。在里門。正月，往游金、焦二山，小憩定慧寺。二月，舟行至於潛縣，游東西天目山，宿禪源寺，數日而返。重赴甯國志局，第三子符孫侍行。五月旋里，避暑焦山定慧寺。六月，重至甯國。是月二十日，次女生。二十二日，側室鄭氏卒。七月，自甯國至江甯。八月，嘉興李太守賡芸邀游煙雨樓，遂游常熟、虞山，至嘉興，復渡浙江至紹興，登北榦山，訪快閣天池之勝。十月，重至甯國。十一月，以府志告成，自甯國旋里。是歲常州大旱，秋霧復傷稼，禾苗不成，飢民皇皇，城邑尤甚。先生首請于蔣太守榮昌及武進、陽湖兩明府，設局營田廟，捐

資施賑。先生總理局事，自捐三百金爲倡，餘按城鄉各商賈殷户酌資勸捐。每日卯刻入局，漏下一二十刻始返，風雨無間。又慮賑鬻賑米有疾疫及狠藉粒米之虞，於是改賑以錢。自十二月至戊辰四月，每月放賑一次，計在局四閱月，凡捐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所賑飢口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餘，其鄉歸鄉辦者不在此數。閭閻稍蘇而災厲不作，鄉人感之。是歲得詩二百九十二首、文二十四篇，編纂甯國府志五十卷。

十三年戊辰，先生六十三歲。在里門。二月六日，偕陽湖畢明府開煜在武廟放第二次賑。三月十六日，偕陽湖馬

明府紹援在西廟放第三次賑。是月自江陰渡江、至通州、遊雲台山及狼山、登支雲塔觀海。四月十八日、偕馬明府在武廟放第四次賑。是月至杭州、小住湖上、游雲棲、理安諸寺、回舟復觀吳門競渡而返。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是月二十日、適芮氏伯姊卒、先生哭之慟、浹旬不出戶庭。八月、率第三子符孫至江甯鄉試、回塗復至揚州訪友、重憩焦山、以中秋月夕徧游月波臺、巨公崖、與詩僧巨超等談游竟夕。十月、江行至漢陽、訪洪山、南湖、晴川、黃鶴之勝、月杪旋里。十二月、游荆溪南山、入張公洞里許而還。初五日、孫序曾生。第三子符孫妻戈氏所生。是歲靖江朱方伯勳居憂寓郡中、先生偕方伯及其客陳司馬

玉鄉唱酬往來最數，得詩二百七十一首，文二十篇。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四歲。在里門。正月至蘇州鄧尉看梅，久憩吾與菴。三月，重游焦山、小憩定慧寺及海門菴。四月廿二日，先生偶患脇疾，服醫家消導之劑，月杪漸愈。五月初五日，脇痛復劇，飲食漸減，猶日坐歲寒堂，未嘗偃臥，有問疾者皆自謝之。初九日，服醫家降伐之劑，脇痛未減，時有喘逆。十二日，氣息漸微，家人環問，頻云無所苦。彌留之際，老姪抱幼孫彪曾侍側，呼先生，猶徐應之。未刻先生卒。越一日，殯于北江草堂。子飴孫等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葬先生于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塋昭穴。

曾孫用懃校字重刊

常州府志人物傳

洪亮吉初名禮吉、字稚存、陽湖人。其先出於唐監察御史宏寀、避孝敬太子諱、更氏洪。亮吉六歲孤、母蔣賢明、督課嚴、風雪夜受經至雞鳴。亮吉純孝、既壯爲嬰兒戲娛母、貧出遊歸、聞母凶耗、慟絶墮水、得救免、三年徹酒肉、不入中門、其性摯如此。亮吉少工文辭、從安徽學使朱筠遊、時同幕府餘姚邵晉涵、揚州王念孫、汪中、同縣孫星衍並嚮古學、亮吉因治經、熟精三史、學益宏博。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殿試一甲二名、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五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拜貴州學政。貴州僻遠、寡聞見、亮吉購經史古籍、給學官教授、奏禮記陳澔注孤陋、易鄭氏、

格不行。嘉慶元年充　咸安宮總裁、　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林、時白蓮賊起川陜不卽平、亮吉爲征邪教疏、斥時政、寘下等。會弟七引疾歸。四年正月、
高宗純皇帝崩、亮吉奔喪入都、與修　實錄、務依古史裁、簡約核事、與掌院議不合、欲歸、目擊時事、胸中欲吐者全涌、而翰林無言責、不得達、乃上書　成親王、極言時政萬餘言。王得書不敢祕、與大學士朱珪、劉權之白奏、
上見視朝太晏、小人熒惑等語、以爲論及宮禁、震怒革職。
方對簿、
詔亮吉讀書人體弱、毋許用刑。亮吉感動伏地。問何爲上書、從容應曰、庶人傳語、況翰林乎。王大臣等當亮吉大不

敬律斬立決、
特恩免死、遣戍伊犂。九月二十四日上書、二十七日即行。
自詔獄出彰儀門、贐問者不絕於道、或爲之泣、亮吉意氣
自如。出塞抵萬松岡、慨然指謂左右曰、此吾童年所夢見
也、今至此、非前定耶。明年閏四月、京師旱、
上詣壇祈禱、減軍流罪、不雨。朱珪奏安南黎氏二臣忠而
久繫、
上立出之。又不雨、
詔赦直言獲罪洪亮吉歸。是日大雨。是時亮吉抵伊犂三
月矣。
詔曰、聽言致治之本、拒諫失德之大。自洪亮吉獲咎、言者

日少，即言皆官吏之常，不涉於君德民隱，使朕不聞過，下
情壅閉。其以亮吉書示内外諸臣，使知朕非飾非拒諫之
主，而爲可與言之君。速令伊犁將軍大學士保甯放歸亮
吉。初，和珅誅，中外竊承
上旨，亮吉遣在途，保甯奏當以他事坐之死。
上敕不許，及
詔至，亮吉奉
詔涕泣，竟得還，而亮吉遂歸，署其室曰更生，表不殺恩。里
居十年，天下欽望，以識面爲幸。嘉慶十四年五月卒，年六
十有四。亮吉性剛急，好古人偏奇之行，喜游，登黄山天都
峯絶頂，入茅山石洞，持炬行數里，放舟上洞庭縹渺峯，大

風流吟嘯自得、皆人所難。而氣質沈厚、可任大事。亮吉既
歿、　朝廷
詔旨猶時及之、有直言陳大計者、稱美謂有洪亮吉風、舉
朝唯阿則激勵之、今何無洪亮吉其人。其名在　朝廷如
此。著書二百六十餘卷。子飴孫、字孟慈、嘉慶三年舉人、知
湖北東湖縣。沈敏嗜學、能繼父業、多撰述、卒於官。

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稚存先生行狀

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充 皇清文穎館總纂修官、蒙古法式善撰

曾祖璟、山西大同府知府。曾祖妣徐氏、封恭人。

祖公宷、太學生、貤贈承德郎。祖妣趙氏、貤贈安人。

父翹、太學生、贈奉直大夫。妣蔣氏、贈宜人。

先生姓洪氏、初名蓮、改名禮吉、後又改名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自伊江歸、乃自號更生。然人皆稱爲稚存先生云。先世居歙、祖遷於常州、乃居常、爲陽湖人。先生生四歲、伯姊敎之識字。五歲能背誦大學、中庸。六歲孤、母蔣太宜人攜居外家自課之、先生所以繪機聲燈影圖也。太宜人嘗舉宜其室家命之屬對、遽應聲曰、飽乎仁義。太

宜人頗奇之。十三學作詩、詩以排奡勝、蓋少年時即能爲盤空硬語焉。二十四補縣學生、與同縣趙懷玉、黃景仁爲友。至江甯、袁大令以爲逸才。朱竹君筠督安徽學、賞其文似漢魏、與黃景仁俱延入幕。嘗稱二子之才、致書京朝官、謂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先生既居學幕、交江都汪中、餘姚邵晉涵、武康高文照、高郵王念孫、會稽章學誠、興化顧九苞、歸安吳蘭庭、學日進。會 朝廷開四庫館、命江浙搜采遺書、而安徽省設局、則先生總其事。錢侍郎維城、彭學使元瑞、蔣編修士銓爭稱之。乾隆甲午科、中江南副榜第一。里中人以先生與孫星衍、黃景仁、趙懷玉、楊倫、呂星垣、徐書受爲七子。四十一年、佐浙江學幕、聞太宜人病、馳歸、

距常州三十里、徒步入城、途遇僕以太宜人卒告、先生方度橋、遂墮水、隨流下數里、汲人救之出、久乃蘇、歸家、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終喪不肉食、不入內寢。自以未及視含斂、哀戚終身、遇諱日輒不食、雖客中途次不變。中四十五年順天鄉試、會試報罷。與孫君星衍遊秦、居畢制府沅幕、爲校刻諸古書、而日遊秦中名勝、詩文益勝。庚戌科成進士、以廷試一甲第二名入翰林爲編修。壬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闈中奉　命視學貴州。翰林未散館而爲學使者、前則韓城王文端、近則吳縣石君韞玉及先生三人而已。秩滿還　朝、入直　上書房。嘉慶三年翰詹廷試、欽命題有征邪教疏、先生下筆數千言、觀者皆動色。旋以

弟喪歸里。平生於兄弟朋友之喪、皆力行古道、當黃君景仁客死秦中、先生實經紀之、徒步送至其家云。今上親政、朱文正薦之、既入京、自以蒙 特達知、當竭忠圖報、而翰林無言事責、乃以己意論時事、上王大臣、乞轉奏。

天子鑒其愚戇、僅譴戍伊犁、不一年赦歸、而所上王大臣書、

天子特置之座側而嘉許焉。先生深知感激

聖恩、既返里閈、杜門著書。由是四方求詩文者益衆、而先生所自著考證書亦益精。以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四。娶蔣氏、先卒。子四①、飴孫戊午舉人、 國

史館謄錄官、議敘知縣。符孫、太學生。胙孫、蔚孫。女二人、孫四人、孫女一人。生平撰述、刊者有卷施閣詩文集三十二卷、附鮚軒詩集八卷、更生齋詩文集二十八卷、三國疆域志四卷、東晉十六國疆域志二十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當先生臚唱日、余方侍班、一見即與定交。飴孫居喪次不能爲文、以余久故知先生深、乃寓年譜、乞余爲行狀、以待他日有道能文之士爲銘幽文者之采擇。謹狀。

翰林院編修洪君傳

通議大夫、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加三級同里孫星衍撰

洪亮吉字稚存、常州陽湖人。先世徽州、祖公宋爲趙氏贅壻、因居常州。趙氏守太原、坐法籍沒家產。洪保其孤、以義聞。父翹、蚤卒。君六歲而孤、母氏蔣撫教有法。幼聰慧、以貧故無常師、能自力學、孝事寡母、一弟三姊怡怡如也。既人縣庠有時譽、常仿尤侗爲樂府、述兩晉南北史事、音節遒峭、先達見而稱之。時大興朱學士筠督學皖江、延攬名士、君與同里黃秀才景仁、揚州汪上舍端光皆爲幕下士、從學使登涉名勝、各爲詩歌相矜尚。黃似李白、君學杜甫、一時稱洪黃。時幕府有戴君震、邵君晉涵、王君念孫、皆好古

學、君亦窮究經籍、尤精熟三史。乾隆二十九年、中甲午科
副榜。君詩古文愈進、當道多延之修古書校文者、遊道日
廣。四十一年丁母艱、自浙中奔喪歸、哀毁有過禮、三年不
肉食、不入於內、不與里中祭弔。時古禮久不能行、或反謂
其迂僞。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北榜舉人、旋至關中、依畢撫
部沅、與纂宋元資治通鑑、始爲地理之學、撰補三國、十六
國疆域志等書。五十五年庚戌科成進士、以一甲二名
賜及第、授編修。又二年充壬子科鄉試同考官。是年奉
命督學貴州、奏禮記宜用鄭氏古注、今功令試士從元
陳澔注、舛漏不足闡發經義、未奉部議施行。復　命後
久之假歸。

今上親政、修
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珪保薦君起復赴都、君修史依
古法、務脩質、與諸鉅公議多不合。又以
上大開言路、翰林無專達之責、每在師友座扼腕論事、勸
諸大僚激揚人物清濁、人多以爲狂。將假歸、乃致書親王
大臣、累數千言、列某封疆誤國不恤民、某使臣婪索虧帑
藏、某號稱正士、託迹權門、某官列清班、乞憐貴要。又言部
使出按章、輒瞻徇完結、不能伸理冤獄。凡指斥內外臣四
十餘人。
上得其書、交刑部訊結、依大不敬律擬斬決、奏上、
上以君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免死改發伊犂。未三月、②

叅
旨釋回。
上又因君獲罪後言事者少，即有言者，無君德民隱休戚
相關之實，特製導言納諫論，置原書座右，宜示諸臣，并有
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及知朕爲可與言之君之
諭。先是，伊犂將軍某妄測
聖意，密奏俟君到成所，引事置之重辟。有
旨申飭不行，君卒以保全。歸里後杜門撰述。卒於嘉慶十
四年五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四。君一生勤學，不以所遇
榮枯釋卷帙，伉爽有志節，自稱性褊急，不能容物，好古人
偏奇之行，每惡胡廣中庸，不悅孔光張禹之爲人。遊山窮

極勝境、登黃山天都峯絕頂、入茅山石洞、然燭行數里、皆人所不能到。放舟登洞庭縹緲峯、値大風浪、嘯歌如故。晚年詩愈刻峭、爲六朝駢體文筆力遒邁。自刻成文集若干卷、注左傳若干卷、他著作復數百卷、詳於家傳、不具述云。妻蔣氏、先卒。子飴孫、符孫、胙孫、齮孫。飴孫亦能讀父書爲古學。

舊史氏曰、吾於洪君之遇、而知
聖世容人納諫之政、度越千古也。唐宋不殺言官、恕其一死、或探上意、覓之道路、或不見省錄、終於戍所、何可勝道。
君以違例言事、蒙
恩免死、不斃於邊帥陰謀之手、於是知

聖明之獨斷遠矣。

洪稚存先生傳

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宜黃謝階樹撰

洪稚存先生亮吉、江蘇陽湖人也。其先居歙之洪坑、本宏氏、唐時有經綸者爲宣歙觀察使、避孝敬諱、改爲洪氏。三十六世至先生高祖德健。德健生璟、拔貢生、累官山西大同府知府、有政績、入祀名宦祠。璟生公寀、贅於常州、遂占籍焉。公寀生翹、翹生先生。先生生六歲而孤、家貧、隨母僑外家蔣氏。少慧、童時能爲詩古文辭。及壯、伉爽有志節。有司聞其名、辟掌書記、鬻文得金、即以將母。後數歲、母病中風卒、先生在處州、聞疾馳歸。比至里、得實、大哭昏絕、方度橋、墮水流里許。有汲者見其髮、持之、則闒然人也、呼眾共

昇之、識爲先生。既甦而哭不絕聲、觀者皆垂淚歎息曰、眞孝子。時天寒、卒無所得衣履、里人蔣松圖解己衣衣之。終喪如禮、以不得視母殮、遇忌日輒不食。又以聞母疾時方聽樂、遂終身不近絲竹。其天性如此。又數歲、遊陝之西安、黃景仁其友也、亦客安邑將死、託以身後事。先生得書、四晝夜馳七百餘里至安邑、扶其柩旋里、且營葬焉。其風義皆此類也。乾隆庚戌舉禮部試、

廷試第二人、除授翰林院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明年、③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

命爲貴州學政。故事、翰林未散館無爲學政者、有之自先生及修撰石韞玉始。三歲滿任、

今上元年四月散館、留編修、旋充咸安宮總裁官。明年、命

上書房行走。又明年、大考翰詹官、
上命諸臣擬征邪教疏。是時川楚陝餘氛未靖、先生指陳規畫、慷慨數千言、無所爲忌諱、閱卷官嫌其切直、抑置三等。是月病免家居。又明年、
高宗純皇帝上賓、先生以供奉内廷奔京哭臨。四月、充實錄館纂修官、會試磨勘官、殿試受卷官。五月、教習庶吉士。於是
上方親政、詔求直言極諫之士。先生念身自微賤、受知兩朝、居侍從之列、歷試諸職、欲終不言、則非人臣匪躬之義、言之又慮其不可以徑達也。自聞詔後、不知寢食者累月、一日奮曰、吾終不可以立仗馬喜

聖天子恩。乃反覆極陳時事、手書爲三函、乞成親王及故大學士文正公朱珪、今兵部尚書劉權之代奏。明日成親王等以先生書奏聞、有　旨褫職逮問、王大臣當以大不敬律斬立決。入奏、當時中外惶惑、以爲先生禍且不測。内閣中書趙懷玉、先生同里友也、訣之以酒、懷玉一滴不能下嚥、而先生大嚼、以爲先生之未知之也、目之欲語而止者再。先生察其色異、卒問曰、君似有所言者、何囁嚅也。懷玉未有以應、已而哽咽出聲曰、有　旨。先生遽曰、有　旨斬立決耳、吾乃今日知死耶、君少安。顔色不亂、飲啗如平常。當是時、監視者伺於門、行刑者屬於道、而不知
上之聖明、實無意死之也。於是朱珪入見、免冠頓首曰、亮

吉小臣亥發、罪死不赦、然亦愚忠人也、　陛下幸無督過之。

上意愈解、得　旨遣戍伊犂。是日出獄將行、度道里之費不貲、滿洲今禮部侍郎成格時官戶部主事、甚貧、雅未識先生、以屋券質銀三百兩盡餽之、乃就道。先生之行也、居民聞其至、圜觀而拜於馬前、將宿或薦酒饌、已寢則置牖上、以首叩戶閾而去。又明年二月、先生至伊犂。四月京師旱、

上禱雨心切、命清理庶獄。故事、戍伊犂者滿三年、則伊犂將軍入奏、未及期不得上請。閏四月三日、尚未得雨、特旨釋洪亮吉回籍、　詔午下而夕大雨。先生居伊犂廑百日、

漢臣　賜歸之速、未有如先生者。先生歸、自號更生居士。後十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先生雅好遊覽、自吳越楚黔秦晉齊豫山水、履迹幾徧。爲遊輒有詩文。故生平著述甚富、有附鮚軒、卷施閣二集、及它詩文志乘若干卷、行於世。

史官謝階樹曰、先生上書時、豈復知有生死哉。忠義憤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焉。

天子既已濟其罪矣、又以其書宣示王大臣。蓋　堯舜之主、從諫如此也。然先生之後卒未有聞焉、何也。豈猶有所希𡍬歟。嗚呼、余讀漢書至辟廣德張猛共諫御樓船之事、於是元帝善猛曰、𨽻人不當如是耶。先生之志、余又爽然

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墓志銘

奉政大夫、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武進趙懷玉撰

君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曾祖璟、山西大同知府。祖公寀、考授直隸州州同、贈承德郎。祖妣趙氏、懷玉之主姑也。考翹、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妣蔣氏。先世居歙縣、承德贅於趙、始爲陽湖人。君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出諸同學上。年二十四補縣學生、朱學士筠視安徽學、往從之遊、所交多知名士。始君擅詞章、至是乃兼治經。以乾隆甲午副榜貢生、舉庚子順天鄉試、庚戌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明年、爲石經收掌及詳覆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訛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

從也。旋充壬子順天鄉試同考官。督學貴州、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澔、爲部議所格。教士敦勵實學、購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等書、俾諸生誦習。所識拔者多掇科第去、黔人爭知好古。還　朝、充　咸安宮官學總裁、入直　上書房、侍　皇曾孫奕純讀書。弟霨吉卒於家、君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乃引疾歸。及

高宗純皇帝升遐、赴都哭臨、充　實錄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時川陝賊未靖、

上宵旰焦勞、君目擊情狀、欲有獻替、顧翰林例不奏事、於是上書於成親王及座主朱尚書珪、劉左都權之、冀其轉奏。大指謂　聖躬宜勤政遠佞、臣工多奔競營私。語過

激、有　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讞上、當君大不敬擬
斬立決、　特恩免死、發往伊犂、交將軍保甯管束。當會
鞫時、予省之都虞司、次日省之刑部獄、第三日追送廣甯
門外。雖勉以正誼、而生死未卜、泣不能忍、君則辭意慷慨、
無可憐之色。未抵戍所、將軍奏該員如蹈故轍、當以事置
之法、有　旨申飭以免。庚申四月、京師旱、
上親書諭旨、釋令回籍、旋得甘雨。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有將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
作良規之注。計居伊犂甫及百日、新疆漢員　賜環之
速、未有如君者。自此遨遊山水、枕葄墳籍者十年、卒得考
終家衖。

上之成就而安全之者、可謂至矣。君既歸、自號更生居士。丁卯吾鄉歲祲、首請當事設局賑濟、而自捐金爲倡、主其事頗力、鄉人賴以就蘇。君厚於天稟、情性過人、然明好惡、別是非、無所迴護。議論激昂伉爽、有古直者之風。詩文淵華有奇氣、舉世稱之。生平所著書凡二百六十餘卷、訓詁地里尤所顓門云。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配蔣氏、前卒。子五人。飴孫、嘉慶戊午舉人、議敘知縣。盼孫、殤。符孫、國子監生。胙孫、齡孫。女二人。孫四人。④以是年十二月己酉葬武進縣德澤鄉前橋之原。飴孫等來乞銘、予既與君中表、又數十年麗澤之雅、周知始終、無以辭也。銘曰、君之制行、惟孝友、爰及宗姻、如身與手。君之致身在

忠讜、

主聖臣直、令終高朗。君之力學經爲基、六書指掌、九域列

眉。君之行文古是則、瓌瑋連犿、猋馳電激。嗟乎洪君、家邦

之華、年甫協乎卦氣、遽託體乎山阿。謂予言爲可信、庶識

石而弗磨。

清故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墓碑

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錢塘吳錫麒撰

夫忠孝爲庸行之常，而不磨者至性。文章乃千古之事，而難得者通才。是以郭李著美於人倫，顔謝騰聲於藝苑。若欲並推準的，咸麗名實，求之古昔，往往難之，乃今見之於吾友洪君矣。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常州陽湖人也。先世居歙縣洪坑，至君祖公宋贅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父翹，國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母蔣太宜人。君生有奇姿，羣稱英物。六歲遭贈君之喪，無所依倚，隨母寄居外家。外王母龔太孺人極愛憐之，枕石漱流之語，決其將興。凱風寒泉之思，策之自勵。其時君方處困，蔣

亦居貧、太宜人晨遣從師、夕而考業。寒、月一杯、秋螢一囊、讀甫畢而雞號、寢未甯而漏絶。此後之機聲燈影圖所爲志也。學既博通、才唯伉爽、師則青藍相代、友乃韋弦交貫。養志之歡、或慰之窺客。負米之悴、恒輔以傭書。每當沿溯江湖、旁陟郡縣、所遇中朝碩望、海內名流、如朱文正公珪、袁大令枚、邵編修晉涵、沈都轉業富、蔣先生士銓、莫不誇董綏以儒梟、目房喬爲國器。甲午中副榜、是年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合黃君景仁、趙君懷玉、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互相唱酬、謂之毘陵七子。入林之約、把臂非遲。過關之圖、銜契如見。一時之盛、梓里稱之。丙申蔣太宜人卒、時王文端公督學浙江、方延校文、家人僅以病告、君星夜遄

歸，半途得耗，昏迷墮水，幾至不救。歸而辟踊無節，柴毁易狀。趙和死且無恨，哀感路人。劉超衰不離身，常如喪次。人尤重其孝云。庚子舉京兆試，又十年庚戌始捷南宫，廷試以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壬子充順天鄉試分校官，闈中即奉視學貴州之

命。故事，未散館無任學政者，有之自君始。寒氊甫謝，使節行擢。撤省門之棘，諭早無譁。集泮林之桑，音皆改聽。蓋君至黔，敦厲古學，崇獎儒修，購經史善本及文選諸書，以資諷誦。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澔集説。文章爾雅，選學於是權輿。經術昌明，鄭志由之律逮。至今黔人能務讀書者，君之教也。丙辰，任滿還京，補行散館，以一等留館供職。丁

已奉
旨在　上書房行走。戊午大考，題有征邪教疏，君力陳內
外積弊，至數千言。裴顧感時，孫洙論事，揭疏民之狀而圖
之目前，發流涕之言而聲之紙上。固知其矢愚忠而欲效
懷朴憃而思陳者久矣。迨己未，值
皇上親政之年，正川陝用兵之日，君忡忡葵抱，慊慊芻私，
引素食以爲羞，伏青蒲而未敢。遂乃上書三府，冀達九重，
致冐昧於語言，幾莫全乎要領。幸賴
如天之度，加之不殺之
恩，俾得荷戈荷殳，遠戍絕漠。經天山之口，已分魂歸；度玉
門之關，敢期生入。乃磨盾之墨猶燃，而

賜環之詔已行。時因京師久旱、奉
命清釐庶獄、且查在新疆年久者將行寬典。君到戍纔及
百日、待荷
恩旨釋回。
膏雨同飛、
仁風曲被、幷
示求言之渴、用開進諫之誠。謂狂直若朱雲、詞原過激。念
忠愛如蘇軾、心本無他。發函俾警乎臣工、留牘早銘於座
右。謙哉
帝德、大矣
王言。人盡三呼、

天眞再造、而主之誼厚矣、而臣之遇榮矣。於是重埅衡茅、言歸桑梓、遂得棲魂隴畝、偶影妻孥。激流植援、聊供小憩。經邱尋壑、時賦近遊。每過徐君之墓、黃公之壚、樹已苔封、草多烟積、逝者不作、餘生倖存。則諮父老以桑麻、課子孫以誦讀、藉答高厚、以畢此身、亦復奚憾。乃己巳四月、遊焦山歸、衣袖所留、猶是雲氣。江風忽過、竟散詩聲。蓋到家病不旬日、怡然就化。嗚呼哀哉。君生於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三日、歿於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年六十有四。娶蔣宜人、先君七年卒。子五人、長飴孫、戊午舉人。次盼孫、次符孫、次胙孫、次齡孫。孫五人、轂曾、宛曾、凱曾、彪曾、序曾。君之大節章矣。至其

友于兄弟、惠及朋友、尤復卹然於急難之故、漼焉於死喪之戚。嘗以仲弟歿、引疾去位、歸里持喪。又其友黄君景仁旅死安邑、君自西安假驛騎、四晝夜行七百里、哭之於蕭寺中、送其柩歸。二秋祖歿、延之之服有逾。千里結言、元伯之車俄及。他如義敦戚黨、誼篤師門、指囷折券之風、樂善好賢之雅、即云餘行、人孰能之。生平嗜好山水、窮極險異、足蹟所到、名勝殆周。故自發軔江淮之始、以逮從軍磧鹵而西、中間關隴、馳輪巴黔、弭節州有九而陟其八、嶽有五而登其三。竹柏相聞、即通之屐齒。薜蘿在眼、無阻於樵步。所歷阨塞之地、華離之區、究興廢於古今、證異同於枕葄。雖興託登眺、而義資攷訂。即至域逾萬里、身瀕九死、而疏

勒之辨、昆侖之釋、論者爲法顯之志西域、道元之注水經、不能過也。昔龍門作史、乃在涉江而還、長卿著書、已是倦遊之後。君則早通學海、畢貫經神、受寫定於禮堂、移折吏於洨長。所著有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比雅十二卷、史記等四史謬誤十二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西夏國志十六卷、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貴州水道志三卷、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家紀聞二卷、附鮚軒詩八卷、卷施閣文甲集八卷、乙集八卷、詩集十六卷、詞二卷、更生齋文甲集八卷、乙集四卷、詩集十六卷、而郡縣志與應奉文字、幕府箋奏不與焉。夥矣哉。其採纂前

閒、牢籠萬有、久已聚將成庫、積可等身矣。若夫雷霆發榮、雲霞煥采、振轡於搏桑之表、迴瀾於積石之源、元神翕張、精氣回斡、又何大哉、又何盛哉。今其孤飴孫等將以某月日卜葬君於武進德澤鄉前橋之原、而乞余表其墓道。余與君生既同歲、舉亦齊年、契合性真、脫略繩檢。顔公乞米之帖、互易楮毫。燕市捉酒之場、共數晨夕。篇什具在、日月可推、事變相尋、蹤跡偶闊。然君既生還於西域、余亦乞養於南陔、幸得合并、復尋歡會。見君齒髮如故、步履益強、方謂

聖問屢勤、

天寵行賁。乃龍蛇之厄、哲人其亡、而風木之悲、我辰安在。

衣蜉蝣其如雪、蔣蝼蟻而奚辭。若君者本末無渝、德行斯諒。他日史官之筆、書不朽者三。今茲有道之碑、能無愧者一而已。

清故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洪君墓碑銘

通議大夫、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加三級同里孫星衍撰

洪編修與星衍生同里、客同方、先後同入詞館、交凡三十年、嘗言吾兩人誰後死作志銘者、又戲言恐相狎相謗也。今年夏得君子符孫書、知君竟死矣。痛之深、因爲作傳。其年十月、孤飴孫等仍請爲文表隧、不可辭。君姓洪氏、諱亮吉、字稚存。先世出于唐監察御史宏察、避孝敬諱、改洪氏。生起居舍人子輿、子輿生宣歙觀察使經綸。傳三十六世、至封中憲大夫德健。生山西大同府知府璟、爲君曾祖、祀名宦。璟生贈承德郎、考授直隸州同知公案、爲君祖、贅于趙氏、始居常州。生贈奉直大夫翹、爲君父。配贈太宜人蔣

氏。君六歲而孤、母矢志守節、三姊一弟寄居外家、勤女紅以自給。母督課君讀書甚嚴、君少穎慧、能爲詩古文。邵編修齊燾主講毘陵、君偕黄秀才景仁從之遊、有時譽、稱洪黄。十八歲大母趙安人及祖父相繼下世、君承重居廬、杖而後起。廿四歲入學爲附生。謁安徽朱學使筠、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儒、邵君晉涵、王君念孫、汪君中俱以古經義小學相切磋、所學日以進。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舉本省鄉試副榜。時當道知君名、多延校書授讀者、遊道益廣。四十一年十月、母孫病卒。君在浙江學使王文端杰幕、得母病耗馳歸、將至亟而有以母死告者、昏迷、痛不得視含歛、因落水、爲汲者救得甦、觀者稱爲孝子。既哭、痛不欲生、

不食者累日。或踰以毀不滅性、始進粥粒。居喪務行古禮、不入內、不食肉飲酒、三年如一日。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北榜舉人。五十五年庚戌科、成進士、殿試一甲二名、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五十七年壬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即拜貴州學政之命。君以古學教士、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等、散置各府書院。不數年、所拔高才生多擢高第、官臺閣者。因奏陳灝注禮記孤陋、宜以鄭康成注易之、以試士、格于部議。嘉慶元年、充咸安宮總裁、在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林、君爲征邪教疏、指陳時弊、閱卷者抑置三等。會得仲弟凶耗、引疾歸。四年以保薦入都、與修

高宗純皇帝實錄、教習庶吉士。君在館撰著、議依古史裁務簡約、足明事體、與同館諸公意不合。既擬假歸、又感激

今

上大開言路、翰林無奏事之責、因陳時政數千言、指斥故福郡王所過繁費、致州縣虧帑藏以供億。故相和珅擅權、時有達官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節求擢官出使者。凡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爲書分上成親王及朱文正珪、劉相國權之、進呈

御覽。有

旨革職審擬、君詞色不撓、直陳無隱、或詰以官無言責、君曰、庶人傳語、況翰林乎。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擬重辟、

奉
旨改發伊犂。當是時滿漢大小官無知與不知、皆慕君敢
直言、送行者接軫都門外。將至戍所、某將軍妄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
旨申飭不行。五年四月、京師亢旱、
上祈求雨澤、因命減釋軍流、不得雨。問朱相國珪、奏稱安
南黎氏二臣忠而久繫、旱像在是。釋之又不得雨。
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立予釋回、是日甘霖大沛。
上信感應之速、
御製得雨詩以記其事、
導言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

啓沃朕心。并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以勸言事者、毋因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君以六年歸至里門、雖蒙褊窄、江左名士過君講學問字者無虛日。或有延君主講者、盡心教士、其學大行。十二年、常州旱荒、饑民皇皇、有司勘不成災、不能入告、君請于當道、倡率士夫等捐貲賑濟、得銀十餘萬兩、所活饑民數十萬、他邑所無也。卒于十四年五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四。君性伉直、好善疾惡、自稱不能容物、慕古人節義事、不喜胡廣中庸。生平好學、嘗引荀子言爲人戒。有暇日、經史丹黃手不停批、凡注釋經史小學詩文雜著之類二百六十餘卷。海內知名之士皆以識君爲幸。登臨名勝、窮極幽渺、足跡幾徧岳瀆。遊

幕所主、皆一時名德、不輕就人。文有六朝體格、詩似大謝及杜工部、深嫉浮屠教、文中未嘗用釋藏語。年六十、體氣壯盛、同人望君起官、有所建白、以報前席之遇、攖疾遽不起、嗚呼哀哉。妻蔣宜人、廿三歲歸君、親操作以事寡姑、進以甘旨、自啖糠覈、不恥惡衣食。歸甯與三姊居、姊所嫁皆素封、金珠耀首、視之泊如也。佐君之官、善經理家政、自奉儉約、周恤戚黨、無倦色。方君遠戍、子輩匿不以告、將歸乃言之、宜人驚悸成疾、久之始安。以嘉慶七年十月十九日先君卒、得年五十有七。先是、君爲生壙先墓旁、葬其妻、其孤飴孫等乃以其年十二月廿四日窆君于武進縣德澤鄉前橋之塋。弟靄吉官崇文門副使。子飴孫嘉慶三年舉

人。國史館謄錄官。盼孫殤。符孫國子監生。俱嫡生。肸孫、斲孫母鄭氏。女二、長適江陰縣學生繆梓、次字錢塘項光亨。孫穀會、凱會、彪會、寔會、序會。銘曰

堯鼓舜木聖所資、危言不死遇已奇。惟陽感天澍雨施、求忠移孝兩不虧。著書萬卷放厥詞、研經補史理地維。登涉岳瀆窮西陲、玉樓亟召騎箕歸。我交于君曠世知、大書無愧有道碑。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同里惲敬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穉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孫世爲歙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宷、候選直隸州州同、贅於武進趙氏、武進後分陽湖、君爲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常橐筆游公卿間、節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靄吉不敢訃、爲書言母疾甚、促君歸。君亟行、距家二十里、⑤舍舟而徒、方度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共舁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

及覲舍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試中式。更十年爲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爲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

皇上嘉慶元年、充

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

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

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弟靄吉之喪、乞病假歸。後

高宗純皇帝升遐、座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

職。君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
所為，皆掣亂之為笑樂，而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
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
譽之，君大怨，以為輕己，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假，行
有日矣，留書上　成親王并當事大僚言時事。　成親王
以
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
治罪。君就逮
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
中書趙君懷玉見君縲絏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

笑、字謂趙君曰、啄幸、今日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宥

旨毋用刑、君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戍伊犁。明年

京師旱、

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於母黨。一子飴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勝孫、次齡孫。君學無所不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

六國疆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

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日晡攜大奴叩戶入曰、聞予居在此、攜斗酒隻雞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酹墓地乎。是年君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顛倒英豪、激揚權勢、獨於名義所在、壹心專氣、以必赴之、此非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

聖主、受

殊恩、非伏鑕槀街、則襲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悢歎焉。

原任翰林院編修洪君墓表

榮祿大夫、兵部右侍郎、無錫秦瀛譔

嘉慶四年、陽湖洪君稚存方官翰林、上書王大臣言事、乞
轉奏。奏上、
上命軍機大臣鞫問、下於理、擬重辟。
上貰其死罪、遣戍伊犂。閱一年、京師旱、
特頒詔旨赦之還。君歸又九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四。
君諱亮吉、初諱蓮、又諱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而稚存之名特著。其先歙人、遷常州武進、今析治爲陽湖人。曾祖璟、拔貢生、山西大同府知府、崇祠名宦。祖公宋、國子生、⑥馳贈承德郎、贅常州趙氏、遂遷於常。父翹、國

子生、累贈奉直大夫。娶蔣氏、贈宜人、是爲君妣。君生六歲而孤、母蔣宜人僑居外家。就塾讀書甚穎慧、每夜蔣宜人親課之、爲訓解字義、於制舉文字外、并好爲詩歌、輒驚其老輩。年二十四、補縣學附生、旋中本省鄉試副榜。年三十五始中順天鄉試舉人。又閱十年、爲乾隆庚戌　恩科、成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編修。壬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遽奉

視學貴州之

命。未散館而爲學政、蓋前此所希有也。君感激知遇、期以文章報　國、悉心課士俾知學。既事還

朝、適楚黔有苗民之變、尋教匪煽亂、蔓延秦蜀。會方大考翰詹等官、試題爲征邪教疏、君力陳內外獘政數千言、慮

紙竟雙行書之。高宗純皇帝方欲用君、而君仲弟靄吉之訃至、君亟陳情移疾歸。無何、先帝登遐、君以奔國喪詣京師。時軍事孔棘、上焦勞特甚、君遂有上書王大臣之事。方君書上、禍不測、旁觀皆危之、而聖主鑒其悃忱、卒用保全。其出都門、送者爭致餽遺爲溢下、而君恬然遠行。蓋亦知上求言求治、不久棄君於荒外、而君之戇直得見宥於聖明、實爲千古不易得之遭逢也。君生平於學無不窺、著述

甚多，其刊行者有卷施閣集三十二卷、更生齋集二十四卷、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志二十三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喜遊覽，所志名山水多見於其詩。又天性過人，事母蔣宜人至孝。母殁，君方在處州，家人先以病告，歸過郡城之入字橋，得凶問，失足墮河幾死。篤愛其弟，存殁無間。娶蔣氏，封宜人，有婦行，先卒。子飴孫、舉人符孫、胙孫、齮孫。女二。嫁娶皆士族。孫彀曾、宛曾、凱曾、彪曾、序曾。孫女一。君以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塋之昭。其同年友無錫秦瀛爲之表其墓。

曾孫用懃校刊

校記

①子四：按，洪亮吉實有五子，其一子早夭，故諸家載記各有異同：《年譜》嘉慶九年條、趙懷玉撰《墓誌銘》、吳錫麒撰《墓碑》，均云有子五人；而法式善撰《行狀》、孫星衍撰《洪君傳》、惲敬撰《遺事述》則云有子四人。

②未三月：按，洪亮吉於嘉慶五年二月初十日抵伊犁，閏四月二十七日得旨放還，時已逾三月。《年譜》及謝階樹撰《洪先生傳》均云「僅百日」，當從。

③明年：按《年譜》，洪亮吉於乾隆五十五年及第，除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纂修官；乾隆五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就改貴州學政。作「明年」誤。

④孫四人：吳錫麒撰《洪君墓碑》作「孫五人」。蓋洪亮吉有孫五人，其一孫早夭，故兩家記載有異。

⑤二十里：《年譜》乾隆四十一年條記作「三十里」。

⑥馳：當作「馳」。

劉端臨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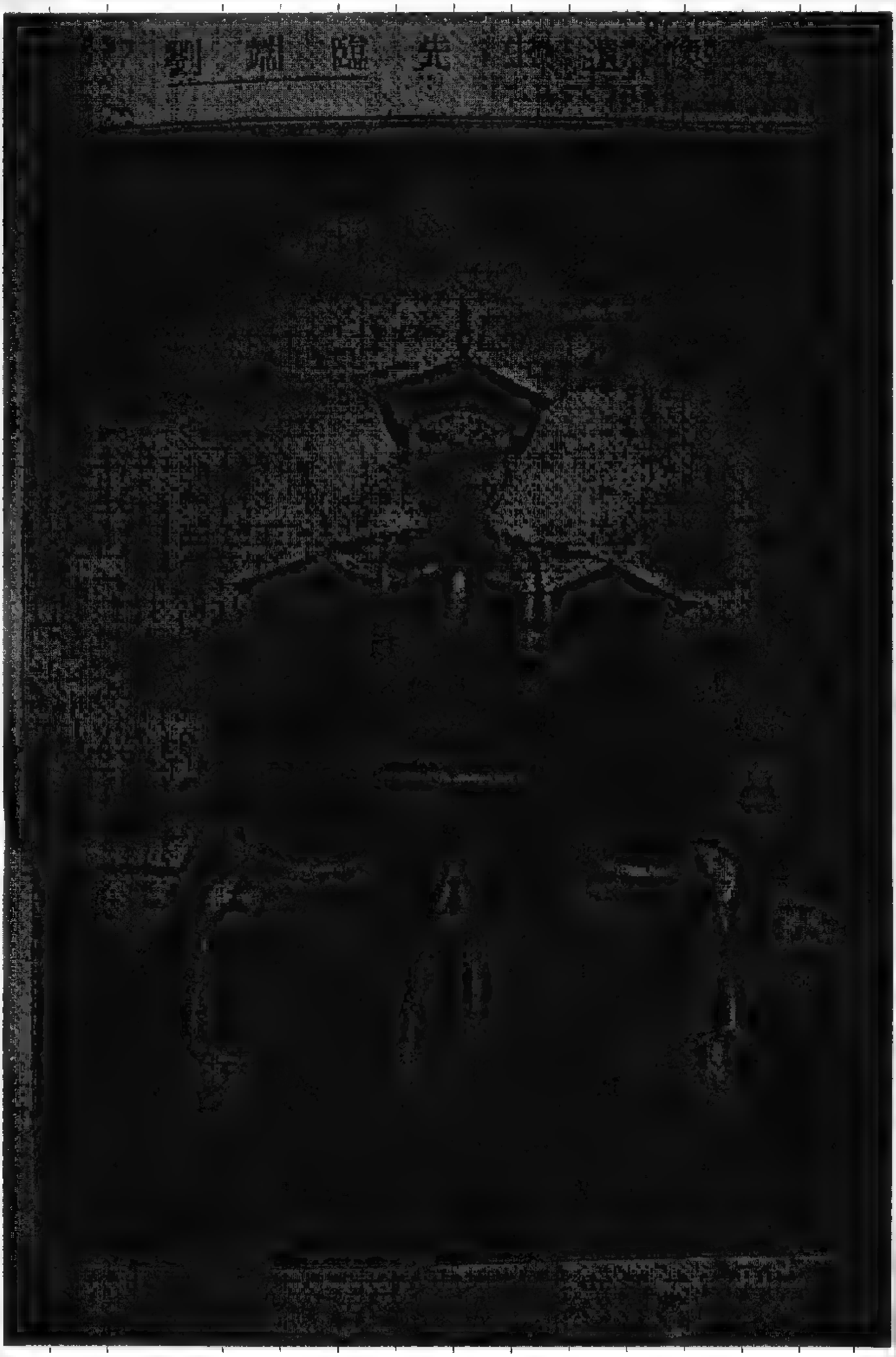
劉文興 編撰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據《國學季刊》第三卷重排

《劉端臨先生年譜》，劉文興編撰。原載一九三二年六月《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二期。

劉台拱（一七五一—一八〇五），字端臨，一字江嶺，江蘇寶應人，清代經學家、訓詁學家。乾隆三十六年中試舉人，試禮部不第，留京師，授生徒，與朱筠、戴震等爲昆弟交。五十年，任丹徒縣訓導。生平惟好聚書及金石文字，與王念孫、段玉裁、汪中、阮元等交厚。以病卒，年五十五。其學篤實有據，無臆測之病，自天文律呂至音韻文字之學，皆深造自得。於群經尤精研三《禮》，對漢宋諸儒之言，不主一家，無偏傍門戶之見。著有《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補校》、《荀子補注》、《淮南子補校》、《方言補校》、《漢學拾遺》、《端臨文集》等共八卷，廣雅書局刊爲《劉氏遺書》。

台拱年譜，傳世者惟此一譜，乃其姪玄孫文興所撰，成於民國二十一年。據其自序，其伯祖恭冕輯有年譜舊稿，而未成書，懼其失傳，「爰取舊譜，合以新材，取行狀、墓表、家傳、崇祀鄉賢名宦事實冊諸篇，以及同時各家文集，鉤稽年月，悉心釐定，藁凡三易，粗得大概」，故今譜中凡標「原譜」者，當即恭冕所撰者。譜前有弁言、世系，譜後有後裔、著作、附錄諸項，載錄劉氏世系、生平、學術活動及交友等，頗爲詳悉，譜例亦較完備。


劉端臨先

劉端臨先生年譜

劉文興

弁言

先伯高祖端臨先生、當乾嘉世、與江都汪容甫（中）、高郵王石臞（念孫）諸先生、以經學爲江淮倡、一時經師輩出、從風而靡、史乘昭垂、無俟表襮。惟是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後世承學之士、於先賢事蹟、銳意考徵、而於進德之年、尤勤稽討、年譜之作、蓋尤重焉。容甫年譜、其子孟慈即撰成之。石臞年譜、友人劉君盼遂近亦輯錄行世。惟端臨年譜闕然無聞。昔先伯祖叔頫先生（恭冕）、嘗屬稾而未成、書所錄不多、又無副本、既作復輟、毋亦以書闕有間。與文興生晚、聞見不逮、故籍散落、疇咨未易、妄欲賡續前編、追述舊德、事倍功半、明知其難、然懼譜稾易佚、而家學之不克負荷也。揭來京華、負笈求學、幸得追隨諸先生之後、獲聞緒論、輒發秘籍、俾得寓目、所見乾嘉經師與端臨先生函札、殆逾數十通、隨筆甄錄、不敢或遺。歷時既久、裒然成冊、爰取舊譜、合以新材、取行狀、墓表、家傳、崇祀鄉賢名宦事實冊諸篇、以及同時各家文集、鉤稽年月、悉心釐定、稾凡三易、粗得大概、不敢自秘、就正有道。至於罅漏百出、蕪雜叢生、檮昧如興、誠知不免、竊冀海內宏達有以教之。

二十一年五月、姪玄孫文興謹識。

世系

先生系劉氏、名台拱、字端臨、號子階、一字江嶺、學者稱端臨先生。

先生自撰蓼野府君行述云、劉氏上世蘇州人、明宣德正統間始遷寶應、世有隱德。

文興謹案、家練江先生(永澄)族譜藁云、劉氏世居吳中、國初兵變、徙安宜村中居焉、編戶王野鄉。逮逸溪公(貴)改順義鄉、始廬於郭。然逸溪公背真隱公(北海)早、又值世亂、譜牒散佚、故其詳不可攷矣。先大父佛卿公家譜緒言曰、先世二公(壽)之由蘇遷邑、不詳何年、邑中朱氏亦由蘇遷、至今二十世。是以小松兄(霍)疑中有闕佚、據此知洪武初遷居、而世次不無敓誤、端臨先生蓋亦疑之、故作蓼野行述時、遂渾言其年爲宣德正統間耳。

始祖壽、字二公、始自蘇州遷寶應、編戶王野鄉。

二世祖北海、字真隱。

三世祖貴、字廷富、號逸溪、始廬於郭。

喬可聘撰劉氏譜序云、劉氏之先、皆隱君子、至逸溪、惠和敦厚、篤倫理、能容物、家四壁立、觴詠酣適、族黨稱高士。

四世祖憲、字仲威、號德齋、逸溪次子。

文震孟撰行狀云、公力貧養親、潛居修行、年高德劭、型表鄉閭、施德若忘、受侮不校、固波流之砥柱、月旦之萬規。

五世祖繼善、字元卿、號春宇、德齋長子。歲貢生、鎮江府訓導。著掩關集。

明、華允謀奉勅擬修兩朝實錄稿儒行傳云、繼善孝事繼母。三舉優行、以歲貢授鎮江訓導。砥礪士行、力任名教。督學楊庭筠將薦於朝、繼善棄官歸。閉門掃迹、日手一編。時貴過江淮、踵門求見者、謝曰、漫勞車馬。實無短長。終守踰垣之節。

六世祖永澄、字静之、號練江、春宇長子。明萬歷二十九年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宗周私謚貞修先生。著練江集、離騷經纂註。祀鄉賢祠、無錫道南祠。

萬斯同撰明史藁本傳云、永澄八歲讀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即爲位朝夕拜之。舉萬歷二十九年進士。選順天教授。勉諸生以聖賢、嚴課程、飭行檢、束修之餽不及於門、學者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李廷機爲禮部、具修省事宜、不及求言。永澄上書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迄本朝、未之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聞人言、災異詔中不及朝政、鄒汝愚疏論之、炳烈千古。然則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者、可謂朝廷有人乎。故爲公報主計、無如開言路、爲永澄報公計、亦無如請公開言路。廷機、永澄座主也。得書默然。楚宗妖書、京察諸事起、永澄將具疏有所糾彈、適其父至京師、焚其草而止。滿三載、當遷官、永澄喟然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爲國子師乎。遂引疾歸。家徒四壁立、絕不干謁有司。李三才雅敬永澄、而憚其方介、每見輒屏去服御、疏布相對。同年生爲揚州推官、念其貧、吏人有所求者、令以金進。永澄峻却之曰、所求當得、何以金爲。所求不當得、又何以金爲。君真所爲不知故人者也。居恒寡交遊、惟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

震孟善以風節相期。四十年、起兵部職方司主事、病不能赴、卒於家、年三十七。

七世祖心學、字近思、號兼山、練江子、廩生、著四朝大政錄。

陸嘉淑撰墓志云、先生構堂城東隅、與同志講學、高忠憲顏其堂曰興讓、且爲碑記。椓人搆忠憲死、邑有借先生媚當事者、錄其文獻之。先生泰然曰、以此獲罪、可以見先君子於地下、且得從忠憲遊。事幸得寢。甲申後、諸生久次當貢太學、棄去不顧。將逝語子曰、吾終身放廢、老死牖下、不願留姓名人間。墓中之石、勿干貴仕。

高祖以任、字重甫、號宏菴、兼山次子、附生。

王懋竑撰家傳云、君事親無疾言遽色。處昆弟退讓、戚黨亦然。慷慨好施、扶服急難。晚年以家政付諸子、遨遊湖山。卜壽藏東郊、寒食上冢時、率子姓讌飲其中、以爲常。臨卒、謂其子曰、吾生平無益於世、幸無罪悔、以鄉善士題吾墓可矣。

曾祖中從、字自益、號竹峯、宏菴次子。康熙四十七年舉人、內閣額外中書、改石埭縣儒學教諭、辭不就。著所好軒集。

祖家昇、字曙齋、竹峯次子、中康熙甲午科鄉試副榜。

蓼野行述云、曙齋公有淳德美行、過人之才、而年位不副、論者以爲恨惜。晚年就江寧鄉試、卒於途。

父世謩、字仿魏、號蓼野、曙齋四子、廩貢生、官靖江訓導、祀鄉賢祠。

揚州府志云、世謩、永澄五世孫、弱冠補府學生、具牒督學、請祀永澄於無錫道南祠。道南祠者、顧

憲成、高攀龍立以祀楊龜山、所謂東林書院也。先配享止羅仲素以下七人、其後顧高次第合食、惟永澄未與。至是督學如所請、檄行。後選靖江訓導、值海水逆上、學田盡沒、捐俸給諸生膏火。歲饑、勘荊溪、戶口所餐惟糗糒、或饋二雞子、亦不食。旋乞歸。生平學問以朱子爲宗。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

案、端臨先生撰有蓼野行述、文繁不錄。

崇祀鄉賢事實冊云、訓導檢身進德、以敬爲本、日三復板之卒章、抑之七章、曰、此吾几杖盤鑑銘也。又書敬以修身、儉以養德、言不崇華、交不遺舊四語於座右以自警。江都汪中不輕許人、嘗歎曰、劉君真不愧此四語。

母朱安人、寶應縣學生朱澤代女。

府君行述云、安人孝慈恭儉、淵靜而聰明。在父母家、未嘗有幾微過差不適於父母。歸夫家、未嘗有幾微抵捂不適於夫家。終日溫溫、無燕惰之容、忿悁之色、而智識過人、有所品題裁決、簡而當、久而益可思。善病、足不踰房閾、而家政井然、僕嫗皆畏服、莫敢欺。嘗讀書、能操筆爲文、而不自矜炫、人亦卒莫知也。生三子一女、長履慺、蚤殤、次台拱、次台鼎、女亦殤。

繼母鍾安人、泰州州判宛平鍾曙之孫。

自撰鍾安人祔志云、安人姓鍾氏、宛平人、瑞州府通判諱元調之曾孫、泰州州判諱曙之孫、太學生

諱光燕女也。年二十四，歸靖江府君。府君固純學，而安人生宦家，習禮法，歲時享祀，酒醴薦羞，蒞視唯謹。雖不及事先姑，而常常夢見之。府君元配朱安人遺二子，台拱、台鼎，拊愛之如己出。性嗜文墨，終日手一編，如學究。閨房之内，圖史筆牘位置整潔如書齋。其評論古人言語行事，間有所指摘，往往與先儒意暗合。府君捐館歲餘，安人遘疾，子婦進湯藥，喟然曰：「未亡人死其所也，何藥爲？」平日言襲斂之禮取足以掩形而已。鄉俗多爲布絞周於身，而縫人執其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此豈禮意乎？吾甚不取。至是，勅家人語如初。安人生於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亥時，卒於嘉慶七年十月三日申時，年六十有九。子男三，台斗、台垣、台奎。女一。以台拱官貤封孺人，又以台斗官晉封安人。卒之明年十月五日，祔葬松園莊。

謹案：此志文集未載，今從劉氏清芬集迻入。

年譜

清乾隆十六年辛未、公曆一七五一閏五月初二日辰時先生生於寶應儒家巷之里第。

十七年壬申二歲。

十八年癸酉三歲。

十九年甲戌四歲。

六月二十五日弟台鼎生、朱安人出。

家譜台鼎字保臨、號和仲、以嗣子源巘官贈靖江縣學教諭。

二十年乙亥五歲。

二十一年丙子六歲。

阮文達元撰墓表、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几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

原譜塾師爲同族大父行、甚樸訥、公事之甚恭。

五月朱安人歿、先生哀毀如成人。

二十二年丁丑七歲。

原譜是年繼母鍾安人來歸、拊愛先生兄弟如己出。

二十三年戊寅八歲。

二十四年己卯九歲。

原譜、始學爲制藝、不煩繩削。

朱武曹彬撰行狀、九歲作顏子贊、父兄長老皆憚驚。

八月二十九日、弟台斗生、鍾安人出。

家楚楨先生寶楠纂劉氏清芬集云、台斗字建臨、號星槎、蓼野三子、嘉慶四年進士、官至瑞州銅鼓營同知。著下河水利集說、星槎游草。

寶應縣志本傳云、建臨台拱弟、學有師承、中嘉慶四年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丁艱家居、服闋、大吏奏留南河、協塞王營減壩、工竣、議敘以同知用、旋署江西吳城同知、多善政、補瑞州府銅鼓營同知、以病乞歸、尋卒。台斗性孝友、意氣慷慨、遇事不退縮、里居日、如建書院、修節烈祠、浚宋涇河、築劉家潭隄、皆身先之。在官平歙商兄弟之訟、表前明士人葉景恩死難之烈、至今人猶稱道弗衰。瀕行、吳城民持鏡一、水盂一、拜舟前曰、象公明且清、相泣別去。其清操感人如此。

二十五年庚辰、十歲。

原譜、作文始成篇、塾師往往不增改一字。

墓表、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閈、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

文興謹案、先練江先生以程朱之學爲邑人倡、喬聖任先生繼之、兼取陸王之說、有讀書劄記四卷。曲江、泓江二先生承練江先生訓、篤守程朱、兼山先生亦然。先柳橋先生與兼山先生爲再從兄弟、同以明諸生不仕、遺訓生順治後者、乃應試、見於先曾祖靜喦公元浩劉氏世德錄、其後朱

止泉（澤澐）、王予中（懋竑）兩先生出、辨正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以維程朱之學。朱著朱子聖學考略、王著朱子年譜、皆主默守。蓼野先生世承家學、又當朱王昌明朱子之後、故其言醇而不雜。吾家藏讀書劄記、即蓼野先生讀本、其中去取、率以紫陽爲宗。端臨先生蓋素奉庭訓而能克肖者、十歲時即已卓爾有所立也。

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歲。

二十七年壬午、十二歲。

原譜、文益進、幼年所誦先正小題、蓋已得其指趣。嘗和白香山何處生春早十首、舅父朱雁橋先生極賞之。

原譜、同里喬仙圃先生（大椿）、深器公、嘗手批文後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其在斯人歟。

九月十七日、弟台垣生、鍾安人出。

家譜、台垣字宿臨、號貽安、監生。

二十八年癸未、十三歲。

二十九年甲申、十四歲。

行狀、年十三四、從同里王雒師先生學爲文。先生老於文律、猶及方望溪、儲中子之門、諸生多否而少可、獨奇君文、以爲可追古作者。

文興謹案、王雒師名箴傳、王予中子。生十歲能爲文、康熙乙卯領鄉薦、授國子監典簿、後以里居

課徒、讀書終老、蓼野先生亦曾師之。

案墓表載此節在十五歲、與行狀異。

三十年乙酉十五歲。

行狀、年十五、見王予中懋竑、朱止泉澤澐兩先生之書、欣然有得、始研宋程朱之學、以聖賢之道自繩、而於文章弗屑也。

文興謹案、先生少習程朱、及長治漢學、絕無依傍門戶之見、平居以禮自持、略無疾言遽色。邵晉涵稱之曰、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語出行狀 汪中稱之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語出汪函 其學問行誼見重於時人如此。

三十一年丙戌十六歲。

原譜、是年歲試、以第二名補邑庠生、時學使爲曹公秀先、題爲既廩稱事。

段懋堂玉裁撰家傳、年十六、補縣學生員。院試前夕、漏數刻不寐、家人疑其溫習經義、就視之、朱子語類也。

三十二年丁亥十七歲。

三十三年戊子十八歲。

八月二十九日、弟台奎生、鍾安人出。

家譜、台奎字緯臨、以姪孫驤雲官、貤贈徵仕郎。

三十四年己丑、十九歲。

是年有代世父牧堂先生作祭妹文一通、文集未載、今從清芬集補入。文云、

年月日、兄某弟某某某致祭於喬氏妹曰、吾妹孝友賢明、於人紀可云無愧、而所得於命者顧僅止於斯耶。妹自幼天性過人、吾母之歿也、妹年十一、哀戚如成人。又八年、吾父赴省試道卒、妹驚慟不欲生、遂病惑易、踰年始瘳。夫家議迎取、妹以未終喪非禮也、涕泣不食者累日乃止、以是大父世父篤愛之。既歸、事姑委曲承志。姑病劇、日夜侍側、所生止一女痘危險、不及省。姑歿、而於其黨敬禮有加。妹識大體、凡所以佐夫子者、皆當於義、而於親情尤協。妹之病也、夫之二姑愛護之如所生、見余兄弟輒流涕。夫之姊若從妹更宿於家視湯藥、所撫族之孤女晝夜扶將、孝謹如己女。則妹之所以自致於夫家者可知矣。嗚呼、自妹之歸於今三四十年、吾未見妹有旬日之自適者。早歲夫連不得志於有司。屢半產、生或不育、居常悒悒。四十後、妹夫試獲售、以妾得子、稍稱意。乃夫衰子弱、女又善病、用此若焦若熬、積軫鬱、癰發於乳。余嘗謂妹不自憂而乃憂人、今皆無恙、妹安在耶。嗚呼、吾父母俱以倉猝棄諸孤、終天抱恨、猶幸同產五人相依無故、共慰此孤露之餘。蓋自先公之亡、三十七年於此矣。每歸遇父母忌日、妹終日欷歔、意色慘沮、自今以往、雖欲與吾妹相對涕泣、豈可得耶。妹之病、醫者多謂難治。去歲七月、疽忽潰、自是呻吟床第者十閱月。至今年三月、飲食不進、而遂至於斯。余兄弟日來視汝、轉側痛苦、丁寧身後事、蠹然傷心、欲爲慰藉不得、嗚呼、天之於吾妹亦酷矣。今日兄弟子姓咸奠爵於靈前、皆妹平生所愛念不置者也、而遂長從此訣、痛

何如耶。死而有知、或更念生者之不相接而愈痛耶。嗚呼、哀哉。尚饗。

案、此曙齋先生女、牧堂先生之妹、先生之姑也。適喬其棠。是歲卒、文當在是年。

三十五年庚寅、二十歲。

原譜、是歲娶曹孺人、山陽人、宣城縣訓導鈞女、蓼野先生舊交也。

原譜、歲試於學使者、得一等、題爲子之從於子敖來一節。時學使爲侍郎景福。

三十六年辛卯、二十一歲。

原譜、是年舉江南鄉試第八十九名、與伯父餘齋先生世讜同舉。時主試者爲翰林院侍讀學士南昌彭文勤元瑞、副者爲吏部員外郎福建陳和軒燮、房師爲東臺縣知縣貴州王玉成。時詩以一字之疵並三塲用朱子語爲疑、房師與對房興化令汪玉林爭之甚力、始獲選。

謹案、昔年收得先生鄉試硃卷、載劉台拱、字端臨、行五、辛未年閏五月初二日生、江南揚州府寶應縣附生、民籍、習書經。此蓋當時程式也。試題三、一爲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二爲言前定則不跲、三爲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是科餘齋先生中四十二名。

冬、赴京師。

三十七年壬辰、二十二歲。

原譜、應禮部試、不第歸。

行狀、會試赴京師、鄉先達招優人以觴進、同坐皆避席、先生弗爲動、一坐大譁、後乃愧服。

王石臞念孫撰端臨遺書序、歲在壬辰、予入都應禮部試、始得交於端臨、接其言貌、晏晏如也。罷第歸至泰州。

汪孟慈喜孫撰汪中年譜、是年先君至泰州、寓幼竹庵叔外祖寶應朱野村先生同武曹舅氏應試、適與先君同寓、爲言劉先生端臨學行之美。劉先生爲野村先生之甥也。試畢來泰州、先君先造訪焉、因定交、與劉先生第一書當在是年。

謹案、汪容甫先生初娶於孫、好詩、歸老母氏之黨。繼娶吾邑朱氏、止泉澤澐之孫小泉毓賢之妹、野村宗贄從姪武曹彬之從妹、亦端臨先生中表也。汪譜爲孟慈作、故稱野村爲叔外祖、武曹爲舅氏。

汪容甫先生書云、曩者中與次卿爲深友。次卿殁、而中之交不出境、慮死亡離散之際、不能自必、於一見適以負疚於朋友、故不如其已也。雖然、中自里閈生長、以逮四方宦學之日、所與朝夕游處者何限、而心許者無過三數人。至於抗心希古、尚友其人、如即其時而與之進退揖讓、又何必於吾身親見之而後慊哉。故中與端臨聞名而思、既見而恨其晚。相聚數日、而遽別離、羣之感日爲惘然。然而念他山攻錯之義、誠使德行學業表著於後世、而人得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今日之遇、乃非偶然。百年易盡、而天地無窮、視此一日之離合、又不足道也。中歸見觀會、道足下涵養寧靜之言、相對咨嗟累日、以爲深中吾病。觀會曰、君往者不受人言、而今心折劉君者、有說歟。中曰、往者人之立言、其始則催我

以求勝其卒、歸乎毀方以媚於世、此適足以發吾之激昂耳。劉君欲吾養其德性、而無騁乎血氣、使吾反之、見其所不足、而茫然失其所恃、此吾所以服也。足下天資清粹、穆然有道之人、學問之事、吾何間然。惟是居官蒞事、必求其實用、毋使文法俗吏、得以妄訾儒者。至於犯顏敢諫、仗節死義、則必常持斯志、以成吾浩然之氣。此小心慎密者、恒足以有爲、毋若中之虛僑也。荀子收訖、職方公集、按即家練江公集。匆匆尚未展讀。比者小人相搆不已、賴當事者聰明仁恕、得察其非、然後無事、即日往杭州。念憂患之來、非人所料、自當慎以避之也。自惟生平風義、不當爲市俗可悅之言、遂爾快意纍纍。又朋友相字、禮也、故欲與端臨及武曹行之。天寒、伏惟眠食自愛、以慰遠人。臨書愴悅、中再拜。

案是書即孟慈先生所指第一書、原墨現藏江安傅氏雙鑑樓、與述學所載微有異同、今從原墨迻入。

大興朱竹君先生過寶應、先生暨朱武曹先生見於舟次。

案朱武曹遊道堂集平家莊石闕記云、歲壬辰、大興朱學士筠罷安徽學政、歸過寶應、遣人投刺、端臨暨余偕往謁於舟次。

三十八年癸巳、二十三歲。

汪容甫先生致書云、

去年以十月杪抵杭州、歲暮歸里。沈禮部本年有福建之行、中不能偕之去、是以蟄居無事。幸竹君

朱筠先生過愛，爲中任家食之費，使得奉老母，而畢心力於學，因此無生計之累。前以二月二十五日由高郵將赴寶應，訪足下及武曹，爲數日之聚。行李已發，問之同人之相送者，則告以一日不能達，必宿於界首。另附淮舟北上，中慮其紛擾，改道南歸。及上船後，兀坐不發，目擊南風如舞，去帆飽張，舟人言今日至寶應不過晡時，然後悔其失計，而信行止非人所能爲也。高郵王懷祖篤好經術，尤精於小學，爲中去歲所得之友，與足下而爲七人。又桐城方覺家天民，亦讀書好古之士，且不信佛老之學，可謂卓絕，足下宜知其人也。中嘗究心於經世之學，近日讀書漸多，每有心得，然未嘗自箸一書。江寧蔡芷山嘗論中曰：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中之學也；悠悠委薄俗，鬱鬱廻剛腸，中中之境也。數語頗爲知我。中已絕言帖搭之學，科考不復與，誠恐小人又藉以爲口實而置之危機。少詹事處按即錢大昕有可爲左右者，幸求其少遼緩之。中讀唐書至褚遂良讒殺劉洎事，河南以文字忠直之臣，一旦甘爲讒賊，固不足言。劉洎力引馬周爲左證，而周不能直其冤，豈不有愧夙昔之自負哉。若足下師弟之間，勢分闊絕，而此事爲人所難言，則中亦不敢過望也。府攷時如至府城，可先期寄一札致觀，魯中即來相侍。或中有暇，卽附船至寶應，但求一置榻之地，以期安睡，而日傳食於諸家，便已足願。中自處頗嚴，無所爲干請也。

又書云：

前疑足下已過劍潭，及抵府城問之，乃杳無消息，豈有所羈而未至耶？藉錢一千，比還銀一兩，俟再補上。中行期詳於武曹札中。中有妹未議婚，已屬小泉，如得其人，須足下詳定，卽致書老母行之。

以小泉雖謹飭、不如君見事之明也。此中切膚之事、足下當以爲己事而善謀之。儀禮校本、尚存尊處、寧可久假、勿爲人所浮沉。爲望。公羊傳已將何注刪出、復審時將來止有可去、更無可留、大約十之三四耳。南北朝諸儒緒論、見於正義及此書者甚多。自宋以下、惟劉原父、洪容齋、王深寧、寥寥數公而已。俟序例就藁後、寫一本與足下商之。匆匆不盡。

案二書原墨現藏杞縣侯氏、年月據汪譜。

三十九年甲午、二十四歲。

是年與汪容甫、朱武曹同校大戴禮第四卷。

文興謹案、汪中年譜載大戴禮卷四後題云、闕逢敦牂客寶應、劉台拱、朱彬同校。故列是年。

四十年乙未、二十五歲。

原譜、會試不第歸。

汪容甫先生致書云、

別來眠食何似。中依朱公、而朱公回京、依馮公、而馮公遠迹海外、時命如此、何以得食。開歲以來、裁五閱月、老母等疾七十日、朋舊間已爲後事計、幸而得愈。中之妹氏及小泉之妹、以病瀕危者人各一二次。中之生涯心緒可知矣。前以五月中歸里、將爲松江之行、俟夏秋間方能起程。河水方生、未敢來寶應作良晤也。江都選拔爲俞大溪、其居心如胡翹元、立品如祝德齡、世途大率如此。 致語武曹、當求根柢有用之學、無誘於利祿可矣。足下不入京、今歲未知有館否、家計何以支持。小泉

來書云、去歲曾囑吾兄作書致中、爲儀徵閱卷計。此書係何人寄來、中並未收得。中亦以去歲十一月二十日出門、不在家度歲者二年。方公署中有秀才六人、其三人本領皆什百倍於小泉、亦足以了縣考事矣。至小泉家事之窘、中若有一日不置於心、即非人類。然外間所遇一二處、俱與其材分不相宜。此時方爲謀一地、其中尚多轉折。如成、時則秋初定有佳音、即其昆弟二人皆可小補。惟望此願得遂、斯如天之福也。李顒傳心錄一册奉上、顒師心不學、邪説誣民、當日翰音登天、至於見禮萬乘。今觀其所言、則亦糞土之餘、不待廓清摧陷矣。葛苣五斤、儀徵土産、老母命致諸伯母左右。天暑、伏維自愛。

按、原墨藏傳氏。

四十一年丙申、二十六歲。

館丁溪某氏。

汪容甫先生致書云、去年閏月一書、想已達。耶田君至、得手教、甚慰。中江寧之行、爲見謝公耳。書院未可得也。歲暮至松江、見韓錫胙。韓乃清狂不慧之人、語及讀書考古之學、便裂眥怒詈、如不共戴天之仇、而士林翕然以爲通人、恐亦吠聲之論耳。於中既不能留、亦無所贈、竟至乞食而歸、亦奇事也。聞足下館於丁溪、其地主中知其人、將來定不能相得、去就之義、足下自能權之。爲謀養計、或可略其小節耳。中至江以南、所見材俊之士、以常州爲最。此時秀出者約四五人、惟是以作詩爲性命、而以袁枚爲宗

師毀譽從違、惟其所向、可不謂秦無人乎。揚州一府、若足下、若懷祖、若中、雖所造不同、然皆通經術、立名節、有憂民之心、於勢分聲名絕無依附、亦可謂豪傑之士矣。風雪中得懷祖書、甚推重足下。又中前造嘉定、與錢先生語彌日、其人博學無方、而衷於至當、其高出戴君不止十等、誠一代之儒宗也。中於韻學多扣槃然、告之錢先生、無不合者。又中近校尚書正義、決然知僞孔傳出於王肅、亦得數確證、欲爲尚書考異一書、未得也。晤足下時、當共證之。足下言逸禮東漢世已不存、可著一論見示。說經之文、以明切爲貴、可不必蹈文士常蹊。又儀禮注校出者、望明以告我。武曹近來讀書若何、乞爲我問之。縣考後、當同令表妹來寶應、恐其時足下不得家食也。悵悵。堂上二老、乞爲起居。諸維自愛、不一。

按、書言端臨先生館於丁溪、不詳何氏。原墨現藏新會陳氏。

又書云、

四月杪自江寧歸、所寄三書皆見之。五月朔、老母以肝脾舊疾舉發、久之雜以風濕外感、至月盡而浸劇。此則小泉所見、能爲閣下言之者也。小泉去之次日、老母漸有起色、舍妹忽遘時疫、迄今二十餘日始回。中間凡七經大險、諸證怪怪奇奇、令人心駴欲死。老母反早夜經理湯藥、所謂一夕十起者、其常也、而舍妹病中昏瞀、尤覺改常、是以不勝其苦。今舍妹度可得生、而老母之病、中於身者、又未知何以治之。以中當此、豈復有生人之樂乎。中在府城時、尚與成裕聚處四五日、其心折於足下者甚至、至於學術同異、則誠不可以口舌爭也。然所謂他日之合者、或足下可合於成裕與中、而

成裕與中、則不能合於足下也決矣。書契之始、有聲音而後有語言、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故小學必自聲音始、而形體訓詁次之。爾雅釋言所釋、皆以同聲爲義、而郭氏諸注、屢有語轉之說、其說至精。至四聲之學興、而其義亡矣。顧氏發明四聲一貫、可謂千古卓識、然顧氏長於考古、而短於審音、故於語轉、絕不置議。夫四聲者、一音之轉也、語轉者、一聲之轉也、此皆聲音緩急、清濁、開合之異也。左傳垂隴、公羊作垂歛。左傳伯宗、公羊作伯尊。公羊口學也、隴歛宗尊、則同聲也。淫之訓遊也、而淫之與遊同聲也。懋之訓勉也、而懋之與勉同聲也。顒之從禺也、顒之與禺則同聲也。鼉之從單也、鼉之與單則同聲也。其他一字而二音、三音、四音者、非四聲則同音之轉、同聲之轉而已。自去秋別後、與錢辛楣學士及錢獻之、王懷祖論此甚詳、因足下之說、有當於心、故略舉一二以告。其他如此者、指不勝屈、心事如麻、不復記憶也。然用此求之古人之文、往往有左右逢原之樂、嘗欲摭拾以成一書、而輒復中止、實見此學至簡至易、正無事矜張爲獨得也。土鹿中翻旌以獲注下二十一字、檢儀禮圖亦有之、但少古文無以獲五字耳、當爲楊氏刪去無疑也。荀子今藉得宋本校過、所補正甚多、而劉向一序、則張天如百三名家已未收入、此尤可寶也。自餘仰取俯拾、所得甚多、思與兄論之。科考有九月及明年三月之說、恐相見之期尚遠也。八月間擬來賓應一行、未知此志得遂否。喬勉伯先生曾許爲作墓碑、可令其世兄寄一狀來、務期詳冗爲妙。附問堂上萬安。天暑、伏希自愛。

按、原墨藏傅氏。

四十二年丁酉、二十七歲。

四十三年戊戌二十八歲。

原譜、應禮部試不第。

行狀、戊戌今大學士朱公筠。時爲翰林學士、分校禮闈、得君卷經義獨用古注、意爲積學、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一字之疵被放、朱公薦二十八卷、落者二人、先生其一也。

留京師。

行狀、蓼野先生苦家累婚嫁、釐至、先生乃留館京師。時朝廷開四庫館、方聞綴學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以友天下之士爲己任。休寧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適被徵、海內知名之士待召公車、歙則程君瑤田、嘉定錢君塘爲之最。同郡官京師者、則王觀察念孫任侍御大椿並與先生爲昆弟交、相約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務求底於至是而後即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生莫不折服、以爲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莫先生若也。

按四庫開館在三十八年、東原先生即被徵、而以四十二年歿。先生與東原先生相見、當在乙丙間。行狀蓋合前後交遊之士言之、非是年留館京師事也。

四十四年己亥二十九歲。

原譜、館彭太史元琉家、鄉試座主文勤公弟也。

原譜、九月、蓼野先生選授江蘇常州府靖江縣學訓導。

汪容甫先生致書云、

去歲十月、中得四月見寄書、知留京教學、以待決科、於足下謀生之計甚得。即會試不可必、或上館得一教職、亦足爲養親地、貧不可長忍也。正歲再得書、知有是正文字數條、惜未及指示一二。中於經文、亦有是正數處、幸足下教之。

堯典光被四表、僞孔傳訓光爲充。戴君云、光當作橫、本與下句爲對舉。中按鄭君本治古文尚書。詩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也。周頌詩譜引此亦作光字。噫嘻正義引注云、言堯德光燿及四海之外。此鄭注也、其非橫字明矣。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然則光又不可以充訓也。古音橫黃同聲、黃從芺、古光字、則又不必易光字爲橫也。

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於義不了。周頌武正義引書云、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有一湯字、其義方是。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二卷朱敬則北齊文宣論則云、須夏湯之子孫、又以暇爲夏、義亦得通。此異文不可不知也。

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民。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翕西狹頌（今在成縣）、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碑、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休矣奕世。（並見隸釋。）亦世即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乃丕顯奕世耳。顧處士已釋不爲丕、其奕世則中所得也。

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又音震。然則詩太任有身、載震載夙、左氏傳方震太叔。身、震並與娠同也。

禮記壹戎衣。康誥及左傳宣六年所引皆云殪戎殷。殷衣鄭注已言之、壹即殪之誤也。

凡此諸條甚多、惜不得一一爲足下言之。去年交歙程舉人瑤田、洪中書榜二君、與金殿撰、於戴君之學皆可云具體。又長夏客江寧、與錢少詹事相處日夕、談論甚契、惜不能爲足下詳說之。程君今在豐潤、時來都中、客歙縣會館、其人有體有用、不可不納交之。李成裕客彭侍郎幕中、王懷祖竟無出山之志、二人俱衰病侵尋、日多鬱抑。李君相見時、每以足下篤信宋人之說爲恨。君子之學、如蛻然幡然遷之、未審比來進德修業、亦嘗發寤於心否、示知爲望。中因馮按察南來、正當急難之際、挺身營護、竟克有濟。久宿鍾山書院、得受寒濕、八月中歸而瘧作、醫者誤以爲虛損、過投大補大寒之劑、遂致絕命者二。及乎病後、則體反加壯。中之宿疾、本因脾有濕疾、不能運動、失其生化之原、致成虛弱、而醫者乃以地黃、當歸治之、是爲以水劑水。自去冬服苓朮數十七、痰去而身健。然家計既重、性復疏野、所謂仕宦者、此生無此志也。病後諸責皆集、苦不可支、有唐碑二種、成裕謀之彭侍郎、得銀五百兩、涸轍之魚、遂縱大壑、二人高誼、俱不可及也。近日聲名頗勝於昔、然憂心如擣、無時或休、諒足下同此懷抱。所論鳩集文字、中亦素有此志、然中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又其末也。苦不得人鈔寫、悶悶。王白水書並銀四兩俱收到、銀已奉之於丈母。中憾白水之心未釋、不能作書、足下權辭答之可也。道遠會稀、相思何已、諸維珍玉、不盡拳拳。汪中頓首。

案：是書述學載至「發寤于心否」止、此後未載、而傅氏所藏原墨有之、蓋端臨先生校訂述學時刪去。

四十五年庚子、三十歲。

館京師彭氏。

原譜、弟台斗以歲試第二名補諸生、題爲力時學使爲劉文清墉。

原譜、五月蓼野先生至靖江入署。

汪容甫先生致書云、

去歲馮百史來得書並星圖、甚慰。中於九月間已將唐石經全帙由賣應寄都中、計此日想已久達、如有考訂、幸爲示我也。成裕發解、今已北上、相見時其樂可想。程易田瑤田先生字。料必赴南宮、不可失此人也。外此如湖州丁君之倫、能讀書好古者、亦望以名氏見告。中比年以來、於學問之道最爲荒落、古所謂家貧親老、妻子軟弱者、中正其人也。中年以後、務蓄聚以娛老則可耳、箸書以傳後果可必乎、即可必矣、又於我何益乎。即如顧亭林者、其音學五書、求之江浙之市、已不可得、而其板之漫漶也已甚。足下度有人能覆刻以傳後乎、況其他又非意所及乎。不寧惟是、世本至唐猶存、戰國策至宋幾亡、而尚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其出於孔壁淹中者、亦同歸於盡、經典且然、況在後人之箸作乎。中固悲其不足恃也。然館刻有馬總意林、翁學士許爲我致一本、今以累之足下。又九章算術亦乞一本。此所謂悲之而不鑒之者也。中近狀、問之成裕自能詳之。陽湖有洪禮吉者、妄人也、倘得交於足下、幸勿爲其所欺可耳。老伯得選靖江、此時署常州、爲馮康齋、若屬其加禮甚易、惜馮之不久於其任耳。羣疑滿腹、無從就正、念念何已。

按李成裕名惇、字孝臣、高郵人、己亥舉人、是年成進士、故知此書必在今年。

四十六年辛丑三十一歲。

原譜、會試報罷、大挑二等、以教職用。

九月、自京師歸、翁覃溪方綱先生作序贈之。

翁覃溪復初齋集送劉端臨歸寶應序云、寶應劉生、學廣而氣醇、吾嘗謂今世後進之士、考訂禮經者、必於生屬焉。故於其歸而發之曰、吾所謂攷訂禮經者、非謂禮有所未安、有待於釐次之也。昔者朱子嘗作通解矣、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後來蕺山劉氏、亦嘗首夏小正而附月令矣、次丹書而附王制矣、稽之於禮合乎。曰、是有辨也、楊信齋固言之矣、曰、近世儒生、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此蓋所值之時不同、而其所救之弊亦異也。今之爲儒者、不審朱子之用心、而動援古自飾、曰朱子亦嘗云爾。此所謂舛也。且焉有儒生而議王朝邦國之禮者哉。吾所屬望於生者、則欲考其篇目章句而已。然而又有所不可者、如管荀賈子之書、皆禮文所散見者、因而掇拾移補、則不可也。又以某之錯簡、當置某篇、某句當屬某篇、則僭忒之心生焉、又大不可也。經禮典禮、有秩然可分者、少儀內則之類是也。有不可分者、玉藻大傳之類是也。如必以一人之意、類次而輯定之、則亦不可也。去此諸不可者、而因訓詁箸錄、以討求其先後類記之所以然、因以得先聖制作之精意、則庶乎得禮之宜矣。凡今之士、先務在於平心、不爲苟得而已。故書以爲生贈。

案端臨先生研精三禮、於儀禮尤爲致力、當世通儒、羣相推服。盧抱經刻儀禮詳校、其序例深以

不獲就正爲憾、餘可知矣。又翁氏送顧文子歸興化序亦云、今之精研三禮者、吾最許寶應劉端臨。端臨之於三禮也、視文子之用力似分軌而實合轍。蓋端臨之意在於證經、文子之意在於翼注、皆學人之所難能者。略又答韋靜山孝廉詩、劉向二戴目孰獲、衷之折寶應有劉生、鏗鏗事論列。自注云、近代治儀禮者可謂勤且博矣、愚所以拈出勉齋、信齋者、有二義焉。一曰篇目宜綜理、一曰名物宜詳覈也。名物之學、邇日歙程勉之與昭陽任幼植各有用力處、其書亦漸有端緒矣。惟篇目之學最難、寶應劉端臨意見頗正、而搜採未全。今端臨已南歸、於其行也、諄切相勗、未知何日成之。翁氏詩文蓋皆同時所作、其推重如此。

段懋堂撰陳芳林墓志銘、乾隆辛丑、余自巫山引疾歸、得盧召弓、金輔之、劉端臨爲友。

原譜、十月、省親於靖江學署。

四十七年壬寅、三十二歲。

四十八年癸卯、三十三歲。

原譜、十二月、自靖江入都。

四十九年甲辰、三十四歲。

原譜、會試不第、仍赴靖江。

五十年乙巳、三十五歲。

春、銓授丹徒縣學訓導。

案原譜云、先生以是年二月二十五日選、三月見報、八月由靖江赴任、以嘉慶六年去職、前後凡十七年。故崇祀名宦錄曰十有七年奉職勤謹。今文集載先生重修鎮江府學記云、經始於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余以其年十月到官。與行狀不合。攷楚楨先生寶楠編清芬集載此篇注代作、然則文集偶敚代作二字耳、當據清芬集增。

又案、清芬集載蓼野先生戒先生居官手諭云、

各處帳目甚多、不可不立帳簿、因逐一分清、一寄丹徒、一留我處。

在署與人交涉、亦宜立一清楚帳目。收還漸多、放借漸少、張文端公家訓藥言也。抵典難、治買亦難。不知治生爲急、自己恐不足以養廉恥。一言求利、便近皇皇、有許多不適意處。一兩年間、略治薄產、少可吃飯、須一切擺脫、專一讀書立品、奉親教子、豈不是第一等事業哉。

又云、朱方無學田、不能無資於贄禮。吾兒知貧富有數、想必聽其自然。居官居家、唯有節衣縮食、以身帥之而已。

行狀、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效於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

崇祀名宦錄、邑中大饑、有事賑恤。故宦甫莅任、即贊襄長吏、勸勉士紳、踴躍捐輸、至十七萬餘金。續奉委稽查戶口、資給錢穀、實心實力、杜絕侵漁。又請於明倫堂設立麥廠、給散貧儒舊族、全活無算。

案蓼野先生暨端臨先生同時辦靖江丹徒賑、勞勩甚著。

端臨先生述蓼野行狀云、靖江大饑、府君被檄勘荆溪戶口、案版籍、料丁中、覈貲産、程甲乙、務使吏不侵欺、民無觖望。哀矜惻怛溢於色辭。戒里長毋得斂錢供具。或覔二雞子以進、亦不食。朝夕餐惟糗糒而已。

又蓼野先生示子書云、屢得來書、具悉一切。撫憲咨文到部、勑文到鎮、留奉署中。錄文一、寄寶應、稟伯父照家禮告祭焚黄改題、並開祝文儀節一、寄靖江。我於十月廿九日奉署府札、赴荆溪分查飢口、十一月初六日查起、二十二告竣。所見民食艱難、比戶爭取山花、蘿蔔、榆皮、苧根、葛雞根、金剛鑽、稻艸根、和米麥屑作糊度日。此外又聞掘河中黑泥、更不堪下咽。予年六十、不知民食之難如此。因此不敢不仰體皇仁、盡心謹辦。早起作飯、黄昏再食、逐戶挨查、足目不停、一蔬一米未嘗貽累、保書富戶生監拜亦不答、跟隨張鵬、俞英分文不要、遂得裁汰浮冒、實惠在民。所憾該縣移札、日來極貧以十之一二爲囑、且有恐有未便等語相嚇。其實家無擔石、比戶皆然、所給極貧十之六七、雖頗得浮舋、而中夜以思、猶内歉於心、輾轉不寐也。計荆溪災戶、照四十年報部比對、已節省五百八十餘兩、不知此項得歸公家否。汝既辦丹徒、又辦丹陽、良亦勞苦、然勞苦不足道、但爲國爲民、必有所處、方不徒勞。不然則所省者不及於下、不歸於上、乃所切齒痛心至死不忘者也。我於十二月初二日旋署、精神照常、署中一切尚未清楚、行止一定、再來報汝。家裏嫁女後、不知作何部署、稻餘幾何、丹徒我豈能常住。歸守窮廬甚不容易。攷案外家極盛、可喜之至。尚未得作書賀也。

此書原墨今藏侯氏。

五十一年丙午三十六歲。

在丹徒任。

弟台斗舉江南鄉試，與儀徵阮文達元同榜。

五十二年丁未三十七歲。

在丹徒任。

行狀：丁未以弟行舉，復赴禮部，又失意，至是遂絶意進取。

是年蓼野先生乞休歸。

府君行狀：府君六十有二，移牒乞休。令曰：先生方以學行爲諸生表儀，而齒猶未衰也，何遽言歸。還其牒。府君復爲牒移之，如此數四，令知不可留，乃爲之請，於是官靖江六年矣。

家楚楨先生輯寶應詩事：家餘齋先生世讓蓼野先生兄弟最友愛，蓼野官靖江，餘齋寄詩云：老去愈知兄弟好，歸來方信别離難。淮南今夜明明月，倚偏高樓十二闌。蓼野遂棄官歸。

謹案：原譜云：蓼野先生授官在四十四年，到任在四十五年，至是時凡六年。崇祀鄉賢録云：四十二年由廩貢生選授靖江縣學訓導，距五十二年凡十年，與事實不符，當以行狀爲據。

五十三年戊申三十八歲。

在丹徒任。

校廣雅。

外孫阮恩海撰遺書後跋曰、

吾母既以遺書付剞劂。且曰、吾在母家嘗見先君校定明皇甫録廣雅刋本有段若膺先生書後云、劉端臨以此本見假、凡與吳琯及他本異者以朱圈之。卷三擊次也本禮器注、別本皆譌擊矣。其餘佳處尚多。戊申十一月廿一日若膺氏五十三字。先君殁後、高郵王氏疏證已行、此書校語不復編録。然案王氏本卷一下、貳福蓫倅憒盈也。疏證云、說文貳副益也。周官小宰鄭衆注、貳副。戎僕。鄭注、倅副也。道僕鄭注、貳亦副也。張衡西京賦薛綜注、蓫副也。副與福同、貳福蓫倅皆取充備之義、故皆訓爲盈。又卷三下、剝脫皻⿰皮曼徹膚朴皮乖違畔渙陶遺離也。疏證云、內則鄭注、皻謂皮肉之上魄莫也。廣韻、皻皮寬也。玉篇、⿰皮曼皮脫也。釋言云、皮膚剝也。說文、剝取獸革者謂之皮。韓策云、因自皮面抉眼。鄭注內則、膚切肉也。是皮膚皆離之義。朴與皮膚皆一聲之轉。說文朴木皮也。案王氏博引經傳於盈離二義、卒難牽合。先君校此本於倅下、皮下各增也字。王氏所引證其義益明。先君與石臞先生交最深、而疏證所列諸本無先君此校本、蓋石臞先生所未見也。

王石臞先生致書云、

新正接奉手書、具領一切。念孫前歲差旋過鎮、滿擬入城一晤、並訪若膺先生、同作竟夕之譚、詎因水淺、改由焦山閘口渡江、遂不獲如願、悵何如之。先生談經水署、借清俸以怡顔暢敘天倫、其樂何極。人世浮名誠不足爲先生道耳。念孫自改諫曹、幸謝部務之擾。去年夏秋間欲作方言疏證

補、已而中止。念孫己亥年曾有方言校本、庚子攜入都、皆爲丁君小疋錄去、內有數十條不甚愜意者、往往見於盧紹弓先生新刻方言中、其愜意數條、則紹弓先生所不錄、容當錄出就正。然計先生及若膺先生所校、必有暗合者矣。自去年八月始作廣雅疏證一書、是書雖不及方言爾雅之精、然周秦漢人之訓詁皆在焉、若不爲校注、恐將來遂失其傳、念孫將以十年之功爲之、自八月至今始完半卷、而正譌補闕已至一百五十餘條。是書積誤、較他書爲甚、倘先生平日有攷訂之處、務祈錄示、以便登載。令弟現館內城、一月之內、時獲晤談、甚爲相得。良覿正遙、諸維珍重、不宣。

案、書見王氏遺書原墨、藏陳氏、年月據王譜。

又案、據書暢敘天倫略云云、是蓼野先生是年就養丹徒。

又據蓼野府君行述云、丹徒學舍在壽邱山下、草樹茂密、有園林之趣、府君愛之、每以夏秋就養、景物會心、輒欣然有喜。蓋亦每歲夏秋一至而已。

五十四年己酉、三十九歲。

在丹徒任。

是年代金壇縣某作顧龍山興造記、載文集。

案、公平生箸述無年可稽、今據文之署年月者、系於某年之下、其不知者缺之。

程易疇瑤田先生致書云、

八月底、兒子從金陵歸、得讀手書、兼悉近候安吉、藉慰遠懷。前有人從京口來者、言先生閉戶箸

書、彼都人士仰之如泰山北斗、聞之令人欽慕。瑤田至此未久、加以善病、精力較之往年、日就衰頹、不能振作。拙筆尚有數冊、都不暇整比、擬遲一二年、乃作歸計耳。應禮闈北上、先生歲內就道否。此吾儒分內事、南宮領袖、蓋日望之。瑤田興趣大減、又三年中、連傷斷雁、其不作隨行逐隊想者、固非以退飛爲高致也。汪容甫不知歲內果歸否。少年後起者、有儀徵阮梁伯、今年新庶常、心力堅鋭可畏。近撰車制圖解二卷、刻成見寄。其中輪人、輈人鄭氏誤解、及後人說之未當者、再三推論、斷以己見、閱之令人豁目悅心。顧瑤田去秋自都南下、車中觸目暗忖、於二職亦微有所見、今檢其書、不能悉合。異日入都、當與梁伯及懷祖共商之。二雲先生、爾雅正義、奇書也、惟釋草中言黍稷與前人相反、其誤顯然。春間作一書奉寄、反復辨論、未蒙裁答、或者以妄言妄聽置之乎。

案、阮梁伯乃文達字、文達中己酉進士、選庶常、故知書在是年。　原墨藏侯氏。

五十五年庚戌、四十歲。

在丹徒任。

王石臞先生致書云、

接讀來札、備悉近狀平善、爲慰。念孫素好岑寂、人事擾擾、殊非所堪。近患脾泄、日甚一日、衰病之軀、勢難久居京邸、決意於冬底告病、明春二三月命棹南歸。但舍間俗冗叢脞、家難紛起、不可一日居、擬於鎮江覓一養病之所、以度餘年。聞冷禪院、可以棲息者、先生幸爲我留意焉。廣雅積誤已久、有明本之誤、有宋元本之誤、以集韻所引知之。有隋唐本之誤、以曹憲音知之。又漢儒箋註讖緯及小學

諸書今多亡失、訓詁無徵、疏通證明、大非易事。自前歲仲秋至今甫完兩卷、衰病如此、懼不能成也。先生湛深經術、卓識精思、萬非時輩所能企及、幸卽筆之於書、勿過爲矜慎也。蒙示方言注辨誤二條、精確不可移易。聉額一條、正與鄙見相合、其噎憂一條、則念孫所未及。前札云愜意數條者、惡忤亦居其一。餘俟南歸後面質之。若膺先生在都時、快談一切、竊恨相見之晚。其所箸尚書攷異、發前人所未發、有功經學甚鉅、與說文解字讀、六書音均表、皆不朽之業也。聞容甫先生近狀較佳、其箸作想益宏富。此人才學識三者皆能過人、在我輩中且當首詘一指也。南歸之後、可與諸君子常相見、差足自慰耳。令弟九哥、人學兼優、入都二年以來、與念孫相得甚歡、小兒姻事、諸煩部署、感激難以言狀。朱三姻兄質美而好學、芝蘭玉樹、良可重也。小兒頗有志於學、近作周秦名字解故二卷、於古義間有發明、南歸後當令錄出呈覽、幸先生之教之也。茲因九哥南旋之便、率候近安、餘容面晤、不一。

案、原墨藏陳氏、年月據王譜。

又案、周秦名字解故二卷、初刻未修本、今藏吾邑鮑氏、後重刻、易名爲春秋名字解詁、附經義述聞後、與未修本頗有異同。

家楚楨先生輯劉氏清芬外集、藁載段懋堂玉裁先生致書云、

承示校禮記、方言二條、精絕快絕。列子力命、繆忤情露、殷氏釋文引阮孝緒云、惡忤、伏態兒。此篇韻所本。戴先生既引上文墨尿、而不引此、所謂弩下逃箭。繆忤與情露正相反、故阮以伏態訓之、張

湛注所謂兩兩相背也。弟夏間精神意緒總不佳，遲滯至今始將繕寫尚書草藁，從無逸篇起，而苦煩碎。秋涼後即擬遠出。王懷祖先生書來，言欲作廣雅疏證，索弟所考訂侯徐復之讀詩記內有一條載董氏說能不我慉與說文合，祈抄示之。此條正義內當是能不我慉，今本作不我能慉，轉寫多誤。詹生已到尊處未？其人頗好，而景況可憐，諒相賞於驪黄外也。足下會粹所得略如困學紀聞、日知錄之體，名之曰校書錄，其可乎？

案：王段二書皆論先生撰方言注辨誤。後建臨先生輯遺書時，改名方言補校。

又案：清芬外集藁載段氏致先生書凡二十八通，間有數通原墨藏陳氏嗣，又於陳氏、侯氏別得二通，都三十通。友人劉君盼遂方作段譜，爲正年月先後，今悉依之。惟外集多有刪削，不盡原藁耳。

又書云：

來書推許太過，弟以注此書爲讀鄭之階級，讀此注而知許鄭之異，亦知許鄭之同，而知天下之字無不同。其要在以經注許，以鄭注許，而尤要在以許注許。此書賴足下促成之，功莫大焉。弟亦懇儀禮補疏速成，勿孤日月也。

案：段氏畢生精力萃於說文解字注，玩此書意，蓋在初屬稿時。然以段氏解字注後自序考之，當在丙申後。今姑以王氏書中云及解字讀語連類系此。解字讀者，解字註之初名也。

五十六年辛亥，四十一歲。

在丹徒任。

臧在東撰刻詩經小學錄序、

段君自金壇過常州、攜尚書撰異來、屬爲校讎、因爲參補若干條。劉端臨見之、謂段君曰、錢少詹簽駁多非此書之旨、不若臧君箋記持論正合也。時乾隆辛亥孟秋。

清芬外集載阮文達致書云、

憶在京師、暫晤道顏、足慰渴慕。嗣因文旌遽返江南、未得備聆雅教、至今歉然。吾鄉言學者尚多、求其精確而公明者、惟先生與懷祖先生足爲師法也。元膚才末學、過蒙聖恩超用、私心輒爲惶恐。近又奉勅校勘石經、以元之孤陋庸愚、曷克勝任。今已分得儀禮一經。此經唐石經經文謬誤似尚不少、如士相見禮言忠信慈祥、以大戴盧注校之、多忠信二字。喪服傳冠繩纓條屬右縫、以釋文校之、多右縫二字。此外似尚不少。元識鈍學淺、不能有所校正、且係官事、具有程限、亦未能緩緩研求。素諗先生於禮經之學、尤爲深邃、其於經文譌誤、訂正必多。字畫偏旁、不少更正。務祈賜一詳札、備言之。將來此札可存大集中、使後世知某經某字由用某人說而正訂之也。再元校勘此經、亦有底藁、如用某人說、皆自注於下、不敢掠美、斯亦博訪通人之義也。今特遣小价渡江、候取賜書。想必備示無隱、無辜元數千里就問有道之意也。至段若膺先生、金輔之先生、元亦各具書問之。如若膺先生現在鎮江、卽同此致問、卽示覆音。此次石經之事、聖意極爲鄭重、其碑制工程刻法、一切元等酌定、尚可施行。但此係官事、終不比吾等自爲校書者可比、未免人各有見。今邵侍講晉涵分校三傳、汪司成廷珍分校周禮、論語、孝經、其餘經皆金少宰士松、沈少宰初、瑚司成圖禮、那侍

講彥成分校其體未知若何。元惟盡其在己、悉心校理本經而已。元在後學之列、因與令弟同譜、故稱謂妄附、尚希宥之、以見相親之至意。

案擘經室第一集儀禮石經校勘記序、經始於辛亥十一月、告成於壬子六月。陳氏所藏此書原墨下有十二月十八日六字、故知當在今年。

五十七年壬子、四十二歲。

在丹徒任。

是年代鎮江府知府某作見山堂記、載文集。

王石臞先生致書云、

去冬得奉手書、備諗近履。令弟九哥聞於安徽有所圖、尚得意否。容甫先生書內云於春秋用功甚深、全經萬八千言更無不了之義。晤范大親家之長孫、云先生亦從事於此書、惜未得相從受教也。邇來新得必多、尚望寄示。及有關於廣雅者、亦望示及也。念孫前以歸家多所患苦、故且留京邸。詎意衰病日甚、夏不能冒暑、冬不能御寒。自去春至今一歲之內、因官差而病臥者數矣。長安道上應酬終不能絕。廣雅僅成四卷、又以體例中更重加改訂、至今尚未完畢、似此遷延、恐終不能成書。計典已過、今秋必將告歸、但求一避囂之所而終不可得、爲可悲耳。

案此書見王氏遺書原墨藏陳氏。

段懋堂先生致書云、

王四回具綯查公及吾兄關切之雅。宋公於初七起程、初八到府、頃又聞金壇有命案、急請歸相驗、初十當回縣矣。但太尊之說與未說、允與未允、皆未能知、仍請吾大兄一稟見、道及鄙人受寒遷葬之急與家君高年在壇守候之苦。道臺之說曾否面諭宋令、宋令曾否面允、叩其實在。如太尊未說、則婉辭請札致此、弟之仰賴於吾兄者也。宋令處弟託主簿公先致意。宋公云遞一呈、請喚伊家長及伊二子來尋究下落、業於初五遞呈、尚未批出。宋公意未嘗不可也。本犯親叔父有三人、有母六十歲、有二子、一十八歲、一十六歲。本犯遠揚、未始不可辦。略以家君九十風燭、可危動太尊之意、可乎。謹候近安。以此諈諉、固非恃愛不敢也。

按段氏說文注載父世續嘉慶八年年九十四、終於蘇。又自云四十六、以父年已七十一、遂引疾歸養。五十五避橫逆、奉父遷居蘇。是段年五十五時、父實年八十、此書云九十、或籍注失實耶。今從劉君盼遂段譜、置之壬子、是時父年八十三。

又按說文注五十五避橫逆、以段生雍正乙卯計之、當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然其序明道本國語云、辛丑乃自蜀歸金壇、又遇橫逆侵擾、不能讀書、壬子乃避居於蘇。壬子段年五十八、與說文注相差三年、或始焉往還無定、久乃奠厥居耶。此書本依說文注列之己酉、今據劉君段譜改置壬子、俟更考之。原墨藏陳氏。

又案劉君段譜成後、仍易置此書於己酉。

清芬外集載汪玉粲廷珍先生致書云、

廷珍膺受末學、經術時務、兩無所底。丁未入都、猥以鄉里後進、得奉音塵、夙願載申、實深榮幸。通籍以後、燕吳迢遞、思託疏麻、以舒結轖、所慙學識蒙劣、不足廁於大賢之門、翹首南雲、徒殷鄉往。豈期德音下逮、反辱先施、獎借殷勤、惟恐不及、自問何修、祇有愧荷而已。先生通儒碩學、當代經師、近聞撰述淹中古義、未諗何時卒業、先睹爲快、欣跂奚如。孔生受經戴席、走安能爲之師、辱承誣諉、又不敢辭。覿其人甚謹愿、且有志上進、但長安緇塵易染、非克自樹立者、鮮不因循。暇日仍乞移書督之。廷珍身世如常、惟是舍己芸人、舊業竟無寸進。石經鉅典、敢不勉竭固陋。然而國有大事而以大臣承乏其間、祇能陳其所見、以俟抉擇、從違之間、不獲贊一辭也。

案阮文達致公論石經校勘函中有汪司成廷珍分校周禮語、據此知在是年。

五十八年癸丑、四十三歲。

在丹徒任。

五月、長子源岷巨源生、側室夏氏出。

謹案夏孺人來歸、家譜未載何年。

王昶春融堂集四士說云、

昔汪子茗文作師說、亭林先生爲廣師繼之、各指其學業所至、以著生平之愛慕、世服其精識朗鑒。予交天下士大夫凡五十年、不翅百十人。近過廣陵、復見汪君中通經邃史、篤於學、志於古、爲余所弗如。蓋予於淮海之交有四士焉。訓導寶應劉台拱有曾閔之孝、給事中王念孫及其子國子監

生引之有蒼雅之學、暨君有揚馬之文、時謂之四士三美宜矣。唐僖宗幸蜀品藻朝倫、以散騎常侍李潼比曾閔、以前進士司空圖比巢由、以郎中孫樵比楊馬、孫氏遂以序於集首、考李潼孝行不著於國史。圖後起爲中書侍郎、亦非與巢由爲伍者、蛻文雖見文苑英華及唐文粹諸書、較之揚馬實多遜焉。今舉是三美、儷於前哲、將駕而過之、世有汪顧諸先生、必謂余言不妄也。

案蘭泉年譜載是年遊淮揚、故系於此。

段懋堂先生致公書云、

陳四來、具悉一切、書院憖置之、固其所也。弟身子初好、尚不能讀書。大兄強仕之年、舉丈夫子、家君及弟得此信、皆喜而不寐也。弟自上年至今心緒棼如、兼之外感、故心脈甚虛、少用心則夜間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未知是外症抑內症、恐讀書之事從此欲廢、如何如何。大兄已快了一件心事、正當乘此中年、速圖箸述。近日與王光祿論鄭康成年四十遭黨錮、又十四年而黨錮乃解。此十四年中注禮、故三禮爲最精。黨錮既解之後、乃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至其卒之年、乃在元城注周易、爲時有限。玉裁謂鄭當中年注禮、最美而傳之最久、以後所箸書論語周易不傳、蓋與毛詩俱遜三禮也。足下以其年則可矣、以後精力當稍衰也。馮孝廉昨日方到此、而尊札猶未帶來、孝廉固鎮江一府之讀書種子也、況得大兄爲之啓發、何可限量。

案此書載清芬外集、原墨藏侯氏。

又書云、

馮孝廉來云明日即走故即作札奉達又二日孝廉乃以尊札送到五月二十三書也彼非有意沉閣而弟頗受累書中語皆關注至情感激無既陳四於本月初十日家君壽日也突云要隨馮老爺船回去弟勸以且將物件寄與馮處爲妥不必定歸而彼必欲走弟以王四已往金壇寓中無人頗不喜恐彼揑造語言故具以聞弟數年來心事沉鬱故今夏病雖不重而精力大改兼之臂痛未識醫能治之否私懼說文等書不能成日前奉勸及時著述者蓋有謂也鎮郡之攷在八月乎抑十月乎有的信來詹公已起身

目下乃略理舊業成漢讀攷三四葉擬秋間完功此書爲善查道臺如有一信即飛寄一信弟壇邑事縻爛不可言蘇州買屋略佳者須四五千金量力而行甚難合式再日用之物翔貴居此大不易也所有留於尊處之物弟意有力者不任其擔則極躭心年內可全取回擲還弟於九月娶孫媳之後將爲二子析箸矣祈大兄留神爲禱

案此書原墨今藏侯氏

又書云

陳四回曾有札奉上想已收閲弟近日看屋遷居總不合意甚矣其難心緒棼如亦復校正儀禮頗有刱見如傳文以小功之縷也（元作總）經文女子子爲父母婦爲舅姑笄有首以髽無惡字（傳文乃有）此二條至確周禮漢讀考亦已到秋官太半假我數年讀書其有進乎查道臺是否有信已有乞飛示之說詹生說往江北勾當或別有所志吾兄可勸其遄歸也陳四如無所往乞命其來今年校

得儀禮周禮公羊穀梁二傳、亦何義門惠松厓舊本、將來攜以呈政。臂痛或以爲血虚、或以爲風症、鎮江有專門能醫者否。

又書云、

黄蕘圃孝廉所購宋本好書極多、而慳不肯借、殊爲可憾。弟意欲將三禮經注校爲定本、刋之垂後、亦不朽盛業也。凡正義中所言定本者、係顏師古所定、唐太宗以頒行天下者、見太宗紀顏籀傳貞觀政要封氏見聞記盧刻不載。諸書、此亦考古之所當知也。唐定本多紕繆、故賈孔多不從、有從之而甚繆者、如毛傳云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疏云今定本如是。愚謂定本如是、則他本不如是。他本必依爾雅原文、爾雅不出一手、兼羅衆說、故有一字數解、以衣涉水爲厲、此一說也、其水淺。由帶以上爲厲、此又一說也、其水深如定本合爲一說、不可通矣。質之大雅以爲何如。

案以上二書、載清芬外集。

五十九年甲寅、四十四歲。

在丹徒任。

蓼野先生寄書云、

行年七十、制具送老、晨夕背誦小學、一字不遺。陸清獻云、欲爲聖賢必讀小學、欲保身家必讀小學。人而不爲小學、其猶正牆而立歟。近來愈覺此書之有味也。舊有吳註、高註、近見陳縱本義註甚佳、可覓一本細閲。他時將吳高二註寄汝、爲作一註、留示孫曾輩、以當世寶、老人亦借以爲夜行燭也。

又云、前寄到陸桴亭先生思辨錄。前輩於理學有心得處、講經濟有致用處、可深味也。陳榕門中堂所集遺規各種、皆居身居家居官之格言。可知今古賢士大夫必自日用切近處作起。二書俱不可不讀。翁老矣、夜行秉燭、所照幾何、願汝勉之。

正月、汪容甫至京口訪先生、未果。

汪容甫致書云、

去年臥病時、自度此生不復能至寄奴山下。正月二十九日、同當事來金山、午後渡江、奉訪、坐超岸寺對門、盡未申酉三時。其日江寧陳布政往蘇州、肩輿咸從之往丹徒、中不能得也。次日同當事者悤悤北歸、而孫容將持足下手書見示、惆悵無已、始知寄奴山雖可至、而不易至、譬夫蓬萊方丈、風忽引之去也。

汪喜孫後案云、劉先生官丹徒訓導、先君嘗來署中、上下議論、留連信宿而去。至是年訪先生不果、後遂不復至丹徒。錄先君書以誌死生契闊之感。汪中年譜。

四月、伯父餘齋世讓先生卒。

秋、先生介武進臧在東見阮文達。

臧在東撰遺書後跋、

甲寅秋、庸將往武昌、先生曰、畢制府已巡撫山東矣、子行或先後不相值。詹事府學使阮公、吾鄉人、且學友也、子其謁之。庸之辱知於芸臺先生、自先生之書介紹始。

十二月、汪容甫先生卒於杭州。

汪喜孫撰遺書後跋、

劉先生端臨與先君爲文章道義之交、先君見背、先生爲校錄遺集、裒然成書。喜孫有過、匡戒之、有善、獎諭之、有急難、保護安全之、喜孫賴以成立。今先生墓木已拱、讀此一過、不知涕淚之何從也。

謹案先生裒輯汪氏遺箸、垂成而歿、未及梓行。汪氏學行記載先生與其子汪喜孫甥畢成之諸書、論纂輯事甚詳、今迻錄以備參攷。

與汪喜孫書云、前月王蘭泉先生過此、欲爲尊大人刋刻文集、現在抄寫清本、一兩月可畢、其底稿當送還尊處。刻貲可不須自出也。又書云、尊大人遺稿、近日始得料理、現覓人抄一底本、即付刻工繕寫。鄙意擬名文集。篇次前後與舊刻不同、此意亦曾商之錢少詹事及段若膺、皆以爲然、未審尊意以爲何如。初獲交於尊大人時、所見詩甚多、後來不復作、少時所作亦不復存。遺稿數十首、此間亦錄出、然在尊大人爲緒餘、不可刻也。

又書云、頃爲尊大人刋刻遺文、擬用集名。昨武進趙味辛名懷玉。司馬見過、道及足下之意、欲仍名述學內外篇。此亦足見孝子三年無改之至意。已告彭萬程、令其挖改。

又書云、來書欲並刻遺詩、足見孝子之心、不忍於先人、而必欲傳之、無所不用其極也。此時先錄一底本、以待能知先生之詩者、稍爲抉擇而付之梓、亦不必與文集合爲一書。先輩中如顧亭林詩文、即係分刻、是其例也。

又書云、前年之冬、足下寄示畢尚書太夫人祠堂碑銘、此文向所未見、擬錄入、前月作浙江書、極道足下文行之美。又與懷祖觀察言及足下、相與咨嗟歎息、喜故人之有後也。第四卷底稿、因有添入之文、尚未就緒。台拱擬到揚奉晤、不遠、一切可面究也。

又書云、郁甫歸、盛稱足下文行之美、此雖僕所諗知、而驗於所聞、欣慰彌至。先集校讎之役、僕必須卒業、以報命、與尊大人交誼不比尋常、重以足下之愛厚、又何煩瑣瀆耶。

與畢成之^貴生^書云、尊舅氏之文、就遺稿內蒐羅捃拾、於已刻三十餘篇外、復得二十篇、編爲四卷。已刻之文、譌誤甚多、並據底本校讎、逐一改正。亦有一文數稿、字句不同、據文義審定、從其長者、皆再四斟酌、未敢率爾。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題格式略仿唐文粹、宋文鑑之例。舊刻多用古字、既非隸書正體、又不盡一、今則參酌古今、不怪不別、亦亭林之遺意也。凡刻書、第一要板好、次要寫手好、次校對好、次刻本好、校對一事而有數節、一校底本、二校寫本、三校呈樣、四校挖改本、最後再覆校一過。台拱雖苦公私繁冗、然於此書要須逐節過眼、方可印行。原稿一箱並寄上、希爲查檢、轉交令表弟。尊舅氏在日有得意文字、間手錄以見示、今取出校對、並置之箱內、付令表弟藏之。故人有賢子、能讀父書、知寶其先人手澤、亦私心之所慰藉也。

又先生撰汪中遺詩序云、

容甫博聞強記、通知古今、才、學、識三者皆有以過人。爲文鈎貫經史、鎔鑄漢唐、閎麗淵雅、卓然自成一家。早歲喜爲詩、三十以後絕不復作、舊稿多散失、今錄其僅存者若干首。

案此序見汪氏學行記、不載文集。

王石臞先生致書云、

去秋接奉手書、得悉弄璋之喜、歡慰者久之。嬾病相因、致疏箋候、幸勿爲過。獻歲以來、想侍奉萬安、起居佳勝。大箸儀禮補疏已成者幾卷、其中卓見必多、便中望寄一二。念孫自客歲九月備給事員、十日之中進科者凡有五六日、一月之中看書者不過八九日、已與素懷相左。至十一月、初忽派巡城一差、終日碌碌、刻無寧晷、黎明即往飯廠、日晡始能歸家。多病之身、不勝其苦。計自巡城以來、三月有餘、嘔吐之病已四五作、其泄瀉則無日無之、從此至滿差時、尚有十月、將如之何哉。來札云若膺居蘇州甚安適、可以肆力於古、甚爲欣慰。其所箸尚書撰異、王青浦攜來京邸、其中精確者至多。惜今世無賞識者、曲高和寡、自古歎之矣。易田有書來、精神漸衰、然家居一切自如、則勝念孫多矣。令弟九哥今歲設帳何所、近況奚似。來歲公車、望足下及令弟俱早束裝北上、以慰離懷也。

案巨源先生生於癸丑、故知書在今年。原文載清芬外集。

又書云、

八月初旬、率具一函奉復、並復容甫札、封家信中、寄回高郵、交奴子高錫純、轉寄揚州。後接舍間家信、知其患病物故。昨又接家信、知前書爲伊病中失落矣。念孫次子才質甚鈍、遠遜其兄、而得先生爲之蹇修、且不爲容甫所棄、何幸如之。夏初有同譜者寄書、議姻家、約俟女家來京、面致聘訂、迄

今尚未來違之、又滋物議、容再奉聞。前月晤范隣兄伊、云來歲先生與九哥同來京都。後又云來京之說尚未確。未知近日已決意北上否。區區一第之榮、固不足以動君子、而數年離索之思、一旦慰之、此則念孫之大幸矣。盼望之至。容甫曾來鎮江、近況奚似、舊恙不復作否、若膺尚在蘇州否。有考訂周禮讀一書、已就鐫否。念孫城差報滿後、甫得數日之閒、而倉差又至、辛苦更甚於巡城、此後直當東書不觀耳。前札未經寄到、復泐數行候安、兼訂來春北上之約、餘不書。

按此書時在初冬、汪容甫先生尚未故、是以書中屢稱及之。原墨藏侯氏。

段懋堂先生致書云、

正月內得手書、深荷關切、弟懶於寫信、歉甚。二三月以來、稍有讀書之趣。蘇州古書絡繹而出、近有得儀禮單行疏者、得北宋本漢書者、得宋板左傳釋文、禮記釋文者、得宋板羣經音辯、可校正張刻者、得明道二年國語影抄者。弟借汲古閣抄集韻校正曹刻、亦是快事。但苦少暇、亦少精神耳。弟塋事意主於擱、惟府房向短他些微、另信寄李霖翁、了給之見時乞更爲道達。周禮漢讀考已繕成書。目下儀禮已動手、多發前人所未發、將來治禮經不可少此。且字於儀禮、禮記、公羊三註共得十處。儀禮鄉飲篇某子受酬、註某姓也、姓同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嘉靖閒本不誤。士虞禮註某甫、且字也、今本皆改爲皇祖字也。以大兄之精心卓識、而不能肆力成書、以弟之好古而不能入山面壁、皆屬無可奈何之事、惟當偷閒爲之、不至棄天以此相勉而已。

案原文載清芬外集

六十年乙卯、四十五歲。

在丹徒任。

秋、至江寧與桐城姚姬傳鼐交。

姚姬傳惜抱軒集劉念臺淮南賦跋尾、乙卯秋、練江先生之六世孫台拱攜來江甯、出以示鼐。

是年代蓼野先生作伯父餘齋先生行狀。文集未載。文曰

先兄諱世讜、字步辛、號餘齋、姓劉氏。先世自蘇州遷寶應、至我曾祖八世矣。曾祖諱以任、縣學生。祖諱中從、康熙戊子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改選石埭縣儒學教諭。石埭府君二子、長我伯父諱家晟、歲貢生、次我先君子諱家昇、康熙甲午科副榜貢生、贈修職郎、靖江縣儒學訓導。先君子與先姚喬孺人皆不幸蚤世、生四子一女、兄其三子也。劉氏世以孝弟稱鄉里、及伯父與先君子友愛尤篤。伯母成孺人卒、無子、伯父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以仲與叔爲吾子、伯與季爲弟之子、吾何少焉。故仲兄琨石與兄皆嗣伯父。諸子蚤失怙、朝夕依倚伯父如所生、及居喪、孺慕悲號、弔者欷歔太息、以爲吾伯父真有子矣。兄少警敏、總角操紙筆爲文、鋒穎特出、石埭府君所交遊、皆一時名人、咸嗟異之。比長、博涉師友、徧探古作者波瀾意度、所得益精粹。其爲舉子業、醇雅質厚、不求異人、而人自不能及。居庠序中、每校試必注高等、見儕輩若子弟所試文、預處其得失及次第高下、往往皆中、人以是服其藝之精。喜爲後進論爲文法度、從之遊者、不問敏鈍、隨其材器、皆有所就立。乾隆三十六年、今大司空彭公、故川東觀察閩縣陳公、主江南鄉試、號爲得人、所舉多耆年宿學、老於

場屋者兄其一也。兄先以諸生久次貢太學、及舉秋式、逾五十矣。彭公呼爲老門生、接待尤洽、始以文藝受知、久而習其質行、加親厚焉。兄勇於爲義、人以緩急相誣誘、爲盡心力、不避風雨寒暑。里人王希伊耕伯、篤行君子也、倡同善會於鄉、特引兄爲助。性抗直、議論侃侃、不視人意旨爲嚮背、離理害教之事、賴以匡正者爲多。遇人無疏戚、一取胸肌相與、無所矯飾、至於天倫骨肉之際藹如也。伯兄病、值鄉試之期、晨夕視湯藥、不就試。世謩官靖江六年、兄念之甚、嘗寄以詩曰老去愈知兄弟好、竊其意蓋望世謩之早歸、而不欲明言也。蓋自伯父之歿十餘年、而姊氏云亡、伯仲繼隕、同產五人、惟兄與不肖存耳。衰顏暮齒、相依爲命者、又三十餘年、而今已矣。雖欲孝、誰爲孝、雖欲弟、誰爲弟、天乎痛哉。兄生於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卒於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以乾隆四十五年揀選知縣、待次於吏部。初娶楊氏、賢明恭儉、仁而不壽、姻黨哀之。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卒於乾隆十四年七月十八日、享年三十。再娶喬氏。子男三、台耆、台輔、皆縣學生。次台弼。女五、長適廩貢生朱彬、次適縣學生喬玉蟾、皆卒。次適潘宬、次又適喬氏、次許聘高郵附貢生夏裕堂。孫男四、□筏、篆、篙。孫女一、適彬子縣學生士彥。台耆等卜以乾隆六十年十月十八日、葬吾兄城北邵家橋故楊孺人塋。八月望日、劉世謩謹述。

是年、蓼野先生有家諭云、

源岷識字百餘、並能辨別偏旁之同異。看來天分甚好、將來可以讀書、更教之立品儉用、便是祖遺家法。若家計之多寡、固不可不打算、亦不必過於打算。張文端說知命一段最爲親切。王畊翁訃音

到舊治白水緋衿爲位，祭以少牢滿漢席。王公生日則祭以特羊。二週、三週另爲打算。祭奠去思碑，當公在時，功令當一概除毁，百姓爲仆而護之，茲則重爲豎立，供以石桌，以便拜奠，何如光景。想其平生菲衣惡食，奉身調度，人所難堪，是又何如淡泊。要之其不可及處，只此便是根柢也。

案原文載清芬集。

王石臞先生致書云：

自春徂夏，兩奉手書，恍同面晤。正月底卽聞容甫凶耗，悲不能已。二十年性情學術之交，遂成永訣，痛哉！孝臣歿已十年，去歲幾遭火化，而容甫又客死西湖。自顧衰病日加，欲歸不得，未知何時得圖良覿也。容甫在日，鹽政學全公待之頗厚，近聞兩淮辦書一事，仍令其子接辦，身後薄有留貽，目下自可無慮。惟文章一事，須急爲收拾。念孫京邸僅存文十篇，講學釋義、左氏春秋釋疑、居喪釋服解義、石鼓文證、請祀故樂儀書院山長沈公議、廣陵對、秦伯廟銘、黃鶴樓銘、高郵賈君銘、李君銘。其釋三九二篇，遍檢無存。此外念孫所未見者必多。又聞其述學一書業經付梓，遠客燕邸，不獲爲之整頓。得先生身任其事，俾不朽之文縣諸日月，實生死所共慰也。編錄既畢，祈將附帙見寄，以便參酌付梓，幸甚幸甚。儀禮補疏所成已及半否？念孫常患學者成書之易，今則又患成書之難，蓋精力日就衰頹，撰述不可不早就也。自四月派巡南城，忽忽靡暇，廣雅七卷後竟不能成一字，奈何！武曹兄曩曾一晤於清江，再晤於寶應，今爲三聚首矣。省試前方爲舉子業，故未及縱談，而約略數語，已知其博聞強識而有卓見。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矣。令弟屢不得志於禮闈，深爲扼腕，然近況亦頗順適，數月以

來不時與念孫朝夕相聚清冷中趣味亦足樂也。

段懋堂先生致書云

爾雅坎律銓也當爲吹聿銓也此語記得大兄曾說過尊說耶抑別有聞耶。祈示之。儀禮漢讀考媵出士冠禮一卷便中當請教。抱經儀禮詳校一書凡二百數十頁已刻成尚無印本聞抱經云此書成急須送端臨一部。弟亦未見也徐購得奉上。

又書云

頃授孫儀禮又知記惡笄有首以髽惡是衍字觀傳文分別兩笄字語意可知但作疏時已誤矣。次兒黯初意不欲其秋試近日始拘於俗見令其觀場但恐科舉甚艱惟大兄進而教之。二舍弟之子鼎同錄遺鼎讀春秋胡傳甚熟黯遠不及之也。弟近日於說文知屬辭簡鍊之難考核於素者則固不誤者多也。禂字下小徐引詩是禡是禂大徐乃入之許君正文爾雅及杜子春引詩皆作既伯既禱也。劉春浦之覼縷乃徒多事耳故知讀書最難得是善本也。吘字下引書吘疑禜字下引記雩禜其誤正同大約示部既成義例便可定矣。詹君已來月底梓人將到尚書之刻不能已也。東原師集已刻成惠而不費俟刷印後再奉送。海內同志於十七部不熟者其小學必不到家求諸形者難爲功也。新刊釋文繙閱有不愜之處恨不得暇全校之。大兄於三長中識居其最箸書正當及鋒矣晤姚姬傳六兄乞爲轉致。　股字弟有舊說頗勝新說也。

又書云

九月間次兒歸後、得手書勸論諄諄、勿以衰病隳其志氣、失同人之仰望、感極感極、良友箴規、固宜敬縷心版。弟之腳萬無愈理、只求不痛、而瘡至近日尚未全愈、一俟全愈、即當勉成未竟之書。惟是心力頓衰、自覺難以探頤索隱、及鑪捶煩雜耳。大兒年力正當有餘、斷不可忽此時候、再過數年、便近於衰、足下亦當以鄙人之言爲念也。毛傳三十卷、略加注語、皆愜心貴當、是否已令人繕寫一部、宜速爲之、並將寫出清本付弟、再校補數事、則大妙矣。獻歲以後、務將原本擲還爲囑。孟子字義疏證、所言實能發明孔孟之旨、非宋人所能見到、足下以爲然否。弟目今藏府間有病、蘇之良醫王順生、自上年至今、總云肝内鬱熱、不可用補劑、故近日服羚角竹瀝等物。家事多不如意、惟小壻龔麗正中浙省第五名、冀其早成進士、壹意學問、春初公車過潤、令叩謁有道、是固浙中之學者也。王少寇雲南虧項已完結、明年入京。錢少詹近日乃到紫陽、尚未晤也。蘇人有李鋭者、其步算之學、竹汀自以爲不及也。

案、以上三書皆載清芬外集。

汪玉粲先生致公書云、

塵務勞勞、疏麻罕接、遙諗先生齋居汲古、益詣淵微、未知何時得一侍臬比、竊聞緒論、勝與古人對也。名山箸述、有可示讀者否。廷珍留滯京華、近狀亦都平善、惟是精神漸退、學業無成。古人有言、乏天才勿強操筆。廷珍性不能文、而官以文爲職、勉強從事、終亦不工。逝日如流、坐令七尺之軀、朽同草木、深可悼恨。屢計乞身、鍵戶復理故業、無如託命斗石、心境相違、且爲奈何。孔生故醇謹、

長安、三載素服未緇、亦年少所難、第承命代斲、垂槖而歸、深漸無以爲之益者耳。茲以省親南返、附便起居、不備。

案五十七年汪書有孔生往京受學之事、此書又言已三載、則書在五十九年冬、六十年春可知、故次於此。原書載清芬外集。

朱武曹先生致書云、

弟於六月六日抵京、本意遄歸、而芷江苦留、遂援例貢、赴京兆試、非其志也。逮三弟忽然告歸、更悔此舉之爲多事矣。聞今歲仍送考到省、與吾諸弟相見、而弟獨羈滯二千里外、得無有耿耿不釋者乎、王給事相得甚歡、邵侍讀往來皆相左。方今留心學問者甚多、而真知灼見亦鮮。近與伯申上下其議論、令人懷抱都盡、精鑿處殊不減乃翁、懷祖有此子、向歆不足多也。恐東原復起、亦將畏此後生、況吾輩耶。弟到此自喜得此益友、又幸江淮之人可以執經而問字也。懷祖勸兄箸書以時、之不可久待也。弟百凡粗遣、賓主甚歡、然久留亦復無味。聞源岷體氣甚充、不知天資何似、將來能讀父書、亦一快也。

又書云、

到京後未得息耗、昨得手書、所以望弟者甚殷、慰弟者甚摯、彌用憮然。近來踪跡具見與兒子書、姑尊稟中亦詳及之、可索觀也。明歲無意北來、自爲計則得矣、其奈此離索何、懷祖父子惓惓不能忘也。都中從事於學者甚夥、大約有二、其一謂可立致科名、一則藉以通聲氣、而皆以高自位置、嫚

罵一切爲主語、以讀書考古槩乎未有聞也。弟每與懷祖給事歎息痛恨之。有陳御史昌齋、不肯箸書、於學無不通。給事謂粵東自開闢以來未有斯人。咄咄怪事、而都中未有道其名字者、可慨也。弟近移寓憫忠寺、甚僻靜、三分日力、一分考古、二分從時。但房飯甚昂貴、久住非寒素所堪耳。」案武曹先生以例貢入京、舉京兆試九十六名、合諸王懷祖書、當在是年。王、朱諸書、皆試前作也。

原書載清芬外集。

臧在東先生致書云、「憶自癸臘赴楚、甲夏歸試、往還四千里、榜後赴山左、今正自山左至武昌、又共五千里、幸皆取道京口、數領訓言、爲我三致友人書、多方照拂、銘感一切。有登州諸生畢以珣、究心小學、極欽佩閣下、述尊說尚書六宗乃天宗篆文之誤。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可證。按禮記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盧子幹注云、天宗、六宗之神。是漢儒亦有知六宗爲天宗者、可與尊說相參證也。拙輯鄭注論語、采御覽甚確、今附上稿本、有與唐人義疏、釋文、類書等明稱爲鄭注相印合者、朱筆標出、可覆按。向以爲輯書難於箸書、箸書可以自主、輯書須從古人、諸書互引互異、孰所適從。義疏證引與己言混同無別、又有實非某書而誤云某書者、有實是某書而不云某書者、能不爲前人所欺、最難。譌文錯簡、又餘事矣。拙輯漢儒說經書十種、采書皆以唐爲斷、知古書盡亡於唐末。或言北宋初有古書、不足信。御覽本脩文殿及唐類書、李昉等何嘗目見古書。庸堂自度纂輯之學在王伯厚之上、而今之集書者皆不及王氏、若高明如段氏、汪氏等、又視此類

爲抄胥事矣。論語注最蒙珍賞、故不遠二千里呈上稿本、懇賜一序、諒蒙金諾。鄭注孝經一册手錄、獻正與陳本迥殊。先生近作何業、箸譔早成、嘉惠來學、深所切禱。

附繫辭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釋文云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按當從一本、窮通相對、變則通三字後人妄增、猶檀弓慍斯戚之上增舞斯慍三字。又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釋文云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此句。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釋文云一本無以利天下一句。按以濟不通句辭意已備、致遠以利天下爲複、此六字因下文而誤衍也。或見誤衍於此、爲複而反刪下文、大誤。馬下爲韻。說卦兌爲妾、爲羊。釋文云羊、虞作羔。今李鼎祚本及虞仲翔注皆作羔。按虞云兌爲羊、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若作羔爲小羊、亦無殊異。考虞注爲妾云三少女位賤、故爲妾。又注爲羔云羔當作養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當作養。又鄭康成本作爲陽、注云此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鼂氏、朱氏所引。然則羔當作廝養之養、陸李書作羔、脫去下半耳。作羊作陽、則皆養字聲近之誤也。未識然否、統幸教之。

案據本書云癸獵赴楚、甲夏歸試、榜後赴山左、今正自山左至武昌語考之、知書在是年。原書載外集。

丁小疋先生致書云、

頃於金拓田先生處讀大箸論語說二條、精核絕倫、令人拍案叫絕。如此解四書、潛邱之釋地不足數矣。色斯舉矣節似有脫誤、時哉一嘆、指飲啄說、則山粱當依鄭注作山梁。如仍作橋梁之梁、則時

字指嫗伏言、覺雌字非空設。質之高明以爲何如、段若膺先生時相晤否。此時曾到白下否。前云刻東原遺集辨得如何汪𢿘徒硃卷一本呈政、知不足以供彈駁。前小札欲求尊府所刻周易本義元本、必欲得兩部。又前寄江先生四聲切韻表欲求大序一篇。再泐佈瀆不宣。

案東原遺集據本年段書云、已刻成。故知書在是年原書載外集。

姚姬傳先生致書云、

在省接待悤悤、以不獲多領教益爲恨。想歸後清適、箸作能早付雕、則所以副士林之望也。段公已移家至京口、未弟有一書寄之、如其未至、便煩爲寄丹陽也。八月内極苦應酬之煩、今聚者盡散、而岑寂太甚、安得如先生數人無事共晨夕乎。致意令弟及趙偉堂、寒近、惟保重千萬、餘不具。

案本年秋先生曾至江寧、與姚先生晤、故書中有在省接待悤悤之語。原墨藏陳氏。

李嗇生保泰先生致書云、

尺素鮮通、音塵不隔、展誦來書、此情蓋彼此同之也。想先生研經精詣、卓然成一家言、非保泰浮遊流宕者所能仰窺一二、彌用深愧。貴宗羣從之在郡學者、不意摧折爾爾、尤惜迪九先生之薄命、不獲利賴其後人、爲善者將何以勸乎。率更九歌千文刻石、係錦珊翁令壻之物、攜揚求售、保泰向有一本、頃少林丈爲轉致查觀察、剝蝕已甚、非良搨、𠤎不辨。將來當於觀察處求之。前日燕見時、深傾倒於先生之碩學也。

案李嗇生名保泰、寶山人、揚州府學教授。迪九先生名履恂、乃楚楨先生父、故於本年四月、故

知書在是年。原書載清芬外集。

嘉慶元年丙辰四十六歲。

在丹徒任。

是年蓼野先生舉孝廉方正、辭不就、有書諭先生。書云、

孝廉方正非我所敢當也。學中久爲此說、汝乃惑於易田之舉、妄動此念、作札寄平樂。我得此報、踵其家力辭、夫實與名副爲福。四字孝爲首稱、終天抱恨、以孝爲名、可乎不可乎、汝字未來、汝三弟欲俟我到鎮。在家舉辦、汝兄弟識趣略同。朱子云、凡遇名利、退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高忠憲云、貴莫貴於無求、賤莫賤於多欲、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味二公語、則老翁之不就薦舉、所見頗遠。

又書云、

源岷雅頌讀畢、須溫習背誦。小學是作人樣子、亦令帶讀。朱止泉先生云、先讀外篇、小兒易曉。先生即爲講解、如今看得子弟聰明、可以讀書、更要早日教他立品、好義、徒能文取科第、不是上乘。恐非先貞修公之望於子孫者。貞修所以爲吾鄉第一人、只是義利之界限認得真、守得定耳。

案、二書俱載清芬集。

段懋堂先生致書云、

弟到今猶不全愈、客冬至今、勉治說文解字、成第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積既多、觸處逢原、無所窒

礙、言簡而明。此書計三年可成、足以羽翼漢注、足以副同志之望、看來有必成之勢矣。毛詩傳隨時欲添補、不知何時妥寄之。噎憂、以尊說爲極是、前書內未載者、因鄭風傳亦云憂不能息、故疑而未決、今則曉然知二處憂字、皆當作歎、作嘎。又鄭風褰裳、釋文曰、本或作褰。說文、褰袴也、此正論作褰之非、而今本釋文、淺人亂之。又如九經字様云、卝、說文卵、隸變。此正唐時說文尚作卝字之證。張參云、卝、說文、以爲古卵字。參以隸不作卝、故謂之古卵字耳。說文一書、經後人妄改篆體者不可勝言、如謚改爲謚、□改爲□、折互皆隸字也而入之艸竹二部、一時難以枚舉。近者阮侍郎亦以總角卝兮一條下問。阮說甚非。弟初見以爲卝是卵之古文、卵是卵之小篆、故不信唐語、今乃知唐不誤也。年來新知所得、可以入拙書者、盍抄寄數則付之。弟腳尚痛而可耐、瘡未愈而將痊、書未成而志在必成、弟意隨時修改、不必汲汲於刊板也。萬字下曰、五行之數、廿分爲一辰、此語有他證否。可得其解否。杭州梁伯子史記質疑、古今人表考、二書甚詳、可謂博極矣。臧在東書來、近狀好。抱經先生徑歸道山、終於常州寓館、亦可傷也。其身後惟有書耳、不知書籍作何等歸宿。令郎想甚好。庸夫子讀書何如。丙辰正月十七日。

案、原墨藏陳氏。

又書云、

自顧氏伻來、得手書、艸艸奉復。後以事多不適、讀書稍懈。旋又因俗冗到句曲一行。荒廢三四旬、說文第二篇艸藁尚未畢。尊箸近者所成若干、儀禮如繭絲牛毛、想亦難於入頭而易於有間也。辭

曰、非禮也、敢此如管仲辭上卿之禮。對曰、非禮也、敢此如甯俞對行人私問。左傳可證者極多。辭與對絕然二事、敢下着不得一字。張淳最精、阮氏從敢辭之本、乃大誤也。思亭近日讀何書。尊處易覓眞藕粉、乞寄數斤、奉價。初白固當年從我遊者也、今冰心相待、所謂交態、乃見有一件要事奉懇者、弟女孫年十八、尚未許字。蘇州所說、或過富、或過貧、皆有不便之處、而蘇風太侈、故弟尤慮之。鎭江倘有能做時藝、不甚窘者、祈大兄爲擇一人。近年弟辦嫁、尚可不致甚薄也。女孫德性安重、讀書識字、弟甚愛之、祈留意焉。羽便祈將書數種、毛詩、算策、孟子字義疏證等、均付來、爲囑抱經先生之繕寫者、今延在弟處、所以此刻要上緊箸書、乃妙。春光竟去、痛惜。情眞乃甚於少年英妙也。

又書云、

別來已七旬矣。歸時頗自整頓、欲有成書、而腳痛之外、加之瘡爛疥煩、展轉兩月、全廢書本、可歎可歎。方信能一日讀書、皆是一日清福。弟之福氣、不識尚能讀書否。來翰欲其兼治說文、儀禮、目下但能坐臥竟日、俟瘡疥轉機、再圖之。前書中道及卯字、弟意古本說文小篆作卯、小篆後當有丱古文卯字。張參云、丱說文以爲古卯字、（當云古文卯。）不誤。若唐玄度云丱說文卯隸變、則其語誤矣。卯爲五百四十之一、何得云說文無卯字、隸變乃有之哉。卯古音關、故內則卯醬讀爲鯤、注云、卯或作關。毛傳、丱、幼穉也。周禮注、丱之言礦也、皆取骨胎之義。後有淺人乃於卯部刪丱字、於石部礦下增丱字、痕迹顯然。此等考訂、非懷祖及足下、安能知我也。奉上原善一本、孟子字義疏證一本、石經攷異一本、又毛詩故訓傳四本。此書凡朱筆注處、皆弟愜心貴當之言、最堪探討。惟令人抄寫、則

其人不得其文理、仍須主人口講指畫耳。集韻俟再奉上。詹公近日作何生理。念念。思亭索書二種、已寄與矣。蘇州顧廣圻字千里、其人尚未進學、而學在在東之上。校書最好。小兒錄遺、惟祈隨事教之。獨慮其無科舉耳。李霖若兄所辦五月內乃有五月十二日類催到壇。近日又奉府移關到蘇、使我勞勞。霖兄所開發十九兩有零、不知何謂。希吾兄叩之。另信亦望即付之。囑其見復爲感。

又書云、

自拜惠藕粉復書以來、又若干日矣。弟自立秋後頗健、每日得書一葉。說文第三篇已畢。中秋已後、則又懈怠。看來五年內能成此書爲幸。不能急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每誦此語、爲之悵然。邵二雲已作古人、又弱一個、行自念也。毛詩略點定幾處、尚未暇校補、少遼緩之可耳。足下儀禮疏義得幾許、畢竟足下精力遠勝於弟。不可容易過去也。於說文有妙契獨解處、祈札示之、以備采入。策算一本、是否在尊處、祈示之。腳已壞而瘡不絕、終日所苦者、惟查書之苦耳。阮公近日考嘉湖已畢、招我薄遊、恐不能往。思亭近狀何似、乞致候。說文一書、賴吾兄促成之。然已注者十之三耳。故成之不易也。然處處如有神助、何時面質乎、自喜可以就正有道也。承許爲孫女擇壻、殷勤鄭重、已得之否。此最所拜望者也。

案以上四書、或論說文卄字、或懇爲孫女作伐、審其前後、必同在一年所書。第一通既爲丙辰、以阮芸台考嘉湖之年稽之、亦合。第二三四通載清芬外集。

又書云、

訓詁之學、都門無有好於王伯申者。陳仲魚新刊論語古訓已成、弟之說文已寫刻本二卷、囑江艮庭篆書。剞劂之工大約動於明冬。顧抱冲刻宋本列女傳、黃蕘圃刻宋明道二年國語未成。明道本影抄在黃處、與鄉時臨本不同、臨本失之簡略也。翠栢黃梅、歲寒清景、儀禮已得若干、不可不嚴立課程也。

案、翌年段書有爲顧千里呈政新刊列女傳事、此云未成、當在是年。

阮文達致書云、

曩接賜函、過蒙奬飾、私心愧歉、何可勝言。近維履候勝常、著作日富、京江秋夜、真當有貫月長虹以應經神也。弟近況托庇如常、現在校士嘉湖二郡。前曾有徵刻淮海英靈集之啓、今晤程中之兄、知寶應文獻兄處已收羅迨遍、詩稿皆在高齋、不勝欣慰之至。他日書成日、當特著大名以誌盛心。將來或京口有人來浙、或弟處有人過京口、可將各集付下爲望。再者、容夫述學已刻、又其詩及文弟處皆無片紙隻字。近有人向其家索取者、靳惜異常、此事非兄不可。再彼有知新錄草稿、其中皆同時人詩及其自作、兄曾見之否。又秋史詩竟、首不得于九太守詩亦不可得、兄處如有、乞盡以付下爲囑。外附呈近刻文數篇、伏乞指謬。

案、雷塘弟子記載徵刻淮海英靈集事在元年正月、故次此。原文載清芬外集。

焦里堂循先生致書云、

先生之學、久聞汪君容甫言之。己酉之春、曾乞容甫札求謁左右、後未果渡江、至今殊歉歉也。邇

因阮學使之約、客遊於越、適程君中之自丹徒來、道先生知鄙人名、且索拙作宮室圖、謹以一冊呈上、幸進而教之。循謂經學之道、亦因乎時。漢初值秦廢書、儒者各持其師之學、守之既久、必會而通、故鄭氏注經、多違舊說。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爲業、漢儒舊說、束諸高閣、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爲虛聲、不得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乃近來爲學之士、忽設一攷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蓋儒束髮學經、長而游於膠庠、以至登鄉薦入詞館、無不由於經者。既業於經、自不得不深其學於經、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何考據之云。然先生當世大儒、後學之所宗仰、出一言以正其名、俾共知儒者之學、有淺深無同異、則不致以虛聲漫附、亦不致視爲艱途、以阻其功力也。先生經學最精、微言奧旨、不識能見示一二否。循愚而多惑、惑則必求其決、往往錄之成帙。宮室圖乃庚戌年授徒城南、門人輩請爲是書、因而刻之。又有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三十卷、乘方釋例六卷、釋弧三卷、釋輪二卷、皆已成書、又有禮記索隱、論語問答記、詩地理釋三書、稿本尚未改定。又有鄭學述一書、以鄭氏諸經注鳩而各分爲類、而爲之疏證、以明心之所向慕者在是也。因無楷本、未便寄上、謹以散文數篇錄呈請教、撰述之暇、幸賜覽閱、有不是處、祈明示其誤。

案、據焦氏雕菰樓集、致孫淵如論考據書在乙卯、以本書考之、當在今歲。惟清芳外集所載、較焦

集多下半截、蓋外集據原墨、集據刪本也。

吳悊甫先生（蔚光）致書云、

去冬得見顏色、殊出意外、然悤悤數語、如管中闚豹見一斑。到胥江後、夜即解維、不及奉謁、闕然至今。伏想先生含經味道、日進無疆、名山箸作定又增尺許厚、憾不來遊金焦、攜至江天曠蕩處一快讀也。承詢所業、欲就正而不敢、自戊子年始至於乙卯、曾令兒子門生繕成詩四十五卷、詞十卷、說經古文雜體四十五卷、而覆瓿之物、雖多奚爲、有外生爲刻詞、先奉一冊爲大雅一笑。香歙詩亦其所刻、更是游戲、先生如王方平不喜作此狡獪、抑或反許之、謂尚不失風雅意否。海內人文極盛、而經學古文究可指屈、先生其一也。弟嘗與西莊縱談、向來樸學詞章分道揚鑣、茲則又添考據一家、前輩頗韙之、以爲未發。然弟私意猶謂樸學兼經史而言也、若穿鑿武斷、沿襲傅會、而不切於義理、非真樸學也。詞章兼詩文而言也、若支離駁雜、混入仙釋、而不切於義理、非真詞章也。至於考據、則可以助樸學詞章之用、若細小名物、無關輕重、亦殫精竭力而專務焉、豈不聞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乎。馮二仲廉其古文始卓然有成、忽爲外道所惑、致與前輩如出兩手、而生亦隨之殞、使人痛心、欲取其文送待刪定付梓、而繼嗣僻處海濱、經年不入城、亦不應試、行過高也、然終當勸成之。雅堂吏部於文定師西苑直廬一晤、迄於今日、假歸後不出山否、作近遊否、外詞一份、乞先生轉致。至夢樓前輩常到蘇州、與舍親汪心農交好、可面奉教耳。張虞樵兄亡姪從之游、爲人質重、同事必相得、以其便通候、不宜。

案此書原未知年，以書中云繙詩至於乙卯計之，當在丙辰之後，始系於此。

二年丁巳四十七歲。

在丹徒任。

家譜十一月十六日、次子源幡夢白生。

是年代鎮江知府某作重修鎮江府學記、又代葉世倬作其父邳州州判葉君墓志銘暨其母范宜人傳、俱載文集。

程易疇瑤田先生致書云、

不見叔度、於今十六年矣。中間惟在嘉定時、彼此一通尺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當兩地皆然也。頃至吳門、得晤㬔城諸生汪覲揚、言先生箸書樂道、優游自得、而身世遭逢吉祥止止、王不與存之樂、乃今見之段君若膺、數十年寤寐相思、不意其僑居於此、幸得覿面登其堂、促席論難、恩遽之間、雖未能罄其底蘊、然偶舉一端、必令人心開目明、實事求是、誠今時不數數覯者。惟述傳聞一事、言胡公督學江蘇時、與瑤田大相齟齬、且言先生所聞亦復如是、真乃子虛烏有。然其說亦非無因、胡公歲試首臨蘇太、到日、蘇屬十學先登舟稟見、即問新增補廩一條、諸公不能對、便逢其怒。進衙後、兩屬教官同見、坐定、復問舟中所問者、查過學政全書否。諸公仍以超增補廩答之、遂大加申飭、怒不可解。瑤田適於此條曾經披覽、能言其詳、一一對之、其怒始息。不知何以外間傳聞異詞、乃借其言而反之、殊不可解。瑤田在嘉定時、有讓堂亦政錄一卷、今行笈中只不全者二三十葉、

附上覽之、可以知胡公之於瑤田獨垂青眼、非如外間之所言者。拙刻通藝錄、雖未刻全、然已開雕者約有八百葉。此番從杭來蘇、行笈中未經攜帶、只近刻考工車制二十篇、述性等九篇、訂正爾雅牝牡字一篇、圖四穀論二穀二篇、考定牛鼎字一篇、與阮督學論戈戟一篇、補桃氏數葉、附呈請教、以資笑柄。任子田、汪容甫諸君、皆相繼去人間世、而王懷祖亦已假歸、其廣雅前年得書言已成五卷、今聞其已經告成。然皆天各一方、不能合並。而瑤田之辭官、此官亦館耳、蓋不欲處館也。乃官尚未辭、而已於二年前先訂處館、老友方晞原忽以一病登鬼錄、金輔之爲死友之子計、必要瑤田館於其家、於誼難辭、而實非初願。如棄官而不館、尚可作游方僧、時得與三數良朋益友作萍踪之合。此番至杭、爲欲晤𢼸世兄汪育民、問訊湖北情形、順舟來吳、然家中尚未開館、學徒企望、故不能不速反棹曰歸也。身世不能自由、憶昔庚子歲都門南下、語人曰吾茲大歸也、乃到家即爲吾座師今湖北撫軍呼去爲世兄句讀師、南北奔馳者五六年。在京即不得不應試、遇大挑亦不得不赴挑、既赴挑又不能不得官而赴任、業已掉頭不顧、決意不館矣、而反爲館羈縛者於茲六年、不知何日能脫此樊中、以遂其任飛之志也。

案據王石臞年譜、謂廣雅疏證成於乙卯秋冬、度易疇先生知其成書、當在丙丁間。又陳氏藏墨、下有二月望日四字、故系之丁巳。

段懋堂先生致書云、

春光大好、花事穠麗、禮經之疏義、更定幾許。抱經儀禮詳校一書、是否已見。其序中言急欲就正左

右茲其孤孫寄弟處行銷者、輒寄五部於尊處、希代爲貨之價以四百爲率、折成銀更妥。外有顧千里拖冲昆仲呈政新刊列女傳、希收明作札寄弟處酬之。弟於正月內病二十日、邇日精神尚好、拙藁已到五篇下食部。昔人詩云、開門常勝得千金、今則閉門常勝得千金也。竹汀於今年人日壽登七十、知否。午月是否一定到蘇。把晤匪遙矣。盧氏之書價並鄙項並望攜來爲感。蘇藩東浦先生老而好學、禮賢下士之至、可喜也。至汪生尚是讀書人、但使其家尚可度日、且不計較粧奩、則以孫女字之可也。懇大兄與貴同寮試言之、或彼所願、則無妨□叒也。

案錢竹汀生於雍正六年、至嘉慶二年正七十、故知書在今歲。

三年戊午四十八歲。

在丹徒任。

是年作張君竹隣傳、載文集。

四年己未四十九歲。

在丹徒任。

家譜、二弟台斗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

段懋堂先生致書云、

客冬弟以事到潤、衰病畏旅店之苦、乃敢逕詣尊署、重蒙雅義纏綿、感甚。愧甚。別時未及面叩、到壇至歲杪乃回蘇、感冒寒病、近日稍甦、又將束裝新正初晤張涵虛、欲作書而未能動筆。今日乃能

作字、衰年心血已枯、心中不快特甚。葠價貴不可言。蓋說文全書、恐有難成者矣。近日又隨家嚴至壇了祖塋公事、不得已也。　此時弟惟一無所事、空山靜養、心病或可治。自愧精力遠遜抱經、竹汀、西莊諸君子、迄無所成、貽笑後人耳。戴集俟刷印後、別寄。全白田集能爲致之否。陳藩臺又逝、此間少一知己。浙中聞孫公刻文選攷異、文選注補兩書。

又書云、

弟於前月二十七日發一信、不知已收到否。弟正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復到金壇、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弟於學問深有所見、若一切纏繞、不盡所長、蓋福命之薄耳。周禮漢讀考已刻印成、可奉送。洲上杜家一信、祈求貴門斗託便人致之、苟無便人、則爲出力錢三百送往、是囑。弟既抱病而多事、內人主持柴米之務者也、亦復病廢不能理事、一家三十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上有大年老人在堂、故近來宿食不寧、兩目昏花、心源枯槁、深惜說文之難成。敬羨吾兄精神有餘、爲可賀也。蕘圃宋本漢書已校出、弟不暇讀。儀禮疏已校出、何由足下得見也。丁小疋書來、必欲索還小孔公韻書。此公硜硜、竟還之、爲囑封寄吳門、尚爲便耳。意欲延一後生能讀書者、相助完說文稿子、而不可得。在東已赴廣東、而芸台撰經籍纂詁、千里亦無暇助我、歸後再圖之。聘禮竹篹方、釋文是篚字、正義是篹字、以單行疏內篹字四見、今本皆作篚也。吾輩數人死後、將來雖有刻十三經者、恐不能精矣。如何如何。

又書云、

儒藏

弟近來微理舊業、然今年所成者二十葉耳。周禮漢讀考刻成頃方刷印、馳上四部、足下可留其三。其一轉致思亭。此書成於潤州雨花庵繙閱之功少、後來亦未大改、祈指摘訓誨之、偶自得二繆、一則據春秋正義的知東鄉爲人、卽左傳之向爲人。一則知外不廉外謂火內謂火所㷫處、旁謂火所不㷫處、火不絕而㷫處不槁不㷫處不暴也。元明人集此間甚少、曾記喬府書內虞揭黃、柳及明初諸公集皆備、今歸於庋閣之家、執事何不仍圖采之。弟頗有志於此也。竹汀集刻者尚有兩種、當徐圖購贈。五研樓詩速成之作。札寄與又凱、囑其購竹汀答問一種、傳一種。前者題跋一種亦又凱所賜也。白田先生集及已刻之書能爲致之否。竹汀箸有白田傳一篇、懷祖何日南來、其廣疋發價甚昂、近者補刻表序而拙序竟不刻、不得其解、便中試爲訊之。舍下祖塋事、果於七月內起遷矣。竹汀仍主紫陽、孫淵如明年主太倉書院。

案以上三書皆載清芬外集、年月據段譜。

五年庚申、五十歲。

在丹徒任。

段懋堂先生致書云、

店內一信今春乃得之。弟自冬入春、了無佳趣。由春多心病、不能讀書、則一切不適意。既不能讀書、亦無可如何之症耳。廿二史攷異書坊內時有時無、昨命索諸竹汀之僕、而紙亦平常、徐日寄上。五研樓之作、不拘散體駢體及詩句都好、望一爲之芸臺官聲好、竹汀多老態、弟則早衰、如何、

如何、日月如流、如有新知、乞示一二。

又書云、

弟自四月以後、乃覺心疾霍然、成書七十餘葉、才到第八篇人部匕部竣事耳。日西方莫、恐其不成、可惜。圖迎藏在東相助、而未知其宜來否。以許注許、一經拈出、無人不稱快。如但裼也、故裼但也、裸但也、程但也。今衣部皆誤作袒也。穽窒也、窒穽也、窴窒也。今宀部皆誤作塞也、不知塞隔也、隔塞也。此今之邊塞字耳。巾部飾㕞也、又部㕞飾也、㕞得淨便是文飾、說文所以無拭字。今又部作㕞拭也、五經文字所引不誤。如此等、必須注完、乃能更正。弟近擬爲儀禮漢讀考、庶使讀儀禮所得、不付子虛。在東在越中以弟詩經小學節錄本付梓、曾見否。經籍籑詁一書甚善、乃學者之鄧林也、但如一屋散錢、未上串。拙箸說文注成、正此書之錢串也。廣雅疏證收訖、程易田書來極贊其書、弟亦以爲不朽之作也。馬君索周禮漢讀考、適無印本。二小兒帶得二十本赴試、其歸舟倘叩謁、可索否、則弟俟印成馳上也。

案上二書載外集。

又書云、

前者復書、想入台覽。茲小兒已歸、尚有漢讀考印本、因緘寄、乞察收。前書云塞、隔也、隔、塞也、此依西京賦注所引。今本作隔障也、俗人所改。凡若此類、遽數難終。如人部佀、立也、立部立、佀也、今本又改佀也爲住也。住字說文所無。人部傳、遽也、走部遽、傳也。僵、偃也。小徐、爾雅音義同。偃、僵也。今本作僵、僨也、非是。

一部說文譌字須注完、乃改得八九分耳。

案原墨藏陳氏。

又書云、

吳莘田來、知吾兄於北固山讀書授徒、想以江山發其箸述、所就日富也。弟自度歲至今未曾讀書。於說文曾未落筆、總覺不能用心、蓋蒲柳之質柔脆使然。此書殆恐不能成、故仍願執事欲有所爲、尚宜彼彼。辛楣亦覺老態、蘭泉苦耳聾。易田上年書來欲遊蘇揚、看來此公精力最好。聞五月初旬爲五旬初度壽辰、無以奉祝、輒具書墨二件寄呈、幸勿以爲菲薄也。

又書云、

兒子金沙試歸、得手書、具悉一切。入冬來賤體大好。今年說文稿成百四十頁、第九篇已發軔矣、無處不有刱獲。前書所言之例、如心部悟、覺也。見部覺、悟也。今本悟改寤。又如領、頸也。今本頸作項。飲食屰氣不得息曰旡。旡即詩亦孔之僾之僾字。僾從愛、愛從㤅、㤅從先、先即旡也。數千年來乃不知僾有正字、僾訓仿佛、兒假借字也。有經術吏治之王紹蘭、官閩中、已陞知州、許爲刻說文、當先刻數本。孫淵如已領咨赴都矣。尊諭急成說文之語、極是。在東彼固未請。千里尚虛心、中丞曾面囑、亦不能不帶看經本也。但使春天無病、弟便可自在。五代同堂事已由吳縣通詳、所以娛老人也。足下近讀何書、應酬稍減否。明春闈入都會試、固知龍頭當屬老成也。

案上二書載外集。

阮文達致書云、

令弟來浙、展誦瑤椷、備承綺飾、浣薇三復、銘葳實深。丹徒人文素盛、得先生春風化雨、涵育薰陶、俾一黌之俊、彬彬可觀。詩人所謂譽髦斯士者、先生之謂矣。承示大作吉月朝服解、辨注之誤、抉經之心、簡明的當、曷勝心洽。先生箸述甚富、尚望早爲付梓、以惠學者。經籍纂詁一書雖已刻成、尚有錯誤脫略之處、今奉上藁本一部、勿示外人。現在已延臧在東兄另爲補遺若干卷、再爲續梓。山左金石志容俟刷印報命耳。

案雷塘弟子記、經籍纂詁謂成於四年十二月、則此書當在今年。

又案入祀鄉賢錄載先生候選知縣、崇祀名宦錄亦有載取知縣說、此蓋六年俸滿大計卓異時所得、特兩錄皆不言其年。

六年辛酉、五十一歲。

行狀、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

崇祀名宦錄、一故宦在官、嘗同教諭顧塈設立洒掃公局、率諸生敬謹汜埽宮牆、蠲潔嗣復勸捐督修、又稽式禮圖、整飭祭器、遵照樂書、修明佾舞。每朔望行香、春秋丁祭、恪恭祇慎、度越常儀。雖職分當然、要皆平日立誠之所著也。

入祀鄉賢錄、官丹徒、月課諸生、嚴覈甲乙。日與諸生講貫學業、言坊行矩、率以身教。取儀禮十七篇、除喪服不用、其餘諸禮繪爲圖、與諸生習禮容、爲發明先王制作之精意。士子之善良者、掖之使自進。其

無藉者，反復勸勉，務令愧悔自改乃已。故十餘年未嘗黜革一生。嘗謂教官不常接見士子，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以廉恥氣節相敦勉，貧者給以膏火，俾得壹志於學。人士多所成就，前寧國府學教授何佳玫、山東海陽縣知縣鮑文逵、舉人左增譽、錢之鼎、張學仁、貢生應讓、顧鶴慶等，皆以學行知名，實故官玉成之也。

崇祀名宦錄：故宦律己最嚴，生平廉介，束修外，未嘗絲毫苟取。地方餽獻，辭不受，疊爲上官所引重，而邑中紳士無或敢干以私者。其訓飭生徒，尤不許干預外事，以故徒邑士風廉靜，數十年來無攬訟包漕之習，實當日以身爲範，感化最深也。

又云：徒邑縣志經久失修，重議纂輯，故宦偕教諭顧堃、里人臨安府知府王文治、内閣中書蔣宗海創定規模，搜羅文獻，頗著勤績。後以丁艱去職，未觀厥成，而飲水知源，士林至今銜感。

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

君姓劉氏，諱鋆，字又曾，幼穎悟，八歲能屬文，稍長，益致力於學。家極貧，叔祖端臨先生官丹徒訓導，召至學舍，授以經義，學益進。汪容甫先生每奇君才，謂端臨先生曰：此君之高弟子也。

案：以上皆丹徒任内事，不能實指其年，故彙志於去任時。

家譜：二月初一日，靖江先生卒。

墓表：靖江君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

顧思亭堃先生唁函云：

前遺孫元祭奠、方愧疏懶性成、兼之俗塵累人、諸務叢集、是以未克躬詣老伯座前、哭陳微悃、乃大兄不加督責、伏讀來書、至誠惻怛、肺腑欲語、反以爲可與言者、能不爲之怦怦心動耶。顏德到鎮、已與孫元不值、弟即飭其分送、各訃遠處、亦即加封郵遞矣。兹孫元回、謝束俱送畢。承諭聯額辭章、可速寄到、連日並無託及、想此邦本不重此、並或有布鼓雷門之恨耳。誠得大君子爲銘幽之作、自足垂諸不朽、其餘可勿問也。有左生字一函、並奠分數封、陸續存在敝齋、先爲馳寄。前檄回京信、俱即分頭寄還、惟姚公先已回籍、無從轉達、兹附呈上、兄可覓便寄京也。鎮城風景日加頽廢、任表率者意興闌珊、同事又多委瑣、回憶往時、真有毫釐千里之別、如吾兄者、彌令人深去後思也。

案原墨藏陳氏。

府君行述、十二月、從窀穸之事、府君志也。

是年、作府君行述、載文集。

案先生曾代蓼野先生作祭六姪女文、文集未載年月、無徵、姑次於蓼野先生即世時。文云、昔爾父之棄捐、汝閱歲兮纔九。賴母氏之劬勞、啖齏鹽以相守。屬家運之凌夷、羌無祥而有咎。曩兄姊之五人、今大半兮彫朽。曩兩地兮相依、今一存而一否。母愛子兮傷情、用不登乎下壽。歎存者之幾人、亦三星兮在罶。惟汝歸兮名門、幸初心之不負。有威姑之慈愛、鎮相隣兮如母。有夫壻之溫恭、鎮相敬兮如友。矧膝下之多男、曰承歡乎左右。繄冢子兮逡巡、已克家而納婦。割甘旨以娛孫、亦何憂而何瘠。粵六月之下旬、告余病兮嘁嘔。謂暍暑之鬱蒸、亦天行之時有。詎藥物之難施、竟諸醫之束手。履

坦坦之夷庚、欻摧轅而折軼。哀汝質兮孔良、思汝情兮孔厚。歸夫子兮廿年、綜家人兮百口。繩賢媛以同聲、靡片言之可瘠。原婦職之難勝、洵舉惆而若輶。聞我老之到門、諤逢迎兮恐後。匪膳飲之從遊、每羅甘而設滫。納纓繫於吾孫、惟小男之是耦。須日月之幾何、將往供乎箕箒、脩盥饋於夙興、空宵衣而見舅。奠笄菜於皇姑、乃香聲而闃牖。福何爲兮難全、命何爲兮不久。入汝門兮曷覿、有悲風兮颼颼。登汝堂兮曷聞、有哭聲之嗹嘍。冀英靈兮歸來、鑒平生之食酒。嗚呼哀哉、尚饗。

案文載清芬集、

段懋堂先生致書云、

曩壻來、得手書、備承雅愛。又徐大兄爾雅古注存弟處、未能有所發明、近日乃爲之序。欲述其官事與其後人、皆不甚悉。意大兄可以爲其墓志、詳悉書之、能使同志刋刻爾雅爲善。詩經毛傳、弟年來有所增益、可以成書。詹公寫本徐當寄上。弟所爲釋拜、煞費研摩、足下當舉其何處最合、何處非是、寄示爲感。易田先生喪服文足徵記最精、足下曾否讀過。易田箸述之最大者、不可不讀之書也、如未見可急索之。

又書云、

接奉老伯大人行述、披讀之下、老成典刑、猶在羹牆、而吾兄仁孝顯揚之思、溢於楮墨、傳世行後之作、無過於此。弟賤體春病如故、栗栗危懼、望有以教之。說文注恐難成、意欲請王伯申終其事、未識能允許否。吉拜、凶拜、弟說固恐未安。春浦事實弟不記識、吾兄應爲作小傳、附刻爾雅後。何時大駕涉江、泊

吳門罄談。弟衰朽、恐難北上相晤矣。

案上二書載外集。

七年壬戌五十二歲。

居憂。

家譜、十月初三日、繼母鍾安人卒。

行狀、先生事繼母鍾安人與因母同、待諸弟歡然一體、無毫髮間隔。

案因母即前母、出白虎通。

入祀鄉賢錄、

事鍾氏極孝。年十餘、溫清定省惟謹。弱冠後、屏當家事、米鹽匱乏、不使親知、而甘旨不缺。後官丹徒、迎兩親於學署、雍雍色養、年雖五十、有孺子之慕。鍾氏或返寶應、有家信至、輒目瞤。

臧在東撰遺書後跋、

先生事繼母極孝、嘗客他所、忽心痛、驟歸而母病危甚。迺悉心奉湯藥、病旋愈。其誠感無間所生如是。

段懋堂先生致書云。

前兩札未盡欲言。所索易田書、已囑阮公便致。前奉託檢出竹汀書內、有弟手記劉熙履歷、近日哀痛稍暇、可能一檢。補注荀卿子甚佳。然弟所望於足下者、終在禮經也。謝氏所刻荀子、其中校語出於弟者、別紙錄呈、其餘不能申送。弟衰邁之至、說文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書請王伯申踵完、伯申杳無

回書、今年一年說文僅成三頁、故雖阮公盛意、而辭不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攷證、自顧精力萬萬不能。近日亦薦顧千里、徐心田養源兩君而辭之。蓋春夏秋三季多不適、而春病尤甚、有不得不然者也。目下閱喪服篇、偶有所見易田不無誤處。今呈一篇、又說說文者一篇、均祈賜教。

又書云、

前者吳莘田兄令嗣往、曾有一函布候、並懇推轂四舍弟經館。如其地尚虛左、鼎力爲曲成之、授讀而訓詁之、舍弟尚優爲也。惟多寫小字、有所不能耳。弟今年諸事繁冗、近日尤甚、恐拙筆不能成、孤負天下屬望爲慮。姬傳九經說曾讀過否。金輔之說緦衰十五升去其半、無事其縷、向以爲精絕。姬傳則云十五升去其半者、朝服十五升合二縷爲一縷、桐城所謂圓紗、實在千二百縷。緦布則是單縷、不合而爲一、桐城所謂單紗、實在六百縷。而一密一稀、遠相去矣。聞金五以其說爲然、而謂己說爲非。按鄭亦云六百縷而疏。足下試品評二說、畢竟誰是。

又書云、

二十八日燈下接讀來書、如相晤面。言舍弟館事、蒙關切如是、可感之甚。詩經暇當料理。前云作劉亡友爾雅序、此事亦在心、而筆下未答。說緦衰注疏、是世人之疑、只謂大功八升、緦麻轉七升半、粗於大功矣。不知緦用十五升布之縷一半、經之立文、不但云十五升、而必曰去其半者、但云十五升、則是朝服之布也。不云七升半者、云七升半、則是真粗於大功之八升也。布闊二尺二寸、緦縷極細而甚稀。朝服千二百縷、則甚密。執事以爲何如。

案、以上三書、載清芬外集年月、據段譜。惟下二書、疑在六年金輔之未歿之先、未知是否。

八年癸亥五十三歲。

居憂。

是年作史母陳太宜人墓志銘、載文集。

是年有與王石臞手蹟云、

行旌已臨袁浦、不過一二日之留、而適屆冬至、有先人盂菽之祭、必須躬親。若待節後、恐不相及。執事使事有程、勢難久駐、而台拱以百里之近、不獲晤言、甚悵然也。黃河由大清河入海、乃其就下之性、因勢利導、是爲上策。聞乾隆初年孫文定公執此議甚堅、但不知究於運道如何。執事履勘詳明、必有定見、坐言起行、實在今日。草莽中可得與聞一二否。他所欲就正甚多、悤悤不及覼縷。雪後益寒、途中惟珍重是禱。

案、原蹟載昭代經師手簡。

九年甲子五十四歲。

居憂。

臧在東撰遺書後跋、

甲子三月、庸應順天鄉試、舟過寶應、先生居繼母鍾太安人憂、謂曰、糧船催趲、上流堵截、至濟寧舟益難行。貽書河道王懷祖先生、爲子謀車馬、甫可達。因餽以贐、偕弟建臨虞部步送河干、距先生家五里

許意若甚惜此行者、再拜而後分袂。

行狀、卒之前歲、子女皆疾疫、呻吟床簀、問醫視藥、累月經旬、不得休息。病日篤、猶綜理家政。祥禫之節、躬自灑掃、展敬生哀、不以躬之羸而或懈也。

是年、作敬節會例題辭、亦文集所未載。文云、

昔者衛共姜之蚤寡、作栢舟之詩以誓於父母。孔子刪詩、列諸鄘風之首。巴寡婦清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共姜、世子之妃、大國之女、服禮教而敦信義、固其宜也。巴寡婦擅丹穴之利、富擬王侯、葆貞全節、亦非人情所難。然猶褒大於聖人、顯貴於天子、興起於百世之下、不啻若前日事。至如今世委巷之煢嫠、窮簷寠婦、飢寒逼迫、困阨流離、茹荼飲蘗、迄於老死而不改其操、方之於古人、孰難孰易、不待較量而後知。而姓名不錄於搢紳、節行不稱於月旦、槁項黃馘、卒泯滅於無聞、豈不悲哉。江南蘇、常、潤三州、舊皆有敬節會、立法詳明、用意深厚。邑人喬君擴齋、與吾族祖浄軒翁等、發潛闡幽、夙有同志、相與取三州之法、倣而行之。凡婦人三十以下爲夫守志、歷三十年、例得旌表、而子姓單寒、不能以自達者、爲之訪求事實、以告於所司。所司加察詳焉、而以請於朝。天子下禮部、議覆施行。自是烏頭綽楔、焜燿於窮簷蔀屋之間、而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矣。夫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無告。關雎后妃之德、被於漢廣、汝墳之女子、然後王道成而麟趾應。是舉也、上以章聖朝之化、下以揚仁里之風、庶幾詩人之意乎。於是謹書其條例於左、而俾余引其首。

按、文載清芬集。

是年有唁王石臞喪妻書云、

月前聞執事有安仁之戚。竊不勝驚怛之至。執事仕宦三十年、家事毛髮絲粟以上無不由恭人經理、不但繕完無缺、而且饒裕有加。郎官俸薄、長安米貴、千里輕齎、應時而至、此可比蕭何之完治關中、不絶饋運、爲漢家功臣第一。今以中年一旦化去、執事能無失左右手之歎。況曼卿昆仲孝思純篤、摧痛之餘、復相感動。此不能不爲執事懸切者也。顧恭人一生遭際、爲人生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閨闈中如此獲福之全、非獨今世所稀、抑且古人所僅言。念及此、執事亦可以稍釋其悲懷乎。至於曼卿昆仲、望時時諭以節哀順變之旨、尤所切禱。台拱連年憂患頻仍、衰老之態日增月益。今秋兒女輩皆病暑熱、而大小兒染患最深、醫家之貽誤亦最甚。幸天意垂憐、得有更生之慶、而台拱已衰之精力經此震悸、更不可支。形容之憔悴、見者駭爲非人。脈息之細微、診者驚其欲脫。此時藥裹之外、槩不驚心。然如此虛羸、不知費幾許調攝、然後得爲康強無恙人也。愛我如執事、能不爲之怦怦已乎。聚五兄弟歸里、略悉近狀。今因候補章君之便、肅此奉慰、並問起居。伏維珍重。臨書馳系不定。

案據王譜、吳恭人歿於九年、故知書在是歲。文載昭代經師手簡。

又案、此書謂大小兒染病最深、指巨源先生。巨源卒於嘉慶己巳九月、後先生歿四年。又五年甲戌正月、而建臨先生亦歿。故阮恩海跋有建臨先生巨源舅氏先後下世之說。阮恩海跋乃楚楨先生代作、故所言經訓最精確。文載遺書後。

臧在東先生致書云、

前在濟寧、託王二兄寄函候謝、諒久登記室。鏞堂於四月二十八日到京、即寓王伯申侍講所、一月。明日就館內城豊盛胡同、桂香東芳侍讀家、課其令弟、陳恭甫壽祺編修所薦也。先生前日面許撰賜論語鄭注序、乞即撰成寄京、爲感。孫鳳卿觀察馮翼頗好古、喜刊傳漢儒之書、或得大序而能付梓、大妙。伊所刻拙輯爾雅注、奉獻一本、惜係未定本、且譌謬特多、聊備檢查而已。尊處所有呂音周易及韓詩、鏞堂皆無此書。如有副本見寄、幸甚、幸甚。又前在令弟主政齋中見浙江圖攷、特多鏞堂亦無此書、伊時心欲轉求一部、倉卒登舟、反忘之。希爲叱名請安、並致意。鏞堂本無所知、去年又廢業一載、今奔馳道途、學殖將落、深可憫惜。先生將何以鞭策之。大箸何日可成、謂論語駢枝希早付梓流布、以慰海內學者渴望之心。讀禮之餘、想已有定本、深恐過此精力漸衰也。言不盡意。五月廿二日、椿樹頭條胡同王寓叩。

案、本年三月臧先生曾至寶應、此書乃到京後所寄。

十年乙丑公曆一八〇五、五十五歲。

原譜、五月二十二日午時、卒於家。葬寶應城北之童溝卞家莊。朱彬作行狀、阮元作墓表。

入祀鄉賢錄、道光十一年、入祀寶應鄉賢祠。

崇祀名宦錄、光緒五年、入祀鎮江府丹徒縣二學名宦祠。

江藩撰漢學師承記、略君六世祖、永澄爲學以躬行實踐爲主、子孫世傳其學。至君又習聞王予中、朱止泉緒論、深研程朱之行、以聖賢自繩、然與人游、未嘗一字及道學。略君勤於讀書、嬾於箸述、不似近人鹵

莽成書動輒盈尺。

江蘇詩徵端臨治漢儒之學爲世所宗秉鐸丹徒二十餘年鼓舞文教振興士習而持己嚴峻人不敢以私干至今有去後思。

荻汀錄世目錢竹汀盧抱經邵二雲王懷祖劉端臨爲海內五君子。

阮文達揅經室集與郝蘭皋論爾雅書略予姻家劉端臨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言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爲魯之方言也執禮者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

段玉裁經韻樓集致阮芸臺書略玉裁昔年深究古文辭之旨惟端臨知我耳。

盧文弨儀禮詳校凡例略江都汪容甫曾示余儀禮之但有鄭注而無疏者其間有朱筆校訂於注之先後頗有移易因經文初見處鄭或不加訓釋而於再見三見始出之校者因爲之移後以置前相傳以爲宋本而於賈疏殊不相合後質之高郵劉端臨以爲所校者實非宋本乃依元人敖繼公集解本也劉於此經用功最深惜未見其成書今爲鎮江學官亦不能往就正焉書成當先寄之或有增訂當錄附於書後。

案抱經先生以先生爲高郵人蓋以壤地相錯致誤。

案以上六則年月無徵姑次於此。

配曹氏、無出。

行狀、曹氏、山陽人、宣城縣訓導鈞女。

家譜、曹孺人生乾隆乙亥年四月十三日、卒嘉慶丙寅年正月十一日。

妾夏氏、生子二女四。

家譜、夏孺人生乾隆乙未年五月二十四日、卒道光戊申年六月二十九日、題旌節孝。

按家譜載夏氏生女四、行狀誤載三、今從家譜。

長子源岷、字巨源、號雪棧、善詩、著有七略齋詩鈔、並載江蘇詩徵及淮海英靈續集。

寶應耆舊傳、巨源四歲入塾、讀毛詩、數過成誦、九歲作桂花賦、豫讓論、稍長肆力詩古文辭、灑灑千言、悉空依傍、讀書具隻眼、箋註譌誤、輒辨駁以明其意、暇則考訂鐘鼎彝器、以爲博古之助、卒年十有七。

清芬外集、載喬德謙撰劉生源岷墓志銘、略源岷、端臨先生長子、略端臨先生以憂歸、延余課其子、不效尋常八股門逕、使仿論記體、往復條暢、頗能自達其意、如所作豫讓論、游壽邱山記、升車考、斐然可觀、既而範以制義繩尺、落落有勁氣、略其詩吐屬秀拔、私念此子必以詩名、不料其遽殞也。

清芬集、載十二歲所作平陽安陽金皆漢物辨云、予酷愛古泉、偶得一枚、必徧檢諸書、詳其爲何代物而後快、而尤留心於金幣、甲子夏、閱程香溪太史布泉歌、以平陽安陽金爲漢時物、且引漢安陽侯桀爲證、予辨之曰、上古刀幣並行、自太公主九府圜法、民咸便之、繇是用泉而廢刀幣、由周歷秦、以及於

漢、千有餘年皆用泉而未或變也。安陽侯劉桀、以漢武帝元朔三年封。而武帝時皆行三銖、半兩及五銖錢、蓋金幣之廢久矣。元狩五年有司言三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不聞請郡國鑄金幣也。且平陽安陽諸金制度鈎畫皆極古奧、其非漢時物、見者皆能辨之。古金待問錄以爲高陽金者近是。抑又聞之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則平陽安陽當謂之金、謂之布泉則並其名而失之矣。

次子桂榮、原名源嶓、字樹東、號夢白、又號篁溪、廩貢生、歷署邳州、海州、通州、贛榆、安東、銅山儒學訓導、旌表孝子、入祀忠孝祠、先正祠、崇祀銅山名宦祠。

女四、長適阮常生。

家譜、長適直隸清河道儀徵阮常生。

揚州畫苑錄、劉繁榮字澗芳、阮文達公媳、觀察小雲之配、寶應端臨先生女也。工詩善畫、嘗摘取孚經室詩句分寫十六幀、清疏濃厚、各極其能、細沈粗文、分稱其句、非淺見所能測其涯涘也。曾於文選樓親見之。

次許字史氏。

行狀、次許字溧陽史氏、十歲而殤。

三許字朱仕祿。

行狀、幼許字增貢生朱聯奎之子仕祿、殤。

四許字朱士琨。
家譜、四許字亳州義門分司朱士琨、殤。
孫三、長書雲。
家譜、書雲、字縵卿、號研舫、夢白公子。咸豐辛亥恩科舉人、丙辰科進士、內閣中書。
次登雲。
家譜、登雲、原名金簡、字禹山、號純卿、巨源公嗣子、夢白公子、旌表孝子、入祀忠孝祠。
三驤雲。
家譜、驤雲、原名湘雲、字天衢、號銘行、夢白公子、光緒乙亥制科薦舉孝廉方正、辛卯科舉人、歷任豊縣
江甯六合縣儒學教諭。
孫女二、長適阮恩海。
家譜、長適阮常生子、道光甲辰科舉人、特用主事、四品銜、河南直隸州知州恩海。
次適王凱泰。
家譜、次適道光庚戌翰林、福建巡撫、贈太子太保、謚文勤王凱泰。
曾元以下、具載家譜、茲不錄。

著作

遺書八種，曰論語駢枝。

王念孫撰遺書序略其有功於周孔之書者，如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據爾雅之文。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則據内則之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據周官、大戴記、穀梁傳之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則據鐘鼓樂之、維以不永傷之文。入公門以下，則據聘禮記之文。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則據玉藻之文。皆聖經之達詁，而傳注之所未及。

經傳小記。

王念孫撰遺書序略其疏釋儀禮經文，豪髮不爽，經所未言，皆能默會其意，既補鄭、賈之缺，兼斥敖氏之妄。如屬官、屬吏之分，卿大夫、鄉大夫之辨，以及横弓之爲南踣弓、張侯設乏之在前一日、饌於東方之在東堂下、下飲之非在西階下、朝祖之奠之非用脯醢醴酒，條理之密，於斯爲極。

案公初欲爲儀禮補疏，名屢見於王石臞、段懋堂兩先生致書中，其後建臨公等裒集遺書，並入經傳小記，此序蓋仍舊名。

阮常生撰遺書後跋略小記中如詩噫嘻之十千，不同甫田之十千，周禮司儀三揖三辭之當作三讓，儀禮士冠禮之鄉大夫之本作卿大夫，禮王制古今尺里與畝之不同法，皆疏解確鑿，亦可見說經之大槩矣。

國語補校、荀子補注、方言補注、淮南子補校、漢學拾遺、文集。

阮常生撰遺書後跋、先生邃於經、不屑以古文見、故所作輒棄、存者止十有六篇。然如周公居東論辨居東之非苟避、蓋避則有以釋朝廷之疑、避而居東則有以控天下之勢、而制殷遺之命。不獨二千年來儒者避辟之聚訟、朱子董書蔡帖之異同、可以釋然、而大聖人心跡之純、駁變之略、始並行而不悖、洵千古定論、猶得以文人之言目先生哉。

案文集所載先生文僅十六篇、今從清芬集迻入五篇、凡二十有一。凡八卷、都名曰劉端臨先生遺書。

初刊於阮氏、

阮恩海撰遺書後跋、外祖寶應鄉賢劉公以嘉慶十年卒於家。先大夫吾祖命往奔喪、並取其遺書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凡三卷。公之弟建臨先生編錄、吾祖審定、付刊世所行端臨先生遺書也。十二年、建臨先生與巨源舅氏錄經傳中考證語爲小記三卷、文集一卷、先大夫復奉吾祖命校刊、世所行端臨先生遺書續刊也。公校書不下千卷、旁行斜上、朱墨爛然、不別錄藁、故歿後遺書甚少、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未幾、建臨先生、巨源舅氏先後下世、公之書遂無補葺者。道光初、次源舅氏興案、即夢白公初字。復錄得國語、淮南子、方言補校凡三卷、經傳小記、荀子補注各續得若干則。小記舊有國語一則、方言十餘則。先大夫取小記中國語、方言諸條刪去、並小記三卷爲一卷、續錄附後、荀子續補亦然。於是編定全書爲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補校、荀子補注、方言補校、淮南子補校、漢學拾遺、文集、凡八卷。較舊刻僅增一卷、而簡策加半、繕寫待刊、中道而殞、傷哉傷哉。今年夏小祥後、吾母始發先大夫

書篋得所定公之遺書泣授恩海命付剞劂。

繼刊於廣雅書局。

案光緒丁亥先大父入粵適張文襄開廣雅書局王公雪澄秉恩主其事徵刻先世書藁先大父畀之此書在焉。

而阮氏之皇清經解有論語駢枝王先謙之續皇清經解有經傳小記國語補校。

段玉裁撰劉端臨家傳

君姓劉氏、諱台拱、字端臨、別字江嶺、寶應人。

六世祖諱永澄、明神宗時進士、官兵部主事、以清節冠東林、先璫禍卒、友人劉忠端公私謚貞修先生。貞修公以下五傳皆有純德、至君父奉政公諱世謩、修身勵行、不欺衾影、鄉人皆矜式焉。官靖江縣訓導、諸生熏其德、咸愛敬之。封承德郎、贈奉政大夫。

君生有至性、六歲母朱宜人卒、哀毀如成人。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几席、終其身如是。

少穎悟、九歲作顏子讚、長老無所點定。

十餘歲潛心理學、於其室設宋五子位、朝夕祀之。入里巷、目不旁視、時人有小朱子之目。年十六、補縣學生員。院試前夕、漏數刻不寐、家人疑其溫習經義、就視之、朱子語類也。

年二十一、與世父世讜同舉於鄉。計偕入都、鄉人燕集、優伶雜進、君凝然湛定、終席不少移。比遊京師、年最少、鴻生鉅公皆折節爲忘年交、稱端臨先生而不名。朱竹君學士嘗語人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哉。然閉門卻埽、未嘗一至貴顯之門。七上公車不第、有時屏棄出於朋好、其人慚恨終身、然終不爲詭遇。或欲羅致之、君辭曰、行時稟命老父、亦養志之私心也。

謁選、授丹徒縣訓導、學使者及諸長官雅重君、待以殊禮。諸生信從日衆、多執經受業爲弟子。凡所誘進者、至今宗之。

事父奉政公暨後母鍾宜人、孝謹備至、烝烝色養、有孺子之慕。官丹徒時、兩親就養學舍、母時或家居、信至、母輒目瞤、先覺如是以爲常。一夕、君忽心動、請急歸、母果病。君歸、母疾少差、卒無恙。母疾時、君侍湯藥、勞瘁日瘠、母憐之、語人曰如吾子、不過所生哉。執兩親喪、居廬不御酒肉、卒以毁致疾。

遇諸弟有恩、無毫髮間然、嚴憚之如父。與人無疾言遽色、然瞻其容儀、雖頑夫驕子、亦抑然自斂。尤不可干以私、然人亦信之不以私干焉。

於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聲韻之學、莫不該洽。窮治諸經、於三禮尤粹、研精考證、不爲虚詞臆說、凡所發明、旁引曲證、與經文上下語氣脗合、無少穿鑿、精思卓識、堅確不移、闡先儒未發之秘。當世通儒僉謂懸諸日月而不刊。故盧紹弓、戴東原、邵二雲、王懷祖諸君箸書多採擇焉。

已刻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經傳小記及文集若干卷、儀禮義疏、淮南子定本未卒業。君說經少有疑義、或已經人道者、輒棄去、故存者或寡。然牛毛麟角、識者必能辨之。在潤州時、與予及汪容甫講論、尤稱莫逆、或至丙夜不倦。

平生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藏於家。嘗謂碑版以資考證、爲經史之助。書畫、好事者所收耳。

卒年五十五、臨終神明不亂。

子二人、長子源岷、有神童之目、卒後數年殤。詩文存者、附君集以行、聞者惜之。

案此文段氏經韻樓集失載、今從清芬外集録入。

孫淵如先生年譜

清・張紹南 編撰
清・王德福 續編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海虞顧氏鈔本

《孫淵如先生年譜》二卷，清張紹南編撰，王福德續編。清海虞顧氏鈔本。

孫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字伯淵，號淵如，清江蘇常州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三通館校理。散館，補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外放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黄河兵備道，署臬事。以母喪解官歸。嘗主講常州安定書院、紹興蕺山書院。起爲原官，補山東督糧道。後引疾辭官，歸金陵，主鍾山書院。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卒，年六十六。著述甚豐，有《問字堂文集》、《五松園文稿》、《平津館文稿》、《澄清堂文稿》、《尚書古今文義疏》、《古今體詩》。又工文獻校讎之學，嘗輯漢鄭馬注《古文尚書》，校刊《神農本草經》、《孫子十家注》、《周易集解》、《周易口訣義》、《夏小正》、《續古文宛》、《管子》、《抱朴子》、《孔子集語》等多種。

本譜爲張紹南編，王德福續編。張紹南爲常州人，自稱譜主「同里」。其所撰自譜主出生至嘉慶十六年止。王德福爲金陵人，其所撰自嘉慶十七年至譜主之卒。此譜記事詳於譜主仕履、著述，能確切反映譜主生平，文字平易暢達，堪稱上乘之作。

孫淵如先生年譜卷上

同里張紹南撰

乾隆十八年癸酉、君一歲。九月初二日辰時、生於常州府城觀子巷、今爲劉氏宅也。生前夕、大母許大夫人夢星墮于懷、舉以授金夫人、比旦生君、因以命名。及長、父書屏先生取鄭祀志太一贊德星昭衍及淵曜光明之語、名星衍、字淵如。是年三月、君父入都、君娠纔四月。

乾隆十九年甲戌、君二歲、居常州。

乾隆二十年乙亥、君三歲、居常州。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君四歲、居常州。秋、父書屏先生中式順天榜第十三名舉人。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君五歲、居常州。始從從叔父晚霞先生受

業與從兄嶰謙同學。兄先名玉、後以戊戌科成進士。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君六歲、居常州、讀書家塾。每夕君自塾歸、大母許太夫人篝燈令誦日所習書。母金夫人紡綫在側、夜深始就寢。君爲同舍生戲傷額、恐大人憐之、師責同舍生、乃入門故作失足致傷狀、識者知君天性仁恕矣。是歲、父游天津、授經楊氏宅。同里乾隆丁巳進士直隸雞澤令王公光燮客津門、相過從。王公故精子平術、適見君年命、推之以爲不凡、歸里後遂倩戚黨以第四女許字之。君年命爲癸酉年辛酉月甲寅日戊辰時、術者或云坐酉向卯、龍虎拱門、或云辰酉爲龍鳳呈祥、皆合格。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君七歲、居常州、讀書家塾。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君八歲、居常州讀書家塾。君幼多疾、或坐臥室中神遊出舍、言所見牆屋外過路人事有徵驗。許太夫人恐其非壽徵、常以為憂。是歲出痘花、幾危。許大夫人、金夫人抱持不眠者兩旬始愈。其秋父自都歸、君始識父焉。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君十歲、居常州、就外傅讀書。閏五月二十二日、仲弟星衡生、與父生同日、因以同壽為小名。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君十一歲、居常州、就外傅讀書。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君十二歲、居常州、就外傅讀書。

乾隆三十年乙酉、君十三歲、居常州、就外傅讀書。時

高宗純皇帝御蹕南巡、同舍生有引君出東門觀

行怪者、其日人多擁擠、或閉城門、致出入者愈積壓、践踏至死者甚多。君年幼、在衆中悶絶、鼻衄不止、倚人門、門倒殞地、自以必死、忽有翼之起者、乃得生。送君東門外小菴中、君問此人姓名、卒不告、至今不知何人也。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君十四歲、居常州。父在都挑選二等、以教職用、回籍候選、家居課子、授以昭明文選、君能背誦全部無誤。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君十五歲、居常州。父署丹陽縣教諭。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君十六歲、居常州、侍父讀書。冬、父選授句容縣教諭。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君十七歲。二月、父奉許太夫人挈眷之句容教諭任、君隨侍學舍讀書。是年九月初三日、季弟星衢生。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君十八歲，居句容學舍讀書。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君十九歲，居句容學舍讀書。夏，歸常州應院試，未獲雋，即返句容。十二月，就婚王氏宅。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君二十歲，居常州外舅王氏宅，與內弟王兵部育琮、孝廉寶雲、吳大令兆新兄弟同筆硯，肄業龍城書院，每課輒列高等。時郡守為今費相國淳，府試拔置前茅。六月，受知於故相國學使彭文勤公元瑞，入陽湖縣學第九名附學生員。七月，至句容省視大母二親，逾月歸常州。同里蔣侍御和寧知君才，索詩觀之，大加賞異。從姊夫楊西禾倫負詩名，造相唱和，呼為畏友。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君二十一歲，居常州外舅王氏宅，肄業龍

城書院。夏遊廣陵、訪楊西禾於維揚客館。與黃秀才景仁同舟對咏、黃有贈君七古詩、載集中。君時亦號薇隱。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君二十二歲。二月、長女生。至句容省視大母二親、肄業鍾山書院。君通說文、主講盧學士文弨常與考証古學。洪君亮吉、楊君芳燦俱館於金陵、時相過從。袁簡齋太史枚居隨園、主持風雅、君懷詩往謁、倒屣而迎。閱君詩、跋其卷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恨相見之晚、亟薦之當道、相與爲忘年之交。金陵詩人陳毅、何士顒、方正澍諸君皆隨園門下士、爭以詩投贈就正焉。錢少詹大昕主講鍾山、嘗與君講論經術小學、甚相契、因同遊茅山玉晨觀、鬱岡、搜討碑碣、手錄華陽洞口宋人題名甚多、皆志乘未載。是科試下

第九月歸常州、居外舅王氏宅、與同里洪君亮吉、黃君景仁、趙君懷玉、楊君倫、呂君星垣文讌無虛日。

乾隆四十年乙未、君二十三歲。二月、挈眷至句容。王夫人故閨秀、儀容淑令、好學工詩、博覽史傳。君每讀史記、兩漢、晉書、或以義相質、或賦詩相和、若益友焉。又約習篆書。七月、次女生。是年、洪君應林大令光照授經之聘、于時訓導全椒朱沛、少府錢塘汪蒼霖、林公子嗣基皆能詩、常相酬唱。句容士大夫王司馬周南、斗南吉士兄弟、駱秀才存友、朱秀才鏞、沈上舍紹祖同為勝遊雅集。冬、偕林公子、洪稚存遊茅山、入華陽洞、燃燭行數里乃返。作五言古詩四首紀之。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君二十四歲、居句容學舍。春、外舅王公至

句容、邀往和州校試卷、逾月乃返。時王夫人得嗽疾、七月歸寧、君偕同常州訪醫診治、病日劇。十月二十三日、王夫人卒於母氏所、君哭之慟、以爲佳偶難得、誓不再娶、錄其遺詩。十一月、權葬於常州東郊之横塘鄉、歲暮始返句容。其後孔太史廣森爲王夫人作駢體詩序。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君二十五歲。正月歸常州、訪楊君倫、趙君懷玉、呂君星垣於澄江。君以悼亡未久、不與科考而返、至句容學舍。七月至金陵、以王夫人行狀並遺詩乞袁簡齋太史作墓誌、太史隨園詩話述其事。是科試不第。至泰州、謁林刺史光照、歸途留滯維揚、與汪明經中及汪孝廉端光、汪上舍文錦、方秀才本、及其從子又焯、萬秀才應馨、佘秀才鵬年、金秀才蘭諸名

士爲詩會、揚州傳誦君詩句、寓居文選樓。至今以爲嘉話。十二月返句容。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君二十六歲、居句容學舍。二月、二女皆以痘殤。三月、謁安徽劉學使權之、與洪君亮吉校文幕中。登白紵山、采石磯、太白樓、泛舟過天門山、遊黃山、白嶽、登天都峰、窮極其勝。十二月、返句容。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君二十七歲、居句容學舍。時汪君中客江寧、章太守攀桂延君入幕。秋、

恩科鄉試、爲劉相國墉録科見遺、君灑然竟歸、吟嘯自若。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君二十八歲。二月、

高宗純皇帝御蹕南巡、君至金陵與

召試報罷。與方君正澍、顧君敏恒、儲君潤書讀書金陵城西古瓦官寺。君瀏閱釋藏全部，得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多引倉頡三倉，因輯而刊行，始傳於世。後至西安，屬莊大令炘刊一切經音義。夏返句容。十月，歸常州，遊吳門，以王光祿鳴盛、江布衣聲撰注尚書，造門訪謁，與談鄭學。陝西撫部畢公沅時以母憂家居，聞君名，延之里第，與錢明經坫同修關中勝蹟圖志。時蔣侍御和寧、錢少詹大昕、趙觀察翼來吳門，畢公邀遊靈巖山館，君與錢君皆在坐。其冬，畢公奉

命復撫陝，欲邀偕往，君以遠遊必告，乃返句容。至歲除，行抵西安節署。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君二十九歲，在西安節署。與嚴侍讀長明、

錢明經坫校訂古書、始為山海經注。時吳舍人泰來、莊大令炘皆在節署、洪君亮吉亦自都入關。朱學士筠素知君名、撰句云、小學劉臻吾輩定、麗詞庾信早年成。書楹帖寄贈。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君三十歲、客西安節署。纂修邠州、醴泉等方志。是時節署多詩人、約分題賦詩、各體擬古共數十首、同人詩成、君未就、與同人賭以半夕成之、但給抄胥一人、約演劇為潤筆。既而閉戶、有頃抄胥手不給寫、至三更出詩數十首、有東坡生日詩在內、即文不屬稿之作也。中丞嘆為逸才、亟為演劇。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君三十一歲、在西安節署。時姚觀察頤督糧陝西、招君及幕中諸君劉中書召揚、蔣孝廉知讓、燕集論文、為畢撫部校刻宋敏求長安志及刊山海經故事、以貲為貢生、

入都應京兆試、乃自蒲州至運城、謁沈觀察業富、觀鹽池。仲弟星衡亦自句容應科舉至京。八月試罷、乃挈仲弟西行、陟井陘、至晉省、迂道河津、觀龍門、渡河之韓城、訪傅大令之郃陽、觀曹全碑、入關。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君三十二歲、客西安節署。時王少寇昶爲臬使、幕中多才俊、纂金石萃編、因留下榻旬日。

乾隆五十年乙巳、君三十三歲。二月、自關中至句容省視大母二親。三月上巳、偕朱秀才鏞遊西郊、得吳葛府君碑及梁天監井闌文、爲前金石家所未見。四月、至大梁節署。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君三十四歲、客大梁節署。二月、由偃師之洛陽、觀伊闕。至西安、客咸寧莊大令炘署、纂修長安咸寧縣志。

四月，仍返大梁，捐納布政經歷職銜。七月，返句容，就本省鄉試。是科主試爲朱文正公珪，四書首題過位一節，君二場經文引經博贍，三場對策通古學，朱公搜落卷得之，曰：此必汪中作也。朱公先在都與彭公元瑞約，吾此行至江南，必得汪孫二人，故以君文爲汪作，遂中式第八十七名舉人。朱文正嘗謂君時藝雖不佳，吾閱之字裏行間皆通人氣息也。是年汪不就試，公曰：吾無遺珠也。時副主試爲江西戴編修心亨，今大學士衢亨之兄。同榜中式者如阮撫部元、汪閣學廷珍，後皆以經術受知，餘亦多通人俊士。海内以江南丙午科爲名榜。九月，至金壇，謁房師胡大令志熊，因訪季子廟于九里鎮，手拓十字碑以歸。十一月，至大梁。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君三十五歲。正月、客大梁節署。二月、偕洪
稚存、唐栢、田仁埴入都會試。主試爲王文端公杰、副主試爲瑞
閣學保、姜少冠晟。中式二十三名進士、對策進
呈
御覽。四月、
殿試讀卷官爲阿文成公桂、嵇文康公璜、彭文勤公元瑞、紀文
達公昀諸人。公擬以君卷入十本進
呈、或指卷中用貳臣傳一語、以爲非宜、紀公曰、此卷博核、不入
十本、吾當引故事單奏。彭公曰、果爾、吾欲聯銜。阿公取視之、曰、
此卷吾亦賞之。爲置第二、進
呈、

上已改第一、閱卷中誤書廿九餘三為卅三餘九、仍以一甲二名。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

上稱今科鼎甲得讀書人。寓居青廠、今為武陽會館。六月、父以舉班截取知縣、奉大母許太夫人、母金夫人自句容歸常州。父入都赴選。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君三十六歲。移居琉璃廠。官翰林院編脩、充三通館校理。君在庶常館試詩賦、援筆立就、阿文成公桂、王文端公杰皆賞異之、每課必拔以冠同館。四月、仲弟星衡自常州至都。六月、父選山西河曲縣知縣。八月之官、仲弟星衡隨侍。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君三十七歲。居琉璃廠。官翰林院編修、校

刊晏子春秋。君以父官河南道陸，山路崎嶇，不能迎養。二月，遣使迎大母許太夫人、母金夫人於常州。四月散館，君試厲志賦，用史記匑匑如畏，和相國珅不識，疑爲別字，問之紀文達公昀，紀不言，乃置君賦二等。引
見，奉
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和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豈得
上所改官，不受要人留館之惠也。遂試部郎。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和相即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後有董編修教增亦如君改補。五月，大母許太夫人、母金夫人暨兩弟

眷屬至京邸。季弟星衍往河曲侍父。九月、題補刑部直隸司主事。君與同年馬君履泰同改部主事、缺出、散館名次馬在前、阿文成公以君榜名在馬前、欲先補君、君與馬互相讓。適又有缺、乃同日補官、部中同官兩賢之。阿文成公嘗重君不入和門、每擢官必曰、此和相不能致之人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君三十八歲。居琉璃廠。官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五月、

御賜摺扇荷包。君所居、埽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畢督部入

覲、招名公御雅集於此。阮公元時以孝廉館内城、與君尤密。又有同部魏君成憲、方君體、伊君秉綬、楊君夢符、王侍御念孫、徐

民部大榕、張太史問陶諸君相過從、海内能文講學之士皆樂登君之堂。高麗使臣朴齊家入都、由書肆見君所校古書、介所知投刺訪謁。君以唐刻石經持贈、因爲君書問字堂三字、並賦詩以謝。是年八月、恭遇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以六品得與

賜宴。

覃恩晋贈大父奉直大夫、刑部直隸司主事、晋封大母太宜人。父以現任例不受封、母宜人。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君三十九歲。居琉璃廠。官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五月、題陞刑部江蘇司員外郎、以避本省調辦直

隸司事。君在部寬仁、務求平法、雖枷杖輕刑、未肯加重、平反核獄、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指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為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上之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証、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得從流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因者在禁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大司寇胡莊敏公季堂常韙其言。每疑難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十八司存、以為規格。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於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

胡大司寇屬君議。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於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絶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宋史禮志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絶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鬭殺罪。大寇是之。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譴，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誑也。甲慙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他持正類此。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君四十歲。居琉璃厰。官刑部直隸司員外郎，總辦秋審。三月，庵

蹕西巡，過大茂山，出龍泉關，上長城嶺，入晉境，至五臺。君父以河曲令治道臺懷，因省謁焉。時大雪如掌，山巖紅桃徧放。歸，屬羅處士聘爲五臺省謁圖。四月，回京。君自王夫人亡後十七年不娶，大母以君四十無嗣，冬命置側室潘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君四十一歲。居琉璃廠。官刑部直隸司員外郎，總辦秋審。春，扈

蹕巡幸天津，大風阻

御舟，

上改乘肩輿至

行宫宿。君約同僚步行卅里馳赴

行在。

上察各部之無曠班者予錫賚、
特賜緞匹。是冬、移居孫公園。宅故多變怪、僑戶數年、無人敢居
者。君與主人約減租改宅、君以天罡塞鬼戶時杜寅方後戶、宅
遂安宜。有枯松復生、同人繪圖爲詩紀其事。八月、父署大同府
渾源州事。十一月、署沁州直隸州事。至明年夏回任。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君四十二歲。居孫公園。官刑部直隸司員
外郎。四月、恭預榴房荷包之
賜。五月、題陞廣東司郎中、皆在總辦秋審處。退食之暇、補集鄭
馬注古文尚書、撰問字堂文集。冬、京察、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
胡莊敏公保薦一等。
乾隆六十年乙卯、君四十三歲。居孫公園。官刑部廣東司郎中、

總辦秋審。春、引
見記名、以道府用。閏二月、燕同館吳君錫麒、張君問陶及王孝
廉芑孫諸人于櫻桃傳舍、各為詩、見王君淵雅堂集中。五月、奉
旨簡放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黃河兵備道。先十日墜車折足、醫
者言百日可愈。七月至熱河、奉
旨不必請
訓、即行赴任。八月、奉大母許太夫人、母金夫人暨兩弟眷屬由
水程往山東。至德州、足始能行。先至歷下、時巡撫玉德公為比
部舉主、甚喜君至。學使阮公元先有詩寄君云、萬朵荷花五名
士、一時齊望使君來。馬君履泰主講濼源書院、武進士億、桂進
士馥、及諸名士之在阮幕者常相燕集於大明湖、阮公刻石紀

之。九月、至兗州道任。十一月、父河曲公引疾去官、仲弟星衍自
山右隨侍至兗州官舍。奉檄簿錄伍督部拉納貲財、至兗來一
帶截留箱笈數十、金玉幣帛累數萬。君一夕簿記報大府、不任
吏役抵冒、撫部甚稱之。君與伍舊識、有詩云、昔年曾此遊金谷、
今日深悲過盜泉。十月、至歷下、奉檄往泰安費縣交界斷爭煤
窑獄。道中奉河督檄、署運河道。回兗州、仍至濟寧、勘工曹南。與
豫撫景公安以匿名書一葉、逮繫數百人入
告君馳往、與開歸馬觀察慧裕會鞫。方冬、因荷琅璫鐵鎗、衣不
蔽體、君曰、籍其家無證驗、是誣也、宜盡釋之。會部使者東來、供
億繁費、需一乘、輿夫每日索貲三百緡、大吏憂之。君曰、案早結
則省費、吾試任其事。自夕達旦、親定爰書、釋數十人、惟被誣者

生平嫉怨得匿名書者伏罪結案。部使者如君案牘報聞、三日出境去。後星使管民部世銘作詩寄君、有得情成讞勞詒我之句、注云、時鞫匿名飛書案、爰書悉本初牘。魚臺有控官案、奉檄往鞫平之。其後令以君母壽、饋多金、會君公出、弟星衢卻之、君曰、吾弟知我。濟寧州有僕傷主陰致死者、君鞫其僕、得拒姦踢傷狀、斷以名分已絕、如平人毆傷活其僕。

嘉慶元年丙辰、君四十四歲。官兗沂曹濟道。恭逢

今上登極

覃恩、

晉贈大父中憲大夫兗沂曹濟兵備道、

晉封大母恭人。

封父中憲大夫兗沂曹濟兵備道、晋封母恭人。正月、奉檄至曹南謁祭劉督部峩、禮畢、同黄司馬易游嘉祥紫雲山、觀武梁祠畫象。歸、爲吴孝廉鼒與族妹成婚于署齋。族妹貧、隨叔父流轉入都。幾爲王府蓮室、君以爲不可、留育之如親妹。以吴才士、許嫁焉。至是合巹。有南樓郤扇圖、各爲詩。吴後入翰林、洊擢學士。朱文正公常以爲嘉話。三月、赴曹單防汛。兗州城西有泗流、通濟水、名府河、又名魯王運糧河。日久淤墊、夏秋有水時又以橋梁低壓、不便運載。君議浚河築埝、高其橋梁、則兗濟通運便民、府城市集不至寥落。李河督奉翰以爲然、君請捐廉舉事、後以去任、無成其事者。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即在曹南、其山西築

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已來傳譌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
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咨晉藩謝方伯啟昆、
并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
爲典要、急宜釐正、申上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孫令立方卒
爲修整湯陵廟屋、撥地畝奉香火、立碑紀事。兗州城外有古墓、
明人題爲柳下惠墓、君考柳墓在泰安、有元時展氏先塋碑、乃
題柳下季壠、立石識之。四月回兗、採集括地志、刊刻成書。五月、
湖北教匪擾及河南郡縣、曹豫接壤、一河之隔、君奉檄赴曹南
駐兵戒嚴。康廉使基田奉
命兼治河。七月、曹南水浸灘、漬決單汛、君偕康廉使築堤搶險。
時新料未刈、舊料運載不濟急、君鳩工集夫、五日夜從工游築

堤過傑、大溜中斷、河歸中泓、不致橫決。河帥來為列上其事、君亦恥以此見功云。為詩有黃金與土真同價、滄海為田止片時。又有比戶視民仍挂墻、省山容我又支頤之句。其後十餘年、康公過君楊村舟次、猶云吾治河數十年、未見已決口能即時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國家數百萬帑金也。時撫部玉德公調任浙江、上以山東新任臬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命新撫伊江阿會同舊撫擧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旨署臬事。七月到省。八月、命兩弟眷屬隨侍大母二親至濟南臬署。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為己任、親定爰書、不延幕友、務慎

庶獄、多所平反。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墮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鞫獄者坐甲以奪壺斟酒、有爭鬭形、擬鬭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賣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鞫婦以某日歸寧、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因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諱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答以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鬭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

入實，因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有稱錘傷人者擬成，君言例有沿江濱海執持先器秤錘傷人擬遣之條，是先器秤錘非尋常稱錘也。且平人不得謂之匪徒，援律改其罪。有素貧不償者，褫其衣，負債人因病瘁死，科以屏去人服食至死成獄。君檢其時三月杪，不得以寒致死，改議威逼條坐罪。有詬詈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鞫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法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先是，臬司問囚，謂之過堂，有呼冤者，令首府縣加考掠以伏罪，故無平反獄。君親問囚，自爲爰書，由是囚得盡其詞，而承審官始不能屬託以成冤獄。

山左風氣為之一變。君敦勸古學、嘗以策題試十府士、以觀風尚、識拔高才生、士林向慕。時舉孝廉方正、採訪務得實行之士。舉文登畢秀才以田、濟寧王秀才宗敬等、皆知名士、畢中丁卯科舉人、王亦發科、引見記名、以知縣用。是冬行計典、與康方伯務寀廉吏、舉列薦章、以杜奔競、如蘭山縣崔應辰、招遠縣李如珩、後皆以清名受知、膺不次之擢、崔官至濟東道、李官濟寧直隸州。十二月、移咨康方伯、請開濟上牛頭河。濟水故瀆、經菏澤鉅野鄆城嘉祥濟寧、魚臺之境、又名安興墓河、又名小黃河、合古灘水及濤臺茵宿諸河、入舊運河。前撫部明興奏浚、未及深通、年久又加淤墊、一遇雨潦、沖決一帶、水無宣洩、淹及田禾。君請濬深各河故道、

水潦既有所歸，滙入微山湖，又資濟運之用。居民之佔種河道者皆非之，久之不能行。其後十二年，河帥撫部等卒以初議入告，開牛頭河，泲上水潦得以宣洩，保護民田甚多，君發端也。

孫淵如先生年譜卷上

孫淵如先生年譜卷下

同里張紹南撰

嘉慶二年丁巳、君四十五歲、權臬事。正月人日、為君大母許太夫人九十壽、稱觴柏府、大吏僚屬登堂拜祝、各屬有以金帛為壽者、奉大母命悉卻之。荊撫部道乾時為登萊青道、嘗稱君為真清吏、生平所未見也。濰縣有武弁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門致書關說、君訪捕鞫之、械和門來者於衢、侍書者大驚阻、亟挈君出省回任防汛、奏言知府護理道任、呼應不靈。

上以河堤任重、即著君回兗沂曹濟道任。出省時、各屬感君廉正、卻陋規、相率斂貲贈君、君不納。道過泰安、大雪盈尺、君去年禱雪泰山、至是如有神應、為詩云、半壓黃塵半遮樹、卻嫌絮白

太分明。黃司馬易寫爲圖、吳祭酒錫麒有詩。五月、赴工防汛。秋、江南豐工及東省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加之、嚴議當罷任。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調者、君曰、食祿有方、吾終安命。至是留任道員、嚴議無特

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又不煩摟禁姦宄、工竣。視上下段省費每里數萬兩、廿里引河共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是冬、臘盡、駐工次未歸。凡堵築決口、須合龍後開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塞、而大吏欲放引河、君具情力止之、不聽。既放水、河盡填淤、于是又設法抽

溝、而曹工遂不能堵合矣。

嘉慶三年戊午、君四十六歲。正月、駐曹工築隄。二月、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均屬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因以河工同知署任、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旨允准。始、君以知刑名署臬司、又以防河回任、卒又撤河道任留補地方。中朝疑之、謂是代任者覬覦其缺、于是奏駁署任同知不得越次游擢、奉旨如議。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而其時曹工尚未堵合、河帥撫部亟奏合龍、換君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則分賠兩次埽工銀九萬兩、半屬後任。其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

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為人受過也。三月、自工次回署、約劉室晁代。旋奉檄至曹州府、權試同事、人士悅服。逾月試畢回兗、撰岱南閣文稿。與畢君以田校刊孫子十家注、周易集解、周易口訣義、夏小正、元和郡志。君考伏羲陵當在魚臺、今所列祀典陳州之陵實非古迹、親至鳧山、訪得宋元碑碣、以伏羲陵果在是呈請大府、奏更祀典、未見施行。五月、因旱禱雨、君為文遣弁馬雲從往鳧山請水。至之日、兗東甘霖大沛。為弁後數年治河落水死、有

旨贈恤、塑象曹工張桓侯廟、馬故為君前騶導從者。時閱例承辦運河工程、君弟星衢捐縣丞、弟星衢捐布經、投効河工。君所屬有請代君出貲者、固卻之。後弟星衢分發河北。五月二十二

日、為君父七十壽辰、舉觴稱慶。時母金夫人已得腹脹疾、君雖候補、卒不至省、惟日侍母疾、閱醫書、憂惶無措、親禱尼山不效。六月二十七日、金夫人卒於兗州官舍、君素食苫次、杖而後起。以古人速葬禮、急欲奉柩南歸。九月、君乃奉大母許太夫人及父自兗登舟、兗郡感君德政、送喪者亘數十里。啟行之日、惟載萬卷書篋、士民咸歎其清節。是時黃水泛溢、河湖無際、舟過滕縣微山湖、大風傾作、舟幾覆。舟人請換舟以渡、君守柩不動。風少息、柩舟得泊、而前舟沈沒、溼書畫甚多。其後君整理、弆藏祠屋曰、吾書歷劫、或可久也。十月、抵京口。先是、君秉父命、為從祖前明功臣忠愍公諱興祖建祠金陵、因忠愍故明時肖象雞籠山功臣廟、今廢為曹王彬廟、是以立祠安神。乃奉大母許太夫

人僑居金陵祠屋。及許太夫人謁祠象、乃驚曰、吾歸孫氏、聞上世有祖象遺存表工家數年。表工疾甚、夢古衣冠者告之云、吾子孫有為鼎甲者、當送我歸享香火。醒、檢故篋得象、送孫氏述其事、不知何世祖、殆即公象也。君扶櫬、歸常州、寄寓天寧寺中。十一月、葬金夫人於郡城西郊夾港口之祖塋、並遷前母管氏夫人同穴、乃歸金陵守制。

嘉慶四年己未、君四十七歲。居金陵祠屋。其屋故有古松五株、名為五松園、君加修葺、壘石為假山、畜兩白鶴、植四時卉木、為大母遊娱之所。作五松居士傳。後又添建西樓及壁立亭、乞梁侍講同書書額。二月、歸常州省墓、遂至浙中晤謝方伯啟昆、秦觀察瀛、夏、釐正神農本草經三卷、付孫方伯公子馮翼刊之。秋、

君丁未同年張鞠園祥雲出守廬州，約君至署，與荆操部道乾晤于廬州公廨。十月，歸常州省墓，遂至吳門，訪吳縣唐令仲冕、鎮洋田令鈞，邀君至其署。田故沛宜校官，為君舉薦者。十二月返金陵。

嘉慶五年庚申，君四十八歲。居金陵祠屋。二月，歸常州省墓。時曾運使燠署鹽政，聘延君主講安定書院。君同年阮公元撫浙，招君佐理幕務。至浙，拉延主紹興蕺山書院。渡江至紹興，遂游會稽，觀禹廟旁窆石，識為孫皓刻石。又遊吼山。歸浙省，時撫部又設詁經精舍於西湖之濱，招致督學時所拔知名士于其中，與君及王少寇昶迭為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湖干建

伏鄭祠堂、君親書聯額。又起第一樓、多邀高才生燕集。秦少寇瀛時官臬使、嘗約吳祭酒錫麒及浙中諸名士爲詩會。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年、而詁經精舍士登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其後撫部屬君爲題名記。八月、返金陵省親。屬長興邢大令澍刻寰宇訪碑録。秦淮分支入城、合青溪西流注江、城中河道日久淤墊、西有石閘通水、亦廢不修、經冬水涸。君以寓公創議濬河設閘、呈請當道籌費辦理、卒得施行。後二年、康方伯基田至、親爲督濬、至今秦淮冬夏不竭、居民得運載之便。嘗經臺城故址、得古磚有錢文爲大泉五百四字、考爲吳後苑城磚。九月、除母喪、歸常州省墓。至吳門、主吳縣唐令仲冕署。十一月、諸名士餞别于虎邱一榭園、坐中蔣文業晉、

段君玉裁、鈕君樹玉、袁君廷檮、黄孝廉丕烈、顧君莼、顧君廣圻、何君元錫、李君鋭、瞿君中溶、夏君文燾、陶君梁、沈君培、徐明經頲、唐公子鑑、李君福、戴生延祚、各自題名于册。吴君履寓山塘話别圖。後十餘年、顧君莼及徐、陶、唐三子俱入翰林、沈亦舉于鄉。君與吴學士鼒、次唐大令贈别詩題册。時吴郡任太守許以一樹園爲孫子祠、後卒成之。君方領咨赴補、蘇撫岳起已給君咨文、經胥以君有賠項未繳、索費多金、不予稟請和留君。撫部爲所惑、君曰、吾故不欲出仕。乃擲還其檄。十一月、返金陵。仲弟星衢以縣丞赴部、掣籤分發河南省候補。

嘉慶六年辛酉、君四十九歲。二月、仍至杭州。四月、旋里掃墓。過吴門、吴縣唐明府以晦日邀段君玉裁、萬君承紀及諸名士餞

君於石湖、看競渡。萬君爲園紀事。五月、返金陵。君以金陵六朝所都、近代郡志爲戚光率意更改、名迹無據、因求景定建康志。適江南制府署中有康熙間敕賜宋刻本、費相國淳總制兩江、因以書付君、醵貲仿刻之。費相國嘉君之志、分俸錢以襄其事、爲作重刻景定建康志序。十二月、奉檄追繳賠項、經督撫查明本籍並無家產、現在寄居金陵祠屋、無力完繳、請俟補官日完交咨部。君以大母時年九十有三、道府無親老告近例、恐簡放遠省、不能迎養、有不欲出山之意、以是遲留不留赴補。

嘉慶七年壬戌、君五十歲。居金陵祠屋。三月、歸常州省墓、訪友吳門。四月、返金陵、刊近作爲五松園文稿。七月、廬州張太守祥

雲延君纂修郡志。時設局延修志者十餘人、閱兩年、衆議紛雜、迄無成例。君到、出所錄古書廬州故迹示之、並招書院生童十餘人錄史傳人物及地方事迹、乞抄胥十餘人、手定條例、隨纂隨書、閱月書成。左大令輔爲君舊交、時宰合肥、服君才敏、其後爲壽序以寄君。九月、令修撰及門洪君瑩自維揚來金陵、以珍裘爲君壽、君却其儀、屬刻元和姓纂。十月、至揚州、寓曹運使煥署齋、與署太守張古愚敦仁影刊宋本爾雅圖。十一月、返金陵。

嘉慶八年癸亥、君五十一歲。居金陵祠屋。君家居數年、藉脩脯以供菽水、或有持兼金乞君志墓及爲壽序者、故不至貧乏。至是因賠項追呼、君父欲君赴補、時費制軍署蘇撫、亦促君起官、寄與咨文。四月、返金陵。五月、挈季弟星衢北上、道由東省、撫部

鐵公保素重君清名、遂至省城作晤。君單騎往見、時同幕友蔡大令湘為首縣所舉、孫大令良炳官滋陽、君悉東省舊價有饋驢之事、先札告以舟車之費並無缺乏、有投贈悉却之。六月抵京。七月引

見、吏部奏請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即奉

俞旨。請

訓後、乞修墓假回籍。季弟以布經歷掣直隸省河工、候補。其月出都、衆舟南下、舟中校荀悅漢紀。九月抵金陵。十月、歸常州省墓、遂至吳門。其月返金陵、擬以春融奉大母及父治裝赴東、會山東撫部以水患河工賑務需員經理、謂君才識練達、辦事廉正、馳札常州催君上道、君因東上。十二月、抵濟南度歲。明年正

月、撫部即檄前往兗沂曹濟一帶補賑災民、多加撫恤。兗沂魏觀察成憲贈君詩、張太史問陶寫爲圖。

嘉慶九年甲子、君五十二歲。正月、察賑曹南、鐵撫部奏署登萊青道事。二月、奉旨補授山東督糧道、回至平原道中接印赴任、越三日督運北行。四月、歸至德州。山東糧道歲例支養廉四千兩、君以前任兗沂道時分賠曹工帑項、申請撫部、奏以應得養廉全數扣繳、奉旨賞給一半以爲督運之費、內有扣三成、公費實銀一千四百兩。五月、至省、聞太母及父已抵濟上、迎謁于舟次、乃從陸路先之安德道署。七月、奉檄至省、充鄉闈提調官、與鐵撫部及周大令蔦唱和七律詩。九月、回署。是月、季弟星衢自保定乞省覲假

來、遂過於衛河舟次。是月至省、隨同
欽使鞫獄。歸、十月至東昌濟寧催漕。十一月、回德。
嘉慶十年乙丑、君五十三歲。官山東督糧道。正月人日、爲君大
母壽辰、時年九十有八、宫保鐵撫部以許褒錫太夫人節行素
著、年近百齡、欲奏請
褒錫。君請俟滿百乃上
聞。撫部猶偕河帥、暨學幸藩臬道府等撰壽文作屏幛、遣使致
安德、爲許太夫人稱祝。弟星衢卸署洛陽典史任來德。二月、督
運北上。四月回署、得北魏高貞墓碑于衛河第三屯、舁致德州
學宫。是年奉
命運採貢漕糧二十餘萬、內有商捐大米變壞、君與撫部暨策

方伯冉籌議津貼不敷、乃申請并省幫弁丁伍、比較豫省節約浮費無算、官丁不致賠累。五月、大母許太夫人疾、飲疾作、君隨父侍湯藥、夜不安寢。六月、許太夫人疾甚、乃馳書季弟星衢、乞假來侍病。是月十九日、許太夫人卒於安德官舍。君哀慟過禮、請乞假三月、委知州代行公事。大吏慰喻君、然猶不肯視事。乞朱文正公、姚太史鼐、洪太史稚存作志墓之文。阮中丞屬君作其封君墓志、亦爲君作大父母合葬墓表。八月、命仲弟隨父奉大母許太夫人柩登舟歸里、合葬于夾港口大父贈公之塋。時君適有至兗濟催漕之役、親送大母柩之臺莊。九月、返至濟寧、隨同

欽使鹽政額勒布鞫事汴上。十一月、回德州。

嘉慶十一年丙寅、君五十四歲。官山東督糧道。請開恩縣四女寺支河、東省衛河、自豫省合清濁漳入境、經臨清閘、夏秋水漲、高于閘內支河、即須閉閘、謂之閂口、糧艘阻滯。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黄河、即鉤盤鬲津故道、經樂陵及直隸吴橋等縣至海豐入海、可以宣洩衛水異漲、即明永樂時宋尚書禮請開德州城西北河道、泄水入舊黄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者也。

國朝方直督觀成曾請修浚、自前糧道葛正華屢歲修工程、河道淤塞。君請大府奏濬、以洩衛河夏秋之漲、臨清既免閂口之虞、直省一帶隄岸不致決溢、淹及民田。大府不以爲然。及連歲閂口、撫部長齡公始據君言奏請挑濬、撫部吉綸公又請籌款

歲修支河、以是舉行不廢。凡東省水利皆君發端也。二月、晉運北工、謁朱文正珪于都門、留午餐、文正面贈五古詩。至四月歸。五月、弟星衢自直省奉委至江浙雇募津門大差民船、直省候補府李守荷清同行、過安德、贈君七古詩。弟星衢至吳門、與江浙族人置田與增鐵舟另一樹園為孫子祠、肖孫子及齊將臏象。

國初設立德州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為一戶、迄今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應需俸餉、動支道倉米七千八百七十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一石支銀一兩。近年糧價昂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增苦累。君查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議以存

給官兵本色、不獨體恤滿兵、又省運費、乃移會郎方伯庭瀹、詳請長撫部咨入
告。旋奉部駁、以留存此項解通餘米、京倉短額、又稱遇災年分以何項支給滿兵等語。君手自具稿覆議、餘米解通、原無定額、如遇災緩無餘之年、則不起運、是本與正供有間、至兵糈支撥不敷、東省有各年積存薊糧、可以動撥等因、始奉
俞旨施行。計官兵一戶多得米數石、滿兵歡忭、為君送額曰體
國恤軍、懸之二堂。十月、至東昌濟寧催漕。是月返德。初、君權泉時以先儒伏生承秦蔑學之後、壁藏尚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註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兩賢傳經之功、迥在唐宋諸儒之上、明人無識、不為

漢儒置立五經博士、急宜興廢繼絶。以嘉慶二年咨呈曹學使城請會同撫部奏請立鄭伏博士。並檄鄒平令李瓊林訪求伏氏嫡裔六十五世孫敬祖、年甫八齡、家貧失學、遂屬縣令爲之延師教讀、俾通文義、以膺承襲。嘉慶七年、吳方伯俊始以君原議中丞和撫部寍、會同劉學使鳳誥入奏。

勅下部議、奉有

俞旨、其後劉學使又以邱氏爲左邱明後、並請與鄭康成一體增置博士、致奉部駁。君復具稿、移會邱方伯庭漋、張觀察彤頂覆部議、仍請爲鄭氏設立博士、且以鄭氏嫡裔既可準爲奉祀生、即可立爲博士、擬專摺具奏云。十一月、同俞君正燮撰古天文說成、刊元本唐律及宋本小字說文、撰平津館文稿。君以現

任糧道督運全完，加三級，以貲晉從二品銜。
贈大父通奉大夫、大母夫人、
封父通奉大夫、
贈母夫人。本身
授通奉大夫，妻
贈夫人。

嘉慶十二年丁卯，君五十五歲。官山東督糧道。二月，督運北上，舟中著尚書古今文義疏，成皋陶謨及同洪君頤煊撰今文泰誓兩篇。仲弟星衡旋里省墓。四月，君自通州回署，與洪君頤煊校刊唐王無功集、琴操，輯漢官舊儀、漢官儀。屬王君保訓集京房易傳。六月，長撫部檄調君之濟寧鞫事。是月，長撫部陞任陝

甘利府、署藩臬使蘊玉被議降級、君權藩。至省、居北察院行臺、值部使廣少寇興等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常項、不肯通融支發。廣興事竣北上、獨無餽贈、廣亦知君廉名、僅索書扇而去。其後以賄敗、豫東兩省牽連獲咎者衆、君不與焉。行聖公府有前明勅賜祀田、俱係獨山等湖地、日久為民占種、缺額至數千頃、地方官聽任書役從中漁利、不肯秉公審斷、君在兗沂道任、曾委員查勘、去任後十餘年、懸案不結。至是、君據民人有自行呈首占地願歸還公府者、因為斷歸若干頃。其後戶部奏請以湖地撥還公府缺額田、有

旨催辦、當道卒為奸吏阻抑、事竟不行。七月、遣使迎父至濟南、重遊龍洞佛峪。九月、吉撫部綸至省、君交藩篆、回糧道任。十月、

至東昌濟寧催漕。十一月、同德、校選史傳、別集未載之文爲續古文苑、將以付刊。仲弟星衡至自金陵。十二月、納金氏爲側室。

嘉慶十三年戊辰、君五十六歲。官山東督糧道。君父四歲而孤、大母許太夫人茹苦守節、撫孤成立。及君父舉于鄉、在都未歸、君年幼、乾隆二十四年請旌、合例族子申請、有司上聞。至是君馳書當道、檢舊案不得、或已遺失、或未施行、君父仍爲許太夫人請旌。四月得旨、賜建坊銀、入節孝祠。是年五月二十二日、爲君父八十壽辰、君父欲南歸省視祠墓、乃以二月中旬稱慶。吴學士鼒秉部門相國御武之與君素好及有年世誼者、製屏以祝。父即于是月歸常州、奉

贈通奉公神主入大宗祠、又奉許太夫人主入郡城節孝祠、始
至金陵祠屋。三月、君督運北上、以前後任秩滿及五運全完例
隨漕入
覲。五月十五日引
見、越二日請
訓、
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分畢、面奏以老父在籍、乞假三
月省親迎養、即邀
俞允。出京、至固安工次、視弟星衢、因晤永定陳觀察鳳翔。至張
家灣登舟。閏五月回署。六月、赴省與署任汪守爲霖交替。七月、
至金陵省父、納潘氏爲側室。八月、至常州謁祠展墓。時靖江朱

方伯勲居常州及劉學使種之、趙司馬懷玉、洪太史亮吉與君歡讌三日、並至吳門、修葺孫子祠。又擇祠西鐵佛菴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肖像以祀焉。訪友常熟、仍回金陵、立烈愍祠于王府巷。烈愍公諱泰明、建文朝爲北平都指揮使、與燕師死事、贈廣威侯、明季謚勇愍、贈象山伯。乾隆四十一年、贈通謚烈愍、

勑修表忠祠、立石主。君奉父命、與族人等仍建專祠、請官爲致祭。九月登程、再至常州、視新建西行里大宗祠。又至吳門、旋里展墓、始就道。時袁江挑濬直瀆、由陸行渡河、自郯城取道費縣、訪李桓子得犢羊井銘于縣署、因屬郭令志青訪曾點南城葬處、並潛臺子羽墓、立碣李桓子井上。十月到省、接篆回任。十一

月、至東昌催漕。是月返德、父亦自南中抵署。
嘉慶十四年己巳、君五十七歲。官山東督糧道。二月、督運北上、與弟星衢相見於河西務舟次。四月、君側室晁氏以瘵疾暴亡。晁氏金陵人、從君十三年、識字能書、生女前一年殤、因哀感成疾。君遣其柩南歸、權殯於揚州之秋雨菴。是月君自通回署。六月、吳學士鼒自晉省來安德、泛舟衛河、始有談燕之樂、越月南去。先是、與嚴孝廉可均校集所藏周秦漢晉六朝唐宋碑文為金石萃編、又採鐘鼎文字為說文翼、至是手為校定。又據嚴孝廉說文校議、條錄書傳所引說文異同、以附刊宋本小字說文之後。撰孫氏譜記、輯澄清堂文稿。君官兖沂道暨權臬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歷城者為後

世流傳之誤、曾檄縣令訪求道墓。迨嘉慶癸亥冬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知墓所在、爲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揮文謀訪視發墓、申禁樵採。祠以縣令屢更、事未施行。華亭唐載宰是縣、始捐廉以修祠室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是年恭遇

萬壽覃恩、君以少時受業同祖兄、因請以應得四品封贈封兄琳並嫂薛氏。是冬無雪。十一月、君偕兒至東昌、自省城至濟寧而返。初五日、過長清崮山驛、約縣令王華封詣五峯山祈雪。後二日過泰安、復至岱廟祈求。越三日、自任城至安德、俱得雪二

三寸、刻石記其事于岱廟碑側。
嘉慶十五年庚午、君五十八歲。官山東督糧道。四月、督運北上。總漕五侍郎宜、戴侍郎均元、招同洪殿撰瑩、譔集尚書館、成七律二首。殿撰向學於君、翼日來謁、招同陶戶部渙悅、陸孝廉堯春飲舟中。旋聞兩侍郎以東省米色純潔入奏、有洛河舟次即事七夕十首。君弟星衢於是年正月擢任永定河三角淀通判。舟還、留通判署。五月、為弟納妾李氏。五月望前回署、適同里臧文學庸應順天試過安德、謁君、下榻踰月、與君及洪君同校管子。此書多古文古義、世鮮通者、將刊以傳之。君以向所撰皋陶謨義疏授臧君、跋其後云、此篇以史記參定。古今文詮、變曰為受、於是及引說文刪即領頌之類、說極精、宜早成全書、以惠來

學。又屬臧君復勘天官考証。此書本君手自撰輯、前歲臧君續成之。君又偕管君同采輯周秦兩漢舊義爲尚書義疏稿、畢君以田遺自東昌來祝君父壽、見臧君管君極相契、爲平津館一時佳話。

嘉慶十六年辛未、君五十九歲。正月、弟星衢調任北運河楊邨通判。三月、督運北行、奉父至弟署。時君病氣痛、時發時止、交糧既畢、即從陸路馳歸楊邨。四月上旬、與弟泛舟侍父並親串眷屬等由白河至爲壩、風日晴好、嚴尉鈺爲作白河聯舫圖。五月、回至德州。七月引病。十三日酉時生一男。十八日交卸、廿六日登舟南歸。重九前一日先抵金陵、眷屬等十一日亦至、寓五松祠。十月、移居治城東麓烈愍祠。十一月、偕弟星衢歸里祭埽、直

至吳門。回自丹徒、登焦山、遇雪信宿、過臘八日始歸。遂顧君廣圻至寓、校訂古籍。已上張紹南撰。已下江寧王德福續撰。

嘉慶十七年壬申、君六十歲。在金陵。值方督部維甸家居、姚比部鼐、石殿撰韞玉皆主講省城書院、多文藝之事。四月、侍父旋里、直至吳門、歸刊成續古文苑、平津館書二集。十一月、復至吳門、遂往揚州、至臘月歸。

嘉慶十八年癸酉、君六十一歲。四月、自金陵至吳門、遂往雲間修松江府志、同朱太守溁泛舟三泖湖。五月、在吳門。六月、歸金陵。十月旋里、至吳門、因病即返。是年與方督部維甸、鮑觀察昌校刊抱朴子內篇。

嘉慶十九年甲戌、君六十二歲。三月旋里、至吳門。四月、歸金陵。

七月、至揚州、鹽政阿公聘校刊全唐文。十月旋里、至吳門。十一月、歸金陵。先是、君爲尚書古今文義疏、擬稿屢年、至是成書。君先又與從子壻龔慶、族弟星海輯録孔子集語、至是屬嚴孝廉可均重加蒐補、編次成書。嚴孝廉爲之序、君自擬進呈表草。

嘉慶二十年乙亥、君六十三歲。三月旋里、至吳門、遂至揚州。五月歸金陵。九月至揚州。十一月旋里、至吳門、尋歸金陵。十二月十九日、集金陵詩人于五畝園、爲東坡生日、懸畫象致祭。君爲詩以紀其事、即用東坡登蔣山韻、與會者二十一人、皆有詩。是年、孔子集語、尚書古今文義疏刊成。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君六十四歲。主講鍾山書院。二月、與嚴孝

康及弟星衍撰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父再逢鄉舉盛典、經前安徽胡撫部克家奏、奉恩旨重赴鹿鳴宴。吳學士鼒自揚州來、與君陪侍賓筵。從子壻龔慶中式順天榜第二十八名舉人、集同譜百人、各賦詩以紀其事。十月旋里、至吳門。十一月、歸金陵。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君六十五歲。主講鍾山書院。命題課士、兼問詩賦、以教勸古學、諸生執經問字者日盈于庭、與在浙時同。繼方伯昌重來金陵、同年方觀察體適調鹽巡道、相聚甚歡。余太守霈元博雅好古、摹刻吳天發神讖碑、屬君爲記。同里瞿觀察曹輯自蜀解組、亦僑寓白門、時相過從、多文讌之樂。五月、爲父預祝九十壽。吳學士鼒來金陵、撰文作屏幛、舉觴稱慶。七

月、編輯近作古今體詩刊成。九月、與弟星衡、子鐵廠等侍父旋里、至吳門。十月、歸金陵、又至揚州。十一月、復與弟星衡旋里掃墓、至吳門。歸途大寒、行風雪中兩足腫。先是、辛未歲君病肝氣痛、作止不常、積七年、每發輒數日不飲食、至是乃尤劇、自知不起。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君六十六歲。病亟、遺令薄斂、言不及私、惟以父年九十未能終盡孝養、悲不自勝。正月十二日卯時卒。二月、嚴孝廉輯君雜文之未刊者、為治城山館遺稿。

孫淵如先生年譜卷下

校記

①致：當作「至」。

②「府」上當有「知」字。

淩次仲先生年譜

清·張其錦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道光六年刊本

《淩次仲先生年譜》四卷、卷首一卷，清張其錦編撰。清道光六年宣城刊本《校禮堂詩文集》附録。

淩廷堪（一七五七—一八〇九），字次仲，又字仲子，清安徽歙縣人。少孤貧，就塾學粗識姓名，嘗學賈，年二十餘始復讀書。乾隆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爲寧國府學教授。嘉慶十年以母喪歸，歷主宣州敬亭、歙州紫陽書院講席。嘉慶十四年六月卒，年五十三。淩廷堪工詩文詞戲曲，學博儒經，尤精研三《禮》，撰有《燕樂考原》六卷、《充渠新書》二卷、《元遺山年譜》二卷、《札記》六卷、《梅邊吹笛譜》二卷、《校禮堂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禮經釋例》十三卷等，其中《禮經釋例》凡五易其稿，歷時二十載始成，最爲學人稱許。

淩氏年譜有二種：一即本譜，一爲今人陳萬鼐所編《淩廷堪年譜》，載於一九七三年《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十二期。張其錦，字酥伯，宣城人。嘗從淩氏受業多年，淩氏殁，整理鈔録其師遺文著述，付梓刊印，並編撰年譜，隨集刊行。此譜正文記載淩廷堪生平頗周至，如詳記同年進士姓名次第、友人名號事蹟、弟子姓氏，又畢録其課試諸生卷語，雖然略嫌繁複，然於考究淩氏學術源流、師門授受，皆有裨益。年譜卷首附録朱錦琮《年譜序》、阮元撰《別傳》、江藩撰《師承記》、戴大昌撰《事略狀》，譜後有張其錦跋語，亦可與年譜正文互爲校正。據張其錦年譜跋語稱，年譜始撰於嘉慶十九年（甲戌），後於道光六年（丙戌）整飾而成，附刊於《校禮堂詩文集》後。

凌次仲先生年譜序

琮既序校禮堂詩集，其弟子其錦復爲之作年譜，蓋追按事迹，分年編之，其例視行狀加詳，其體則始自唐宋間。昔先生輯元遺山年譜，與翁洗馬本間有異同，蓋年遠而考核難也。若其錦遊於先生之門者垂十年，固見而知之者也。雖然，有難焉者。夫數典而忘，子孫且然，況他人乎。師弟之道，今不古若，弟之從師，所問者名，所慕者科，有爲聖賢授受之説，且反驚爲迂怪，其心性本不相屬，雖嘗執經侍坐，已不知師之年幾何者，況他事乎。弟子過矣，夫亦由師道之不立也。先生七年而就傅，十

三而學貫、十五能詩詞、二十能古文、二十七遊京師、始習時文、三十三舉於鄉、三十四登進士第。其於天文律呂各有著述、而獨致全力於禮、以爲生人踐履之實、蓋以人之異於禽獸者在禮、儒之異於佛老者在禮、本深造自得之學、而因之以教人。故禮經釋例一書、歷二十二寒暑而卒業。當時諸公貴人一見傾心。交游半天下、而相處最久、無若儀徵阮尚書。五十三而卒、無子、尚書既以禮經釋例刊行於世、其收輯遺文、則皆出於其錦之手。在先生早知其錦爲有心人、故與言兼及生平、而其錦爲先生入室弟子、故序事能賅本末。從先生者五

十有五人、其錦則先生爲寧國府學官之弟子也、姓張氏、歲貢生。

道光六年、歲在丙戌季夏月、海鹽朱錦琮序。

次仲凌君別傳

儀徵阮宮保元撰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於歙。父文焆、業賈於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竊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慨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第。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

一年、復入都應試、不第。明年、從翁先生於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校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旣選寧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於禮經、不輟寒暑、二十餘年、著禮經釋例十三

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説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别立宫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原、崇

實新書⑪、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君雄於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嘉慶十一年⑫、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歙、病卒、年五十有三。

國朝漢學師承記

甘泉江上舍藩撰

淩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也。父文煟、字燦然、自歙遷於海州之板浦場、遂家焉。君十二歲即棄書學賈。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别裁集、攜歸、就燈下讀、遂能詩及長短句。浙人張賓鶴見其詩詞、大奇之、告之板浦場大使湯某、某敬禮之、邀君至揚州。是時鹺使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之字句違礙者、從事讎校、得修脯以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别宫調者、基於此也。久客邗江、爲華氏贅壻。與黄明經文暘、交明經勉君爲舉子業、始學作八股文③、讀五經。是時年已二十五矣。後游京師、

受業於翁覃谿學士，乃究心經史之學。乾隆戊申順天副榜貢生，已酉中式本省舉人，與庚戌成進士，銓授寧國府教授，迎生母王至學署，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母偶不懌，必長跪以請，俟母笑乃起。母沒，哀毀骨立，眚一目，而妻亦相繼殂謝，孑然一身，居恒不樂。至徽州，依程君麗仲，麗仲以師禮事之。阮侍郎芸臺服闋，復爲浙江巡撫，延之課子，得末疾，終於歙。君病時，麗仲贍以紫園，手煎湯藥，其死也，經紀其喪，擬之古人，其范巨卿之流歟。君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君卒，嘉錦兄嘉錫在海州聞訃，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爲君之承重孫。君讀書破萬

卷、肄經遂於士禮、披文摘句、尋例析辭、聞者冰釋。至於聲音訓詁、九章八綫、皆造其極而抉其奥。於史則無史不習、大事本末、名臣行業、談論時若瓶瀉水、纖悉不誤。地理沿革、官制變置、元史姓氏、有詰之者、從容應答、如數家珍焉。近時講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進之中、惟錢竹汀、邵二雲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其於詩也、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對偶之工。詩餘亦不主一家、而嚴於律。今人之詞有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

雅善屬文、尤工駢體、得漢魏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在胡稺威孔巽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弟子中最著者儀徵阮君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從君受士禮、校刊禮經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以才地矜物、恂恂君子也。宣城張君其錦、字褧伯、廩膳生、精研章句、不墮師承。聞君沒、徒步至歙、訪君遺書無所得、又北走海州、於敗簏中攟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將謀剞劂、可謂不負師門矣。嗟乎、君冷宦無家、白頭乏嗣、雖死故鄉、實同旅

殯亦生人之極哀也已。然而懷方之禮付於戚生、昌黎之文編類李漢、斯又不幸中之幸也。君久客揚州、如劉君端臨、汪君容甫諸君子以及宋君守端、秦君敦夫、焦君理堂、阮君伯元、楊君貞吉、黃君春谷、皆君之友也。援寓公之例、記於郡人之末云。

校禮堂集紀略

儀徵阮雲臺侍郎（元）定香亭筆談云、歙淩次仲與予以學討交二十年。次仲於學無所不窺、九經三史、過目成誦。尤精三禮、辨晰古今得失、識解超妙。爲文沈博絶麗。會榜受知于朱石君師、官寧國教授。奉母修潔白之養。石君師用昌黎薦士詩韻題其校禮圖、圖寄至浙、予亦用韓韻題之。次仲復用此韻見荅、比于韓門籍湜焉。

儀徵阮梅叔上舍（亨）瀛舟筆談云、淩次仲學博、家兄畏友也、讀書過目不忘、尤精于三禮之學、有校禮圖。朱石君相國用昌黎薦士詩韻題其上、學博及家兄皆有和

作。學博有禮經釋例一書、自詫爲生平辛苦有得之學。先以序目寄家兄、今錄其序于後。次仲于音樂亦自謂獨得秘奧、錢溉亭尚未通解、其一書專論此事、今并錄以俟解者。

揚州李艾塘詩人斗畫舫錄云、凌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歙縣監生、僑居海州之板浦場。以修改詞曲來揚州。繼入京師、遊于豫章、維陽。中戊申科副榜、己酉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官安徽寧國府教授。始不爲時文之學、既與黃文暘交、文暘最精於制藝、仲子乃盡閱有明之文、得其指歸、洞徹其底蘊。毎語人曰、人之刺刺言時文法

者、終于此道未深。時文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也。善屬文、工于選體、通諸經、于三禮尤深。好天文律算之學、與江都焦循並稱。焦循字里堂、稱以歙縣凌仲子、吳縣李鋭尚之、歙縣汪萊孝嬰爲論天三友。

凌次仲先生事略狀

先生姓凌氏、諱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先世自唐顯慶間有爲歙州判者、始家於歙、世居歙之雙溪。祖諱易鈞、國學生。祖妣許氏。父諱文煬、國學生、以治生僑居海州之板浦場。因元配戴氏無出、復娶王氏、生子二、長廷堯、次即先生。先生有異稟、觀書十行俱下。幼孤貧、賴兄營家計。太夫人教之讀、稍長、工詩古文及宋元人詞曲。年二十三遊揚州、金棕亭博士兆燕目爲奇人、慫恿入都。翁覃溪閣學方綱見其著述、大異之、勸習制藝、令受業于其門。時乾隆癸卯、先生年二十有七矣。遂以國子生應

京兆試、覃溪先生適爲主考官、不報。歸省、客揚州、時儀徵阮芸臺大中丞元尚因童子試中相見、遂訂交焉。華翁先祖以女妻先生、蓋相攸得之也。旋復遊京、天津牛次元部曹坤與先生相友善、即寓之學齋、日相切劘。再應丙午京兆試、又不報。愈發憤攻苦、遂中戊申京兆副車。己酉本省鄉舉、庚戌聯捷成進士。癸丑補　殿試、歸班選用。先生以太夫人將躋八旬、改就教職、尋選寧國府教授、於乾隆六十年赴任。嘉慶元年、逢　國慶典、得

貤贈祖父母、　勅贈父母、而生母王太夫人　勅封太孺人云。先生之學無所不窺、其於六書、歷算以迄古

今疆域之沿革、職官之異同、史傳之參錯、外屬之源流、靡不井然條貫。即累朝名人文章詩歌銘贊類皆隨舉、琅琅成誦、盡當代未數數覯也。自就官陵陽、尤專功於禮學。其教人必以禮、謂古聖使人復性者學也、所學即禮也。孔子言、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又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故知所學者即禮也。顏淵問仁、孔子告之者惟禮焉爾。顏子歎道之高堅前後、迨博文約禮、然後如有所立、即立於禮之立也。子思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所教者因人所當行而品節之、即禮

也。盡乎禮、斯可以復性、故所謂格物者物即禮也、所謂愼獨者亦即禮也。禮有節文度數、非空言理者可託也。此皆發前人未發之覆也。先生謂儀禮一經、悉體天命民彝之極、信非大聖人不能作。以江氏愼修儀禮釋例僅有釋服一類、復取向所自著禮經釋名一書、改名釋例、區爲八類、曰通例、飲食之例、賓客之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之例、雜例、以明同中之異、異中之同。矻矻十餘年、稾凡數易而後成焉。禮經而外、復潛心於樂、謂今世俗樂與古雅樂中隔唐人燕樂一關、蔡季通、鄭世子輩俱未之知、因著燕樂考原一書。據隋書音樂志、言燕樂

出于龜茲蘇祗婆之琵琶，然當日鄭譯猶演爲八十四調，而附會於十二管。惟遼史樂志直云燕樂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蓋以琵琶四弦，第一絃最大，爲宫聲，二絃爲商，三弦爲角，四弦最細爲羽，而無徵聲。故燕樂亦止四均，一均七調，故止二十八調，而二十八調實止十四調，以七羽合于七宫，以七角合于七商也。燕樂以夾鐘爲律本，而琵琶第一弦宫聲，又燕樂之律本也。以今樂準之，如上字配宫聲，尺字配商聲，工字配角聲，凡字配變徵，六字配徵聲，五字配羽聲，乙字配變宫，合字配下徵，四字配下羽，則今之用字譜而成調，即古樂之用

五聲二變而成音。先生自謂孤學獨鳴、無師無友、爲宋以來講樂家所未悟者也。近世通人多精於書數之學、若言禮樂而得其精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名播海宇、識與不識、靡不重其學行。自座主德定圃尚書、王文端公、朱文正公外、如錢辛楣宫詹、王懷祖給事、程魚門編修、謝蘊山中丞、孫淵如觀察、汪容甫明經諸公、不可悉數、而得覃溪先生爲師、芸臺先生爲友、尤知己之最者。余自乾隆丁未入都、即耳先生名、後獲覿面、隨各南旋。嘉慶二年丁巳、余在省垣投劾、值石君夫子再撫皖、先生自寧郡來謁、得其數晨夕者半月。六年、余補授宣城

學、幸與先生共事一方、時相過從、聆盍良多。逾年、長子揚輝出都來署、卽命受業其門。先生嘗語余曰、我於時文半路出家。余笑謂、半路出家、今竟作開山祖師矣。蓋先生中副車、不曰如之何一節題文、自後仿效其體者輒多獲捷故也。先生論古文、則以騷選爲正軌。詩則不分唐宋、但論正變、以元遺山爲宋後一大宗。又國朝排擊宋儒者毛西河爲最、戴東原次之、而先生則謂二君之論宋儒、猶未能搜其根而擣其穴云。乙丑歲、王太夫人年九十卒、先生奉柩回歙。時寧郡曾子山太守銓爲先生同年、來歲敦請主講敬亭書院、獨來蕭齋、鬱悶

無聊、與余往來無少間、卽除日猶相對至舉燭方散。外人頗謂先生盛氣不可犯以非禮、余聚首六載、見其肔事慈闈以孝、待朋友以直、接後進以誠、眞能以禮律身者、夫豈阿其所好哉。丁卯春、當道又延爲徽郡紫陽書院山長。初、先生回歙、程也園吏部振甲以別墅館之、命其次子洪溥字麗仲從學。戊辰歲芸臺先生延至杭州節署、誨其少君、故先生著作多載受業儀徵阮常生、婺源戴瑒輝、同邑程洪溥等全校云。嘉慶十四年四月、先生自杭州回歙、倏於六月初一日晚膳席間偶一傾跌、扶起遂不能語、四更後痰湧而卒、距生于乾隆二十

二年丁丑八月二十日、享年五十有三。先是、術者謂先生運行在甲不吉、然乙丑春先生之兄卒於學署、夏又丁太夫人憂、而淑配華孺人於九月隨逝、卽一僕亦死、僅存側室張氏、可謂劇矣。乃迄今五年、天復奪之算、豈不悼哉。昔漢鄭康成夢孔子謂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其年六月果卒。先生一生服膺後鄭、今歿亦以己巳六月、豈眞所謂歲在龍蛇、賢人災者耶。先生歿于歙之旅寓、襄喪事者程易田先生、畢君子廉、程君麗仲、暨郡學博夏君朗齋鑾。以先生無子、胞兄有子二人、長嘉錫、字晉昭、次嘉錦、早卒、因卽以嘉

錦爲先生嗣、又即以嘉錫之次子名德繼嘉錦爲先生承重孫。其弟子宣城張廩生其錦、字聚伯、從先生遊最久、績學砥行、克守師說、聞訃即徒步往歙。余亦命次子揚廷訃弔。是時晉昭已卒、名德自海州來奔喪。今年夏葬先生於歙之梅山。晉昭比來余署、聞其欲還居海州、因泠然告之曰、立後者所以爲祭掃計也。劉君家自父以上墳墓皆在歙、今海州離此幾二千里、每歲掃荊榛而供麥飯、寧不疎且曠乎。余又寓書于歙之親友、使勸止之。而晉昭泣曰、是固然矣、但貧無立錐、難以驟遷、惟每歲展墓、亦如先君先叔在時、可乎。乃攜名德與先生

側室張氏并藏書數千卷、去之海州。裴伯懼先生著作散佚、將往海州校輯、余極嘉之、遂于初冬啓行、檢理遺稿以歸。編成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元遺山年譜二卷、燕樂考原六卷、劄記若干卷。其禮經釋例十三卷、芸臺先生業已刊播。燕樂考原、裴伯現在付梓。予將抄其文集、令揚輝校刊焉。嗚呼、今距先生之歿已年餘矣、余羈於冷宦、揚輝亦以一官匏繫山右、故歿不能撫其喪、窆之未及臨其穴、眷念宿草、奚啻腹痛。余固不足表揚先生、但有難已于懷者、爰略撫其始末、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爾。

旹嘉慶十有五年庚午季冬、門愚弟婺源戴大昌謹狀。

次仲先生校禮圖

聖道燦著、六經從同。以禮實之、乃悉貫通。舍禮說理、流獘無窮。七百餘年、異學相蒙。襲漢或雜、沿宋則空。我師於道、樞得環中。昔侍禮堂、坐挹春風。今展遺象、筆類化工。

受業張其錦敬摹寫并題、

宣城後學詹允翊敬書。

校記

①崇實新書：江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戴大昌《淩次仲先生事略狀》均作「充渠新書」。

②嘉慶十一年：當作「嘉慶十年」，見後《年譜》正文條。

③八服文：當作「八股文」。

淩次仲先生年譜卷一

受業宣城張其錦編輯

先生姓淩氏、諱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江南徽州府歙縣九都七啚人。淩氏出自周官凌人之後。先生嘗自謂受氏之由、當據通志以官爲氏、而字則當據廣韻從水作淩、以廣韻於水旁淩字下注明引吳將淩統爲證也。淩氏之見史傳者、始於吳志偏將軍父子。而歙之淩、則始於安、生於餘杭、唐顯慶二年任歙州判、卒於官、遂家於歙之雙溪、爲遷歙始祖。再傳而有東支西支之分、其後裔散處、或富春、或休寧、或宣城、或

饒州、或歙南、總以雙溪爲大宗。傳三十三世子任、字肩吾、明萬曆壬午科舉人、歷任上海縣教諭、江西龍泉縣知縣、山東濟南府通判、直隸順德府通判、廣西平樂府永安州知州。著有白雪樓藁四卷、政拙編二卷、永安州志六卷、族譜十卷。子任生坤元、字宗一、邑庠生、著有長松室穩香舍二稿、先生之高祖也。曾祖濟生、字方平。祖易錡、字松友、國學生。昔先生嘗語其錦曰、先大父少任俠讀書、好奇計、騎射馬矟皆絶倫。恒往來江淮間、遂寧張文端公總制南河、甚重之、數爲陳河工利弊。文端欲延之幕下、辭不就、但過從談

說而已。後遊塞上、客寧遠大將軍岳威信公所、嘗以準噶爾策干岳公、岳公猶豫未即用、遂辭歸、終老於家不復出。父諱文熤、字燦然、國學生。自高祖以下、皆隱德不仕。燦然公以謀食至海州之板浦、依外祖許君世貞、遂家焉。厥配戴孺人無子、復娶王孺人、生子二、長廷冀、字致堂、一字華峰、爲人孝友和睦、有古人風。次即先生也。

又先生從叔曾祖諱潤生、以布衣從族叔河南巡撫諱駉、有殉難歸德事。謹案、　御批通鑑輯覽於順治二年三月、特書我　大清兵定河南、進取歸德、巡撫

御史淩駉及其從子潤生死之。華亭王氏明史藁福王傳載之甚詳。甲申春三月、京師失守。五月、福王監國於南京。辛丑、兵部主事淩駉起兵東昌討賊。九月丙申、以王之綱充總兵官、掛盪寇將軍印、鎮守河南、淩駉聯絡河南北直。順治二年春正月乙酉朔、福王居南京。癸巳、命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淩駉防守虎牢。三月丁未、我　大清兵取歸德、巡按御史淩駉及其從子潤生死之。此即顧亭林氏哭楊主事詩所謂我慕淩御史、倉卒當絕吭也。汪堯峰氏江天一傳亦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淩公

駉與金僉事公三人。而顧詩汪文皆舉駉不及潤生者，蓋卑統於尊也。其錫於嘉慶已巳秋往歙之雙溪，見淩氏宗祠之外别有六忠祠，所奉祀者宋待制公唐佐、明太常公子儉、尚書公義渠、侍郎公駉、御史公潤生、刑部公世韶。并有六君子傳，詳其忠節始末，而他以科目文辭著者不得入焉。其族風尚大抵以忠孝爲本，子孫之風尚如此，而祖宗之遺澤從可知矣。先生生我　朝文治極盛之際，其學之博大精純，世盡知之，求聖人之道而實之以禮，尤千餘年未發之覆。昔揚州江鄭堂先生序先生文集曰，君學貫天人、

博綜邱索，繼　本朝大儒顧胡之後，集惠戴之成，豈阿好哉。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日巳時，先生生於海州之板浦場寓宅。

先生二十生日作歌七首，序云：日躔壽星，月離鶉尾，吾降値焉。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二歲。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三歲。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四歲。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五歲。

太公燦然先生示以堂匾聯對之類，先生即應聲對曰某某。試以鄰居戚友所常往來之家者亦然。蓋見人讀而從旁默識之故也。見者皆驚其有宿慧云。

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六歲。冬、丁燦然公艱。燦然公生於康熙丙戌七月十五日未時、卒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時。

二十八年癸未、先生七歲、始就塾讀書。

儀徵阮雲臺宮保撰次仲淩君別傳云、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是年次姪嘉錦生、大姪嘉錫長先生一歲。

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八歲。

三十年乙酉、先生九歲。

三十一年丙戌、先生十歲。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十一歲。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十二歲。

海州程時齋太學枚庚午冬與其錫書有云、乾隆戊子余年二十、閱鄭氏書塾中有同鄉淩氏子、年十二、慧甚、日讀百行。

三十四年己丑、先生十三歲、學賈。

先生嘗曰、某六齡而孤、貧無立錐、賴兄致堂營生養母。次年始就塾師讀書。十三歲即以家貧棄書學

貫六經未之全讀也。阮公撰別傳云、就塾師、廣記姓名而已、去學賈江鄭堂先生　國朝漢學師承記云、君年十三、即棄書學賈、皆紀實也。夏、丁嫡母戴太孺人憂。戴太孺人生於康熙已丑正月初七日子時、卒於是年四月二十五日未時、葬濟生公墓側。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十四歲。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十五歲、能詩及詞。國朝漢學師承記云、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之、即能詩及長短句。先生乙巳年學古詩有云、十五學吟詩。

三十七年壬辰、先生十六歲。

錢塘張堯峰先生賓鶴至海州板浦、寓楊鐵星鉄含滄書屋、見先生詩詞、大奇之、示以詩法。丁酉寄懷張雲汀先生詩云、憶君在海上、授我爲聲詩。謂我下筆古、有若屈宋辭。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十七歲。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十八歲。

先生詩集始於是年、存靜女吟以下四首。

四十年乙未、先生十九歲。

吳郁洲先生恒宣修雲臺山志、聘先生襄其事。吳公嘗作雙仙記、義貞記傳奇。先生謂詞曲雖小道、亦音

律中之一端、於是兼留心於南北曲之學。是年詩存和酌亭彈琴見憶以下七首。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二十歲、能曲及古文。

傳譜作傳奇、取少陵事附之、名曰一斛珠。歲在丙申、先生一斛珠傳奇序云、余友程君時齋取曹鄴梅妃始屬草焉。時余在海上、時時過相商定、未二年各以事他去。又長安春望圖序自注、丙申二月。故於是年以能曲及古文著之。詩存牛墩河以下十四首。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招海客辭序云、僕本歙人、生於海上二十有一

年矣。思歸不可得、乃擬楚人作招海客辭以自慰。李問原秋郊小獵圖序、秋日西莊小集序亦作於是年。詩存題羣仙渡海圖以下六首。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二十二歲。

先生論古文、以騷選爲正宗、於是作祀古辭人九歌。遊附山、尋秦東門遺址、作秦東門銘。賣癡獃文亦在是年。所日與往還者程時齋、序堂、琴仙、春生、松秋、蘊光、李問原、章酌亭、吳牖雲、松屏、黄小松、沈德秀、方方山、李鉏景、張秋崖、德圖、松泉、許石園、香溪、書谷、羅守溪、詹香嵓、周蘭坡諸君。詩存送許香谷歸里以下十

五首。

四十四年己亥、先生二十三歲。始志於學、出遊、客儀徵。二月初一日始出遊、以中表許崧陽明府執中時爲儀徵稅課司大使聘也。先生辨志賦序云、某春秋二十有三、托跡濵海、抱影窮巷、爲賈則苦貧、爲工則乏巧、心煩意亂、靡所適從。用是慨然有向學之志焉、乃爲辨志賦以自廣、求聖道於六經。雲臺先生撰王太孺人壽詩序云、太孺人曰、汝爲賈而恥與人爭利、恐難成、宜從事於學。然學非蘄爲博士弟子之謂也、必通經立行、爲古之儒焉。且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吾有汝兄侍養、汝其遊四方就師友以成之。於是次仲乃挾書出遊。是年作擬連珠詰叢桂辭、吳志伊十國春秋跋、擬西楚霸王廟碑。詩存别家以下五十四首。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二十四歲、客儀徵。

冬十月、自儀徵回板浦、同兄廷堯、姪嘉錫扶煥然公柩歸歙。十二月、與祖父松友公柩、祖母許太孺人柩合葬於梅山汪家地。祖父生於康熙庚戌九月初一日未時、卒於乾隆四年己未十月二十五日子時。祖母生於康熙己酉九月十一日卯時、卒於乾隆六年辛酉六月初十日申時。是年作魏文帝賦詩臺賦、鄔覺庵詩序、書唐詩殘卷後、

十六國名臣序贊詩。存送方竹樓之潤州以下二十八首、阻風青山以下皆歸歙途中作。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二十五歲。春、自歙由杭回板浦、客揚州、撰元遺山先生年譜初稿。

正月十六日、自歙由杭州回板浦。二月初一日、應鹺使伊公之聘、客揚州。先生手鈔諸經跋云、乾隆庚子冬、兩淮巡鹽御史長白伊公齡阿奉　旨刪改古今雜劇傳奇之違礙者。次年屬余襄其事。客揚州者歲餘。吳人孝廉李勉伯先生廼　贈余詩、有莫將椽似筆、顧曲誤垂名之句。於是感其言、取諸經就枕上觀覽、

同人或阻之，乃自課以手鈔代讀。案曩日館中同事者，總校甘泉黃秋平文暘、江寧李理齋綬，分校先生及海州程時齋枚、丹陽荆玉樵汝爲，委員淮北分司漢陽張瑤村轅，板浦湯大使長洲湯亮齋惟鏡，經歷查公廷佩，他如揚州朱二亭箕、羅兩峰聘、李艾塘斗、張登封宗泰、仇戴南俶、張筱軒海觀、朱崔巢炫、柳東翠夢鴈、周光羽鴻、葉英多承福、林鐵簫李、汪損之錫維、閔蓮峰華、儀徵方竹樓元鹿、趙雪篷參、汪繡谷文錦、陶鏡堂鑑、石野堂椿、李小梁灝、高郵金畹芳蘭、秦州宮霜橋國苞、黃竹亭廷垣、通州陳小山模、如皐管

蘆曰廣文濤、丹徒唐西美玉、法辛侶嘉燕、丹陽荆葯田貢、溧陽史明亭應璧、武進岳澹園肇基、陽湖褚容船邢慶、金匱王春明灝、華杏村光祖、筱塘熙、宜興萬華亭應著、吳縣惠雅南承緒、長洲宋椒園使君道南、江寧李桐宇廣文紘、翁桐軒廷儀、山陽金午橋孝廉培、朱實齋棶、程緜山崔年、潘桃溪源、淪川渭、胡肇先裕來、沭陽吳南畇中翰白華、桐城劉學海濤、歙縣吳暮橋魯、汪劍潭學正端光、謝未堂侍郎溶生、葉詠亭天賜、洪麟書瑞、方鑑亭世陞、汪鯤颺燠、汪古香桂、休寧金翼庵別駕忠沂、黟縣汪石蘭廣文燾、涇縣朱立

儒藏

堂森桂、全椒金棕亭博士兆燕、退谷璉、篠村臺駿、盱
眙江灝西使君沆、天長林庾泉道源、奉天鄂覺庵佛
保、郎鈕月兆夢、長白年汝鄰王臣、天津張桂岩賜寧、
錢塘孫熙堂咸、程對山升元、黃小松主簿易、詹倫表
惟英、錢袖海東、嘉興王蔗鄉馨、張恭初惟敬、陳東暘
天遴、石門陳桐嶼洽、蒞江夢桂、烏程沈少約國棟、周
方旭夢旦、沈文若錦春、歸安嚴雲舟文彝、山陰童二
樹鈺、會稽王裕民光涵、王梅壑忠拔、王敬輿嘉年、沈
參軍錦林、漢陽張秋堂主簿承清、大定劉白沙使君
文清、奉新徐九長孝廉日吉、及尺五樓林歲成、鄒文

奎詹石琴、楊集古、吳葭薌、張竹軒、汪贊庵、史倬齋、解荻洲、孫詩廷、江虞川、陳樟亭、周允中諸君、皆已亥至壬寅四年中竹西同遊者。是時阮宮保纔應童子試、與先生稱莫逆交、故撰王太孺人壽詩序云、乾隆辛丑、與元訂交於揚州、問學相長、各期東身修行、少有所表見於世、以無忝所生。是年作擬王琳討陳檄文、金衍慶宮功臣贊、族曾祖蒼舒先生手札跋、書宋史史浩傳後、黄氏通史發凡後、復章酌亭書。詩存深渡以下十四首、深渡至過杭州、自歙往杭途中作、過平望以下、由杭回海州途中作。

四十七年壬寅、先生二十六歲。春夏客揚州、季秋始入京都。

初、金棕亭先生與先生相見於揚州小玲瓏山館、目爲曠代奇才。是年秋、圖直指（明阿）撤去詞館、因慫恿入都。湯亮齋明府適值轉餉、先生遂受其聘偕行。九月二十八日到京、同縣程戢園編修（晉芳）極器重之、大興翁覃溪洗馬（方綱）見所作詩古文辭及他撰述、歎曰、此不朽之業也。戢園先生擬薦之汪編修（如藻）校修一統志、而覃溪先生因其門生桐城章君（維垣）新派四庫館總校、又薦之爲其校書。戢園先生亦勸

就焉。是年作謝金棕亭博士惠鱗魚蒸餅啟、謝翁覃溪師贈戴氏遺書啟。詩存錢塘廉吏行以下四十首。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二十七歲客京都、始習時藝。夏、援例入成均。秋初應京兆試、不第。冬、回板浦省親。

春二月十八日、覃溪先生令受業習時藝、覃溪先生於鄉會兩榜外無門生、蓋特奇異之也。夏四月三十日、援例入成均。秋初、應順天鄉試、不第。是科主試者即覃溪先生也、而先生下第、真有命存焉。先生學勤齋時文自序云、癸卯客京師、洗馬大興翁覃溪先生見某所作詩古文及他撰述、大嗟異、問奚不應試。某

以幼未嘗學時文、且不知理法爲對。先生驩然曰、子蓋爲村夫子之言所誤矣。夫古今文一而已、豈有二理二法哉。乃取案上文數篇示某曰、此時文也、寧有異於子所云乎。乃易之學。於是遂受業於先生之門、援例入成均應試。是年主京兆試者即先生也、而某以文不合格下第。○二月二十一日後、館於滿洲慶敬齋主事格家、受業者繼誠、吉昌、毓秀。自壬寅入都以後、名公鉅卿通儒雅士時在都中者、如餘姚邵二雲編修晉涵、興化任子田禮部大椿、高郵王石臞工部念孫、歷城周書倉編修永年、錢塘吳穀人編修錫

麟、滿洲吉竹坪祭酒善、閩縣葉毅菴學士觀國、湖口
周駕堂編修厚轅、丹徒鮑雅堂中書之鐘、欽州馮魚
山編修敏昌、祁陽陳璐次比部山琨、泰州錢秋浦孝
廉蓉、興化李蕙圃孝廉晉垿、無錫顧容莊孝廉鈺、顧
鯉門孝廉訓學、鳳陽孫飲香孝廉是臧、解州宋芝山
上舍葆淳、長洲胡眉峰上舍童、廣德吳景李拔萃嘉
植、富陽羅艾堂上舍俊、丹徒張平伯秀才秉鈞、桐城
張浣亭上舍裕巽、滿洲吉穀少福、及穀之、履之。又趙
貢夫九鼎、任田農大椿、吳涇陽授兌、孫淵如星衍、張
庚銅塤，時亦在都。國子監司業鄒公炳泰、崇志堂學

錄常公循暨同鄉刑部陝西司主事余公德澤、程魚門編修晉芳、洪素人比部朴、洪桐生中翰梧、朱滄湄中翰文瀚、鄭鼎峰御史曦、江漪堂中翰璉、程蘭翹編修昌期、吳桐初晉、程彝齋敦、程觀瀾兆熊、洪石農範、胡樹思梧實諸君、悉愛重納交、而先生亦遂因之互相資益焉。居京數月、名噪一時、都中莫不知有先生矣。後官吾郡、其錦從讀四庫提要并簡明目錄等書、因請問紀曉嵐先生時在都否。先生曰、在都、惜曇日未嘗請見也。後先生嘗自歷舉多見海內學者、亦以未見紀文達公爲憾云。九月二十二日出都、回板

浦省親。是年詩存題吳上舍讀易圖以下七首。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二十八歲。春、客揚州、娶華孺人。秋回板浦、冬再入京都。

揚州汪容甫先生中、其論學最惡宋儒、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寧人氏、德清胡朏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寧戴東原氏、以為　國朝六大儒、於時流恒多否而少可。及與先生相見、辨論古今、深為折服、手書一十六人姓名示之、嘉定詹事府少詹事錢曉徵大昕、江寧府學教授錢學淵塘、陝西候補直隸州州判錢獻之坫、廩生金其

章曰追、附生李生甫賡芸、長洲布衣江艮庭聲、江國屏藩、江浦副貢生韓紹眞廷秀、陽湖進士莊保琛述祖、歙舉人程易田瑤田、修撰金輔之榜、寳應舉人劉端臨台拱、高郵進士李孝臣惇、餘姚編修邵與桐晉涵、曲阜檢討孔撝約廣森、仁和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召弓文弨。曰、此皆海內通人也、與吾夙相交契者、今得君、合十有七矣。遂介交江國屏上舍、幷示孔檢討所撰林編修誄及元武宗論二篇。春三月、華君光祖以長女妻先生。秋、先生以華孺人歸板浦。嫂氏汪孺人卒、先生謂伯兄曰、嫂氏在世、艱苦備嘗、身後事不

可草草。娘氏生於雍正乙卯九月初七日亥時、卒於是年四月十四日未時、葬海州板浦鎮西。

冬、張堯峰先生往山東巡撫明公署、先生與之偕行入都。是年專志禮經、作七戒。再晤阮公於揚州、作後大鵬遇希有鳥賦及周易述補序、蜀岡餞別詩序、上洗馬翁覃溪師書。詩存甲辰二月至揚州金椶亭先生招飲以下五首。

五十年乙巳、先生二十九歲。客京都。

寓天津牛次原先生學齋。次原名坤、戶部師竹先生子也。識先生於貧困、待之如同胞兄弟。在其學齋習時藝、每月四課、文成必呈覃溪先生改正。是年考取

一等、入監肄業。本堂老師常公循、山陽人、戊子舉人。司業運時帆先生、本名運昌奉　旨改名法式善。二月初七日、　皇上臨雍講學、隨班接　駕聽講、恭紀二十韻進呈。二十一日、領　賞綠紬一疋。三月十五日、領　欽賜銀一兩。是年作學齋二歲詩存恭紀以下二十三首。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三十歲。客京都。再應京兆試、不第。

冬、回板浦省親。

乙巳丙午客京都、同在學齋習時藝者、亦原先生及同縣胡樹思梧實、皆於丙午科中式、而先生獨下第。

覃溪先生曰、子之文可中而不中、蓋天之所以厚子也、子必勉之。兩年間、曲阜孔顨軒先生廣森、偃師武虛谷先生億時亦在都、相與訂交、講學論文、氣味最洽。自甲辰以來、知交日衆。在揚州時又有鍾蔵崖懷、何春林孫錦、江定甫安、秦敦夫恩復、汪晉蕃光爔、焦里堂循、李濱石鍾泗、史望之致儼、歸安陳君文煜。在都有檀公燊、王解元有年、牛擢雲、劉古三、鄭秋浦、李載園、呂星垣、方藕堂、陸以寧、龔石春、趙渭川、張鄂樓、方道坤、黃左軍、章寶齋、朱少白、周采巖、葛菱溪、唐柘田、談階平、林嘯雲、喬莘農、葉曲臺、褚希之、趙石泉、江

六瑤、羅斯翁、翁玉階、翁宜泉、胡敬仲、戴祖啟、俞金門、琢瑄諸君，詩酒往來，極一時友朋之樂。詩存送李載園明府之官保定以下六首。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三十一歲。春客揚州，夏客南昌，秋往河南。是年撰禮經釋例初稿。

覃溪先生督學江西，以書招佐衡文，遂於三月初自板浦起身。時南康謝蘊山先生啟昆爲揚州太守，覃溪先生房首也，一見遂定交焉。五月，同舟至南昌，客學使署，佐閱南昌府屬生童卷畢，移寓謝公所。時鉛山熊蔚亭太守枚、臨川李進士宗瀚、東鄉吳秀才嵩

氣、武進蔣修隅知廉、修竹知節、桐城胡洛君虔諸君咸在南昌。八月初、由漢口往河南、客畢秋帆中丞節署。是年作九慰、答牛次原孝廉書、與阮伯元孝廉書、孔檢討詠。詩存小孤山以下三首。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一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受業宣城張其錦編輯

五十三年戊申、先生三十二歲。春客河南、秋入京都。三應京兆試、中副車。冬、回板浦省親。

畢秋帆先生每歲十二月十九日置酒高會、爲東坡作生日。丁未冬以病不果、於戊申正月補爲之。時在座者先生及吳竹嶼舍人、張吾山廣文、唐拓田進士、方子雲布衣、洪稚存博士、徐朗齋孝廉、朱秋巖明經、沈春林上舍、王石華藕夫二茂才也。漢軍李香林如蘭、長洲朱念莪上舍淳時亦在河南。是年預行正科

鄉試。秋、由河南入京都、三應順天鄉試、中式副榜第十名。正主考禮部尚書德保、字定圃、姓索綽羅氏、滿洲正白旗人、丙辰舉人、丁巳進士。副主考禮部右侍郎鄒奕孝、字念橋、江蘇金匱人、癸酉舉人、丁丑探花。工部右侍郎管幹珍、字松厓、江蘇陽湖人、丙子副榜、己卯舉人、丙戌進士。第四房同考官內閣中書張虎拜、字錫山、號嘯厓、直隸天津人、己丑進士。同房中式者第六名潘本郊、字庠伯、江南無錫人。十九名汪滋畹、字蕙庭、江南休寧人。二十五名王宗誠、字中孚、江南青陽人。三十七名宮秉鑑、字審唐、江南泰州人。五十九名姚杰、字邁人、浙江會稽人。七十六名段達和、

字蓉泉，江蘇武進人。一百二十七名朱鳴鳳，字桐雨，浙江海鹽人。一百五十名蔣光祖，字竹史，江南常熟人。一百六十六名呂彩，字江華，江南儀徵人。一百八十一名諸葛隄，字顧之，浙江蘭溪人。一百九十一名吳芬，字香林，江蘇宜興人。二百六名詹應甲，字巽甫，江蘇。副榜第十名先生，副榜第十九名蔡世㥞，字爾攄，湖北監利人。頭場四書首題子曰不日如之何一章，次題小德川流二句，三題堯舜之知三句。詩題賦得六藝道德本，得行字。先生首藝主陸賈新語慎微篇，以春秋時事點綴成篇，文最博麗。曾西井明府謂爲時文家別開門徑是也。後先生歸歙，主紫

陽講席，索觀者衆，遂重爲付梓，自記曰：此文爲房師張嘯厓先生所薦，座主德定圃先生甚賞之，已登前列。尋有言其踈弛者，久之始改副車。庚戌，歸安張蘭渚同年師誠以吏部郎左遷中書，循例請會試，在哲昆鄂樓彤書齋見余此文而愛焉，謂爲前此所未有。未幾入場，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題，竟效爲之。榜發，遂以第七名獲儁，而余亦於是科成進士。去余中副車時僅一年許也。乃戲作二詩柬之：文章毀譽信悠悠，嗜好從來豈易投。同是人間不龜手，一洴澼絖一封侯。流俗紛紛愛抑揚，大憝大好亦何妨。寄聲鄉曲

拘虛子、拭眼重看古戰場。又京官六品以上例不準鄉會試、而蘭渚官吏部者數年、因降調、復舉禮闈入翰林、亦爲前此所未有也。并記於此、以備他日掌故云。冬、回板浦省親。應板浦場李使君汝璜之聘、與海寧張集堂光湜、吳興沈吉甫燾日逐唱酬。是年作登鄴城臧、大梁與午次原書、倉頡廟碑詩存杏花以下三十首。

五十四年己酉、先生三十三歲。舉本省鄉試。

春、里居不戒於火、太夫人陷於室內、先生冒火入、背太夫人出、母子毫髮無損。見之者悉歎曰、非孝感不

如此。三月、自朐浦往湖北、復客儀徵。秋、應　萬壽恩科江南鄉試、中式第一百四名舉人。正主考內閣學士胡高望、字希呂、浙江仁和人、癸酉舉人、辛巳榜眼。副主考吏部考功司主事賀賢志、字虛齋、直隸遷安人、庚子舉人。第十三房同考試官潁州府蒙城縣知縣劉士煌、字鍊齋、廣東饒平人、己亥舉人。同房中式者第五名施廷柱、字贊清、江蘇通州人。第五十四名張煥、字敬輿、江蘇江陰人。第六十名吳眉、字登如、安徽桐城人。第九十一名劉時、字易儋、江蘇山陽人。第一百四名先生副榜第四名樊卓、字江蘇崇明人。副榜第十五名汪桐。字江蘇太倉人。頭場四書首題務

民之義二句、次題書同文、三題夫義路也至小人所視。詩題賦得重與細論文、得和字。試前見安徽學使秦端厓先生（瀛）、秦公謂戊申分校北闈、見先生文與莊公通敏其相激賞、深以南人不閱南卷爲惜。是年、兄孫兆渊生。詩存牛揮雲太守宣石假山以下五首。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三十四歲。成進士。

春二月初二日、自板浦起身、由陸路進京、寓次原先生學齋。應　萬壽恩科會試、中式第四名。大總裁東閣大學士王杰、字偉人、癸酉拔貢、已卯副榜、庚辰舉人、辛巳狀元。副總裁工部右侍郎鄒奕孝、（字里、科第見前。）吏

部右侍郎朱珪、字石君、順天大興人、丁卯舉人、戊辰進士。第十房同考試官國子監助教沈維坤、字義溪、浙江德清人、己亥舉人、甲辰進士。同榜中式者第一名朱文翰、字屏玆、號蒼湄、安徽歙人。二名陳登泰、字浙江仁和人。三名辛從益、字謙受、號筠谷、江西萬載人。四名先生、五名陳頊、字立凡、號笠飄、順天宛平人。六名李賡芸、字生甫、號蘇齋、江蘇嘉定人。七名張師誠、字心友、號蘭渚、浙江歸安人。八名方體、字道坤、號茶山、安徽歙縣人。九名陳之綱、字惇三、號烜峯、浙江鄞縣人。十名許作屏、字　號臺山、福建侯官人。十一名黃洙、字依宣、號澹人、江蘇甘泉人。十二名趙睿榮、字守能、號蓮畦、浙江東陽人。十三名德文、字蔚之、號梓園、滿洲正白旗人。十四名石韞玉、字執如、號琢堂、

江蘇吳縣人。十五名齊嘉績、字衣聞、號雲橋、直隸天津人。十六名劉敬熙、字　號　江西南康人。十七名霍來宗、字瑞堂、號輯五、四川巴縣人。十八名邢澍、字雨民、號自軒、甘肅階州人。十九名韓廷秀、字紹貞、號介堂、江蘇江浦人。二十名戴敦元、字士旋、號金溪、浙江開化人。二十一名黃鉞、字左君、號壹齋、安徽當塗人。二十二名錢福胙、字錫嘉、號詠堂、浙江嘉興人。二十三名陳希祖、字敦一、號玉雍、江西新城人。二十四名趙未彤、字六嵒、號序堂、山東萊陽人。二十五名葉繼雯、字桐峰、號雲素、湖北漢陽人。二十六名洪亮吉、字君直、號稚存、江蘇陽湖人。二十七名盧元偉、字特夫、號西津、江西南康人。二十八名王治模、字範之、號梓堂、奉天寧遠州人。二十九名王謨、字恒甫、號晴庵、順天涿州人。三十名麗士冠、字正南、號鹿圃、山西文水

人。三十一名白守廉、字　號　河南河內人。三十二名陳鴻賓、字漸逵、號墨門、廣東南陽人。三十三名錢學彬、字采南、號質夫、雲南昆明人。三十四名羅廷彥、字孟淳、號湘洲、湖南衡山人。三十五名桂馥、字冬卉、號未谷、山東曲阜人。三十六名張桓、字子善、號人愚、浙江桐鄉人。三十七名張時霖、字子濂、號石樓、江蘇清河人。三十八名鄭大謨、字孝顯、號青墅、福建候官人。三十九名胡先聲、字駿夫、號希齋、安徽涇縣人。四十名王定柱、字　號　直隸正定人。四十一名保麟、字子艮、號九峯、江蘇通州人。四十二名葉大觀、字巨賓、號蓮山、福建羅源人。四十三名端木煜、字星坦、號敬齋、江蘇江寧人。四十四名鄧蓀醇、字睦民、號松疇、順天大興人。四十五名陳崔鳴、字殿頌、號茗仙、江西寧州人。四十六名恩普、榜名謝垂音白

裕特氏、字夢符、號雨堂、滿洲鑲藍旗人。四十七名朱煌、字昆埠、號蔚堂、安徽當塗人。四十八名史書勿、字勿三、號恒巖、直隸新樂人。四十九名楊曰緄、字敵甫、號蒼石、江西分宜人。五十名徐憲文、字郁亭、號石渠、山東滕縣人。五十一名楊邦直、字　號古愚、安徽懷遠人。五十二名蔣祥墀、字盈陸、號丹林、湖北天門人。五十三名張若采、字子白、號谷漪、江蘇婁縣人。五十四名周系英、字　號湖南湘潭人。五十五名王蘭芬、字蘅洲、號星硯、江蘇山陽人。五十六名陳慶槐、字應三、號蔭山、浙江定海人。五十七名王蘇、字延庚、號儕嶠、江蘇江陰人。五十八名阮升基、字亭皋、號昉林、福建羅源人。五十九名王寰、字　號江蘇金匱人。六十名安清翹、字翼聖、號賓夫、山西絳州垣曲人。六十一名高賜禧、字得蒼、號心蘭、河南祥符人。六十二

名王應垣、字號山東諸城人。六十三名魯銓、字選堂、號子山、江蘇丹徒人。六十四名張世彥、字美潛、號詠厓、直隸欒城人。六十五名劉珏、字輝堂、號　六十六名王宗誠、字中孚、號蓮府、安徽青陽人。六十七名牟昌裕、字啟昆、號松巖、山東棲霞人。六十八名孫希元、字仲和、號濟如、山西興縣人。六十九名熊方受、字介茲、號定峰、廣西永康州人。七十名喬遠煐、字子萬、號賁山、湖北孝感人。七十一名顏惇格、字詒兼、號心齋、廣東南海人。七十二名賈鍋、字號河南濬縣人。七十三名吳大勳、字銘石、號集齋、貴州畢節人。七十四名李錫書、字洪九、號鐼齋、山西靜樂人。七十五名黃齊煥、字采臣、號昭園、湖南湘鄉人。七十六名顧王霖、字釋圭、號容堂、江蘇鎮洋人。七十七名王訪、字宋軒、號惺亭、山東蘭山人。七十

儒藏

八名鄭彤、字從江、號蜀門、江蘇儀徵人。七十九名朱偓、字右佺、號際唐、四川興文人。八十名魏紹濂、字溯灤、號順天大通州人。八十一名郭淳、字元滙、號曉泉、江蘇吳縣人。八十二名田瑛、字英玉、號懷雨、山東德州人。八十三名盛安、鍾姓、字無逸、號遷齋、奉天正白旗人。八十四名吳雲、字潤之、號玉崧、江蘇長洲人。八十五名李鎣宣、字介周、號丹崖、山西靜樂人。八十六名洪梧、字桐生、號東湖、安徽歙縣人。八十七名李湘、字楚航、號衡帆、山東歷城人。八十八名史積中、字道在、號虛谷、順天宛平人。八十九名延弼、字諧一、號丙園、滿洲正藍旗人。九十一名秦維嶽、字覲東、號曉峰、甘肅皋蘭人。九十二名封大受、字仲可、號棣堂、山東德州人。九十三名祝會、字紹宗、號蘭坡、河南固始人。九十四名李榮、字仁甫、號蔚園、山西曲沃人。九十五名紀

蘭、字楚佩、號香谷、直隸晉州人。九十六名匡苞、字于桑、號麥坡、山東膠州人。九十七名魏鈞、字秉衡、號蒸峰、順天通州人。九十八名顧玉書、字謹堂、號襪庵、河南長葛人。九十九名張問陶、字樂祖、號船山、四川遂寧人。②一百名宋簡、字在心、號西樵、江蘇元和人。一百一名阮文藻、字涵虛、號蓋亭、貴州畢節人。一百二名蕭廷發。字典選、號一齋、廣東嘉應州人。同房者六人、先生及趙未彤、邵葆醇、張若采、劉珏、顧王霖。頭場四書文首題皆自明也、次題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三題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詩題賦得老當益壯、得方字。是科新例進士覆試、先生有四月十八日 正大光明殿覆試恭紀詩。以頭場首藝磨勘、停

殿試。五月二十一日，自京由水路回板浦。七月二十二日到家，海州分司何公某旋聘焉。是年作章酌亭墓誌銘。詩存次韻覃溪師獻縣途中見懷以下二十四首。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三十五歲。

春正月己酉，房師劉明府、戊申座主管漕臺暨清河謝蘊山觀察各遣使延聘。因於二月十一日自板浦起身，由陸路過龍苴，渡沭河，歷宿遷暨銅山之楊莊、宿州之符離，至蒙城謁劉鍊齋先生。三月初七日，自蒙城由水路發，過河、歷懷遠、五河、泗州至淮安，謁管

松崖先生。夏、往淸河、客謝觀察署。冬、回板浦。是年作蒙城縣莊子廟碑、手鈔諸經跋、改擬連珠等篇。詩存過龍苴鎭以下十五首。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三十六歲。

春夏客淸江謝觀察署。秋八月、謁已酉座主胡豫堂先生於江寧試院。二十七日、謁庚戌座主朱文正公於安慶撫署。九月二十日、從大江由蕪湖至溧陽、時溧陽令爲閩縣張燮軒先生經邦、招飲。座中閱順天鄉試題名錄、知鮑雙五桂星、何春林孫錦、王畹馨紹蘭、管南英粵秀、畢蘊山耀會、英煦齋和諸公獲雋、賦

詩志喜。旋歷宜興、丹陽、鎮江、揚州、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回板浦。是年作與焦里堂論路寢書。詩存題謝蘊山觀察種梅圖以下三十九首。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三十七歲。春、入京都、補 殿試。夏客熱河。冬、回板浦省親。

春二月二十五日、自板浦起身、至清江晤謝觀察、餽贐甚厚、送至王家營。三月二十三日到京。四月十五日、赴禮部驗到。二十一日清晨、入東長安門、詣 貞度門太和門右門領卷、恭詣 保和殿 殿試。二十五日、臚唱得第三甲第二十六名。二十六日、恩榮宴。二

十八日、午門謝　恩、領表裏一副。金醬色大緞一疋、玉色紬一疋。

五月初二日、應　保和殿　御試、題擬後策賢良制一道、積古跡一道、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論一篇。賦得松風水月、得閒字五言八韻詩一首。初四日、至翰林院演禮。初六日辰刻、　宮門引　見、歸班銓選。初九日、具呈吏部、改教職以養母。十五日從座主王文端公自　圓明園起身。十九日至熱河。十月初三日、自京回板浦。是年在都、與江鄭堂藩及玉文端公季子更叔增講求象緯之學。作擬象賦、熱河謝座主韓城公貽鮮荔枝啟、與胡敬仲書、書鐙銘、小

歙硯銘、一斛珠傳奇序等篇、弔李將軍文、蓋自歎不與館選也。詩存曉發小店集以下五十一首、清河橋道中以下往熱河作、茌平以下出都作。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三十八歲。春夏家居、秋冬客杭州、禮經釋例二稿。

秋九月初二日、偕姚庶甫同年自淮起身、由揚州鎮江到杭州、客謝蘊山先生臬署。十月、部選得寧國府教授缺。時仁和盧抱經先生纂儀禮注疏詳校成、將以授梓、先呈謝公、而先生見之、亦以夙所校本相質正。盧公一見、遂深相契焉。適有善貌者、爲先生作小

照因請書校禮圖三字於卷端。盧公自謂不善書，轉請伊同年梁元穎先生爲之書，并題作合之緣以贈之。又鮑以文先生廷博，歙③西長塘人，居浙之桐鄉烏鎮，博極羣書，家藏萬卷，所刻知不足齋叢書風行海内。往來武林，時入臬署，與先生晤談最密。曾示以全謝山先生蒼水張公神道碑，云將爲張公建祠，且欲以此文刻諸張公墓前。先生曰：此文字句多未檢點，當是草創，未經修飾者。若遽以勒石，是形前人之短也。似宜別求作者，以忠烈事實另作墓碑或祠堂記而刻之，庶幾此舉得尊君親上之體矣。作與鮑丈書，

直指其文中之紕繆。山陰趙煦堂元杰、錢塘錢苓石松、江西楊桐石明府懋歧及宋立厓、汪石蘭、謝砥山、李淩翰、朱瑤圃、郭頻伽、鄭桑石、王沛堂、徐東崖、沈盤谷、吳夔庵、胡洛君、詹笠東諸君常與往來湖上，飲酒賦詩。是年作學勤齋時文自序。詩存寄視座主韓城公七十壽詩以下二十四首。

校記

①熱河：當作「熱河」。按，本譜於「熱河」均記作「熟河」，其後凡遇「熟河」，不再標注。

②般山：當作「船山」。

③酉：當作「西」。

淩次仲先生年譜卷三

受業宣城張其錦編輯

六十年乙卯、先生三十九歲。春、自杭州歸歙、到安省領憑、赴寧國府學教授任。

春正月、在杭州臬署、將回徽、盧抱經先生撰校禮堂初稿序以贈之、並乞作儀禮注疏詳校序。海寧陳仲魚先生鱣雪中過訪。謝臬使及秦觀察瀛、畢明府懿修皆厚贐焉。二月初四日起身、十二日到歙之雙溪、拜祠展墓、曲盡誠敬。與族戚往來外、屢同程易田、胡受穀、曹官保、金殿撰、方侍御諸鄉先生集會討論學

術。閏二月初九日、自歙由休寧往安省。二十五日、藩憲驗看。姓朱名廣漢軍係十府糧道署。三月初三日、謁撫憲。姓周名樽、雲南昆明人、己卯舉人、本藩臺署。初四日、赴院考驗、四書題非擇而取之、詩題賦得異香開玉盒、得開字五言八韻。初五日、考列一等、領憑、即日起行、由水路往宣城。十三日、到寧國府學教授任。十七日、遣柴十回板浦迎親母王太孺人奉養。四月二十日、王太孺人同華孺人暨胞兄到署。七月、奉委送考往江寧。自甲寅以來、尤留心推步之學、吾宣梅勿庵先生其後裔寓江寧、明瓦廊三元巷、先生至即訪之。石居先生鏐文穆公第八子

也、悉出徵君所製比例銅尺及銅規、銅渾儀等器觀之。又有程綿莊所製竹渾儀。並借讀江愼修先生翼梅八卷。八月二十四日、回署。是年其錦䌷業敬亭書院、先生到任後、即以論語黄衣狐裘當從毛詩羔羊正義指韋弁服解問、先生極賞之。遂承家君命、受業於門。後問以四書中典禮、其儀文度數何以不能了然於心。先生曰、須求之於儀禮。先以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爲讀本、再考之賈疏、并示以楊氏儀禮圖。謂讀儀禮非圖不明也。又以日至、求故閏月成歲璣衡齊政等解問、先生曰、推步之學、汝宣城梅氏爲集大

成者。即以歷學疑問三卷、疑問補二卷授之、謂先讀此自可入門。明年肄業學署中、請問如何用功、先生手書杞菊軒功課單示之。今謹錄於此、以爲好學者式。

杞菊軒功課單

月課

每月初二日、初八日、十六日、廿三日、課四書文一篇、試帖詩一首。

每月逢五讀生四書文一篇、熟文若多、不讀亦可。試帖詩一首、臨小楷數百字。

每月逢十讀生古文一篇、如長、分作兩三課讀。文選及唐宋大家皆可讀、古詩律詩各一首、漢魏六朝及唐宋人皆可。臨小楷數百字。

日課

每日早起、讀生經文一百字、凡未讀者皆陸續補讀、讀必精熟、務須手鈔、如不能百字、即數十字亦可。隨意溫熟文數篇、須用心探索、讀經不可間斷。

早飯後、溫熟經文二百字、隨意或臨帖、或鈔詩古文、或劄記典故、分門別類、四書文及後場應用者尤要緊。或讀史數頁。

午飯後、隨意溫四書數頁、有暇即參稽經史、討論詩

文。有疑即須問難。

燈下隨意溫熟文數篇、或鈔謄讀詩文、或查考日間所讀詩文中故事。

五更醒後、默記新知、醞釀舊得、此最要緊功效、進益多在此時。

此單驟閱之似乎平易、然果能日日有恒不作輟、數年之後必有成就。昔王深寧宋之通儒、其所立課程不過日誦文字一篇、或盡力念半篇、或二三百字而已、此外則將經史分門編纂。其說載在詞學指南中、皆古人之成效。若貪多務廣、不能爲繼、於實際終無

謚也。

是年作擬璿璣玉衡賦、鄉射賦、儀禮注疏詳校序、與江豫來書、戴東原先生事略狀、謝山西方伯謝蘇潭先生惠朝服啟。詩存喜海寧陳仲魚雪中過訪以下二十五首。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四十歲。官寧國教授。

正月初一日、恭遇　覃恩加一級。祖父易鈞、貤贈文林郎、寧國府學教授、祖母許氏貤贈孺人。父文焜敕贈文林郎寧國府學教授、嫡母戴氏敕贈孺人、生母王太夫人敕封太孺人。是年、元遺山先生年譜成、作

序及中星閏月說、羅睺計都說、方直儀銘、立三角儀銘、讀孟子、書唐文粹後、書程賓渠算法統宗後、樹經堂詠史詩跋。詩存題王柘庭壯士十年歸圖以下九首。

二年丁巳、先生四十一歲。官寧國教授。

座主朱文正公以安徽巡撫内遷兵部尚書。夏四月、先生往安省謁見、文正公用韓昌黎薦士詩韻題校禮圖、曰遠利就冷官、曰君才富江永慎修、戴震東原、蓋誠重其學行而將歛薦之。故又曰君方東圭璋、特達待上告。以後題者如王儕嶠、阮雲臺諸先生、多依韻和

之。時戴可亭相國以京察督學安徽，按臨寧郡，禮遇有加焉。錦於是年取第一名入學，會面諭之曰：淩老師名師也，須多從遊幾年，方能獲益。是年作寧國淩氏宗譜序、懷遠宮氏族譜序、謝座主朱石君師贈線綈啟、汪容甫墓誌銘、擬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大破朱温於清口露布。詩存寧國學署梅花盛開以下二十四首。

三年戊午，先生四十二歲。官寧國教授。

青浦王蘭泉先生索刻辭稿，錄一卷寄之。是年兄孫兆淵來署。作擘窠書室雜銘、與王蘭泉侍郎書、答孫

符如同年書。詩存題楊克堂醉漁圖以下八首。

四年己未、先生四十三歲。官寧國教授、禮經釋例三稿。是科會試、總裁吏部尚書朱珪、左都御史劉權之、戶部侍郎阮元、閣學文寧、而文正公爲先生師、雲臺先生爲先生友。閱題名錄、喜牛次原諸先生登第、因大集生徒暢飲、賦詩以樂之。自注謂、榜中如史望之、鮑雙五、吳山尊、王伯申、張皐聞、程春廬、汪蘇林、馬器之、吳春麓、白小山諸君、或同年、或同門、或舊相知識、皆一時名下士也。作禮經釋例序、周官九拜九祭解、成擬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表、與孫淵如觀察書。詩存

題張季和池上草堂圖以下七首。

五年庚申、先生四十四歲。官寧國教授。

翁覃溪先生自都中由家季和徵君炯寄新刻所著元遺山年譜一卷。先生謂其錦曰、吾向曾以所撰初稿見覃溪師、遂蒙教育、得籍科第。今師亦成此、謹錄數條載入吾書、以見淵源所自。間有異同之處、不敢徑改者、恐失本來面目也。並錄副本寄都、以相質正。○孫淵如先生力扶漢學、關西人推步爲不可信、於是作覆孫觀察書、又越海祥風頌、榷經齋劄記序、梅邊吹笛譜序、祭武虛谷文。詩存題黃少眉笈雲圖以

下十七首。

六年辛酉、先生四十五歲。官寧國教授。

正月十三日、初次俸滿、於五月初三日自宣由水路赴省。初五日、到蕪湖。初六日、道憲宋公名鎔、長洲人。驗看、加考語、年強學裕、訓迪端方、堪以留任。十二日、到安省。十六日、藩臺驗看。福慶、字仲餘、滿洲人。二十三日、撫軍驗看。荊公道乾、山西臨晉人。皆加考語、以勤職註冊留任。時桐城姚姬傳先生主敬敷書院講席、爲題校禮圖、與先生論學宗旨各別、先生答之以詩、有云、是非原有適編在、同異何嫌立論殊。是年詩存黃直民同年以其先人牧

原先生蘭心圖索題以下三十三首。

七年壬戌、先生四十六歲。官寧國教授。

汪瑟菴相國時以侍講學士督學安徽。按臨之日、每與先生論文講學、略去禮儀。先生會以其錦解論語黃衣狐裘指韋弁服上質、公極韙之。洪稚存先生自塞外歸、主講旌德洋川書院、迂道來訪、留宿學齋、暢談數日乃去。是年冬、先生語其錦曰、向嘗謂吾聖人之道不能外禮而求、由今靜思之、真覺確不可易矣。十餘年功力、一旦卓然自信、樂不可言。於是作復禮三篇、禮後說、慎獨格物說、好惡說等篇、以發明之。並

命於誦讀之際、凡說之有以禮爲主者、節錄大畧、使相印證。其錦於是將經中語爲一卷、子史及集中語爲一卷、先生諸論說爲一卷、總顏之以約禮編。先生曰、其庶幾求道之方乎。吾宣學博戴斗垣先生大昌與先生最相得、見而歎之曰、此論乍聞之若生面獨開、而細按之、實還其本來面目也。特向者未經人指點耳、今爲拈出、儒家得指南車矣。涇川趙肖巖先生良爵主敬亭講席、往來甚密、亦見而云然。是年、次姪嘉錦卒。作復姚姬傳先生書、祭廣西巡撫謝蘇潭先生文。詩存和杜竹吟剌史元旦卽事以下十首。

八年癸亥、先生四十七歲。官寧國教授、撰燕樂考原。權觀察蕪湖張鞠園先生（雲詳、丁未進士、福建晉江人。）勤學好古、集古書數千卷、延先生往觀之。先生於九月十六日自署起身、十月初四日回署、尊酒細論者半月有餘。觀察贈琴一張、古書數種。○舊歲先生以後學古詩寄都、覃溪先生因述古詩五章答之、以代面談。並作札、令轉寄王述庵、錢辛楣、姚姬傳、劉端臨諸先生、蓋皆各述所得以相賞析云。又儲定齋先生（嘉珩、字太寅、乙卯進士、湖北隨州人。）過宣城、見先生著述、讀弔李將軍文與論古諸作、不覺傾倒。後赴姑孰、賦詩見志、并寄札略云、外

間紛紛、言考證無當名實、如閣下者固當世之所希也。魏書音義成、幸速寄我、鳳凰芝草、先睹爲快。於是年悟唐宋燕樂之宮調以字譜爲主、其原出於蘇祇婆之琵琶、作燕樂考原六卷。又統論以禮求聖道之意、作書覆錢曉徵先生。又與阮侍郎書、孟子時事考徵序、瑞桃頌。詩存宛陵晤蔣希裴并追憶令兄竹史同年以下二十三首。

九年甲子、先生四十八歲。官寧國教授、禮經釋例四稿。方茶山先生體以比部出守九江、迂道來訪。又許雲樵司馬鴻磐寓學齋數日、相與縱談輿地之學。先生

謂其錦曰、海内第一專家也、其會通今古精審之處直接楳磵。作覆許雲樵司馬書、及與阮侍郎論樂等書、燕樂考原序。詩存吳之水騎尉新搆書室以下二十三首。

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九歲。官寧國教授。夏、丁生母王太孺人憂。

先生性至孝友。生母王太孺人於是年春九十大慶、時阮宫保巡撫浙江、作古詩十章、遣使致祝。先生自去冬以來、右目内障、因命其錦侍讀於太孺人側。太孺人曰、名公鉅卿譽之若此、恐不敢當。後其錦以自

撰杞菊頌、侍讀太孺人曰、汝文質、庶無愧乎。五月十七日巳時、胞兄致堂卒、距生於乾隆二年丁巳二月二十六日丑時、享年六十九歲。先生謂猶子嘉錫曰、汝祖棄世、吾與汝俱幼、惟賴汝父營生養母、身後事宜從厚。令扶柩歸葬於梅山濟生公墓側。以太孺人年過高、匿勿使知。乃於閏六月二十五日戌時無疾而卒、距生於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初七日午時、享年九十歲。先生即於是日卸任、遵　制成服、凡事悉竭誠敬如禮。同寅及紳士生徒弔者數百人。毀瘠憔悴、遂眚一目。哀慟迷罔中、華孺人卒於九月二十

九日酉時，距生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月初一日子時，享年四十二歲。先生於是孑①然一身，痛無可告，署內親丁祗一側室張孺人而已。旋於十月初六日扶柩起程，十一日到歙。十二月初八日卯時，葬王太孺人於問政山塘園，華孺人祔之，卯酉加甲庚向。其時弔唁者沿山曾西井明府佩蓮、南昌許介田運使

音信，當塗夏朗齋學博鑾、泰州沈午橋進士成渭、吳江陸澹安孝廉泰增、涇縣朱柳堂教授龍、含山黃春池刑部躍之、同鄉程易疇廣文瑤田、也園吏部振甲、麗仲洪濤、兌甫恩澤、羅仲英永符、汪釋如燡諸君及

宗黨姻戚。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三

校記

①子：當作「孑」。

淩次仲先生年譜卷四

受業宣城張其錦編輯

十一年丙寅、先生五十歲。

寧郡魯于山太守前歲議修府志、擬聘先生、先生以目疾辭、乃延洪稚存先生主之、而以沿革屬焉。繼丁内憂、并延主敬亭講席。春二月來宣、於開館後偶至府署、由角門送出。次日又遣使立請、即作札辭之曰、前此教授知府接見之儀、有 國家典例在。今則忝敬亭講席、與閣下則賓主矣。在某微賤、不能以禮自處、固無足惜。若仍僕僕於閣下之門、是并不能以禮

處閤下矣。是以今日之招、雖鄭堂稚存舊雨咸集、竟不敢舉陪、非惟自愛其鼎、亦兩全之道也。先生之以禮自處、并以禮處人、大都類此。唐陶山先生仲冕重修海州志、書遣使採訪、先生因舉其大者作書覆之。又與程易疇先生書。

十二年丁卯、先生五十一歲。

春、回歙主講城南紫陽書院、初熙園中丞薦也。先生與中丞未嘗謀面、因作書謝之、由曾子山太守處轉達、適彼幕友改作駢體、遞後始知、乃覆上書以自明、蓋不欲爲駢四儷六之浮辭、以寓讀禮不言之古義

而已。○先生欲以實學導其鄉人、於開課之日、卽擬規條榜於堂右、其略曰、某幼而孤貧、流落東海、傭食負米、未嘗學問、至於時藝、尤爲疎淺。年將三十、始妄爲之、皆鄉先生所深知者。今忝桑梓講席、實深恐懼。伏思紫陽書院爲一郡英髦所集、昔江愼修、戴東原、金輔之諸先生皆常誦習於此。流傳至今、不乏鴻通之彦、其中兼有耆舊宿學名輩在某之前者、幸得朝夕接教、庶幾勉其所未至。倘有議論紕繆、評點失當之處、伏祈面加訓誨、不啻百朋之錫矣。除每月初三日課期、應請府憲出題考試閱定外、其十八日課期、

謹遵　功令，竊擬規條於後。

初課此月十八日

四書文一篇、　試帖詩一首。已進八韻，未進六韻。

次課次月十八日

試策一篇、　經解一篇。或律賦一篇。

如有不喜作全卷者，任作一題皆可。

又次課又次月十八日

雜文一篇及古近體詩。

如有不喜作文與古詩者，即近體詩亦可。

三課以後，周而復始。鄙見如此，未審諸先生以爲何

如某頓首謹白。

二月十八日已進四書題、緇衣羔裘三句、未進四書題、旅酬詩題賦得象限儀、得平字。○三月十八日已進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未進題、牧皮者詩題、賦得寸寸秋色、得難字。策問題、我高祖純皇帝 欽定禮記義疏內中庸大學二篇、前全載鄭氏註、後全載朱子章句、不加論斷、原欲令學者自擇、究之二家之說孰長、請各據其異同之處、直抒所見、以仰副 聖朝崇尚經學之至意。經解題、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解。○評王度卷云、大學云、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是禮字爲中庸大學眞注脚。策問中能見及此、可爲豪傑之士。亟拔之、以爲有志聖學者勸。○評王國翰卷云、論語皆孔門遺訓、其中無一理字、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唯詩有我疆我理、易大傳有理得及窮理、順理等語、然古人皆作條理解。至天理人欲四字、始見於樂記、亦漢儒采諸文子、去聖人則已遠矣。童而習之之書、不可草草看過。○評汪寶書卷云、策問於詁訓不同處頗見考核。經解所云九百四十分乃四分術之日法、至乾象術

已不用矣。經生家不明置閏之故、皆蔡氏多五日有奇爲氣盈、少五日有奇爲朔虛之說害之、不可復襲之也。○評曹振鏞卷云、變易經文、標新立異、極于王柏、遂爲聖門罪人矣。指點體用、體用對舉、本六朝語、九經三史無此文也。論性談天、極於白沙、遂爲禪家別子矣。有志者當知所擇焉。○四月十八日巳進題、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未進題、其爲人也。詩題、賦得百石卒史碑、得爽字。雜支題、擬班孟堅典引一首。古體詩題、擬姜堯章昔遊詩五古、不拘篇數、全擬亦可。近體詩題、擬元裕之論詩絕句七絕、不拘篇數、全擬

亦可。○五月十八日已進題、享禮有容色二句、未進題、夏禮詩題賦得沒階趨進得前字。○六月十八日已進題、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遵朱註　未進題、是惑也、誠不以富。遵朱註　詩題、賦得溫故知新、得通字。策問題、朱子論語集註所引諸儒之説、其名字爵里可得聞歟。註中引經引子引説文釋文及引史以證者、明用何氏集解。及暗用者兩義並存、未經折衷、及疑而未定者、明以來講家時文家誤會註意而妄説者、能悉數之歟。經解題、鄭風褰裳解。○七月十八日四書題、如用之、詩題、賦得七月流火、得流字。近體

詩題、新秋卽事七律四首。八月十八日、四書題、公叔文子之臣大夫、詩題、賦得一方明月可中庭、得方字。九月十八日已進題、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未進題、傳不習乎。詩題、賦得業精於勤、得精字。題紙後識云、四書兩題、漢宋之說不同、皆　須在學宮之書、作者請各從所好、此次非課時文也。策問題、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其說可得聞歟。經解題、仲尼燕居郊社之義嘗禘之禮解。十月十八日已進題、子曰切切偲偲、未進題、泄泄、詩題、賦得沈沈隱隱、得林字。雜文題、書方樸山鄭註拾瀋自敘後。古體詩題、讀

方樸山與全紹衣書五古、不拘篇數。近體詩題、讀方樸山答李雪崖雜辨七絕、不拘篇數。○自開課以後、始則大譁、繼則信疑各半焉、而先生發思之誠、終不稍懈。嘗語及門胡進士培翬曰、僕既抗顏居此席、當思有益於後進、豈忍曲學阿世、取悅流俗、以誤英儁之士乎。又與畢子廉錫書有云、淳安方君樸山吾鄉素奉之爲山斗者、其文集中詆排宋儒不遺餘力。蓋樸山爲西河弟子、故堅守師說如此。乃其主講紫陽、從未一言道及、其卑視吾鄉、以爲不足與語者何如。然則弟之厚待吾鄉、反遭駭怪、何也。樸山之薄吾鄉

至此、而吾鄉尚有依草附木、以借其淵源爲榮者、一何可笑。又其所作壺簪錄序等文、皆不入集。而吾鄉凡自云其門下士者、集中亦未嘗及姓名。其以吾鄉人士爲逆旅之藩溷可知。樸山文集具在、可覆按也。今之奉樸山爲山斗者、其文集全未寓目、而徒詫吾言、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同志如足下、幸有數人、則吾道爲不孤矣。又曰、此札凡吾鄉相好者祈與之閱、天資高者可以發其聰明、次者亦可以破其沉滯、不足語者不必也。語雖戇而心則誠、幸轉致諸同學共諒之。是年程也園吏部命次子洪溥受業先生、極嘉其

才之美、而以學進之。作銅鼓齋上梁文、與羅仲英孝廉書、與宜人傳。

十三年戊辰、先生五十二歲。春夏居歙、禮經釋例五稿成。秋客杭州、冬歸歙。

春夏在歙、專理舊稿。婺源戴爾勤明府揚輝於壬戌歲受業、其識最超。涇縣潘純夫河院錫恩於乙丑歲受業、其年最幼。先生俱極器之。五月朔、與其錦書有曰、去秋潘生領鄉薦、今春戴生捷禮闈、余言驗矣。是時雲臺先生再撫浙江、道使延聘、因於八月初三日到杭州節署。撫軍以洋匪朱濆、蔡牽二帮合犯普陀、

已往寧波督勦、臨行時曾屬、先生若到、卽令赴寧波。初四日、署中卽撥一材官僱船送往。初八日抵寧波、寓撫軍行轅、卽提督公署、明萬歷間沈四明相國一貫故第也。撫軍與先生十餘年契濶、渴欲相見、雖軍書旁午、相與辨証古今、娓娓不倦。初十日、撫軍親赴鎮海、督諸鎮進兵合勦蔡牽。十五日、撫軍回行轅、行轅中賓客會稽徐璧堂刺史聯奎、錢塘陳石琴孝廉光岳、烏程張秋水明經鑑、丹徒吳晴波勇士世臣。十六日、先生同陳石琴、張秋水登范氏天一閣。閣在寧波府城內、明兵部左侍郎范欽建。欽字堯卿、號東明、

嘉靖十五年進士、卒年八十三。閣制上下皆六楹、范氏祖制、凡登閣閱書、必通知各房族長齊集、各帶鑰匙、或司總門、或司閣上諸廚、一同啟閉、故閱者甚難。十七日、撫軍移行轅於海關舊署。十八日、同吳晴波至李忠毅公祠。李提臺名長庚。十九日、起身回省。二十日至餘姚、夜渡曹娥江。二十一日、同張秋水遊南鎮廟。二十二日、渡浙江入撫署。撫軍命其少君常生受業焉、每日課經之外、必以司馬氏通鑑授讀、謂熟讀此書、則千古以來成敗得失之故洞若觀火、而他日侍帷幄、備顧問、述往事以匡時、就陳編而悟主、無有過於

此者。作與阮中丞論克己書。南城王實齋先生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先生爲之作跋。又章酌亭遺稿序。

冬回歙。詩存三月晦日雪以下二十四首。

十四年己巳、先生五十三歲。春客杭州、夏歸歙、卒。

春二月、到杭州節署、與阮撫軍書有曰、某向謂聖人所謂學、卽指禮而言、苦無顯證。後讀論語而得之。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四者獨不云學而無禮之蔽。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者亦不云好禮不好學之蔽。又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亂，直而無禮與好直不好學同謂之絞，其義甚明，何疑乎。此人所其見之書，借予之而不能讀也。由此觀之，鄙說不戾於孔子可知矣。又嚴厚民上舍杰贈宋張玉田詞源二卷，取而讀之，與愚昔所著燕樂考原若符節之不爽。其書世無傳本，心竊自喜，此皆獨抒心得，非勦說雷同者可比。然則，僕與閣下定交，尚非貿然互相標榜，尊己卑人之惡習也。時撫軍介弟梅叔副車亨亦自揚來署。又陳桂堂太守廷慶、錢太史昌齡、

朱兵部（爲弼）、陳提臺（大用）及段懋堂、鮑綠飲、黃秋平、臧在東、林嘯雲、濟南、小桐、陳覲光、何夢華、韓錦仙、張旗山、汪選樓諸君、往來晤集、書雨新知、頗有友朋之樂。撫軍以先生無子、贈之一姬、字韡芳。夏四月中、先生薦歸歙、寓問政書塾。揚州朱謙山（鑑）以三十年前之友來訪、謂束書不觀、方可生子。先生甚感之、而以爲有命存焉。於是朝拔夕抹、日事著述。忽於六月初一日晚饍席間偶一傾跌、扶起遂不能語。夜半後痰漸湧而逝、值初二日丑時也。時親丁祇側室張孺人與阮撫軍所贈而已。襄喪事者惟程生洪溥一人。夏

朗齋先生時爲料理。七月初七日、胞姪嘉錫自海州卒次子名德來奔喪、因次姪嘉錦先卒、其議以嘉錦爲先生嗣、又即以嘉錫之次子名德繼嘉錦、爲先生承重孫。八月初七日、治喪禮、受親知之來弔者。其錦聞赴走歙、爇文酬酒、拜哭靈次。明年三月十九日、葬先生於歙西梅山十畝園、與父燦然公合墓。是年夏、自杭回歙、改作封建尊尊服制考、草創未成。其錦校錄淸本、於嘉慶十九年往江西節署、同原草二册、面呈雲臺先生定正、以便補刻禮經釋例中。易簣之日、尚草南宋七閏表說。詩存祇鳶戲和陳桂堂太守以

下五首。

先生嘗自言一生得朋友之力最多、茲故舉所知者按年敘之。竊謂先生生長朐海、而自己亥、客儀、壬寅入都、庚戌成進士、其知交實滿天下。迨官吾郡、凡過訪者並勤勤懇懇、以直諒待之、考古證今、靡不各饜其心以去。郵筒往反、幾無虛日、遠隔千里、情同一室。於雲臺、次原兩先生、雖家常瑣事、亦彼此互聞、蓋尤聲相應而氣相求也。他如王子卿澤、邢佺山澍、張子白若采、孫符如起峘、周耕厓廣業、朱習之錫經、尊一錫爵、杜竹吟開元、蔣竹史光祖、希裴光庭、蒲快亭忭、

朱約齋燾、左仲甫輔、吳石臣鼎、曹扶谷三選、錢晦之大昭、汪孝嬰萊、李尚之銳、蔣蔣山徵蔚、梅抱孫沖、張愚溪肇琰、陳原石寶泉、楊健齋龍儀、錢質夫學彬、汪艾塘庚、張侍裔裕葉、葛二林鑒、馬繹齋有年、吳山尊鼒、黃春谷承吉、程香谷家棫、沈虛舟自成、陳一亭心傳、段廣文玉成、瞿蓑生中溶、孫雨窗秀昊、朱琴川楷、陳賓甫春華、汪仰之樹棠、程尹溪立達、施雪帆晉、戴蓮塘絅、孫子畏起嶟、李營甫傳鐵、吳之水攀龍、周石浯鶴立、英遊府瑞、楊克堂大壯、諸參將育保、曹琴軒夢鶴、章廣堂廷鈺、西來天育、魏憲卿維稱、章問山瑜、

黃少眉振達、周最峰德庚、沈湘葵治彝、諸圃堂自蘅、孔雪樵傳薪、吳聲揚鑾、韓明府子正、吳棣園燾、王臨川祖恂、于寧之慶餘、范平甫準、吳玉松雲、朱敬堂栻、李春舟學顥、鄭雲洲兆珩、鄭新甫柏、姚根重持衡、王賓麓灼、葛蕙榜美、吾于篁祖望、郭晴川一臨、汪崔崖杰然、張眉軒星燦、蔡蔭人樹堃、常合齋太和、張廉船舟、張雲溪兆鰲、洪孫符玢懷、繆敬之柟、張訪渠厚載、杜靜圃鳳梧、勞讓泉崇勳、孫嘯壑滙、葛仙源坺、梅羽儀鴻、周萼泉濂、孫少蘭世昌、張小賓大紱、方象三夢松、馬雨耕春田、器之宗蓮、趙琴士鄰祖、與朱少河、嚴

道甫、黃直民、鄧芳圃、王栢庭、胡本亭、吳楚帆、張季虎、朱錫章、吳復齋、方毅存、陳子皐、黃濟人、汪鑑亭、孫平叔、吳蔚如、宮茂琴、雲峰、方又輝、如川、立堂、沈楓墀、馮右宜、徐會林、吳年帆、湯漢勛、吳懷矦、濮喬嵐、吳季卿、鄭佐廷、吳栢泉、孫葯亭、湯涵三、程曉嵐、魯美堂、宋蔡泉、汪應鑑、陳廷桂、李應熟、汪叔宸、張鳳翔諸君、或同年、或同寅、或舊識、與新知、皆其鄉從學宛陵學舍十餘年所目睹。其簡書往來、或見諸集中、或親接其言論丰采者、類敘於此、以誌先生知交之廣云。

塾師有三、一爲許君澤咸、歙縣人、係先生表叔。一爲

吳君克明、字懋昭、海州庠生。一爲吳君士楷、山陽庠生。

受業弟子五十五人。戊辰在杭州、則有儀徵阮常生、字壽昌。丁卯在徽州、則有歙縣程洪溥字麗仲、績溪胡培翬字載屏、歙縣朱承儁字馴子、羅承域字限之、績溪周樹屏字立夫。乙卯至乙丑在宛陵學舍、則有婺源戴揚輝字爾勤、涇縣潘錫恩字純夫、震澤沈寶樹字稼維、武進蔣之鈞字德培、歙縣吳承本字葆初、廬江朱啟字延南、吳爾祚字永錫、涇縣翟森字桃圃、胡沛澤字樹雲、朱啟字戟門、胡承謙字蓮友、胡承諆

字典卿、馬景涵字岳青、吳國瑞字繼先、吳濱字南涯、潘望寧字海門、趙信字子執、翟佩蘭字湘浦、施德、汪斐然字成卿、汪積字熙堂、原名以純。汪函字耀玉、呂飛鵬字程九、方文炳字虎文、宣城陳紀字綱甫、魯有鈞字權叔、洪惟濱字西涯、仲澍字雨之、奚若蘭字華廷、徐煊字禮和、呂元炬字渭陽、高嵩字貢宸、張大恕字仲貢、淩炳桂字步蟾、張承訓字聖傳、楊尉字之文、徐其洋字耕野、原名鍾英。徐鼎梅字調之、暨其錦、與巳亡胞弟其銘字新甫、族弟垣字輔之。庚戌秋在昫浦、則有海州程立中字敬持、喬紹僑字東里、喬紹富字巖林。癸卯

在京都則有滿洲繼誠、吉昌、毓秀。己亥在儀徵、則有歙縣許承瑞、許上瑞。

憶壬戌癸亥間、阮宮保嘗以書索刻所著述、先生以古人每憾成書太早、辭之。及卒時、祇一禮經釋例清本在杭節署、其一切遺稿皆係程麗仲收藏、擬將設局編校。其錦赴歙、並面約襄其事、當以燕樂考原爲著述之亞於禮經者、爰乞稿本歸。次年夏、先生猶子晉昭來宣、乃謂遺書盡歸板浦、且以編校相屬。因思遺書在歙、有程君勝其任、若海隅僻壤、恐無珍重而愛惜之者、遂於十月間往海州搜輯。其爲友人攜去

者則乞反之底草重複者則剔去之、叢雜載歸編輯爲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劄記六卷、晉泰始笛律匡謬一卷。其手定者禮經釋例十三卷、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梅邊吹笛譜二卷。禮經釋例、己巳春雲臺先生刻於杭州節署。燕樂考原、辛未夏其錦刻於家塾曲肱亭。時阮宮保在史館編纂儒林、寓書學使顧筠巖先生采訪吾師遺書、下問及錦、當將已刻之燕樂考原呈寄。壬申中秋、并齎未刻各種北行、擬獻諸　史館。適值雲臺先生督漕來淮、代爲籌畫、命回宣刻文集三十六卷。

乙亥歲、學使白小山先生作詩集序、謂當與文並傳。庚辰、學使胡書農先生亦問及此。去冬海鹽朱尚齋邑侯錫琮愛民恤士、博學能文、讀先生詩與詞而好之。今夏給以資斧命刻之、以成校禮堂全集、則知已之感、師若弟皆永藏之矣。噫、其錫夙奉先嚴命彙刻淩氏遺書、乃始之以力綿、暫輟、繼之以事故稽遲、屈指數之、今已忽忽焉十有八年矣。學不加進、而名不見稱、恐卽百年亦終同秋草。甲戌冬、曾據見聞所及并考諸詩文、將先生出處遺事作爲年譜。今取舊稿、略加修飾、釐爲四卷、刻列遺書後、則吾師千秋大業

固自不朽，而鄙陋如其錦者，亦庶幾附青雲之末而彰歟。時道光六年歲次丙戌季秋朔日，受業宣城張其錦謹識。

淩次仲先生年譜卷四　小門人宣城張家湜校字

郝蘭皋夫婦年譜

許維遹 編撰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據《清華學報》第十卷重排

《郝蘭皋夫婦年譜》、附《著述攷》，許維遹編撰。原載一九三五年一月《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一期。

郝懿行（一七五七—一八二五），字恂九，號蘭皋，山東棲霞人，清著名學者。嘉慶四年進士，官戶部主事，浮沉郎署二十年，官情極淡，惟致力於著述。所著有《爾雅義疏》十九卷，稿凡數易，垂歿而後成。其説《春秋》，以經爲主，成《説略》十二卷、《春秋比》二卷。於《易》，有《易説》十二卷；於《書》，有《書説》二卷、《圖書輯要》一卷；於《詩》，有《詩説》二卷，《詩經拾遺》二卷；於《禮》，有《鄭氏禮記箋》四十九卷。又作《山海經箋疏》十八卷、《竹書紀年校正》十四卷，以正後人羼亂之謬。此外又有《荀子補注》二卷、《晉宋書故》、《補宋書刑法志》、《補宋書食貨志》、《燕子春秋》、《蜂衙小記》、《紀海錯》各一卷、《證俗文》十九卷、《曬書堂詩文集》十七卷及《筆記》八卷等。

其妻王照圓（一七六三—一八五一），字瑞玉，號婉佺，福山縣河北村錫瑋女。博涉經史，於懿行卒後，輯其遺書，並撰《詩問》七卷及《列女傳補注》、《列仙傳校正》。

許維遹所撰本譜，爲郝氏夫婦合譜，係據家譜、墓志、方志、文集等綴拾而成，以郝懿行爲主，王氏爲輔，攷述二人著述、家事、交遊等事蹟，而以學行爲主，並於年末附載同時人生卒情況，大體信而有徵。然亦偶有失誤，今人張述錚撰有《郝蘭皋夫婦年譜訂訛》（《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對《晉宋書故》、《宋瑣語》、《補宋書刑法志》、《補宋書食貨志》之繫年有所攷辨，可參看。

郝蘭皋夫婦年譜 附著述攷

許維遹

先生名懿行、字恂九、一字尋韭、號蘭皋、山東棲霞人。牟庭撰墓誌銘始祖明遠公、原籍直隸棗強縣、明洪武初由萊州府徙居棲霞縣城內、十五世至先生。曬書堂支譜

曾祖名倬、字卓人、號雲漢、附監生、攷授州同、支譜好義樂施、事母以孝聞、晚年喜讀史、知醫、嘗手集醫方便覽。曬書堂文集卷五記先曾祖遺事

曾祖母萊陽縣張氏、康熙辛丑進士學孜女。支譜

祖名光宏、字駿聲、邑庠生。支譜

祖母萊陽縣張氏、容縣知縣天植女。支譜二十五歲而寡、奉舅姑、教孤兒爲己任。培元既免喪、張氏督促從鄉先生受書、隆寒盛暑、不以假課、罷歸舍、偕往舅所受教、以爲德器基於童幼、以故培元恂恂端謹、不愧名家子、得母訓爲多也。棲霞縣志陳嘉炎撰節婦郝張氏傳

父名培元、字萬資、號梅菴、兩舉優行歲貢生、候選訓導。支譜著有梅叟閒評四卷、灌園小史一冊。

母林孺人、東廟後村貢生檀女。支譜德性磨鍊、久而彌純、如慈惠公平、勤儉諸節、一一可觀。梅叟閒評卷一

梅菴公云、大兒懿行、頗與書近、余不欲輟其功、故事無大小、自任之、次兒懿林、浮而不沈、躁而不耐、余甚憂焉。梅叟閒評卷一又云、余與二子閒話、偶及命運之說、長子懿行謂命不可強、無如何也、晚矣、何如安心讀書、其具在我、新奇之書、悅目義理之味、養心、不奔走而勞形、不憂戚而役志、面擁百城、心醉六經、亦云樂矣、此而與前途茫茫、爭不可知之命者、相權衡、果孰得而孰失邪。余喜其言頗近理。錄

之牟默人云、蘭皋固佳士也、翁亦深知義命、不持親老家貧之説以撓其志、乃知蘭皋之學、其來有自。梅叟閒評卷二

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先生一歲。

七月初六日午刻、先生生於棲霞城内。支譜、墓銘。

是年、盧文弨四十一歲、江聲三十七歲、王鳴盛三十六歲、戴震三十五歲、紀昀三十四歲、程瑤田三十三歲、錢大昕三十歲、朱筠二十九歲、畢沅二十八歲、姚鼐朱珪二十七歲、章學誠二十歲、段玉裁二十三歲、桂馥二十二歲、孔繼涵十九歲、邵晉涵十五歲、王念孫汪中十四歲、武億十三歲、孔廣森六歲、惲敬一歲。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先生二歲。

八月初九日寅刻、元配林安人生、安人棲霞上林村中立女。支譜

是年、姚文田、徐養原生。陳世倌、汪由敦、胡稺威、惠棟卒。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先生三歲。

三月十九日申刻、曾祖母卒。支譜

是年、牟庭生、顧棟高、汪紱卒。

維遹案、牟庭字默人、亦棲霞人也、爲先生之表祖。自幼同學、先生每有著述、輒與商榷。默人學無不窺、經史子集、隨文訂正、兼明算術、尤好今文尚書、先後著書五十餘種、墨板者少、稿藏于家、

遭寇亂、亡佚大半、遺編零落、幸而得存、又不易獲見。余恐鄉先達平生心血、從此湮沒、不揣譾陋、故有著述攷見本學報第九卷第二期之作、雖不足以彰其偉業、然藉斯訪其遺著、亦後生所當爲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四歲。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先生五歲。

是年、張惠言、江藩生、陳宏謨卒。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六歲。

正月初六日、曾祖雲漢公卒、享年七十有二。記先曾祖遺事

是年、嚴可均生、江永卒。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先生七歲。

始入家塾、日讀論孟數行。文集卷三新製書衣敘

是年、焦循、嚴杰、莫與儔、黃丕烈生、史貽直、梁詩正卒。

附　繼配王安人瑞玉年譜

九月二十九日申刻、繼配王照圓生、字瑞玉、號婉佺、福山縣河北村錫瑋女。支譜

維遹案、安人初名瑞玉、字照圓、嫁後因以字爲名、名曰照圓、字瑞玉、號婉佺。曬書堂和鳴集母林孺人、爲棲霞望族、幼知書、居家有法度、年不五十而終。梅叟閒評卷二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八歲。
是年、師阮元生、秦蕙田卒。
乾隆三十年乙酉先生九歲。
是年、洪頤煊、舒位生。鄭燮卒。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先生十歲。
臘底、在内室温毛詩、梅蓀公問曰、提抽能背誦否。先生曰能。及連舉數句、皆遺忘、梅蓀公怒、掌批之、母含淚趨出、終無一言。又母見梅蓀公之勤於督責、戲語梅蓀公曰、天下不親兒者、莫君若。梅蓀公應曰、天下解親兒者、孰若我耶。諺云、鞭打快牛、牛快而加鞭、欲其力田多耳。梅叟閒評卷四
是年、王引之、彭兆蓀、顧廣圻生、程延祚卒。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先生十一歲。
是年、吳德旋、臧庸生。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先生十二歲。
七月初九日寅刻、弟懿林生、字又彝、號晴崖、邑庠生。支譜
附 安人六歲。
父錫瑋公逝世。閩中文存讀孝節錄
是年、李鋭、陳鴻壽、許宗彦、汪萊、周中孚生。齊召南卒。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先生十三歲。

始從外傅受時文、率日誦一篇、未幾遂學爲文。新製書衣敘

是年李申耆生、沈德潛諸錦邵齊燾卒。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先生十四歲。

是年洪震煊康紹鏞丁履恒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先生十五歲。

是年陳壽祺黃承吉生、徐大椿姚範卒。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先生十六歲。

應童子試、自云不獨諸經、瞢如、即四子書尚未粗知大義。新製書衣敘

附 安人十歲。

母教讀孝經內則。讀孝節錄

秋夜新霽、與諸女伴戲月下、因得句云、海上一輪月、乾坤通徹明、兔宮桂花滿、先照玉堂中。和鳴集

是年方東樹生、沈廷芳錢維城卒。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先生十七歲。

是年吳榮光嚴元照洪飴孫端木國瑚生。杭世駿、劉統勳、裘日修卒。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先生十八歲。

七月十二日、弟懿徵生。

維遹案：悼幼弟文云、次弟懿林生、越六年而懿徵弟生、是時吾母年四十矣。又云、吾兄弟三人、俱生於七月、吾以初六生、其次相後各三日、人曰茲真手足也。據此推知。

附　安人十二歲。

自云、母授毛詩、畧通大義、幼不喜讀、母令背諷、常至夜分。讀孝節錄

乾隆四十年乙未、先生十九歲。

補縣庠弟子員。墓誌銘、新製書衣敍

是年、梁章鉅、沈欽韓、包世臣、鄧廷楨、凌曙、徐同柏、俞正燮生。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二十歲。

是年、胡承珙、宋翔鳳、臧禮堂、劉逢祿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二十一歲。

娶林安人、陳見萻以詩賀之。曬書堂詩鈔卷下注

維遹案、悼亡詩云、獨坐蕭齋喚奈何、十年情事付流波。詩鈔卷下 祭亡室林氏文云、汝年二十來歸我家、而林安人生于乾隆二十三年、距此正二十歲、卒于乾隆五十一年、距彼正十年、故知在是年完婣。

附　安人十五歲。

甫知勵志女紅既飭兼肄經史風木不停。讀孝節錄

是年賈田祖秦大士戴震卒。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三十三歲。

食廩餼遇學使仁和趙鹿泉愛才如渴有棲霞四傑之目先生與焉五年三試獎待甚榮墓誌銘

維適案先生食廩餼後雖專治時文習舉子業而深覺東省教子弟甚無法以數十篇腐爛時文奉爲傳家衣鉢不攻經史諸書非治學之道也當準歐陽讀書之法自七八歲始不過十五六歲大約諸經已讀畢然後出其緒餘文亦易工矣新製書衣敘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先生三十三歲。

秋試不第。

長女桂生。

維適案祭亡室林氏文云既歸三載誕生一女我適秋試歸而晤語女名曰桂佳兆攸繫詎我命蹇依然下第。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劉大櫆朱仕琇卒。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三十五歲。

次女英生岳母棄世林安人遂遘厲瘦骨難支湯藥不離。祭亡室林氏文

是年、劉開周、濟徐松生、朱筠卒。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胡培翬、馬瑞辰生、童鈺卒。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二十七歲。

先生半途無師、茫茫然數年。秋、梅莽公會濟甯孝廉李承璉、以郡學博攝棲篆、閲先生文、謂之曰：「若心花未開、惟吾能開。」若遂師之、約回郡以郵寄文。三年、閲文六七十首、而孝廉生平爲文得力處、更樂道不倦。先生攷試餘暇、輙踵門請教。自時厥後、嘗肆力諸經、寒暑不輟、實自孝廉發之也。梅叟閒評卷四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苗夔生、孔繼涵、黄景仁卒。

子毓麟生、甫十二日殤。林安人亦病篤。祭亡室林氏文

春、作憶秦娥詞。詩餘

題過馮氏故居。自注云：「馮居北郭西偏、地頗幽静、兼有園亭之勝。余八九歲時、隨族曾祖往遊、距今二十餘年矣。歲甲辰春、以事重經其地、惟見蓬蒿滿徑、狐鼠窺人而已。聊賦四章、用存遺跡。」

是年、王筠、包世榮生、彭啟豐、鄭虎文、程晉芳、蔣士銓、李惇卒。

乾隆五十年乙巳先生二十九歲。

秋七月作遺蝎文（外集卷下）九月作詩一首（詩鈔卷下）

是年程恩澤、林則徐、陳沆、姚瑩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先生三十歲。

六月二十四日寅刻林安人逝世。（支譜、文集卷十二幼子文虎哀辭）作悼亡詩三十首今詩鈔僅錄十二首作祭亡室林氏文。秋決科大課拔先生第一爲齊魯冠以優貢生入太學。（墓誌銘）

在歷下同年友荷澤劉朗亭贈陸士衡平復帖一、杜樊川張好好詩一、宋思陵黃庭經一。（跋洛神賦十三行）

是年陳奐、汪喜孫生、孔廣森卒。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先生三十一歲。

幼弟懿徽殤。（悼幼弟文）

春赴都門應試不售（曬書堂筆錄卷四長生果）夏歸自都門與表祖萊陽趙晴虹同車。（詩鈔卷下）七月八日遵梅莽公之命裝潢家藏舊書八月三日告成。（新製書衣敍）又搜輯先八世祖中丞公詩文兼搨墨刻石（詩鈔卷下次韻寄趙桐陽妹壻注）

維通案中丞公諱晉字康仲號崑岳崇禎戊辰進士。（支譜）手書長幅一幀長丈餘及碑帖跋尾今仍藏於郝家余親見焉又著丸嘯齋集一冊內係詩文篇首附蘭皋先生敍文未刊書面題高曾

規矩下、題乾隆丁未手抄、知爲蘭皋手翰。在都門作滿江紅詞（詩餘）楊君畫馬記。（文集卷三）途中作討壁蝨檄文。（外集卷下）在家作途中連日雨同趙晴虹先生詩、至萊陽西與趙晴虹先生分途歸、復冒雨疊前韻詩、丁未夏歸自都門、感内人林殂謝、倏已經年、喟然有作詩、至家詩、次韻趙桐陽妹壻詩四首（詩鈔卷下）霖雨十一章詩（詩鈔卷上）董公某進士返魂（筆錄卷二）馬蘭花賦（外集卷二）悼幼弟文、新製書衣敘

附　安人二十五歲。

冬、完婣。

安人云、洎季隗待翟之年、爰至結縭、命以有家。（葩經小記敘）先生卻扇詩云、二十五年諧鳳卜、八千餘里壯鵬圖、鐙前滉漾窺糍鏡、切莫低聲喚老奴。安人詩云、千里良緣綵線牽、三冬穀旦結團圓、挑鐙最喜親風雅、先說周南第一篇。（和鳴集）足徵安人冬月于歸、正二十五歲。

完婣後、夫婦以詩唱和、催糍詩各一首、卻扇詩各二首、關關睢鳩、河鯉登龍門、邦家之光、飛鴻響遠音各一首。先生自記云、丁未嘉平、良夜月明、挑鐙閒話、瑞玉拈此四題、限酒熱詩成、自慙鈍拙、僅完二首、遂叨佳釀、其後二首異日方足成之、視詩箋淋漓、尚帶酒氣也、他日瑞玉乃屬和焉。（和鳴集）先生又作花燭詞次韻趙桐陽詩六首、其第五首云、得失寸心祇自知、文章憎命我終疑、來年同覓月中桂、各向蟾宫折一枝。自注、僕既駑鈍、頗爲閨中口實、故相激發、期雪斯言。（詩鈔卷下）

牟默人云、林孺人訓婉佺以禮、鍼指之暇、課令讀父書、授以孝經、內則、毛詩、尊師勸學、爲婉佺

相攸得棲霞郝蘭皋，延入甥館，爲致名師講習。已而蘭皋成進士，官戶部，封婉佺安人，夫婦同學，久官益貧，然富于著述，其書滿家，海內稟仰，尊爲經師，此孺人平生所願望者也。鈔本雪泥屋遺文節母林孺人家傳

維適案：梅叟閒評卷二、文集卷三壼海生詩草敘謂先生以連姻故，獲福山王古邨先生，並持文藝就正，遂師焉。古邨爲先生外姑林孺人之族兄，孺人備束脩，每月徵課藝，往來郵寄，凡四五年。牟氏所謂孺人爲致名師講習，殆指此。

是年，曹仁虎嚴長明生。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先生三十二歲。

春，撰詩經拾遺敘。據本書

秋七月初旬，赴濟南應試，中舉人。支譜、和鳴集

攷官茹棻、吳鼎題君子不以二句，載華嶽而一句，今夫水搏至在山，賦得雲開雁路長得長字。清秘述聞卷八

在濟旅邸，獲晤劉大紳。劉氏字寄菴，雲南寗州人，進士，初宰新城，以惠聞，旋調曹縣，不就，著有名士年譜。牟默人增補之。劉氏與偃師武虛谷友善，武氏罷官，僑居歷下，與劉氏朝夕過從，因從劉氏處得交默人，是先生拜謁劉氏，默人亦必在內。略本文集卷五五君政績記、鈔本楚詞述芳武億序、鈔本雪泥屋遺書目錄

先生由濟南返里，同行者有牟默人。九月二十五日，雨阻大于河旅次，鐙下作五烈傳。文集卷九

在濟南作步原韻二首、贈瑞玉濟南歸途有作、贈瑞玉。和鳴集

附　安人二十六歲。

作戊申秋試寄蘭皋詩二首、其末首云、小試文場久擅名、矮廬一入倍經營。案頭揮筆風添勢、夜半搆思月助明。花結錦成人易懶、雲飛露白馬登程。如君折得蟾宮桂、自爾高山聽鹿鳴。和鳴集

是年、薛傳均、朱駿聲生。莊存與卒。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先生三十三歲。

春、赴都門應試、不售。

子壽恩生。

維通案、幼子文虎哀辭云、余生三十年、未有子息、而室亦亡。粵明年再娶、又明年、兒子壽恩生。

在都門作己酉下第書以自勵詩四首。詩鈔卷下　己酉下第後聞生子喜甚鐙下醉賦時四月十二日。詩鈔卷上

四月之望、歸自都門、同行者有孫兄、王生。外集卷下臨水亭記　在家作賀岳伯王先生生孫詩、詩鈔卷下　臨水亭記。

維通案、岳伯即王古邨、先生詩注云、祖孫並己酉年生。

是年、劉文淇生。褚寅亮、任大椿卒。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先生三十四歲。

春赴都門應試，不售，作庚戌四月下第作詩。詩鈔卷下

夏歸自都門，感道旁枯柳，作枯柳賦。外集卷上

端陽後撰寶訓秋牟默人爲之作寶訓弁言。據本書

維遹案：詩鈔卷下答趙桐陽寄農語有云：庚戌長安下第年，農桑寶訓輯新編。附記：寄來農語，穆乎可思，真如錫我拱璧。但乞兒索食，苦不足耳。君家秋谷云：門臨杭稻關晴雨，吏望輶軒讀之餘，廣益搜羅有光鄙著，則是收墨莊之租，可無荒年，飽書田之粟，皆是真味矣。藉知寶訓之作，桐陽有所助焉。

初秋撰汲冢周書輯要序。據本書

梅蕣公撰灌園小史成。據本書

是年，錢塘卒。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先生三十五歲。

二月三日，鐙下讀居易録，因作書白衣觀音神呪後。文集卷四作祭外姑詩。詩鈔卷下

撰鑑略。

維遹案：此書不分卷數，支譜及登州府志均著録，未刊行。今發現其稿本在第一册内，夾紙條二：一云是編辛亥二月鈔，偶閱前人成書，時有會心，下闕。一云自東漢訖隋，所録每傷簡略，又或有目無綱，他時須檢原文補之。辛亥六月二十九日識。今察此稿已成完書，後附綱目自三皇五

帝紀起至明懷宗止詳著述攷。

附　安人二十九歲。

母林孺人逝世安人云二十九之年慈親見背終鮮兄弟孤子一身自恨爲女纓縶於人義又不得以身殉親也。讀孝節録

是年毛嶽生錢泰吉董佑誠劉寶楠生孔繼涑周永年卒。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先生三十六歲。

孟夏晦日春秋説略初稿成牟默人撰序。據本書

仲冬撰易説敘。據本書。

冬子壽恩女英俱殤於痘。幼子文虎哀辭牟默人春秋説略序

是年龔自珍姚配中梁紹壬生陸錫熊卒。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念二日梅菴公命先生赴福山爲外姑林孺人禫祭因曰爾外姑遇爾厚踰常格其令人不能忘者尤在擇師一節連姻以來即國士遇爾諄諄以讀書爲念。梅叟閒評卷二

夏裝潢舊帖。跋洛神賦十三行

七月二十七日辰刻母林孺人逝世。支譜

先生以内艱廢春秋説略業。春秋説略敘附記

先生云六月與瑞玉說詩後及素冠篇瑞玉悽然不勝悵因而罷講蓋是時外姑沒三年矣是歲七月余母見背嗚呼蓼莪之廢與瑞玉同矣豈凶禍將至四體之動幾有先見者耶偶視此編淚涔涔下十一月望後書詩說卷上

梅奔公梅叟閒評成據本書

是年祁雋藻生汪縉魯九皋江德量卒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先生三十八歲

二月既望作詩問敘據本書

維通案詩問以夫婦閒居答問之語而合著一書在當時亦藝林之佳話也安人所著葩經小記有敘無書殆采入于內詳著述攷

春牟默人從先生所借得楚詞朱子本張素存本楚詞述芳雜記

秋子應虎生梅奔公云余家玉蘭一株今歲花後蒂落於榦末平處結一果余見而喜曰此生孫兆也不旬日長子懿行舉男余趙壻曰是兒母字瑞玉父號蘭皋恰是玉蘭玉蘭應其在斯乎因以徵果爲兒號先生云兒名應虎以今甲寅年生也古人云王父名子今更賜號矣此亦嘉話也梅叟閒評卷三

初冬一日葬林孺人於金鈎同上

是年汪遠孫魏源丁晏生盧文弨謝墉竇光鼐卒

乾隆六十年乙卯先生三十九歲。

禮記箋成敘作于七月望後五日。據本書

訂正春秋說略增以十例爲第二稿。春秋說略敘附識

是年陳慶墉徐繼畬柳興恩生錢灃卒。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先生四十歲。

春赴禮部應試未售同行者有牟默人過濰縣獲交郭岱封郭君正撰經冶堂解義因屬默人爲敘未果。文集卷三經冶堂解義敘

秋默人又過郭氏處借新刊汲古閣本說文。鈔本雪泥屋遺書目録

維遹案默人校正說文即用閣本。據棲霞來人云此校本今藏在牟族某惟被蠹蛀侵蝕漫漶不清已非完書惜矣。

秋始撰讀書記

維遹案此書底稿今存共二册在第一册書面題自丙辰秋訖戊午夏。

是年彭紹升卒。

嘉慶二年丁巳先生四十一歲。

作寒蛩篇。詩鈔卷上義姬郭氏傳。

郭氏爲棲霞名士李卓甫之侍兒與卓甫以義相許梅莽公受業於卓甫先生少受業於卓甫之弟

樸園郭氏死在是年、梅莽公與同學諸君子義其事、而題其門、先生爲之傳。文集卷九

是年、袁枚、王鳴盛卒。

嘉慶三年戊午先生四十二歲。

夏、讀書記第一冊成、又繼撰第二冊。

四月望前三日作韓詩外傳攷證敘。文集卷三

十二月十二日作談夢。曬書堂筆錄卷三

是年、李棠階生、江聲、周廣業卒。

嘉慶四年己未先生四十三歲。

春、來都門、寓山左會館。曬書堂筆記卷上

維適案、山左會館在宣武門外校場頭條、今仍存。

禮部試中進士、任戶部江南司主事。支譜墓誌銘墓表

攷官朱桂、阮元、劉權之。文寧題是故君子至失之、曾子慎至遠矣、孟子曰盡至天矣、賦得鳴鳩拂其羽得鳴字。清秘述聞卷八

先生家書云、兒懿行叩稟父親安、近日疝病調理想全愈耶。家中大小俱平康。兒在外亦甚壯旺。放心。五月初四日引見、兒幸列部員、雖不及館選之榮、然草茅書生、遽叨六品、揣分自思、得此已過。況補缺後、亦得攷差陞遷、兼御史府道。古人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人子養親、幸邀天家升斗、

博滕下歡樂何如也惟部員告假雖三四月便坐算一年後日補缺未免過遲且此次分部至八十名之多何堪更遲一年重困寒士耶兒既不便請假又不能久違膝下反覆思維父親必須來京又今年九月後應有覃恩京官例得加級請封爵命之榮當令兒膝前拜舞戲綵娛親也兒在京米鹽絲絮皆所未諳出入度支尤須料理每日早赴部畫稿下衙門後更有賓客應酬現在雖有長隨二名。下缺。此書爲先生手翰今藏孫蜀丞先生處。

八月作關中義勇記九月十三日作爲東野生題畫記十月四日作雙蓮華記。文集卷十

維邁案余從先生第六世孫處見畫一幀題云蓮並蒂古稱祥今觀之何弗臧有令子聞於邦儲鳳毛卜寢昌以娛老且壽康雙蓮室足徜徉梅翁年伯大人命乞賜誨言古歷下年愚姪楊受廷識。又一幀橫書雙蓮書屋四大字左題蘭皐先生嘉慶己未成進士之年盆蓮雙蒂因顏書屋曰雙蓮此屋久屬他人咸豐三年文孫伯愷世講以脩脯所積贖得因余識蘭皐先生屬題故額余嘉伯愷能承先志雪涕書此且以愧夫爲人子孫棄其祖業而不惜者天中節後七日高密後學單爲鏓

附　安人三十七歲。

十月來都。外集卷上與舍弟第一書自注

嘉慶五年庚申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何紹基吳熙載王柏心黄汝成生武億卒。

順天鄉試、先生司外分校閱卷千餘。文集卷七皋泉敘

春、讀書記成其第二冊、書面題起戊午夏訖庚申春。

仲春、作道引書。筆記卷六

初秋、王古邨來書附詩。文集卷三壺海生詩草敘

七月八日、與舍弟書云、老親在堂、幸尚康健、故我得薄宦遊違膝下、然亦五六年後、便當爲歸養之計。桂女勿令使性懶惰、好爲人家作媳婦也。醫方便覽二本未及披閱、俟八月寄下。呂氏春秋秘書二十一種、便中寄至京。俟秋冬間不遲。我新病初起、意緒無聊、因修家書、信筆抒情、遂爾絮絮不休。外集卷上

十一月初八日辰刻、梅莽公逝世。支譜

先生與安人歸里服喪。詩鈔卷下和恒雲岩東繼述之疊前韻自注、余於庚申冬歸里。

維適案、壺海生詩草敘謂、比冬臘間行接家書、慘離五五。粵辛酉春、倉卒旋里。與詩鈔注似違、或冬由京歸、越年初詣里、故云然。又先生服闋、始來京、知安人必隨之同歸。

嘉慶六年辛酉 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初四日辰刻、子雲鵠生。支譜

維適案、支譜云、雲鵠原名雲翼、字小蘭、號仲翔、爲先生第二子。長子龍圖、三子寅虎、俱殤、皆王安人出。惟據外集卷上戊辰答族外舅王金田太守書云、兒子文翊今甫八齡、戊辰爲嘉慶十三

年距此正八年是文翊與雲鵠爲一人龍圖即壽恩又據幼子文虎哀辭文虎即寅虎爲次子雲鵠爲三子疑支譜誤記

是年章學誠馮應榴湯鵬生金榜孫志祖卒

嘉慶七年壬戌先生四十六歲

仍在家居喪

孟春下澣爲福山王古邨撰壼海生詩草敘

五月望前二日作遊方山記山在城西三十里文集卷十九月望後二日作柳亣菴記菴在邑東四十里同上

跋洛神賦十三行跋云陸士衡平復帖世罕見者丙午秋歷下同年友劉朗亭出行笥見贈劉荷澤人也洛神十三行舊爲趙桐埜學博物趙東萊人所收帖蹟多可觀此其一焉初秘不肎與後因端溪一片石得之與翁覃溪先生所識者雖神韻不同調故皆典午書之佼佼者耳此外杜樊川張好好詩一宋思陵黄庭經一俱朗亭贈竝以乾隆癸丑夏裝潢訖今年偶檢舊帖爲述其略如此嘉慶壬戌初秋郝懿行識

維遹案此跋爲先生手翰書在洛神賦十三行尾據詩鈔卷下積雪爲小山詩附句云幼婦新辭憐繡虎君王獨夜詠牽牛自注跋洛神賦知此跋作於七月七日今藏孫蜀丞先生處

是年費丹旭汪士鐸生王文治謝啓昆黄易張惠言卒

嘉慶八年癸亥先生四十七歲。

春、作版約。文集卷十一

服闋、夏、復來都、就農部職、寓曬書精舍。詩鈔卷下次韻繼述之消夏八首自注 作紫綬邵君墓誌銘文集卷十一

始撰山海經箋疏。

與孫淵如書云、癸亥夏、重詣都門、而後有山海經之作。文集卷三

是年、吳嘉賓、宋琦生、錢大昕、吳省欽、彭元瑞、吳東發卒。

嘉慶九年甲子先生四十八歲。

子寅虎殤於痘。幼子文虎哀辭。案寅虎卽文虎、說見前。

二月二十八日、撰山海經箋疏敘。據本書

附 安人四十二歲。

二月初、作列仙傳校正敘。據本書

維通案、此書及山海經箋疏、是年尚未脫稿。文集卷五老道人有云、嘉慶丙寅丁卯間、先生赴白雲觀借校山海經、穆天子傳諸書。今見山海經、列仙傳初校本、依秘書二十一種本、確據道藏訂正、是其明驗。又列仙傳凡引藏本云云、皆出先生手。蓋當時藏經之閣、安人不得登焉、故先生助之、與王石渠校呂氏春秋、託名其子伯申、迥乎不同。呂氏春秋雜志計引伯申十條、今覆按底本有七條爲石渠所校。又十二紀雷始收聲條、陳觀樓引作石渠云、與底本合、而經義述聞校月令爲引之案、其痕迹不可掩矣。

是年，劉墉卒。

嘉慶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九歲。

三月，校玉篇。手校本，說詳著述攷。

六月十日，在舍内宴會同年友李蓮堂、張夢泉，客未至，前作長生果。筆録卷四

秋，讀膠西法氏春秋取義測，因檢春秋説畧重加校正，爲第三稿。春秋説略敘附識

維適案：紀曉嵐覩是書深加嗟賞，謂吾見春秋無慮百數十家，惟兹能剗盡千秋藤葛。同上先生與孫淵如書云：前二十年著有春秋説略，其時尚未治漢學，但主於詮釋經文，及經中前後自有比例，持以銓衡三傳，是非不失毫釐，雖復拘迂，亦自謂不刊之作。文集卷二

六月十八日，作硯影敘，有云：膠西劉大木，清識士也，工摹印書，又精相硯。今年夏客都門，館余曬書堂之東軒，摩莎諸石，擇其尤者为鐫字訖，並摹其影，屬余敘其略云。外集卷上

維適案：先生家藏二硯，皆爲劉大木所鐫，今尚存。其一硯背敘云：壬子、癸丑間，于梅華書屋之西偏闢一小園，亂石自間。余登眺，得石焉，琢爲研，石色深緑，金星布滿，余異之而未能名也。膠西劉大木，精于識硯，謂余是蓋鼉磯之異者爾。夫物顯晦有時，名實相資，兹石非遇余，曷繇顯；不遇大木，曷繇名，豈獨兹石之生平也哉。乙丑季夏，尋韭氏銘並敘。計斤劉椽大木勒石。據余所藏拓片録出。據先生六世孫云：其一藏在郝氏族某處，亦有先生敘銘，惜未見其拓片。余考梅叟閒評卷二曾記此二硯形狀，前者初名緑蛙，後者名碧葉。

仲冬，作李栢村指頭畫敘，有云：栢村海陽世家，高才宿學，顧不求仕進，世亦無能知之者，獨知其畫耳。又云：其家大人曰悔道人，嘗以其法馳聲畫苑，栢村傳其家學，衍而暢之。文集卷三

維遹案：栢村筆名峰道人，父子指頭畫最爲吾省藏畫家所珍貴。余從先生六世孫處見栢村所畫蒼鷹一幀，題乙丑客都門應恂九兄屬峰道人指頭畫，是先生此文之作，其來有自。

附 安人四十三歲。

八月四日，作列女傳補注敘。據本書

維遹案：先生在嘉慶十三年與孫淵如書有云：拙荊近欲注列女傳，將上繼曹大家之遺躅，亦未知能了此事不也。足徵此書尚未完成。

是年，鄒漢勳、張穆、吳敏樹生，紀昀、王杰、桂馥、鄧琰、劉台拱卒。

嘉慶十一年丙寅，先生五十歲。

炎夏，緣事赴繼蓮龕精舍，因作戲嘲芭蕉。詩鈔卷下

端陽後，作雞愁。筆錄卷四

是年，鄭珍生，朱珪、錢坫卒。

嘉慶十二年丁卯，先生五十一歲。

冬，女幼蘭生。外集卷上答族外舅王金田太守書、筆錄卷四讀志林

長至月望後六日，重訂返魂舊稿。冬，重訂冥讞舊稿。筆錄卷二次韻翁覃溪先生丁卯科重預鹿鳴宴四

首。詩鈔卷下

是年、羅澤南生。王昶、丁杰卒。

嘉慶十三年戊辰先生五十二歲。

子雲鵠八歲始延師教讀。答族外舅王金田太守書

山海經箋疏成。與孫淵如觀察書

維遹案、此書以傳習者少、復經後人羼亂。先生徵引各籍、訂其譌謬、疏其阻閡、於是名正物辨、釐然可讀。其前雖有吳氏廣注、畢氏校本、然前者援引太博、失之雜鑿、後者精於山川考證、而疏於文字訂正。箋疏則精而不鑿、博而不雜、即有小疵、終不害其大醇、蓋亦精心結撰之作也。

始撰爾雅義疏。初名爾雅略義。

與孫淵如書云、爾雅正義一書、足稱該博、猶未及乎研精、至其下卷、尤多影響。懿行不揆檮昧、創爲略義、不欲上掩前賢、又不欲如劉光伯之規杜過、用是自成一書、不相因襲。性喜簡略、故名之爾雅略義。文集卷二又云、爾雅邵氏正義蒐輯較廣、然聲音訓詁之原、尚多壅閡、故鮮發明、今欲作義疏、於字借聲轉處、詞繁不殺、殆欲明其所以然。又云、余田居多載、遇草木蟲魚、有弗知者、必詢其名、詳察其形、攷之古書、以徵其然否。今茲疏中其異於舊說者、皆經目驗、非憑胸肊、此全書所以別乎邵氏也。墓表

維遹案、爾雅義疏爲先生畢世精粹之作、其所以別乎邵氏正義、先生述之詳矣。今執編覆按、確

乎相符。而近儒有謂是書因前人成書、增益補苴、較爲精密、此中才以下盡人而可能。郝氏於發例絕無新發明、其內容亦襲邵氏之舊者十六七、實不應別撰一書。義疏之作、剿說掠美、百辭莫辯。我主張公道、不能不取邵棄郝。余以爲未盡然也。訓詁之學、聲音文字爲本、而聲音尤爲訓詁之管鍵。聲音雖緣地域不同、方俗有殊、然其語根所由、終有痕迹可尋。邵氏雖取聲近之字、旁推其義、究不若郝氏於聲義博其恉趣、要其會歸、依同近通轉、以相統系、自多爲前人所未發。固不能與王氏廣雅疏證媲美、亦可謂不刊之作。益以經目參驗、不憑胸臆、非特爲歷來治爾雅者所無、即在訓詁學上亦屬獨闢新徑。且、書之內所包者廣、著者學力各有專長、若求全書盡善盡美、致中原無用武之地。在千百名著中、尚不一見、其難可知矣。如邵氏上卷差可與郝氏比肩、而郝氏下卷便駕乎其上、事實昭彰、無容掩諱、非獨因爲郝氏之書、偏存愛嗜耳。至云郝氏鈔襲、更不足爲累。著家往往博引經典、以爲藉徵、而經典爲公衆注疏之園囿、非個人佔有。邵氏雖引之於先、郝氏亦可引之於後、必曰轉引、非但詞繁不殺、而向亦無此體製。若邵氏之按語、郝氏引而不名者、方屬剿襲掠美、此爲著家慣例、清儒守之尤嚴。郝氏以樸學起家、豈不知斯而甘冒不韙、以予後人之口實乎。矧郝氏每撰成一篇、必與王石渠、阮雲臺、孫淵如、王伯申、馬元伯諸儒往來商榷、焉敢掠美竊自取辱。余將邵郝兩書拜讀一過、郝引經典、避與邵重、其重者亦非撮鈔、實無掠美之嫌。不過就著書體例而論、邵先疏正文、再疏郭注、井然有序、郝則詳正文而略其注。是以邵郝兩家各有所長、不可偏廢、必欲取邵棄郝、雖曰公道、實非公道。

四月、撰竹書紀年校正敘。據本書

夏、作幼子文虎哀辭。文集卷十二九月、作李飲川說春秋冊跋。文集卷四九月二十三日、作送王春溪員外游越中敘。文集卷三

附　安人四十六歲。

六月九日、作葩經小記敘、有云、廿餘年前、葩經小記草強半脫落、兼之遺忘、聊欲補葺成書、亦以追惟慈氏之訓、寄明發之懷。維時嘉慶歲在著雍執徐、六月九日、宿雨初晴、新痾乍起、溫經伊始、輒立課程、日率一篇、多至二三、或適有他事、來日補足、成之偶獲新義、隨筆劄記、取供採擇。庶幾積日累月、續成前作、無忘所學云爾。閨中文存

是年、張文虎生。

嘉慶十四年己巳　先生五十三歲。

二月、作春秋比敘。據本書

四月、阮雲臺爲刻山海經箋疏、並撰序。據本書

六月六日、爾雅釋詁一篇未畢。文集卷二再奉雲臺先生論爾雅書

六月十八日、與王伯申書。外集卷上

代作歐陽靖園六十壽敘。同上

是年、馮桂芬、陳喬樅、陳立生、洪亮吉、凌廷堪卒。

嘉慶十五年庚午先生五十四歲。

季秋、臧在東來書論校山海經、先生作答書。拜經堂文集卷三

季冬、評閱臧在東答秦小峴少司寇書及論韓昌黎書。同上

附　安人四十八歲。

冬十有一月望後四日、作讀孝節錄。

維通案、孝節爲臧在東哲弟亡於嘉慶十年乙丑秋。拜經堂文集卷五跋汪銳齋員外題孝節書後孝節錄在東作也。在東爲安人撰列女傳補注序云、歲庚午、庸再遊學京師、一時師友之盛、日以經史古義相研究。時有父子著述、一家兩先生者、王石渠觀察暨令嗣曼卿學士也。有夫婦著述、一家兩先生者、郝蘭皋戶部暨德配王婉佺安人也。庸寓吳鑑菴通政家、距石渠先生之居僅數廛、因得朝夕請益。而慕安人之學之名、特至、嘗以孝節錄從戶部乞言于安人、撰讀孝節錄一首以應。性情真摯、文辭高曠、得六朝文法、書法亦遒勁、唐人歐褚遺範也。拜經堂文集卷二

是年、邵懿辰、陳澧、李善蘭生。

嘉慶十六年辛未先生五十五歲。

宋于庭始識先生、時接言論、每致商榷、輒付掌錄、不以前輩而輕後生。爾雅義疏序

趙明府來書、問四川人謂熟爲□、不審應作何字。筆錄卷四、下同

三月十六日、作答趙明府噉問。

六月二十四日、作答張蒙泉重刻金石三例書。文集卷二

維適案、雅雨堂盧氏重刻金石三例、先生爲之撰敘。敘見文集卷三張蒙泉來書指其疏謬、故先生以書答之。

九月四日、評讀安人祭財神詩。詩附和鳴集後。

附　安人四十九歲。

葩經小記未卒業。

四月、作松岑詩草敘。閨中文存

七月、臧在東爲安人校定列女傳補注、並作序。拜經堂文集卷二

維適案、李蒓客受禮廬日記謂是書洪筠軒、馬元伯諸君更相佐助、頗爲精密。梁氏端亦注此書、其中引蘭皋先生及安人說者、僅三四處、而疏證較詳、勘訂較密。同時陳碩甫等復爲之審定、故是正頗多。端字無非、錢塘人、曜北氏玉繩之女孫、汪小米之室、閨中之秀、南北並出、此前古所無者也。

是年、曾國藩、吳雲、莫友芝、張之萬生。

嘉慶十七年壬申、先生五十六歲。

始整理證俗文、先生云、近六七年來、遇有所得、用紙劄記、藏弆遂多。今檢其紙有破損者、雨溼者、煙熏者、紙尾細書不可辨者、適者涒灘之歲、稍欲收拾散亡、集而錄之。文集卷三證俗文敘

正月七日，爲阮雲臺先生作肅慎氏弩攷。文集卷七

二月晦日，游萬柳堂，同游者胡墨莊、朱蘭坡、雪郵、立亭、鶴書。求是堂文集卷三游萬柳堂記

作鳳尾蕉賦。文集卷一記先曾祖遺事文集卷五

附　安人五十歲。

三月望日，馬元伯爲安人作列女傳補注序。據本書，下同。

十一月長至日，洪筠軒爲安人作列仙傳校正序。

是年，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吴可讀生，錢伯坰卒。

嘉慶十八年癸酉，先生五十七歲。

證俗文成。據本書

維通案：此書爲治經時零星劄記，其條貫古今，縱横經史，援引廣博，斷制切實，意在補爾雅、方言、釋名之所未備。爾雅義疏之作，類發軔於此，亦可謂其具備。蓋凡著一書，必先有具備，如王石渠爲作廣雅疏證，先治周秦漢魏音韻訓詁，以備著述之利器，由其遺稿便可窺其端倪。先生治爾雅亦然。惟一書所包者廣，著者具備未必全行充實。王氏於聲韻蓄力獨厚，故較郝氏論聲韻處精確；郝氏於目驗實物有年，故較王氏論草木蟲魚處切實。讀王、郝二名著，既可佐助治學工具，亦可啟發後生治學門徑，此學者所宜知也。

陳希白以其師郭岱封經冶堂解義遺稿，請先生讐校并索敘。文集卷三經冶堂解義敘

春、忽嬰疝病。迄乙亥之秋、養疴廢業、遂罷爾雅之役。迺因病閒瀏覽晉宋等書、又苦善忘、爰付剳記、閒命安人鈔錄。晉宋書故跋

夏五月、作刁氏墓誌銘石刻跋。文集卷四

七月、校世說新語。

維遹案、任誕篇校語書嘉慶癸酉七月廿三日、此類極多。手校本今存。說詳著書攷。

十月初九、方葆巖來訃音、爲太夫人逝世。十月十七日、先生奉書慰弔。外集卷上

十一月十八日、林皋言來書。十二月二日、先生作答書、有云、懿行官沉窮、迫難支、明歲恐要作京外之遊、亦不得不然耳。外集卷上

作記異、記星林清之變、有云、九月十五日午刻、賊衆數十人闖入紫金城東華門、皆閉禁兵及火器等營、殲擒之。六七日乃盡、渠首林清旋亦就擒、及其黨與數百人皆伏誅。筆錄卷一

附　安人五十一歲。

十二月、爲劉靜春作古列女傳詩序。閩中文存

是年、陳介祺、楊沂孫生、吳騫、錢大昭、莊逵吉卒。

嘉慶十九年甲戌　先生五十八歲。

二月、桐城張阮林卒於京邸。張君諱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著有左傳杜注辯證、經史質疑、傳巖詩集。研六室文鈔卷七左傳杜注辯證書後

維遹案先生與張阮林胡竹村胡墨莊爲至友近數年來蓋無旬日不會晤晤則必談經義。求是堂文集胡培翬序

二月二十七日作高王觀世音經靈異記。文集卷四

四月二十一日赴大通橋汎舟同游者胡承珙朱伯仁立亨暨蘭坡幼子五郎凡六人。求是堂文集卷二大通橋汎舟記

七月五日先生赴萬柳堂爲北海鄭公生日設祭同祀者涇朱蘭坡珔胡墨莊承珙玉鐎世奇文登畢九水亨陽湖洪孟慈飴孫桐城馬元伯瑞辰徐樗亭璈胡小東方朔祁門陳警園士瀛錢塘葉小鞠朝采及胡竹村培翬。研六室文鈔卷八漢北海鄭公生日祀於萬柳堂記先生賦詩紀之兼呈同集諸子。詩鈔卷下

陸敬安冷廬雜識卷二云文登畢恬谿大令以田精研古訓嘗謂宋儒好鑿空以俗訓訓古經。其尤甚者自春秋至唐書策所在皆子糾兄而桓公弟顧於千載下意變其長幼以伸己議淺者韙之。年七十以舉人大挑一等分發江西委署安義值赦令邑有兄殺胞弟之案大令列之不準援赦上游駁斥大令執不念鞠子哀泯亂彝倫刑茲無赦之經義以諍之大府已定劾休適歙程春海侍郎恩澤主試廣東取道豫章大府欵之侍郎問大令起居甚悉事乃得解嗣補崇義卒官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楊至堂河督刊行於世。

維遹案畢亨原名以田字九水一字恬溪嘉慶十二年丁卯舉人受業於戴東原能通經學小

學。壯年爲孫淵如幕賓、孫氏著述多引其說、據清史列傳孫星衍傳、謂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一書、九水有所助焉。丁卯科攷官朱蘭坡與九水詩云、玉壺敢詡靜中明、稽古功深合得榮。近海徧隅知實學、通經博識雪虛聲。議登虎觀差能稱、材到龍門自不平。當日戴憑重坐席、絳帳原是舊諸生。小萬卷齋詩稿卷九知九水先生在乾嘉間頗爲儒林推重、惜其著述大半散逸、或助他人著述而隱其名、後世知之者寡、故特附識於此。

陳恭甫來書兼寄五經異義疏證。文集卷二答陳恭甫侍御書

作蒲葵扇賦、經冶堂解義敘。文集卷一

附　安人五十二歲。

八月二十六日、作記從表妹林氏遺事。閩中文存

是年、龍啓瑞、周壽昌、孫衣言生、程瑤田、張問陶卒。

嘉慶二十年乙亥先生五十九歲。

設館授徒。外集卷上奉阮雲臺先生書

春、初賈髯山伸以二詩見貺、並屬和、先生時正抱恙、未果、旋復寄十首、先生在夏初舊恙少痊、遂步二首、兼附一絕。詩鈔卷下

與王伯申書、論沈約宋書無刑法食貨二志、乃刺取紀傳補之。並欲撰晉宋藝文志、不列古書於前、但採晉宋人著述標其最目、各爲條流、亦如漢志藝文之體。然難於隱栝、失在罣漏、恐見聞短淺、將來

未易可成也、聊擬度之耳。文集卷二

九月作晚菊詩、詩鈔卷下晚菊賦、文集卷一冬日齋中看菊敘。外集卷上

十二月作補宋書刑罰食貨志敘。文集卷三

作宋瑣語。據本書

是年彭玉麐生、梁同書、周春、姚鼐、段玉裁、楊芳燦、伊秉綬、舒位、洪震煊卒。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六十歲。

移居海岱門東齊魯會館。詩鈔卷上買竹行敘

與陳恭甫書云、爾雅之業屢經削草、卒未成書、期以二三年間粗當了畢、便可消遙無事、年衰計短、無可營生、近住海岱門東齊魯會館、地頗閒曠、將謀授徒、自同食力。外集卷上

晉宋書故成、胡承珙序作於六月十三日。

夏刻宋瑣語、補宋書刑罰志食貨志及晉宋書故。文集卷二與馬元伯書

作丙子夏刊宋瑣語諸書向友人索價因賦短章詩。詩鈔卷下

六月作奈氏譜敘。文集卷七

與鄧湘皋書。文集卷二

維遹案、此書未記年月、據南村草堂文集卷三湘皋自訂年譜序、是年湘皋之母逝世。先生書內有云奉菲奠及附贈宋瑣語、故廁入此年。

答陳恭甫書云、前二年中曾惠手問、兼承遠頒異義疏證、展誦之餘、如聆謦欬、意甚樂也。居常私念五經異義一書、紛綸葳蕤、隱栝宏通、漢儒舊説、多藉收羅、實古經之淵囿、箋注之郭郛也。不獨因爲許君之書、偏存愛嗜耳。鄭君之駁、過於掊擊、鄙意雅所不喜。且經生師授、各有門風、異撰何傷、亦各其志。推此而言、鍼膏發墨、亦屬詞繁、況五經無雙之許叔重者乎。愚病此久矣、聊因尊著一發洩之。自惟狂簡、幸望大雅辱而裁之。賤患偏痁、三載於今、邇來體氣差覺平復耳。以此之故、蟲魚輟注、良以慨然。比緣間廢、聊栞瑣語小書、欲爲索米之資、自比鈔胥、不堪覆瓿、衹恐流播人間作話柄耳。今從同年趙穀士編脩寄上此書、竝拙荊列女傳補注各一分、並希加以是正。燕閩相望、眠食爲珍。文集卷二

作晉文鈔。與馬元伯書

十二月初與馬元伯書。文集卷二

作贈奉直大夫賈公傳。外集卷下

附　安人五十四歲。

作晉宋書故跋。據本書

先生養疴、雖罷爾雅之業、仍披卷停吟、安人每以郤書靜攝爲箴、顧不見從。迺因病間、劉覽晉宋等書、劄記、安人助爲鈔錄成帙、不欲委之塵麓、因慫慂付諸鐫鎔。本跋

李慈銘云、此跋可作千古佳話、以眎李易庵金石錄序作于嫠居亂後者、爲不同矣。李氏手校晉宋書故、

今藏北平圖書館

是年、劉蓉生、崔述莊、述祖卒。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六十一歲。

初秋、讀屺思堂詩集、隨錄數篇以資吟賞。筆記卷上劉維川詩

初秋二十二日作買竹行詩。詩鈔卷上

八月望後一日作榆夾錢詩、敘云偶讀小倉山房、喜其解脫、因檢舊作、補成四章。詩鈔卷下

重九後二十有五日作花市買菊敘。外集卷上

冬十一月八日作重修石泉洞龍神廟碑。文集卷十一

作除夕詩、末句云今日還是尾丁丑、明日便爲戊寅首。詩鈔卷上。

是年、龔橙、閻敬銘生、陳鱣、李賡芸、惲敬、嚴元照卒。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六十二歲。

鄧湘皋來書有云、拜惠以來三載於茲、曾一書之未達、以在喪不敢越禮言謝。南村草堂文集卷九

正月、爲補三國蜀志作程畿傳彤傳。文集卷九

仲春九日、胡竹巖邀先生及同戶曹諸子小集思豫堂觀劇、先生以詩紀之。詩鈔卷上

八月、作狐卜。筆錄卷二 十月、作印文反戾。筆記卷下

作口琴賦、文集卷一 夢死得官糞得財解、外集卷下 因果談。筆錄卷三

是年、劉傳瑩、郭嵩燾、劉毓崧、蔣春霖、方宗誠生、翁方綱、董誥、吳錫麟、孫星衍卒。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六十三歲。

子雲鵠、完姻、配王氏、福山縣褚佳疃餘英長女。餘英爲嘉慶己巳進士、湖南善化縣知縣。支譜及外集卷上代婉佺謝四史疑年錄啓

正月、作瑞雲頌。外集卷上二月十六日、代安人作謝四史疑年錄啓。自注、此書爲阮雲臺先生之側室劉文如書之撰。

夏、作難老賦、罵病賦。文集卷一

七月初五日、胡培翬等復祀鄭北海於萬柳堂、同祀者元和蔣香度廷恩、新城陳石士用光、嘉興錢衎石儀吉、桐城光栗原聰諧、長洲陳碩甫奐、崇明陳辛伯兆熊、鶴山馮晉魚啓蓁、邵陽魏默深源、武進張彥惟成孫暨朱蘭坡、胡墨莊、徐樗亭、而甲戌年同祀者洪孟慈已官歿湖北、先生以病未能至、其餘六人俱已出都。研六室文鈔卷八漢北海鄭公生日祀於萬柳堂記

十二月二十三日、作醉司命說。外集卷下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六十四歲。

正月七日、作綫具式。筆記卷下正月十日、詩末句云、今日人春纔十日、年登八八及兹辰。詩鈔卷下二十五日、作記雪。筆錄卷一

二月中旬、復訂正爾雅、謂此書期以二年當可了畢、便欲掛冠、身作閒人。外集卷上與方雪浦書

六月、與兩浙轉運使方雪浦書。同上八月、作馬笑。筆錄卷二十二月三日、與莒州莊杏園同年書云、弟投老殘年、官情久淡、所以未能引退者、非有所戀、徒以無家可歸、又恨力緜無處買山、而隱然思歸之念固無日而忘也、弟近欲醫貧、亦思教讀、而生徒寥寥、館金又薄、令人喚奈何也。外集卷上

是年、勞格、丁寶楨生、焦循卒。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先生六十五歲。

作記疫。筆錄卷一

是年、李元度、俞樾生。吳鼒卒。

道光二年壬午、先生六十六歲。

爾雅義疏成。

陳碩甫云、先生僻處京之東偏、杜門不與外政、雖僮僕不具、弗顧也。道光壬午歲、奐館汪戶部孟慈喜筍家、先生挾所著爾雅疏稿、徑來館中、以自道其治經之難、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與老妻焚香對坐、參徵異同、得失論不合、輒反目不止、艸木蟲魚多出親驗、訓詁必通聲音、余則疏於聲子盍爲我訂之、奐時將南歸、不敢諾、丙戌、猶子兆熊殁於官、再入都、而先生古矣。陸刻爾雅義疏跋

道光三年癸未、先生六十七歲。

二月十二日、生孫名聯蓀、字向榮、號伯楷、改從伯愷、附貢生。支譜

是年、張裕釗、李鴻章生、汪龍卒。

道光四年甲申先生六十八歲。

撰荀子補注。

二月與王伯申論孫卿書有云楊注動多疐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文集卷二

六月五日女幼蘭殤先生時正養痾端憂暇讀志林。筆錄卷四讀志林

閏七月二十四日與李月汀璋煜比部論楊倞書。文集卷二

八月望日作郝氏族譜攷。文集卷七

十一月撰晉文鈔敘。文集卷三

維遹案此書未刊世所鮮知今亦在先生遺稿内詳著述攷。

是年曾國荃何秋濤生。

道光五年乙酉先生六十九歲。

二月初六日卯刻卒於京邸四月子雲鵠扶柩歸里五月之望舉葬於金鉤先塋。支譜墓誌銘

胡竹村云余初至都聞先生名謁焉其後遂常往還時先生方治爾雅疏有所得必以相咨先生爲人恂恂謙退吶若不出口然自守介不輕與人晉接遇非素知者或相對竟日無一語惟談論經義則喋喋忘倦所居四壁蕭然庭院蓬蒿常滿僮僕不備先生處之晏如浮沈郎署二十七年視官之榮悴若無與於己者而惟一肆其力於著述。下略先生淹抑户曹未遷一官貧病相侵尋以徂逝而其同歲生同部屬起家持節鉞於外者比比人或以是爲先生惜又或咎先生不習吏事仰

屋著書以故無表建於世。是殆不然，丈夫之仕也，固宜乘時樹績，俾朝廷收用人之效，然亦視位之得爲與其性情才力如何耳。若不自顧度而冒進矯拂以爲之，必阤。先生勤勤斷簡中，整齊蠹剔，明古義以詔來者，其益於世甚大，設令舍其所業，抱牘以馳，吾未知其建立何如，其官之升沈未可知，而其不能著作繁富以傳於後則固有斷然者。由是觀之，先生未爲失已。下略。研六室文鈔卷十郝蘭皋先生墓表

附　安人六十三歲。

歸里，整理先生遺書以求彰顯於世。墓銘、墓表

九月十七日生孫，名聯薇，字小翔，號近垣，官順天府同知。支譜

維遹案：安人自歸里後事迹蕭沉，無從稽攷，故譜亦至此告結。據支譜，安人卒於咸豐元年正月初十日申刻，享壽八十有九。而遺書之刻，皆由文孫聯薇陸續付梓。余曾見聯薇爲刻遺書經過艱難自敘及解嘲七絶四首手稿，不禁嘉聯薇能承先志也。

附郝蘭皋先生著述攷

已刊者

詩經拾遺刻入郝氏遺書內、以下凡未註明者、同此。

案元稿與校汲冢周書合鈔一册、名曰詩書拾遺。舊藏郝氏曬書堂、今歸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以下凡舉校本稿本未註明者、同此。

寶訓八卷

汲冢周書輯要一卷

案初校本依秘書二十一種本、今存。

易說十二卷

案末附易說便錄、故刻本作十三卷、元稿分爲二册、無卷數、今存。

詩問七卷

案此書中引瑞玉曰云云、卽繼配王安人葩經小記之說。其釋詩不盡宗小序及傳箋、然亦不盡廢也。又引牟默人詩意、牟氏所著詩切初名詩意、先生爲之撰敘、亦稱詩意。此書未刊元稿今藏國立山東

大學。

詩說二卷

案此書專調和漢宋、不主一家、亦多夫婦問答之詞、殆與詩問互相發明耳。

書說二卷

案、詩說書說初名碧窗雜記。攷山東續通志藝文志既著錄詩說、書說、又著錄碧窗雜記、而雜記一書無從獲見、疑郝氏著述必有散逸者。今由其遺稿內果檢出此書共二冊、總名碧窗雜記、內容一爲詩說、一爲書說、編通志者乃本府志未見元稿、可斷言矣。

禮記箋四十九卷

讀書記八卷

案、此書有湖南刻本、篇首附秀水金蓉鏡序、遺書未收入。纂輯韓詩、鄭氏周易、尚書大傳、石經、攷經義、及帝王遺書逸文。頗詳愼、有裨經學、不得以玉屑視之。元稿今存。

春秋說略十二卷

春秋比二卷

山海經箋疏十八卷附圖讚一卷訂譌一卷

案、是書初校本依秘書二十一種本、今存。有嘉慶年刻本、遺書刻本、堪稱郝氏精粹之作。惟大醇不無小疵、故刊訖後尚有先生同年張介侯及友人臧在東來書訂正。今錄如左。

張介侯來書云、一昨承示大箸山海經箋疏、俾爲校正譌誤。澍念此書校勘者自雲臺侍郎師而下共十七人、皆碩學淹通、自必精審無玼、況以澍之陳掾馳逐、未嘗旭歷于學、其何能有一得之補乎。日來披尋一過、似有罅漏、尚待補苴者。如南山經猨翼之山多蝮虫、郭注虫古虺字。箋疏引說文云、虫

一名蝮。虺以注鳴、是虫虺非一字、與郭義異。按說文當作虫。一名蝮、蛇下虺字、係後人竄改者。句餘之山、郭注句章餘姚因此為名、見張氏地理志、箋疏以為張晏。按太平寰宇記引張敖地理志、當是張敖。西山經崇吾之山、有獸如禺而文臂豹虎。箋疏言獸矮有虎豹之體、故被是名。按博物志所言、本是虎僕、毛可為筆、故辭人呼筆曰虎僕、御覽引字有譌、不足據也。北山經決決之水、中多人魚、箋疏謂鯢字古省作兒、兒從儿、即古文人字、上闕脫、止存下人字。按以此人字、係兒字闕脫其上、何下句嬰兒兒字不闕脫耶。史記有人魚、即今之孩兒魚也、此不必改者。中山經太山有草、其葉如荻。郭注荻亦蒿也、音狄。箋疏謂荻當為萩、狄亦當為秋、字形之誤。尒疋蕭萩、郭注云、即蒿。按荻字是、不得作萩。萩是梓木類。尒疋蕭萩本宜作荻、觀郭注皆云蒿、可知作荻者是。海外北經北方禺疆。郭注字夅冥、水神也。箋疏謂夅冥禺疆聲相近、夅冥即禺京、禺京即禺彊。按禺京、禺彊、夅冥均為水神、各自一人、猶之重黎、吳回、祝融皆是火官、不得合為一人。然謂禺京即禺彊、尚可以京與彊通、如鯨魚作歸魚也、禺京為禺號之子、禺號為黃帝子、則梁簡文所云、禺京為黃帝孫者相合。若夅冥則少昊子脩也、焉得合為一人。海內東經贛水出聶都東山、箋疏謂贛水一名豫章水、郡縣俱因水得名。按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蓋水亦因郡縣得名也。大荒東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箋疏言帝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大荒西經又有帝俊妻常羲。疑常儀與常羲為一人。按常羲當作常儀、呂氏春秋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顯係二人、不得云常儀即羲和也。老童生祝融。箋疏引大戴禮帝繫篇、老童娶竭水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按竭水之子驕福、一作驕骫、見世本、又作嬌極、見漢書古今人表。

大荒北經深目民之國肦姓。郭注云、眼絕深、黃帝時姓也。按王會解有自深國。自古文鼻字、見說文、是自深卽鼻深、亦卽目深矣。箋疏以黃帝子有滕荀姓、疑肦姓或滕或荀、此說非。□民之國亦肦姓、又豈譌文乎。又訂譌卷内崇吾之山有木員葉而白柎。云經文柎當作拊。此說非。柎與跗通、華足也、經文作柎不錯。黃帝是食是饗。郭注所以得登龍于鼎湖而龍蛻也。訂譌云龍蛻二字譌、按宜作靈蛻、御覽作靈化亦通。積石之山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郭注今在金城河門闕。訂譌云門字衍。按門字不衍、當在今字之上。三危之山有獸名徼徆。訂譌云徼當爲獒、徆當爲㹢。按獸名有不從犭者、如牴牻□□獪□是也。如徆作㹢、則徼宜作獓、不必作獒也。有鳥其名曰鵰。郭注扶狩則短。訂譌云當爲扶獸則死。按狩與獸古字通、車攻詩之搏狩、漢人作搏獸。有川在尾上。郭注川竅也。本不誤。訂譌云川當爲州。按川穿也、卽竅也。竅穀道也。爾雅之白州、燕亦當作川。余續黔書川字說最詳。番條之山減水出焉。郭注音減損之減。訂譌云郭注音減、則經文不當作減、未審何字之譌。按經文當爲咸字、如漢咸宣之咸。注亦音減也。金星山其木多彫棠。訂譌云彫疑當爲彤。按草有彫胡、木不當有彫棠乎、必非彤字。實惟川之九都。郭注九水所潛、故曰九都。訂譌云郭注潛字誤。按潛宜作渚、渚聚也。又或作瀦、瀦亦聚也。故孟諸一作孟都。嘉榮服之者不霆。郭注廷搏之廷。訂譌云當爲艇脯之艇。按郭音似引古語、宜從之。古廷字有定音、見匡謬正俗。女几之山多閭麋麖麂。郭注假毛豹腳。訂譌云假當作猿、豹當爲狗。按假宜作猥、卽猥犳也。不當爲猿。言毛似猥、腳似豹耳。凡此數條、雖于書之大體無關、然閣下精心果力、尚有此失、則信乎箸述之難也。澍所言儻有遠盩、仍希大雅教之。養素堂文集

臧在東來書云、山海經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凡二見。箋疏曰、郭既音盼、知經必不作盼。未審何字之訛。庸箋云、盼字不妨有兩讀、手示以經典內凡加音者、必係異字、若同字不須加音。鄙見以經典內加音有異字者、多同部及聲相近之字也。有同一字而其讀不同者、乃高下疾徐之別、猶後世一字有四聲、而其義亦因之而異也。顏氏家訓音辭篇云、鄭元注六經、高誘注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又如公羊傳一伐字而有長言短言二讀。釋名一天字而有舌腹舌頭兩言、一風字而有橫口合脣言之、踧口開脣推氣言之之別、皆同字異讀之證也。又禮記樂記、祭義皆有易直子諒之心句、鄭讀俱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皃。周禮冢宰之職、六曰主以利得民。鄭康成云、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注云、布泉也、布讀如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偏。是皆同字加音之明證。其所以異者、不子之子與父子音異、疑立之疑與疑盧音異、利民之利與財利音異、宣布之布與布帛音異、故疑然今本公羊傳作仡然、而不子當從徐仙民將吏反、陸德明如字非也。樂記祭義釋文同。手示云、盼字從分聲、即使有兩讀、似不得以盼音盼。庸案、盼從分聲、一語已了、然字從分而讀亦從之者、如詩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從青聲、盼從分聲、爲真清合韻、詩人必不讀盼敷莧反也。又如王褒九懷、進瞵盼兮上丘墟。此讀盼如

彬、又讀瞵盼如瞵矉、聲雖小變、猶爲盼之本音、古讀原近是也。然詩美目盼兮、徐仙民敷諌反、呂忱字林匹簡反、又匹莧反、陸氏毛詩音義敷莧反、論語音義普莧反、音切皆轉入元類、與分聲之本音真文類已不同、故郭必加音。猶禮記子諒、恐人讀爲父子、故鄭亦加音矣。釋名釋天曰、豫司兖冀以舌腹言天、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天、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夫三百篇天字古音在真類、而顯坦二釋、取音相近者、已轉入元類、故知郭傳盼音亦轉入元類。景純仙民皆東晉人、而非三百篇之盼與倩韻也、釋名釋天之由真轉元、亦同斯例。山海經內郭音似此者、皆非誤也、聲音之道、當於今之異者、會其同、又當於古之同者求其異。庸雖能言之、而未能盡之。北次山經、㯂山其中有鱯黽、郭傳鼀黽似蝦蟇小而青。箋疏曰、鼀當爲耿字之譌、耿黽見秋官蟈字注、亦見爾雅。馬元伯曰、爾雅郭注耿黽似青蛙、□□似蝦蟇。此云似蝦蟇、則不得以鼀黽爲耿黽。秋酉古同聲、鼀疑即□之或體、□說文讀如戚、□之變爲鼀、猶繩之音爲秋也、秋戚亦一聲之轉。手示云、郭鼀黽似蝦蟇小而青一句、兼包爾雅二物、若但云似蝦蟇、則是□□。又云小而青、則兼耿黽矣、爾雅言在水者黽、此經曰黽皆水族也。庸以尊說與馬君說皆是、而分析未清、何則、爾雅上文鼁䵷蟾諸、郭注云似蝦蟇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此一物也。下文在水者黽。郭注云、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此又一物、蓋同類異種。山海經注實兼爾雅二物、言之、尊說融會二經注最善、然以黽爲兼有鼀黽耿黽義、則可以鼀即耿字之譌則不可。馬君詮發鼀字之義至精、能心知其意、確不可易、特謂此注言似蝦蟇、則不得以鼀黽爲耿黽、似失之太拘、但不得以鼀爲耿之譌、何妨以黽爲耿黽、是於郭氏兼包並舉之旨有未察耳。庸請

申言馬君鼃字之義、曰說文黽部鼊下云、䵶鼊詹諸也、詩曰得此䵶鼊。今毛詩作得此戚施。言其行鼊鼊。又鼀下云、黽□。舊作先竈訛、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鼀、其行竈竈。此即孟施施從外來之施施也、舊作先夫訛、今改正。從黽從先、先亦聲。鼀下云、鼀或從酋、然則鼀䵶實一字也、今爾雅作鼀䵶蟾諸者、鼀即□之訛、釋文字從去起據反、則陸所見本已誤。䵶即竈字、不當重出、以說文校之、則□當爲□、釋文音秋、則陸本已譌。今通志堂本作䵶從鹵、更誤中誤矣、然即此可證展轉相乖之致。昔此奉復鄙說、如有可采、或附之訂訛、並以質之馬君。

先生答臧在東書云、漢儒不言音、故多譬況假借之詞。晉人始言音、故多取字異聲同之字以定本文之音。如山海經、穆天子傳、方言之類、皆郭氏注、其所作音、大氏取用異字、閒有同字者、必與正文相涉而譌。承示鼀䵶詹諸一條、讀書精細、當采入拙著爾雅古音義疏中、舊引說文虫部𧓉鼀詹諸之文以證爾雅□□□字之譌、自以爲得之矣。今以先生及馬元伯之論剖析精當、勝於鄙見遠甚。又馬虞部引夏小正鳴蜮傳曰屈造之屬也、淮南說林訓鼓造避兵、高誘注鼓造亦蝦蟇、造竈戚古音同、去屈□音相近、屈造鼓造鼀䵶□□皆一聲之轉、郭注爾雅云淮南謂之去父、廣雅去蚊蝦蟇也。□字非譌。

臧在東又云、按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注音美目盼兮之盼。又黃山盼水出焉、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又皋塗之山有獸名曰玃如、郭傳音殺嬰之嬰。箋疏曰、當為玃、注當為貜、按玃貜實一字、凡犬旁豸旁之字皆互通矣。北山經單張之山有獸名曰諸犍、郭傳音如犍牛之犍。神囷之山、郭傳音如倉囷之囷。東山經番條之

儒藏

山減水出焉、郭傳音同減損之減。海內東經肆水出臨晉西南、郭傳音如肆習之肆。箋疏曰、水經注本引作肆水、故郭音肆習以別之。按肆亦古肆字。鄭注玉藻云、肆讀爲疑。此經如作肆水、傳當云音肆習之肆。大荒南經有山名曰去痓、郭傳音如風痓之痓。有小人名曰菌人、郭傳音如朝菌之菌。海內經有菌山、郭傳音芝菌之菌。凡郭音經傳同文者十見、皆一字有異讀之明證、可決非相涉之譌、並無藉取徵於他書矣。至說文䵹字與鼀䵹鼁皆一聲之轉、蝌鼀之不得連文、猶鼀䵹之不得連文也。說文虫部之□誤爲竈、猶爾雅釋魚之□誤爲䵹也。去聲古在魚類、與幽類異、竈之爲鼀實形之譌、許書所載皆三代古文、與爾雅相表裏、正以鼀䵹本一字、故爾雅鼀䵹當從說文作鼀□、不得援廣雅去蚁、爾雅注去父、遽執爾雅從去爲不誤。鼓與去皆魚類、屈則遠在脂類、蝌則仍與竈、西秋戚爲一類、未可強合。鄙見雖然、恐啓黨同伐異之習、故不復論難、附識於此。王懷祖先生見前書云、尊說據說文以訂爾雅之訛、是也。十月五日識。拜經堂文集卷三與郝蘭皋農部論校山海經書附郝氏答書

先生與王伯申書云、山海經箋疏者、本自末學、不更師授、深慙疏拙、未敢效劉舍人於車下干沈隱侯也。謬承吾兄激賞、敢遂仰丏高明、亟加是正、兼肯賜之教言、登諸簡首、俾享帚之珍、摵石之謬、得以流布人間、亦鼠坻牴糞後一種話頭也。昨聞書麓未以自隨、謹上書五種、以資檢校、計廣雅疏證、畢氏山海經新校正、吳氏廣注、及玉篇、廣韻等。外有需檢看者、仍開書目剋取、再當呈上。肅茲奉瀆、卽候伯申大兄大人日安、不具。自昭代經師手簡二編錄出

竹書紀年校正十四卷附竹書紀年通攷

案、初校本依秘書二十一種本、今存此書。據唐志分爲十四卷。先生以爲後之編書者雜入紀年中、並疑是書古有二本、及其注非沈約撰、援證確切、可謂明論、校勘精慎、尤爲餘事。

證俗文十九卷

補宋書刑罰志一卷

補宋書食貨志一卷

宋瑣語

晉宋書故一卷

爾雅義疏十九卷

案、此書之作、始於嘉慶十三年戊辰、落成于道光二年壬午、歷時正十五年。中因養痾廢業三年、舉實數言、則云十二年也。段氏說文解字注、計作十八年、王氏廣雅疏証、計作八年。據吾友劉盼遂先生所著段王年譜。宣平此三名著、爲儒林所最推重。爾雅義疏有阮刻學海堂本、陸刻木犀香館本、及郝氏家刻遺書本。阮刻據王石渠先生刪削本、陸刻又據阮本復經陳碩甫重行校勘、多刊俗字、遠勝阮刻本、家刻本、家刻本所謂足本是也。陳碩甫跋陸本有云、高郵王先生爲蘭皋先生通訂全書、刪削之甚至、數十字、數十句、不更增易其字、而家刻本宋子庭序云、陸本與阮本無異、嘉興高君又得足本以校阮陸兩本、多四之一。或云刪去之文出高郵王石渠先生乎、或云他人所刪、而嫁名于王。案宋氏既見陸本陳跋、反謂出於假託之詞、殊失其實。前數年上虞羅叔言得王石渠撰爾雅義疏刊誤稿、此案

於是大白羅氏有跋見殷禮在斯堂叢書。

阮雲臺來書云、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予姻家劉端臨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爲魯之方言也。執禮者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宜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話者也。楊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尚釋之、況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記小辨一篇足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學也。晉國當時或有此學、猶漢急就章、宋王安石字說之類、然不可攷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順與訓通借、即訓詁之訓、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亦固十變之棋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學甚明、何後儒之昧昧也。訓詁錯則言語錯、執古聖之書以小辨破其言、而斷斷論之、道義皆錯矣。使古聖人見後人如此錯解之、必啞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爾雅之學、則五經四書皆鼠璞矣。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許之、以爲得其簡矣。以簡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

孔子曰、辨言之樂不下席。余與子接席而辨之、其樂何如。研經室一集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海錯

燕子春秋

蜂衙小記

案、以上三書底稿合鈔一册、今存。

荀子補注二卷

案、王先謙荀子集解采入此書。

張介侯來書云、嚴風朔雪之時、訪閣下于齊魯會館。入其門、落葉滿階、升其庭、積塵盈几、聞書聲琅琅可聽、則閣下方詠諷古經也。頃之、閣下自內出、被敝羊裘、狀殼穀然、弟乃深歎閣下之溺苦于學而不以貧爲病也。然閣下雖嗜貧、而弟則淚涔涔、心焉痛之。既而見照圓嫂夫人方以爾雅疑事詰難、弟雖勉彊酬畣、亦幾辭窮、則又羨嫂夫人之拏經不勌也。歸來慨慷不已、擗膺自咎者久之。頃聞錢恬齋方伯同年不日入都、與衎石侍御商之、當嚮恬齋言爲銷書百部、稍可以爲日用之需。又知閣下天素高亮、不肯向人乞憐、此弟與衎石之意、與閣下之貞介無損、亦可爲者。恬齋爲政明敏、操守廉潔、曩來甚佩服、閣下必有以應之。願勿卻以副友朋之意爲禱。承示荀子補注、大致精確、弟蠡管所及、輒爲改正七條、未審是否、尚祈教之。養素堂文集卷十四與郝蘭皋戶部同年書。

顏氏家訓校記

案此書未刻入遺書內有太原圖書館鉛印本篇首附晉城郭允叔先生序末附武昌張損菴陽城田玉如兩先生跋張跋謂郝先生顔氏家訓校記一卷田君玉如得其手跡于太原書肆原用漢魏叢書本校記於眉端前後均無欵識惟記內自稱某某名者三又與牟默人商榷數事均可信其爲郝先生也案張說甚是曬書堂文集卷五亡書失硯云昔年余有顔氏家訓係坊間俗本不足愛惜乃其上方空白紙頭每檢閱隨加箋注積百數十條後爲誰何攜去至今思之不忘也知此書佚已久今竟刊行于世豈先生所能料及與復察刻本都凡百二十餘條與文集所云均合

曬書堂詩鈔二卷

曬書堂詩餘

曬書堂文集十二卷

曬書堂外集二卷

曬書堂別集一卷

曬書堂筆記二卷

曬書堂筆錄六卷

曬書堂時文

曬書堂試帖

曬書堂和鳴集先生與王安人合著

未刊者

說文廣詁

案：此書依汲古閣刻四聲韻譜本，用黃筆批注。山東續通志藝文志著錄。謂此書乃其在試闈掌謄錄時所輯，故皆用黃筆。今察是書間用墨筆，蓋續有增補。又有附鈔本六冊，編爲十四卷，張濬校。說文廣詁書後云：說文廣詁，郝蘭皋先生草創未成之書也。依四聲韻譜本，用黃筆作細楷，葉縫、帙眉、旁行、斜上，錯綜皆滿，無次第。其哲嗣先生隨文鈔錄，編爲十四卷，始一東，終一百十九甲，蓋其慎也。然殊失許氏始一終亥之義，恐非蘭皋先生之本意耳。其編錄字句，去取前後之間，似亦間有不達蘭皋先生之詣者。丙申歲，濬捧檄權菑棲霞，訪先生未刻之遺書。同年郝誠之迺以此書原鈔二本屬校勘，竊以鄙意略加是正：一曰刪，一曰增，一曰乙。校未及半而瓜代有期，未能卒業，竊有憾焉。因書，肊見於其後，以俟世之精於此學者董而理之可也。丁酉仲春，黃巖後學張濬誌。案：張氏書後一文，余從蘭皋先生後人處獲見副鈔本第一、二冊，有朱筆增刪者，知出張氏之手。惟余編訂此書，仍遵整理先儒遺稿慣例，依元書次第，不從張說。今藏清華大學圖書館。以下校本、稿本凡未注明者同此。

校正大戴禮記十三卷

案：依盧氏刻本書眉行句間校語，錯綜約七十餘則，間引張氏本、仁山金氏、戴東原、張蒿菴、宋于庭及其同邑牟、盧、坡諸人之說。曬書堂文集卷三。嘉慶十三年戊辰，與孫淵如書有云：韓詩外傳、大戴記俱有訂正，即今尚未脫稾。尋嘉慶十六年辛未，宋于庭始識先生，知此書殆成于嘉慶十六年後。

校正韓詩外傳十卷

案、依嘉慶己未味經堂刻本、校語在書眉、計九十餘則。惟稱兄曰案、知爲先生胞弟懿林鈔錄。又引牟默人說。牟氏手校韓詩外傳及淮南子、近在濟南亦搜得。據王獻唐先生來書云、此二書皆傑作也、時人所捧之黄羲翁、顧千里、以校勘名者、較之誠不足道。蘭皋先生亦不及也。郝牟兩家遺著、同時發見、誠藝林之幸事也。

校正淮南子二十一卷

案、依漢魏叢書本、校語亦在眉端、或在字行間、增字、乙字、計壹百十餘則。

校正前漢書

校正後漢書

案、上二書依汲古閣本、計校五百餘則。引牟默人說極多、牟書存否尚不可知、而雪泥書屋遺書目錄、亦未著錄、尤足珍貴。

文心雕龍補注十卷

案、支譜著錄、名曰補注、今仍之。依養素堂刻本、即姚培謙所刊黄叔琳輯注初刻本。全用細楷書在眉端及字行間、並有紙條貼在內、計壹百九十餘則、意在補正黄注及疏證正文。在正緯篇、歷秀篇有云、愚聞之紀大宗伯曉嵐先生云云。攷紀氏卒於嘉慶十年、此書之作、始于嘉慶初年、與

校正說苑二十卷

案依漢魏叢書本、計校五十餘則。

校正新序十卷

案依漢魏叢書本、計較四十餘則。

校正鹽鐵論十二卷

案依坊間俗本計校七十餘則。

校正世說新語

案世說新語及世說新語補、裝成一冊、皆坊間增訂本。校語書在紙條、貼在字行間、計壹百二十餘則、補證劉孝標注、駁正世說勘誤及訂定誤字。

穆天子傳補注

小爾雅補注

校正急就篇

案以上三書合鈔一冊、書面題甲子年輯□韭氏本。穆天子傳據文選注、水經注、唐宋類書及明藏經本校之。曬書堂文集卷五老道人篇有云、白雲觀者、都中之名勝、有道藏焉。嘉慶丙寅丁卯間、余再三遊歷、登藏經之閣、披甲乙之函、曾借校山海經、穆子傳諸書。攷甲子爲嘉慶九年、丙寅爲嘉慶十一年、知是書鈔本在校書之前、故校語在眉端。

校正風俗通義四卷

案依秘書二十一種本校語甚少。

校正昭明文選六十卷

案依六臣本校語在書眉、書在紙條者、大半殘闕、間引劉奉世、何義門、宋于庭諸人之說。

校正廣韻

案依張氏澤存堂刻本計校壹百八十餘則、據說文爾雅玉篇諸書校之。

校正玉篇

案依張氏澤存堂刻本、計校二百二十餘則。在朱錫鬯序後記云、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卷引陳書曰、顧野王傳曰、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讚之、時人稱爲二絕。嘉慶十年乙丑三月晦前一日蘭皋識。

校正水經注

案依戴東原校本、校語書在紙條、貼眉端、計壹百餘則。

校正九經古義

案依竹西書屋刻本、校語多訂正惠氏之誤。

增補風星正源

案此書爲牟默人撰、雪泥書屋遺書目錄著錄。元稿存否尚不可知、書面題曬書堂鈔本、在書眉增補壹百二十餘則。茲經先生鈔補、得重見於世、非特牟氏之幸、亦治牟學之幸也。

古文攷證

篇目易、說文、引書、詩、禮、傳、論語、孟子、孝經、漢律、爾雅、楚詞、淮南子、老子、墨子、文選引詩。

漢紀摘攷

篇目域地、宮闕、□符、車乘、服飾、器物、稱號、律令、刑法、賞賚、賦税、貸幣、繇戍、罯㢊、占侯、經傳、訓詁、古文字、古音讀、方俗語。

案上二書非專著也，前者爲治說文而分類纂輯，文選引詩一篇復轉入續書記內，是其明驗，後者爲治漢書而分類纂輯，藉此足以窺出先生治學方法矣。

偷閒集

案支譜、登州府志、山東續通志均著錄，作偷閒錄。今察其字跡，非先生手翰，爲其後人鈔錄。篇目文房、小史、讀書、語錄、文體、詩話、畫品、書法、茅齋、月令、花木、攷格言、浮屠、家言、山水主人、高人逸史、高人語錄、風月嘉話、清涼散、清言小品、摘錄集、翰林集。

鑑略

案登州府志、山東續通志均著錄。今察此書共十七册，初稿爲一鉅册，乃先生手翰，餘爲其後人鈔清，已成書，有綱目，自三皇五帝起，至明懷宗止。

晉文鈔

案此書共二册，另有副本十餘册，爲其後人鈔錄，内夾數葉印成版式，似付梓未果。有敘及綱目、綱

目文繁不錄。

自敘云、晉人尚清談、其源出於王輔嗣何平叔、遊心莊老、祖尚清虛。當塗典午之間、餘波所蕩、茲風遂競、勝士名流、靡不馳逸辯吐清辭、所謂紅紫成章、丘陵生韻者矣。然當泰始泰康之際、耆碩如羊叔子山巨源傅休奕杜元凱輩、率皆篤實忠純、謀謨弼亮、有濟於時。凡茲數子、不在能言之科。嚮使晉朝用人、皆多此類、王夷甫輩、豈能以盛名處大位、敗俗傷化、如羊公所譏云云哉。延及江左、王與馬共天下、人材不及西朝、加以競逐浮華、靡存恤緯、燕燕巢幕、烏尾畢逋、所謂朝不謀夕、悕其危矣。王右軍語謝太傅曰、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急。此言真能切中時弊、惜當時君相因循偷安、不能用耳。余讀晉文鈔晉文凡百數十首、大抵切事實、崇要務、屏黜虛浮之習、一如右軍所論云。道光四年十一月。

游文小史 據支譜

附王安人瑞玉著述攷

列女傳補注八卷

列仙傳校正二卷 附列仙讚一卷

葩經小記

案、蘭皋先生與孫淵如書云、拙荊王婉佺葩經小記、未有定本。今只存敘、殆未落成、惟其說多散見

於詩問、詩說。馬元伯毛詩傳箋通釋十月篇引安人詩小紀、其說與詩問義同字異。馬氏素與郝氏夫婦過從甚密、必據其元稿、當時殆未采入詩問內、故稱詩小紀而不稱詩問。山東續通志於詩問下有云、書中凡引瑞玉曰云云、蓋卽葩經小記之說。甚是。

夢書

曬書堂閨中文存

家人祭財神率爾有作詩十首 附在和鳴集後

附郝康仲先生著書目

康仲名晉、號崑岳、蘭皐先生第八世祖也。崇禎戊辰進士、官保定巡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資政大夫。支譜

丸嘯齋集

案此書爲蘭皐先生手鈔本、竝爲之撰敘。此敘文集未收入、謹錄如左、

石鼎聯篇、潄簏之遺文斯在。金麟曜日、奚囊之佳句猶存。縣梯撫岣嶁之碑、依稀青字、汲井出篆銘之石、髣髴黃初。固知性癖愛奇、情耽嗜古、自昔而然、於今爲烈。矧夫音徽未沫、似續若新、尤稱撰著之佼佼者乎。粵昔先中丞公誕齊申甫、降擬庚寅、乃於攬揆懸弧之初、厥有維箕入夢之異。起家巴令、馴逐鱷魚。按部太倉、薙除奸蠹。非夫心勞撫字、信格冥頑、其孰能設施烜赫、至於如斯者矣。

若乃絕營溫飽、雅喜林泉、雖接簿書、不辭翰墨。秋高爽範、時戲放鶴之篇。春曉晴窗、每敗愛鵝之帖。然而藏弆頗多、散軼不少、加以蝪黃蠹碧、石泐編殘、此所以杜陵歌白雖留入蜀之句、而庾信文章止有渡江之作者也。獨是邊集刻於漁洋、猶懷桑梓。豈其千文臨於智永、弗念高曾。爰乃倒篋傾箱、搜鴻泥之故爪。剜苔剔蘚、覓鶴脛之餘踪。拾半斤之赫蹏、亟登卷軸。尋數行之斷碣、珍擬琳瑯。固將仰丐勝流、彌張光價。詎止別風淮雨、剩甲殘鱗之感已乎。且夫公具康濟之才、身應封疆之寄、江左方思安石、成都行召文翁。而乃甫擁節旄、旋歸邱壑。石芝園內、懷獨樂以相羊。句曲亭中、慕隱居而容與。有四足之遺風、追二疏之高致。寄託於茲、人咸爲公惜焉。豈知點也曠懷、蕭然沂水、羲之妙蹟、韻矣蘭亭。況乃高朋則宗炳陶潛、羣季皆惠連康樂、一觴一詠、某水某邱、人之惜公、蓋不少。而不知公之所得固已多也。嗟乎、覽衛公之故物、手澤猶留。繹柳氏之舊聞、典型如昨。從茲酒闌燈炧、感神爽而惝怳、若來行見。月夕花晨、哦遺編而低徊不去。

附郝梅蓀先生著書目

梅叟閒評四卷

案此書已刻入郝氏遺書稿本、今存惟察其字跡及排列、蓋其後人鈔錄者。

灌園小史稿本

自敘云、余昔謂交友之道、可通於花、友以淡乃成、花以淡相遺也。天壤之間、楚耶、越耶、陌路客耶、一

言相投、則千里命駕、性情係之耳、花猶是也。故志異地同居、等楚越、心同則異地猶金蘭、吾惡知友之不可通於花而花之不可通於友耶。余也少孤、終鮮兄弟、家庭之樂蓋難言、又性鈍不嗜讀書、情之所鍾、惟在於花、方其始也、購得之難、譬猶二三同志、落落晨星、今則良朋濟濟矣、花式不盡中欵、而品格自在、猶夫君子之交取節焉可也、花之類不必珍異、惟視力所可得者購之、所謂寒上無百里交也。當夫俗冗塵坌、命小奚奴代爲周旋、心竊竊然懼、曰保無慢吾友乎。迨隆冬初寒、恐其凍也、茅屋逼窄、虞其褻也、紙窗風透、慮其侵也、盆近臥榻、俗人不韻、則又憂其于邑而無色也。凡茲數事、刻刻閱情、譬諸臭味、無有差池、吾又安能等金蘭於楚越哉。昔程紫三柳軒識花名十客、世以爲雅戲、姚氏淺語演爲三十客、其中有未當者、伍涵芬易其一二、且復得二十客、並著之。夫客之與友、尺寸之間耳、然余猶謂昔人之於花、未若余厚耳、余老矣、四十餘年來、花之年已有與余相若、且強半者、結習既深、性情愈厚、花如有神、吾將呼而問之、曰汝吾老友乎。則諾。歲在上章閹茂、梅莽老人時年六十、書於桐華書屋。

江子屏先生年譜

閔爾昌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六年刊本

《江子屏先生年譜》，閔爾昌編撰。民國十六年江都閔氏刻本。

江藩（一七六一—一八三一），字子屏，號鄭堂，又號節甫，清江蘇揚州甘泉人。弱冠好學，受業於江聲，得惠棟之再傳。中年貧居，應鄉試不第，南北客遊，歷江西、京師、廣東諸大藩幕府，名望甚盛，時與焦循並稱爲「江焦」。後阮元延請主講山陽麗正書院，繼聘編纂《皇清經解》、《廣東通志》、《肇慶府志》諸書。歸居鄉里，道光十一年卒，年七十一。江藩淹通經史，精研學術，其《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爲綜論有清一代學術史之經典著作。此外，其學術著作還有《周易述補》五卷、《隸經文》四卷、《續隸經文》一卷、《樂縣考》二卷、《爾雅小箋》三卷，另著有《扁舟載酒詞》一卷、《炳燭齋雜著》一卷、《半氈齋題跋》二卷、《蠅須館雜記》等。

本譜爲閔爾昌編次。據其自序，譜撰於民國十六年。本譜係據譜主著述及時人文集等纂成，述譜主生平，以學術活動爲主，兼及同時學者。以大字紀事，以雙行小字紀出處及補注，兼有考辨。所據資料詳贍，紀事亦條暢不枝蔓，簡明詳實，頗便參考。

吾鄉子屏江先生、淵源紅豆、著述等身、飢驅朔南、布衣終老、亦可悲已。平江李氏先正事略、江陰繆氏儒林傳稾敍先生行事頗簡。儒林傳稾既載續碑傳集中、筱珊入民國、復爲清史館撰儒學傳。余嘗假得其手稾觀之、先生一傳已從刪汰、不識果何意也。汪孟慈嘗稱漢學師承記一書、聞見廣而義據嚴、異時采之柱下、傳之其人、先生名山之業固當埒此不朽。或如司馬子長史記、班孟堅漢書之例、撰次敍傳一篇、亦足昇後儒擬議規測之見。爾昌今爲先生年譜、殊未詳備、彌惜無敍傳可攷耳。十六年十月十日閔爾昌。

江子屏先生年譜

鄉後學閔爾昌編

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三月二十二日，先生生。

先生姓江氏，諱藩，字子屏，號鄭堂，晚號節甫，揚州甘泉人。凌次仲撰周易述補序，稱旌德江君國屛先生，蓋初字國屛。洪稚存北江詩話謂先生寓居江都，實旌德人。張裴伯亦稱旌德江鄭堂先生。汪父醇卿廣慶思古編又云先生歙縣籍，後居江都。

學佛有年，明於去來。嘗曰：儒自爲儒，佛自爲佛，何必比而同之。學儒學佛，亦視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談禪，略其迹而存其眞，斯可矣。必曰佛儒一本，亦高明之蔽也。先生守庭訓，少讀儒書，不敢闢佛，亦不敢佞佛。先生家諱棟，未詳何人。阮文達揅經室集於先生有舊家之稱。李艾塘揚州畫舫錄云：天嘯堂

業肆在多子衖莊德江氏生業也。

二十七年壬午、二歲。

二十八年癸未、三歲。

二十九年甲申、四歲。

三十年乙酉、五歲。

三十一年丙戌、六歲。

三十二年丁亥、七歲。

三十三年戊子、八歲。

三十四年己丑、九歲。

三十五年庚寅、十歲。

三十六年辛卯、十一歲。

三十七年壬辰、十二歲。

先生少長吳門、是年從薛香聞先生受句讀、香聞諭以涵養工夫。一日、先生忽叱僕人、香聞婉言開導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先、汝如此氣質、尙能讀書乎。況彼亦人子也、爲汝役者逼於飢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訶責邪。　先生又嘗從汪愛廬先生游、愛廬謂先生曰、吾于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二錄、三錄愛廬所著書也。先生從愛廬游、未詳何年。程在仁亦從愛廬游、與先生友善、嘗下榻先生家。又先生與袁壽階少同里閈、後攜家邗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迹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並坿記於此。

三十八年癸巳、十三歲。

三十九年甲午、十四歲。

四十年乙未、十五歲。

先生束髮時即能爲五七言詩。是年從余古農先生游、始知風雅之旨、乙丙集即始於是年。南陵徐氏積學齋叢書中炳燭室雜文乙丙集自序、年十五、從余先生游。廣陵思古編載乙丙集自序則作年十六、乙丙集既始於是年。今從積學齋本。案、阮文達揅經室再續集高密遺書序云、子屏之師爲余蕭客仲林、爲惠松崖先生之弟子、曾館子屏家、此子屏昔所告予者。又定香亭筆談稱、元和惠徵君定宇經學冠天下、鄭堂受業於惠氏弟子余君仲林、盡得其傳。張午橋跋晨舟載酒詞云、先生與蕭吳縣余古農、江艮庭與先生、得師傳於紅豆惠氏。章枚與亦言、江翁受業余翁、余翁之學本吳惠君。舅先生爲惠氏再傳弟子也。乃吳石華跋隸經文及廣陵思古編並云、先生受學於元和惠氏。同治揚州府志、繆筱珊儒林傳稾直云、少受學於元

初惠棟、吳縣余蕭客、江聲。三先生並列、一似先生親受業於惠氏者。不知松崖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彼時先生尚未生、烏從而受學乎。況先生於漢學師承記自言總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學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訓詁之學。如先生親受業于惠氏者、安得不敍述及之乎。漢學師承記於古農艮庭稱先生、宋學淵源記於薛香聞、汪愛廬稱師。並先生親受業者而於松崖圖未嘗加以此稱稱也。松崖嘗言、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先生於周易述補易大義對松崖自稱門人、亦是一證。

四十一年丙申、十六歲。

受知朱笥河先生、每酒闌燈灺時、笥河嘗謂先生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以笥河集考之、是年實在京師、先生亦尚未北游。不知何緣得相見也、俟再考。

四十二年丁酉、十七歲。

四十三年戊戌、十八歲。

是年余古農先生歿。此依吳子修續疑年錄。續疑年錄年四十七、與漢學師承記合。任文田撰余君墓誌銘云歿於乾隆四十二年、年四十有九。古農爲文典博古茂、不苟作、先生編次爲集、得二十餘篇藏焉。古農歿後、先生汎濫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江艮庭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艮庭受惠氏易。節甫字說云、弱冠侍受易漢學於艮庭。讀書有疑義、質之艮庭、指畫口授、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先生承江艮庭先生之學、箸爾雅正字、以說文爲指歸、說文所無之字、或考定正文、或旁通段借、不敢妄改字畫。王西沚光祿見之、深爲歎賞、謂先生曰、聞邵晉涵太史作疏

有年矣、子簇其書出、再加訂正未晚也。此依爾雅小箋序日、乾隆四十三年、年十八。漢學師承記作十六歲、蓋十八之誤。西沚又嘗謂先生曰、予門下士以金子璞園爲第一。子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慶芸、費子士璣三人而已。朱二亭名賁見先生歌詩、屬張舊山名壽居爲介紹、引爲忘年之交。後舊山死、詩槀散失無存、先生因錄其唱和投贈之作爲一冊而序之。案先生攜家邗上、當在此數年中。

四十四年己亥、十九歲。

四十五年庚子、二十歲。

春、從朱文游借得汲古閣影宋鈔九僧詩、至壬寅讀羣賢小集、始知九僧詩即聖宋高僧詩選之前集也。

弱冠時與汪容甫定交、日相過從。容甫嘗謂先生曰、予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構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強、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贈先生、先生自以知志位布策、皆容甫之教也。　李成裕往江陵、留宿先生家、然燭豪飲、議論史事。成裕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先生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也。先生交成裕時年少、好詆訶古人、成裕從旁謂先生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淳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回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苟不力闢之、是無是

非之心矣。先生與阮文達同學交善。文達稱先生爲早年益友。案先生與成裕、文達定交、並未詳何年。姑繫於此、與容甫定交之後。陽湖洪稚存、黃仲則流寓日下、貧不能歸、借飲於天橋酒肆、遇偃師武虛谷、招之入席。盡數盞後、虛谷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先生嘗叩虛谷曰、何爲如此。虛谷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先生戲之曰、君乃今日之唐衢也。案、先生是年又似曾至京師。

四十六年辛丑、二十一歲。

是年、朱笥河先生歿。

四十七年壬寅、二十二歲。

六月、於揚州書肆中得宋槧本羣賢小集、乃馬氏玲瓏山館舊藏、後爲汪雪礓所有。

四十八年癸卯、二十三歲。

四十九年甲辰、二十四歲。

在揚州、汪容甫介凌次仲與先生定交、次仲爲作周易述補序。惠松崖先生著周易述、未竟而卒、闕自鼎清國史館惠棟傳作革、誤。至未濟十五卦、序卦、雜卦二傳、先生補之。凌次仲年譜、容甫于書海內通人夙相交契者十有六人、示次仲、中有先生。校禮堂文集與張生其錦書云、近日學者風尚、多留心經學、而史學惟錢辛楣先生用功最深。江君鄭堂亦融洽條貫、相與縱談今古、同時朋好莫與爲敵、蓋不僅經學專門也。辛酉與今科在江寧、子聆其言論氣概、當更有以感奮與起矣。又梅邊吹笛譜齊天樂、同汪容甫訪江豫來留飲云、泥人金粉雷塘路、依依半坡壓柳。後望雕花、清

辭隻月、北戶鴛鴦爭績、儒鳳在否。好擕取經一種、專門偕即。訓故專家、阿誰吳下開紅豆。欣然相視一笑、便盤餐小酌、同話舊。易溯荀虞、書研馬鄭、信有歸承傳授、淵源細剖。漸暝色蒼然、月窺虛牖。洗盞重斟碧篝香到酒。繹其意義、疑難來即先生。校禮堂文集又有與江豫來書、首云、癸丑冬同出都門。癸丑先生與文伯同客王文端許、大約歲暮又同南歸也。惟豫來之字它處罕見、姑記於此以俟考。

五十年乙巳、二十五歲。

乙巳丙午間、頻遭喪荒、以所聚書易米、書倉一空、作書窩圖以寓感。一時耆宿題詠殆徧。書窩、擘經室四集作書巢。書巢小東門、出城路不轉、文達題句也。先生又有秋江聽潮圖、見歙汪婁雅安詩集。

五十一年丙午、二十六歲。

歲大饑、日唯一饘粥。貧居無事、發所爲詩八百首讀之、起乙未終乙巳、存一百四十九首、釐爲二卷、名曰

乙丙集。積學齋本雜文乙丙集自序、上卷七十七首、下卷七十二首、數恰合。廣陵思古編下卷作六十三首、則少九首矣。惜此集未得見。

五十二年丁未、二十七歲。

客游江西、在謝蘊山先生處交胡雒君。名虔、嘗於友人許見先生。致焦理堂手札兩通、並及游豫章事、錄於下。藩啟禮堂大兄先生。西湖歸、接手書、頗慰渴想。諸君子因良伯來書、分作纂故一書。唯小學最難、如說文解字皆謂詁也、其同異誤舛不能筆述、容來揚時面談。且纂故藩不知體例如何。足下以說文為主、千古不磨之義。若以廣韻為主、便落下乘矣。至周旋窮寒、歸周窮二韻。總之是書必以說文為主。藩當作札與良伯、使攷其體例可也。藩八月中必為豫章之行、並屬小謝先生昔曾有駢伯助予之說、見時乞為致候、並請日安。撈花問後、郎惠佳音、是荷。制弟江藩頓首。外良伯少白信寫代寄達京。又、藩啟。理堂先生足下。藩於六月間自豫章歸、貧病相攻、形神俱喪、屢欲來邗、皆以乏資斧、至繭雙足、良可歎也。山居獨處、於米鹽瑣碎之暇、為不正舊注見於史漢類書中及注疏中者、盡

行錄出。去年拜懇摘錄御覽舊注，想已卒業。今乘奴子來揚之便，草此奉請萬安，並祈將所摘舊注交付奴子帶回是荷。足下天資高厚，閉戶窮經，此來必有所得，能示我一二以開茅塞否。明春試鐙後當相見也。不具。教弟江藩頓首。案，前札書制字，以乙巳、丙午間頻遭喪荒計之，當是丁父憂，以焦理堂日記、嘉慶元年先生母夫人俞在蘇州也。此二書自是此一二年中所作，良伯蓋阮文達宅。段若膺經韻樓集有與阮梁伯書，良、梁音同。推雷塘盦主弟子記已不載此字。纂故謂經籍纂詁，文達在館閣日，與孫淵如、朱少白、馬魯陳相約分纂，當亦屬諸江、焦，後乃由淵如上翁錄也。

先生纂純廟詩集注，王文端為進呈，賜御製詩五集，復諭召對圓明園。會林爽文陷臺灣，報至，遂輟，人惜其數奇。

林爽文事在是年，故事列此。伊墨卿雷春草堂詩鈔贈先生詩：丞相禮賢意，俾韜金馬門。通儒經學重，上客布衣尊。攄懷憂時志，迂疏復古論。蕭蕭方落木，頓果盼秋原。自注：鄭堂館韓城王文端公邸第二十年。案，先生館文端第未識始於何時。阮文達高密遺書序云：子屏嘉慶初年入京師，予薦館王韓城師相家，備查列朝製詩注之事。

參落晚歸揚州。先生館文端第凡二十年、不得至嘉慶初年始入京師。姑記於此、以俟再考。冬
在揚州、與葉霜林名英訪焦理堂先生、與理堂皆以淹
博經史爲藝苑所推、時有二堂之目。厥後又稱江焦
黃李、謂黃謙牧、名承誥。李濱石名鍾泗。也。

五十三年戊申、二十八歲。

臘月二十一日、王蘭泉先生招翁學使振三及先生
與曹仲梅等官齋小集。己酉正月初八日、復邀振三、
仲梅諸君小集。著融堂集並有詩。蘭泉時官江西布政使、先生蓋仍客江西。

五十四年己酉、二十九歲。

五十五年庚戌、三十歲。

有稟膳生吳君墓表。吳名兆松、字蒼蚪、江都人、卒於是年、故列此。蒼蚪子夢熊、字日

達、先生與日達有尹班之雅。每見蒼蚪、執弟子禮、嘗謂先生曰、讀書當融釋、講學在殫究、不讀書無入德之門、不講學無自得之樂。

五十六年辛亥、三十一歲。

館王文端第。洪稚存時以纂修充石經收掌詳覆官、文端爲石經館總裁。稚存手定條例、屬先生呈之文端、文端是其說。彭文勤主其事、以爲不然、文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先生勘定、駁其紕謬者數十條、文勤大怒、謂先生與稚存互相標榜。

五十七年壬子、三十二歲。

五十八年癸丑、三十三歲。

淩次仲和先生芍藥吟。淮陰史上舍性嗜花、先生賦芍藥吟贈之、在淮陰、史以示

次仲、因和先生韵。先生原作錄下、鼠姑香凌過穀雨、續芳紅藥當階吐。淡紅香白滿城闐、豐臺名花賤如土。吏侯愛花不好名、前身曾主芙蓉城。千枝萬朵塞破屋、浮空一片香雲生。斯人肝腸貫於雪、棄紅取白真蕭絕。蕭宵人靜夜月明、不放銀蟾照皎潔。重簾犀押垂窗稿、抽毫日寫靈飛經。蜂須蝶翅不敢近、藕。花郭女通三靈。廣陵江郎住隔屋、孝先自笑便便腹、聞時默誦孫樵文、鼻息搖花睡方熟。將離引我夢還鄉、篠園池館暗斜陽。晚風活色正情恍、隱來鼻觀留餘香。慰我鄉思覓紅友、三百青銅沽一斗。酒酣耳熱忽高歌、醉向花前齊殘酒。廢花莫作錦纏堆、四圍全帶爭先聞。魏公秋容淡若圖、它年誰可詢豐樓。案、次仲

是年夏五月隨王文靖往熱河、先生當亦偕行。

自山右至都門、道出保陽、於查觀察處手摹九歌石刻。在都與陵文仲、王更叔、文端季子、名境。講求篆籀之學。

五十九年甲寅、三十四歲。

六十年乙卯、三十五歲。

至金陵、應布政司試、同人集小西湖。草枚叔云、江翁汝世未嘗試府縣廷、然先生貫以國子監生屢應鄉舉而不第者。冬、阮文達自山左移任浙江、過揚州、先生偕黃秋平、林庚泉、鍾菽崖、徐心仲、汪晉蕃、掌廷、方月槎、黃春谷、焦里堂、方菊人、汪咊芸、李濱石、濮朝衡、翼符、子耕、李艾堂、周采巖、鄭雲洲、何夢華餞之於虹橋淨香園。是日集雨滿湖、未及平山而返、奚鐵生爲作虹橋話舊圖。文達嘗稱先生淹貫經史、博通羣籍、旁及九流二氏之書、無不綜覽。所爲詩古文詞豪邁雄俊、卓然可觀。爲人權奇倜儻、能走馬奪槊、豪飲好客、至貧其家。嘗游齊晉燕趙閩粵浙江、王嶭城師極重之。在揚州、與徐心仲親善、講習經史。心仲攜婦入城、與先生所賃之屋衡宇相望、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心仲出所箸論語

疏證、先生爲之序。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三十六歲。

有亭年室銘。爲黃蕘牧作、先生長蕘牧十歲、締交時先生甫及壯。見夢陔堂文集先生象贊序。

二年丁巳、三十七歲。

春、與六安張篠原同客王文端第、談釋地沿革之難、作六安州沿革說。先生又有與張篠原書。

三年戊午、三十八歲。

在白下、作鶯囀序一闋。是年自京師歸、重來白下。先是、乙卯同人集小酉灘、汪古香約填鶯囀序、先生息息濃江未脫倚聲。是年秋、熊羗翔復舉此會、先生乃填是詞、以踐前約。

焦理堂出所製釋擴示先生、先生爲之序。

四年己未，三十九歲。

夏仲，有多寶塔帖跋。　先生從王蘭泉先生游垂二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蘭泉因袁簡齋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鶩，乃痛詆簡齋，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拈者，皆在門下。是年先生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蘭泉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輒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荀河師太丘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是時

依草坿木之輩、聞先生言大怒、造謗語搆怨、幾削箸錄之籍。先生先見知蘭泉、後游京師、入王文端幕。先生嘗作河賦、沈詩飛麗、論者謂可與木玄虛海賦、郭景純江賦並傳。蘭泉跋云、本漢書水經以立言、故發音後置莫辯也。辭厚班駁、亦似鄒枚。金鐘越樓亭詩鈔書江鄭堂河賦後云、黃河西北來、銀夏受其利。延綏出龍門、厥性乃暴肆。分疏爲九道、聖人巧用智。因勢而利導、所行在無事。後世賈讓策、獨見乃棄地。潛流舜有法、但作目前計。況今廟堂儒、窮源得根蒂。試採宋元書、裒茲漢魏製。交潤既金雄賦、則當更賡。請君放厥詞、庶以繼其志。河賦有錢坤注、江陰繆氏刊入藝香零拾中。

先生過洪稚存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及冕旒字不合。稚存出示所作古文、先生又指摘其用事譌舛。稚存斷斷強辯、先生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因談及輿縣、稚存云在江都、先生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先生又謂太平寰

字記鄧艾石鼈城白水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稚存忽寓書先生、謂與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無此事者。先生恐激其怒、不答一字、遂不復相見矣。

北江詩話稱先生遇畢弇山宮保墓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惜其為饑驅所迫、學不能進也。南海伍氏謂為報復之師。案北江年譜、己未稚存似未曾至宣城、稚存至宣城當在丙寅丁卯修寧國府志時。讀凌次仲年譜、丙寅二月與寧郡曾子山太守札有今日之招、雖鄭堂、稚存舊雨咸集、竟不敢牽陪之語。是先生與稚存宣城還後、遂不復見、疑非嘉慶四年事、姑記於此、以俟考。

是年、江艮庭先生歿。

孫淵如平津館文稾江聲傳、嘉慶四年九月三日卒、年七十有九。續疑年錄同。漢學師承記云、年七十有八、卒年未詳。案尚書集注音疏卷十二末艮庭自識、乾隆五十四年、年六十有九。又小引、五十八年、年七十有三。以其計之、卒嘉慶四年、實七十有九。若年七十八、則當卒嘉慶三年矣。疑漢學師

矛記誤。

五年庚申、四十歲。

六年辛酉、四十一歲。

汪孟慈以許濡都司塼考見賞於先生。孟慈時方十六歲。

七年壬戌、四十二歲。

是年秋、王文端乞休、明年春歸里。

八年癸亥、四十三歲。

九年甲子、四十四歲。

十年乙丑、四十五歲。

正月、王文端卒於京邸。文端以去年謝賜壽入京。先生與宋帥

初、名葆、淳安邑人。焦理堂、秦敦夫、阮文達撰送唐石佛入焦山、未果。後道光十年、齊梅麓始親載石佛入山。見焦山志。有與阮侍郎書。文達以所作先人墓表示先生、先生致書論之。案文達以是年丁父憂、故列此。雲間汪墨莊名綱、工詩、少與先生共唱酬、已而落魄江淮、乃館之於家。王柳村謂先生好客忘貧、今之顧俠君也。北江詩話云、墨莊寄食江上、舍藩家、爾余至揚、偕江來訪、同至傍花村看菊。明日、携之謁揚州太守伊君秉綬、屬爲之地。案、墨卿守揚在乙丑至丁卯間、姑附於此。

十一年丙寅、四十六歲。

春在宣城。時洪稚存修寧國府志、袁次仲主敬亭講席、並在宣城。阮文達在甘泉山惠照寺獲四石、先生以爲漢淮南厲王胥冢石也。翁覃溪蘇齋跋云、是胥自造宮殿石、非冢中石。

十二年丁卯、四十七歲。

六月十二日、穉粟葬告先生舊城二卷井闌有宋嘉定三年蔣世顯刻字、字五行、計六十八字。先生即同兄仙舟、表弟方象明攜紙墨往。是日赤日如爐、火雲似織、揮汗搨之、旁觀咸以爲癡、而三人不顧也。　儀徵令顏公續修縣志、阮文達屬先生以輿地紀勝中眞州一卷校補前令陸公舊志、得數十條、顏刻諸續志之末。　有與伊墨卿太守書。先生先在江寧、聞墨卿丁父憂返揚、見訃有稽覈羿、羿稽覈之文、作弔入署、見門狀亦然、因致書詰之。　有淸故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鄭名宗汝、字翼之、江都人。以是年葬江寧、故列此。

十三年戊辰、四十八歲。

三月既望、作朱處士墓表。月日見二亭詩鈔卷首。

十四年己巳、四十九歲。

春、客游四明、道出吳門。季秋復來吳、作吾母王孺人傳。先生母先王孺人歿、先生扶柩回邗上、見傳中。惟未詳何年。王孺人長子學海與先生同學、娶先生妹、妹亦先王孺人歿。

十五年庚午、五十歲。

有節甫字說。　有詞源跋。秦敦夫刻詞源在嘉慶庚午、重刻在道光戊子、姑繫於此。半氈齋題跋又言駱賓王文集、草堂詩餘二跋、當亦爲敦夫作也。

十六年辛未、五十一歲。

先生既爲漢學師承記、復以傳中所載諸家撰述有不盡關經傳者、有雖關經術而不醇者、乃取其專論

經術而一本漢學之書、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經師經義目錄一卷、坿於記後。其義例有四、一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一書雖存其名而實未成者、一書已行於世而未及見者、一其人尚存、著述僅坿見於前人傳後者、並不箸錄。命子鈞纘錄。良月既望、鈞因識其後。先生無子、嘗有門衰祚薄、養姪肩兒之歎。同治揚州府志、江懋鈞字季調、年十六父歿。早積諸生。叔父藩以樸學名東南、所交多宿儒。每宴集、懋鈞皆侍。由是問學日進、箸有詩經釋義、爾雅旁證、鷗寄齋古今體詩。先生樂縣考末對懋鈞宮縣建鼓設於四隅、幾嘗郎鈞。懋鈞子壆、同治四年進士、進賢知縣。壆子廣學諸生、有孝行。

十七年壬申、五十二歲。

在揚州、作凌次仲校禮堂文集序。略云、藩與君交垂三十年、論樂會意、

執禮析疑、雖隔千里、同聲相應。豈知日
景西頹、遽從短逕、遺迹餘文、簡日增茲。　汪孟慈爲
作國朝漢學師承記跋。

十八年癸酉、五十三歲。

阮文達督漕、延先生主講山陽麗正書院、以布衣爲
諸生師。先生發策、問漢魏易十五家。山陽丁儉卿晏條萬餘言、摭羣籍之精、抉象數之奥、先生歎賞之。　應鄉試。宣城張褧伯名其錦謁先生於江寧、先生
出樂縣考示之。九月望日、褧伯爲作序。褧伯稱先生體豊神兆、興趣勃勃。

十九年甲戌、五十四歲。

二十年乙亥、五十五歲。

中秋後五日、顧千里爲作扁舟載酒詞序。思適齋集又有江鄭

堂詩序、錄於下、世之詩詩者、以爲有學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此大不然。詩也者、學中之一事、如其不學、無所謂詩矣。是故吾友江君鄭堂、人咸知其爲學人也、而莫詳詩思雋永、體骨高秀、鎔裁精當、聲律諧美、雖窮老盡氣、期爲詩人者未見其能臻此也。生平所作稿[illegible]散失、幾盡。今子某始掇爲二卷。吾觀天下詩人讀鄭堂詩者、曉然曰學之所至、詩亦至焉、則詩道其異矣。故書斯言以爲序。吳山尊亦有半氈齋詩集跋見汪氏學行記。又山尊集中初三日晚晴補和鄭堂元日雪中詩、有延齡壽侍長桑術句、注、時病甚、專服君方。先生殆善醫者、附記於此。

二十一年丙子、五十六歲。

秋、在揚州以畫鐔柳扇索顧千里題、千里爲填小重山一闋。 秋得痹疾。冬十一月、遇宋帥初於白公隄上、方積江爲先生作募梓圖。帥初跋云、甘泉江君節甫樂志典墳、潛心撰著、著有周易述補四卷、易六義三卷。[illegible]

讎鮇鹹舡記、穭鴿鍼。樂縣考二卷、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舟車聞見錄十卷、皆繕寫成書矣。嘉慶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相遇於白公隄上。節甫謂余曰、某今秋忽得土安痹疾、幾成聾啬、半人、視富貴如浮雲矣。惟平生精力半瘁於此、恐魂魄一去、將安秋草。欲謀剞劂、募之同學。適淳安方君肅江在坐、云在歙時見仇十州畫朱性夫募驢圖、視京兆唐解元皆有題書藏中。仿其意爲作募梓圖、持游江湖、當有應之者。圖成予爲之記。案此圖後爲江建霞所得。

二十二年丁丑、五十七歲。

龔璱人爲先生敍所著書。略云、江先生以布衣爲掌故宗且二十年。乾隆朝、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乾隆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下上論議、萬闇千曬、覆氣運之大原、孤神明以奕往、謂漢學師承記也。冬至日、擺人又坿與先生箋、固始蔣子蕭湘南嘗從先生問奇字、研經術、見七經樓文鈔。閣形思序附記於此。

二十三年戊寅、五十八歲。

客游南昌、陽城張孝廉子絜出惠松崖徵君易大義示先生、為江艮庭先生手寫本徵君易大義三卷、目錄云、中庸二卷、禮運一卷、闕。當時箸於目、而實無其書、徵君子漢光即以此為大義耳。先生手錄一帙、知非易大義、乃中庸注也。

夏客羊城、先生先晤陽城張君、後來嶺表、見揅經室二集李尙之傳。先以箸述數種付刊問世、四方爭傳誦焉。

阮文達延先生纂輯皇清經解、廣東通志、肇慶府志、留幕府最久、所得館金盡易端谿石硯。後去粵時歸裝壓擔、暴客疑其挾巨金、尾之、兼旬、易舟發篋、乃噬而去。文達嘗綜取清代諸儒說經之書以及文集說部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勤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以為能總其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先生及顧君千里二三人、案

此所云經解、與後來禮例不同。學海堂本爲嚴厚民所輯、實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序也。又文達高密遺書序云、子屏饑驅至嶺南、余延總纂廣東省通志數年、書成、余調任雲南、遂歸揚州、不再相見。子屏隨手撰囊、雖有匧賈裝、無盈也。案、文達於道光丙戌六月調雲南、而先生姪孫順銘則云道光乙酉退息里門、殆先一年歸矣。

是年除夕、阮文達爲作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夢陔堂詩集夢漢學師承記懷江鄭堂粵東云、迺龍潛書六經喪、漢儒續絕嚴師傳。西京人自守一說、力抱殘缺存簡編。失微緒寧苟享。所以嘗訶亶援受、尊經譜系如會玄。東都學者聞旁涉、邵公約季尤稱賢。偉哉鄭許靡不貫、有似巨海稍百川。自從肅齋選膺會、立言非必皆古先。紛紛同異每互證南葉北葉各有偶。貞觀諸儒作義疏、但解歛綜不解研。焉知宋後實學廢、自許精義徒空詮。坐談、性命固道本、苟無禮樂何由宣。物名家數如可道、何必一畫文闡天。我朝古義發無隱、闡使有蘊胥昭悉。聖人如日衆星列、中天景運由陶甄。太原德清濬導始、後遠吳歙雙停訊。支流派衍遂分出師承不異昭宣年。通來混淹盡鑿破、一埽异似歸本然。脫非兩漢能繼述、因代何自供搜穿。聲音弗通

字莫稱、訓詁帚講繁蕪笑。不明制作人道舛、不究推步天行徵。崇鄭王氏澗米毀、新安程叟罌城錢。目中所見炭先輩、在漢可列經師箋。吾友凌焦及江李、曇時聚訟猶目前。三君墓木皆已拱、江君遠客如甬還。夢寐康成志芃芃、淵源紅豆膺拳拳。不忘數典劍斯作、直憑一綫垂仔肩。芒花絕素堇千載、一堂恍接遠與虔。太常籍奏虎觀論、封此猶遜覃數全。悔我平生學詩禮、箋中廢稾成遺是。故人三問備見及更何歲月綬丹鉛。此書一出俗傳省、導調可令長繇繫文章措遺本一真、無忘博約求高堅。

二十四年己卯、五十九歲。

二十五年庚辰、六十歲。

三月朔、作惠松崖徵君易大義跋。　九月二十一日、跋宋搨本隸韻。文云、敦夫太史所藏乃餘清齋之故物董文敏有跋語、借錄去一首。老友趙晉齋云、天一閣藏本有袁文半篇、今爲雲臺先生所得、存目亦殘缺不全。藩會補完之、敦夫刻本碑目下半、另鄭藩所輯也。

爲阮賜卿名福、文達子、先生弟子也。說毛詩、因檢爾

雅正字舊槀、重加刪訂、據古本釐爲三卷、易名小箋。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六十一歲。

霜月庚申、作爾雅小箋自序。霜月見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集古錄以霜月爲九月、黃扶孟、劉楚楨從之。錢竹汀、王石臞並引爾雅七月爲相、以霜月卽相月。坿記於此竢考。

阮文達刻江蘇詩徵成。是書王柳村所輯、文達束其槀入粵、屬先生與許楚生、淩曉樓刪訂校正者也。阮賜卿倣祭詩故事、隨先生祭之、有詩畫卷。

是年八月二十六日、會晃士爲作隸經文序。此先生從諸文中刪存者、苟非說經皆不錄。晃士稱先生善漢學、不喜唐宋文、每酒後耳熱、自言文無八家氣云。

九月、吳石華爲作隸經文跋。石華稱先生今年六十有一矣、矍鑠善飯。

二年壬午、六十二歲。

嘉平月、長白達三字黻齋爲作國朝宋學淵源記序。粵在
京權署。又先生自序略云、近今漢學昌明、有一知半
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
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
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藩爲是記、實本師說。嗟
乎、耆英彫謝、文獻無徵、甚懼斯
道之將墜、亟爲行之、不遠也。

三年癸未、六十三歲。

四年甲申、六十四歲。

五年乙酉、六十五歲。

退息里門、窮老益甚、所僦屋遷徙無定。客羊城時所
刻書板、亡失過半。阮文達高密遺書序云、黃右原爽言、劭讀書入安定書院、曾賓谷先
生異之曰、爾勿爲時下學、余薦老師宿儒一人與爾
爲師、乃昔泉江子屏藩也。右原以重脩禮延之、館其
家因年、子屏老病卒。蓋先生退息里門
後事也、當在丙戌丁亥間、附記於此。

六年丙戌、六十六歲。

七年丁亥、六十七歲。

八年戊子、六十八歲。

九年己丑、六十九歲。

姪孫順銘等請於先生、將所刻書板修補而彙萃之、顏曰節甫老人雜著。光緒丙戌、姪曾孫巨渠又以板多殘闕、命二子朝棟、朝楨校讎補刊。今江氏叢書即此本。

十年庚寅、七十歲。

十一年辛卯、七十一歲。

先生卒。張午橋跋扁舟載酒詞云、卒年七十一、未言何年。以生乾隆二十六年推之、應卒道光十一年。陳穆堂讀騷樓詩二集汪冬巢寒林獨步圖序云、道光庚寅、江鄭堂、許楚生、李蘇江、周樂夫相繼殂

謝、則嘗年七十矣。包慎伯安吳四種汪冬巢傳亦云、庚寅君之執友三數人皆以物故、爲寒林獨步之圖。將記於此以俟再考。汪孟慈致爲雅小養序目云、江先生爲大興朱學士弟子、博覽九流、尤精史學。爲人闊達大度、視友問如從命、散其家產、締納備天下。竟以饑死。呼可悲也。黃蕪牧夢陵堂詩集江鄭堂沒已歎。月秋窗坐憶、謝然成詩云。繫子弱冠年、文章頗馳騖。蓬書殘關熱、但解亭章句。加何爲貫奔、范然若乘霧。遐詩其室堂、不知旨門戶。無何遇江君、言論遇異趣。吐詞必宗古、肉實外敷布。頭如列宿分、不特百川注。隸乎若有失、倒聾卯以故。君日吾語孜、此豈空領悟。古來善讀書、讀積不讀豈。晏在研精徵、能使經義著。記誦非可師、經師有元路。由是俗見畝、悅然若超曙。明我以六書、析我以九數。適我以金石、擴我以傳註。後來交浸多、引類從此赴。我行雖未遠、非君莫假步。君身爲學游、君詢部武應。籌金尊高察、重以廣資身。窮源極實與、問叢安與固。著書今滿家、麗閣橫竹素。書詩游京華、辛相汲延審。高名幡非虞、從將致殊還、如何竟無成、奔走因依附。京看幾墻郭、西尋豫章樹。兩登趍王臺、北隨耿公讀。歸來已衰年、窮愁畢呈露。回憶少莊時、對歎勳指麗。答人問百家、未有一字誤。光徑如目前、聞者莫不兩。會是遂蹉跎、無人與調

講。吾鄉遂經音、黃臺音慈甚。寂君為靈光、今日復訣
去。舊會茲翁沈、通儒不再晤。所闕鏗靈奇、奚獨感遲
暮。衛負奮蹇姿、每念飛子御。莫逝益思哀、消滔水空
度。又、文集江鄭堂家賛云、江君懋學、式懷調充千秋
一師源寮派通。江君禮翁。載以夷蹟。不屑不潔而非
儻葛。孟喜不崔、花丹長貧、憂乃縷威、樂亦雙伸。南樓
依人、北海好客。飲三百杯儼二千石。塵席已矣、衡門
聞然。想其堂階、如流百川。學母云遙、經神宛在。金石
豈淪、丹青不改。王句生舍是集挽江鄭堂先生云、實
學昭代崇、宗風遲流衍。六經黻支章、根極固不岸。先
生信好資哀籍縱流駟。異說明師承、深心得精闌。蛋
年負書游、聲華藝京葦唳筆纘哀章、旁徵引填典。鈔
成奏松屏、五雲翼丹篆。皇倚頗析悅、召傳兪未遺。金
發捧賜風樂耀照軒晃。龍雛聯羈號、驛辯斲雜、戮誼
藪嫫、邈鎮嚴識翮顯鶴。杞驪磷脫略時公卿無心致
通顯。東南學海堂坐抗廣莚辨。都講風每移、操行石
距韓。山嶽論知交、黃金一言疑。元醴天下模、詎徒藝
文選。晚從粵嚮歸足息刹雙冠。舊篋新生塵、零落紙
萬卷。積食鏞吳光、席門臥陰龔。蕭條聯孤雲、奄怨送
餘喘。往余孩德鄰青天屢容展。搆賤饋、觸魏狀。哉錄
旁負疑、豹冥指能辨。回首高山頹馬悲涕長孩廟食
同潛梁、豊碑莫置覡。人壽徒須臾、悠悠孰微善。遺篇

多侍集、募字更盡夷。於、是記籀諧稱誇隸雜、藏雜識辯讀、籀於顏讀。空三館假年心、尋想言廬稱。名實俾其常、庶令後來者。莽介伯學部章文集揚州十經齋賛江氏書云、昭代崇經、劉浮持正。章布高名、上達天聽。學究師承、辨章爲瀛。周易述補、精於致證。捧手受教、洪亮氏延。文箸綴經、不同餖飣。博稽六藝、希風後鄭。與無小同遺堂談定。無子、生時議以兄子爲後、卒不果。夢陔堂文集先生象賛序云、屬伯道之嗟、用從旁治。同穫先疇、浮沈箕斗。又似有嗣子而不肖者。先生自京歸、盛稱徐星伯及徐少鶴曰、京師學者、孰與二徐先生。後、星伯出泉十萬貫、俾汪孟慈錄先生遺書、與吳太守、陳明經是正之。先生所箸書有周易述補五卷、在皇清經解及江氏叢書中、卷七卷入今爲一卷、故經解祇四卷。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經師經義目錄一卷、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坿記一卷、隸經文四卷、續隸經文一卷、樂縣

考二卷。以上數種在江氏叢書及粵雅堂叢書中、隸經文亦在經解續編中、惟續隸經文、粵雅堂及經解續編並無之。扁舟載酒詞一卷、在江氏叢書中。又有題六家詩詞者、內有扁舟載酒詞。六家爲金冬心、宋老薌、朱二亭、汪巢林、羅兩峯及先生。爾雅小箋三卷、鄦齋叢書中。炳燭室雜文一卷、滂喜齋叢書及積學齋叢書中。半氈齋題跋二卷、功順堂叢書中。經傳地理通釋、儀禮補釋、考工戴氏車制圖翼、石經源流考、禮堂通義、通鑑訓纂。揅經室集有序、略云、江君鄭堂專治漢經學、而子史百家亦無不通、于通鑑讀之尤審、鈔成資治通鑑訓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引覽甚博、審決甚精。乙丙集伴月樓詩鈔、王柳村羣雅集載先生詩四首錄於下。三楚一首、三楚傳消息、違天草色空。傷心歌碩鼠、極目送哀鴻。楊柳誰家月、笙簫別院風。兩川估客斷、米價問江東。月夜襟太湖一首、十月湖水清扁舟去二更。丹楫當夜落明月共潮生。樹樹碧雲合、峯峯翠鬟輕。七年如泛宅、垂釣答昇平。答吳玉松一首、僻巷無人迹、成都揚子居。暮雲天際闊、春草故

交疏。淵還離。文遊月呼酒、尋人讀冷書。商量詩格律、結習去無餘。衢霽一首、伏波久駐五溪蠻、看偏湘南處處山。只恐功成枯萬骨、天教馬革裹屍還。蠅須館雜記、計五種、爲槍譜、葉格、茅亭客話、緇流記、名優記、見揚州畫舫錄。舟車筆談、嘉興錢氏碑傳集會載一則。舟車聞見錄十卷。此目見宋師初募梓圖跋中、疑即舟車筆談。案經傳逍逞遙釋以下數種、並尚未見。又有經解入門八卷、署甘泉江藩纂、前有阮文達序、光緒中上海石印、十九年癸巳復刻於廣西書局。馮德材跋已决其非先生真本矣。

自題江子屛先生年譜稾後六首

萬闕千瞻拓規模、學術寧因漢宋殊。早有淵源溯紅豆、並尊服鄭法程朱。

敖遊南北布衣尊、長揖升階禮數敦。一事傲它洪太史、未從幕府拜師門。

同心汪阮播蘭芬、樸學揚州自一軍。不似桐城矜義法、卓然雄俊隸經文。先生自言文無八家氣、蓋猶汪容甫不慊於方靈皋諸人之意耳。

十載秋風海上琴、箸書辛苦鬢霜侵。歸裝賸壓端谿石、橐客休疑陸賈金。

載酒扁舟引興長、仲軒薇竹亦芬芳。填詞老去風流在、不獨談經藴二堂。扁舟載酒詞、中華書局印清史列傳作江湖載酒詞、誤。吾揚經師有詞集者、似只江焦二家、它人尚未見。

千秋青史詎相關、列傳儒林待要刪。付與旁人評得失、朱翁一例落孫山。清史稾竹君正三及先生並無傳。

江子屏先生年譜

男孫僑校

校記

①既：當作「即」。

②朝：當作「潮」。

焦理堂先生年譜

閔爾昌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六年刻本

《焦理堂先生年譜》一卷，閔爾昌編撰。民國十六年江都閔氏刻本。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字理堂，又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清江蘇甘泉（今江蘇揚州）人。自少敏悟嗜學，嘉慶六年應鄉試中式，嘗遊山東、浙江。入京應試，不第，旋歸里著書授徒。嘉慶二十五年七月病卒於家，年五十八。焦循號通儒，時與江藩並稱「江焦」。於《易》、《詩》、《孟子》尤精研入微，又博通曲律、天文、算學、地理、醫術。其著述主要有《易學三書》四十卷、《六經補疏》二十五卷、《群經宫室圖》二卷、《禹貢鄭注釋》二卷、《孟子正義》三十卷、《憶書》六卷、《詩陸氏疏疏》二卷、《易餘籥録》二十卷、《毛詩鳥獸蟲魚釋》十一卷、《毛詩地理釋》四卷、《書義叢鈔》四十卷、《里堂學算記》凡五種十六卷、《開方通釋》一卷、《孫子算經注》、《乘方釋例》、《種痘書》十篇、《劇説》六卷、《雕菰樓文集》二十四卷、《紅薇翠竹詞》一卷、《仲軒詞》一卷、《游山左詩鈔》一卷、《游江浙詩鈔》一卷、《焦氏家乘》八卷，編輯《唐賦選》一卷、《北湖小志》六卷、《揚州足徵録》二十七卷、《里堂道聽録》五十卷、《李翁醫記》等。

現存焦循年譜有數種，包括焦廷琥編《先府君事略》一卷、王永祥編《焦理堂先生年譜》一卷、范耕編《江都焦理堂先生年表》、戴培之編《江都焦先生年表》及本書所收閔爾昌編《焦理堂先生年譜》。據閔氏自序稱，民國十六年編次王念孫、王引之年譜成，又據焦循之子焦廷琥所撰《事略》，並佐以譜主文集編成此譜。此譜與其餘各譜略有不同，於各條下大多註明出處，以示其翔實可徵。年譜正文以大字標署，注釋文字則以小字雙行別出，顯得主次分明。

十六年三月、編高郵王氏父子年譜竟、更編焦理堂先生年譜一卷。王氏既彙葉有行狀、焦先生亦有令子虎玉之事略、並能揚先芬述家學、吾第依據焉、排次其年月耳。通人雅士、覽而弦之、固其宜也。焦氏本貫江都、自雍正分縣、遂爲甘泉人。爾昌寄籍甘泉、今又併歸江都、維桑與梓、蓋彌親切而有味矣。先生易餘籥錄卷一曾引王楙野客叢書、以鄉里爲桑梓之謬、此語殆不免爲先生所詗矣。江上烽煙、連月未息、吾慕鄉先生、吾思故里、野鼠城狐之吟、廢池喬木之感、安得不盪於心哉。五月十日閔爾昌記。

焦理堂先生年譜

鄉後學閔爾昌編

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二月初三日辰時、先生生。榦癸乙辛壬、枝未卯卯辰、見雕菰集陳達夫傳。

先生姓焦氏、諱循、字理堂、晚號里堂老人。先生於四十五歲自稱老人、見家訓。又先生乳名橋慶、見雕菰集書徐文長集後。世居江都黃玨橋、雍正九年分縣、爲甘泉人。先世或云自山左來、明初居江都東鄉八港口。有諱望武者、遷於城北澗城壩之西、北湖小志作澗陳壩。是爲北湖始祖。再傳至廣、始遷下莊。廣生有、有生鼎、鼎生遷。五世祖文科。高祖明暘、曾祖源、字文生、江都縣學生、深於易學。祖鏡、字鑑千。父蔥、字

佩士、國子監生、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佩士先生娶謝孺人、無子。納殷孺人、生子三人、長即先生。

二十九年甲申、二歲。

三十年乙酉、三歲。

嫡母謝孺人撫育先生自三歲至十五歲、此依謝孺人事略、書徐文長集後作十六歲。凡十有二年、未嘗離側。先生幼多疾、謝孺人懷抱、行十四夜不寐。教以書數、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故事。是年除夕、謝孺人抱之看門上春聯、先生呼曰、字錯矣。孺人察之、果裁字誤作裁。春聯蓋新換者、孺人問何以知之、先生曰、終日見此字、今筆畫頓殊、故知其錯。時母於范氏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授先生。

三十一年丙戌、四歲。

弟律生。字叶六。

三十二年丁亥、五歲。

三十三年戊子、六歲。

受業於表兄范秋帆先生。名徵麟、字彬文。范先生授以詩、辨別音韻。先生從范先生七年。

歲饑、佩士先生出粟以濟。

三十四年己丑、七歲。

三十五年庚寅、八歲。

先生尙未締姻、偶以拜壽往公道橋阮氏家、賓客甚多。壁上詩有馮夷二字、族祖績園先生顧先生曰、子能誦之乎。先生曰、余固能誦、當不致讀馮爲縫耳。或

笑曰、此百家姓馮陳褚衛之馮、何謂邪。先生笑不已曰、吾嘗讀楚詞、此字音皮冰切、乃馮夷字也。賓客大稱奇。阮賡堯先生動。名承以此深契先生、遂以季女字之。 長妹生。後適黃氏。

三十六年辛卯、九歲。

三十七年壬辰、十歲。

次妹生。紅薇翠竹詞有河傳賈育仁妹壻以扇頭鸜鵒捕螳螂畫屬題、似次妹適賈氏。

三十八年癸巳、十一歲。

十一二歲時、范先生令讀古文、授以謝疊山古文軌範、遂好爲古文。 十一二歲時、初學詩、佩士先生命質諸族父熊符先生。名軾。

三十九年甲午、十二歲。

十二三歲時、好爲詩、佩士先生以詩品示之曰、作詩必知詩之品、讀詩品又必知作詩品者之品。司空氏立身清潔、不受僞梁之汙、舊史誣之、王黄州辨明於闕文十七條。修新唐書者乃依其説、比美元德秀陽城而傳於卓行、李唐詩人罕有匹者也。先生授而錄之。　十二三歲時、讀三蘇文卽解爲論序、見東坡文范增、晁錯諸論、思擬而效之、苦於不諳史事、乃閲漢書、三國志、遝及南北史、唐書、五代史記。　弟徵生。字季蕃、先生兩弟兩妹皆同母。

四十年乙未、十三歲。

學於舅氏謝蕙田先生。名聯芳。謝先生嘗曰、讀書以能背誦精熟能解爲勝。先生當時易其言、久久釋之、誠爲功實而爲用遠也。

四十一年丙申、十四歲。

族祖倫士先生名兆鼇。遺先生不雕硯、後三十年爲之銘。

四十二年丁酉、十五歲。

四十三年戊戌、十六歲。

四十四年己亥、十七歲。

五月、補縣學生。諸城劉文清公時以侍郎督學江蘇、課士簡肅、惡浮僞之習、試經與詩賦尤愼重。覆試日、

文清令教授金先生名兆燕、字鍾越、號棳亭、全椒人。乾隆丙戌進士、後官國子監博士。有國子先生集。呼曰、詩中用醞釀字者、誰也。先生起應之。文清覩先生衣冠樸質、顏色甚懌、問二字何所本、先生以文藪桃花賦對、述其音義。文清大悅曰、學經乎。對曰、未也。文清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盍以學賦者學經、不學經無以爲生員也。先生歸、乃屏它學而學經。嘗曰、余之學經、公之教也。後文清卒、先生作感大人賦。有金陵道中詩。

四十五年庚子、十八歲。

初入安定書院肄業。　阮孺人來歸。

四十六年辛丑、十九歲。

試於泰州。買得汲古閣刻本十三經注疏。先生既入學、讀書家塾、佩士先生授以太極西銘、正蒙及周濂溪全書。辛丑壬寅專力於此。辛丑壬寅間寓西門外都天廟中、見雕菰集書江都甫生。甘泉姚雨田先生授徒於縣學崇聖祠、易餘籥錄云、庚子辛丑間。闡說太極西銘之理、先生往聽之。一日偶舉宋儒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先未有人、人固有化而生者。時坐上之客詰之曰、何近世之人不見有化生者。姚無以答。先生起而對曰、張子之言是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必絪縕乃能化、故蛇蝎蚕蟲之屬必生於人迹不到之處、人目不見之地。人迹所到之處、人目所見之地、其氣已爲人所動、不能絪縕

矣。且物所生之地，箸則氣易散，藏則氣易聚。洪荒之世，山水木石相混，其爲地也大抵多叢雜攢坳，而少寬平廣闊，其氣易聚，故人物由氣化而生。後世人物既繁，作息飛走，既有以動其氣，山水之界亦判，寬平廣闊，又無以藏其氣，故但有形化而不見有氣化。物有氣化，人遂不見有氣化也。四坐俱以爲善。明日，徐心仲乃問學於先生。癸卯先生邀心仲至家塾，令看諸經注疏，後頗以學結交，當時名士遂力詆先生爲謬妄，而先生不校也。

四十七年壬寅，二十歲。

春，雨雪十數日，不能出，客亦不至，轉以詩自娛，錄之得二十首。先生傳家教，弱冠即好孟子書，立志爲

正義、以學它經、輟而不爲。丹陽（事略作丹徒、誤。）吉渭巖先生（名夢熊、乾隆壬申進士、官至通政使。有研經堂集。）主安定書院講席、先生往謁、渭巖勉以經學。時與化顧超宗與先生同學、其尊人文子先生以經學名、先生就超宗問焉、遂用力於經。

弱冠、與阮文達齊名。文達少先生一歲、少同游、長同學、先生文達族姊夫也。（揅經室再續集、辛丑天下第三十二西湖詩序、焦氏雕菰樓去此十餘里、老姊健在、年八十餘。）

子廷琥生。

四十八年癸卯、二十一歲。

四十九年甲辰、二十二歲。

十月、督學謝金圃先生歲試揚州、重經學、先生補廩膳生。

五十年乙巳、二十三歲。

四月二十九日、丁佩士先生憂。佩士先生年六十有四。憶書云、乾隆乙巳

四月、先子咯血疾發、數日小愈、但倦怠欲臥。二十五六日、遂臥不起。然每歲疾發多如是、適縣有牌示五月初一日試童子。循時方補廩膳生、例於前一日在明倫堂公押保結、而二十八日則書院課期。二十七日、先子命入城謀文、且應公押、日可初二日歸也。循二十七日遂入城。明日在書院作文、更許、家中僱工張昐來曰、今早公道橋黃醫來視、稱不治。聞之魂喪、急行不及火、策驢驢不行、乃步歸。三鼓半、先子已氣絕、臨絕呼大兒不已。先母哭謂循曰、汝父待汝歸、有要語付汝、屢問日、不可待矣。究不知所付何如語也。言至此痛心、不可爲人。討離先子僅一日半耳。致此終天之恨、時欲自殺。餓三日、婦翁阮公賡堯來曰、爾父有語欲付汝、是可思而得也。爾惟於事之宜盡者皆盡之、卽父所欲語也。爾死、何以體爾父之所欲付。

先生居喪、自殮及葬、入閱月未一櫛沐、飲食起臥不離喪次。　嫡母謝孺人病痢、便溺必審、視察形色、以

商諸醫。九月初五日、謝孺人歿、哀毀如前。平江李氏先正事略云、年十七、丁父及嫡母憂、盡哀。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佩士先生、謝孺人於本宅東數十步。乙巳、丙午、湖水旱凋。

五十一年丙午、二十四歲。

秋八月、外舅阮賡堯先生七十生日、時窘迫已極、算僅可有錢四百、與婦帶回、爲稱觴之用。它壻皆盛其儀物、婦頗以爲愧、先生舉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說之、婦亦怡然、蓋禮足以勝情如此。連歲大饑、先生疊遭凶喪、負債日迫於門、有良田數十畝、爲鄉猾所勒買、得價銀僅十數金。先生止有田二百畝、丙午丁其半、而負債悉清。如居荆棘中得出。已而與兩弟析之、得田三十畝。常時有爲先生謀、棄此三十畝、或棄

其半以積麥稻取利，或借人得子錢，較田所獲爲多。先生立意守此田舍，乃損其衣食，減其酬應，舌耕餬口二十年，且有所餘。時米乏，食山薯者二日，持此銀泣不忍去。適書賈以康熙初印本通志堂經解至，問售，需值三十金，所有銀未及半。阮孺人脫金簪易銀，得十二金，合爲二十七金，問書賈，賈曰：可矣。蓋歉歲寡購書者，而棄書之家急於得值也。是書爲休寧鄭氏所藏，舊缺三禮圖、學易記、讀易私言、易雅、筮宗、周易輯聞、春王正月考、四書通證八種。丁未、戊申、己酉、壬子、甲寅陸續購得之，已無所缺。嘉慶三年五月十九日，有修葺通志堂經解後序。先生以田去而獲書，雖受欺於猾，而尚有以對祖父，且喜婦賢能成其志，是夕餐麥屑粥，相對牀自懌也。　有荒年雜詩九首。

五十二年丁未，二十五歲。

館郡城壽氏之鶴立齋。顧超宗以梅氏叢書贈先生曰、君善苦思、可卒業於是也。是年爲用力算學之始。葉霜林以其子託先生教之、亦在是年。　有水龍吟記水災一首。有賀新郎七夕泛舟虹橋一首。與汪晉蕃、掌廷、江定甫同作。　先生以所撰序事文就正於汪容甫先生、容甫令焚之曰、序事文須無一語似小說家言。當時時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爲之鵠。先生心服之。先生嘗冬夜與汪晉蕃飲容甫齋閣、快論至三鼓、雪深二尺許。容甫酣臥榻上、睨日、它人不易有也。

五十三年戊申、二十六歲。

元旦有詩。　仍館壽氏、弟徵從讀。家人待館穀以食、先生不浪用錢、歸時步行炎日中、僱驢與弟騎。二

月、作王處士纂周易解序。處士名方魏、字大名、號蕉城子。祖修、字俊士、以通儒爲明經。先生祖、明經女夫也。王氏世以易名家、故焦氏世傳其學。應鄉試、不第。鄉試八月十二日、進二場、夢一卒持刺來、視之、字徑半寸許、曰年愚弟章世純、或曰、刺字稱年、今科必獲中式矣。榜發被黜。越十有四年、辛酉科始獲雋舉、年已三十九、始悟章柳州亦辛酉舉人。先生以夢之奇驗、無過於此。秋、作姚仁和百歲詩序。顧超宗病歿於郡城王思雷家、醫藥之煩、棺衾哭泣之凶、思雷不以爲忌。先生實左右之、且多方謀之、未嘗自言也。有哭顧超宗三首。有巴貞女挽歌。先生有貞女辨二篇、亦爲巴作。癸亥五月午日又有自書貞女辨後。

五十四年己酉、二十七歲。

始交黃次和、春谷兄弟。仲軒詞有摸魚兒步月一首、辛丑七月十四日黃春谷、羅

養齋汪掌廷同作。案辛丑先生尙未交春谷，疑是辛亥之誤。 鄭柿里每以易中滯義問先生，日數往來。

五十五年庚戌，二十八歲。

館於深港卞氏，地瀕江，多茂林修竹，無往來之煩。日坐小齋窮禮經，撰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吳中江艮庭處士嘗以書來，辨羣經宮室圖中位宁、桀霤、門臬三條，有未協，至於往復辨論。處士兩書皆用許氏說文體，手自篆之，工妙無一率筆。先生語子廷琥曰：人之規我，必於我之書首尾皆閱之矣。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我當則依而改之，不當則與之辨明，亦因親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誠，非惡夫人之規己而務勝之也。處士兩書，宜珍藏之，恐子孫不知，以爲是與余辨論者，爲素不相好也。

春暮作畫龜賦。 顧超宗歿三年矣，是年八月葬，先

生作招亡友賦。　督學胡希呂侍郎名高望，號崑圃，又號豫堂，仁和人。乾隆辛巳一甲二名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諡文恪。歲試揚州，先生試稻孫及九方歎相馬兩賦，擢第一。冬，自泰州歲試歸，吐血七日，每吐盈許，乃不飲酒，就醫於城寓佛舍。畏風不敢出戶，友人日至而述所聞，病爲之忘，既愈，惟記其三作三聞。

五十六年辛亥，二十九歲。

館於牛宅，牛故揚州司馬，居郡城，以詩酒自娛，好賓客。先生以病軀時時體中不佳，就之，識吳縣周采巖，名璜。效其作工筆畫。雕菰集假山石賦序云：故太守牛公雅愛泉石，累石作山，對之不異千百尺之勢。循獲侍其下，時夏月炎熱，談風滿襟，塵慮盡滌，退而賦之。當作於是年。憶晝采巖嘗爲余作

焦公像與焦孝然像。辛亥、壬子、癸丑相處最密。黃春谷夢陔堂詩集戲題季廉夫夢作判官圖，圖焦里堂所作，末云，吾友焦君劇淹雅，文藝曾無不能者，生平解畫無人知，此圖豈出畫師下。

五十七年壬子，三十歲。

館於郡城鄭氏。　科試，胡侍郎於講書前一日諭士子各陳語孟中獨得之見，次日於講堂面相問難，先生以夏時解進。越數日，應優生試，復發春秋三傳疑滯十數條，詩古試山童隔竹敲茶臼。賦試既竣，於闔郡選取十人進署，各試以文藝。先生是日作試帖十首，並蒙稱獎，贈以手書洛神賦小楷石刻。　秋試，葉霜林數約先生游莫愁湖僧寺閣上。　在金陵見薙工祀羅祖像，問何神，曰，羅隱秀才也。感而作蘭陵王

一首。九月、少子廷績生。是秋作後漢書訓纂序。元和惠徵士棟著。有哀小甲。壬子癸丑間、與鄭柿里以古文相靡切。先生嘗謂學問之事、以屬文爲要、雖有堯舜之治、孔顏之教、非文不傳。敘事之文尤爲重大。春秋楚漢之人、後世豈絕無之、得左史以爲之傳、便精采百倍。韓昌黎之於南霽雲、何蕃、李習之之於高愍女、柳柳州之於段太尉、杜牧之之於燕將譚忠、孫可之之於何易于、采入史傳、頓生光采。至於難狀之狀、難寫之情、一經點次、如見如新、宜從左史入手、參之以莊列諸子、廣之以韓柳諸集、大之能包括一切、細之能窮極毛髮、繁簡長縮、所不拘也。先生生平最愛柳州文、二十年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昌黎文未能及也。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之黨、先生爲雪之。田山薑古歡集論柳州與先生合、先生屬方鐵珊書之、張於壁。馮山公、王西莊亦論叔文事、先生錄之於道聽錄、謂其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是年、淩次仲有與先生論路寢書。

五十八年癸丑、三十一歲。

春、有咎由人己對示二李生。本善、元善。胡侍郎歲試、先生於講書前一日又以孟子千歲日至解進、稱獎如前。有上王述庵侍郎書。是年五月、阮文達爲作羣經宮室圖序。先生有自序、雕菰集不載。范先生歿。

五十九年甲寅、三十二歲。

與李濱石同舟試於省、濱石兄嵩泉送之江上、以弟相託。八月二十日、偕濱石歸、嵩泉已病篤、明晨歿、先生爲作墓志銘。仲冬月、序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

六十年乙卯、三十三歲。

阮文達督學山左、招先生至東昌。正月、由東昌至臨

清。二月、始交偃師武虛谷大令、武進徐惕庵太守、至濟南、游佛谷龍洞、極登臨奇峭之觀。閏二月三日、小滄浪亭修禊、有詩。至青州。三月、至登州。二十日、有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先生戊午復王伯申書、亦欲芟考據之名目、以絕門戶聲氣之習。又家訓云、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所據者又嗜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此爲甚。許氏作說文解字、博采眾家、兼收異說。鄭氏宗毛詩、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之說於前、而以玄謂按之於後。易辨爻辰、書採地說、未嘗據一說也。且許氏撰五經異義、鄭氏駁之。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兩君有之。不謂近之學者專執兩君之言、以廢眾家、或比許鄭而同之、自擅爲考據之學、余深惡之也。四月初一日、同儀徵江安、字定甫。甘泉阮鴻、字達陽。游蓬萊閣望海、有登州觀海記。由萊州復回濟南、有儀禮石經校勘記序。阮文達撰。五月六日、

東裝歸揚州。有游山左詩鈔一卷。　作喬先生墓志銘。名椿齡、字樗友、甘泉人。　六月、少子廷緒殤。　七月、書塾中玉蘭忽大放花、與春月無異、已而花落、玉蘭遂萎。此花先生先人所植、高數丈、圍二尺許。時截其上半、存根株、壅作丘、名之日木蘭冢。通人名士爲詩詠之。秋、遇桐城胡雒君於金陵、遺先生以謝蘊山先生所撰西魏書、於時談者或疑之、蓋未識著書之體也。先生因作西魏書論。　遇顧抱沖於秦淮水榭。　熊杜卿邀同人於塔影園爲文酒之會。後三年復修前事、先生有詩。　鄉試同號生刺刺談經、大約袒鄭康成而左朱考亭。明日題下、爲旅酬下爲上、是生則深斥

朱注之非、以爲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非古義。先生詰之曰、此正鄭氏注、而朱子依之未易也。君謂鄭氏爲學者所當守而不可易、然則此獨千慮之一失、而朱子偶拾之邪。其人默然。　阻風江口、徧游山藪。　十月朔日、有武虚谷先生手札跋。　冬、阮文達督學兩浙、先生客杭州。　先生自山左歸、閲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及戴庶常句股割圜記、謂梅書撰非一時、緐複無次敘、戴書務爲簡奥、變易舊名、恒不易了。八月、取二書參之、撰釋弧三卷。十一月過吳門、請益於錢辛楣先生、辛楣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嘉平爲作

序。是書先生戊午復加刪益、詳見後。 先生交吳中李尚之、歙縣汪孝嬰、商論算學、自謂得朋友切磋之益。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尚之、孝嬰未之見也。是年先生在浙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急寄尚之、尚之爲之疏通證明。先生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尚之之敘云、此書於帶方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復餘蘊。蓋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皆未有里堂如此之妙也。 有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三十四歲。

正月人日、浙江學署同人射鵠子於西園、即事聯句。

春、渡錢塘、由山陰四明至甬東、訪萬氏遺書。生日有詩。汪晉蕃和韻首聯云、宛委藏書迹可尋、游蹤天許到山陰。末聯云、客窗相對誰知己、只有松茲舊館琴。自註、里堂善鼓琴、宗松茲館譜。先生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同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先生以弧綫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撰釋輪二卷。二月、在寧波校士館作釋輪自序。是爲里堂學算記之四。爲阮文達輯淮海英靈集。有哀程一亭文。四月、有豫章沿革考序。胡雒君著。六月十五日、湊次仲有與先生論弧三角書。先生在浙、子廷琥隨侍左右。六月、廷琥患溼幾危、先生送之吳中就醫、歸

家一月、復爲金衢之游。　先生以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九月朔、在吳興舟次作釋橢自序。是爲里堂學算記之五。先生嘗以釋橢質諸沈方鍾、方鍾簽出數條、先生作書答之云、讀吾兄兩次手札、收到郵作釋橢一本、細閱簽出諸條、足正弟之誤、已依改正。嘗謂友朋之益不在捡揚、而在勘核、如吾兄眞益友矣。　十二月歸里、有浙江詩鈔一卷。

有答羅養齋書。　有與劉端臨教諭書。

友人嘗假余咫進齋鈔本先生日記一冊、起嘉慶元年七月初四日、訖十二月初三日。摘錄如左、

七月初四日、自浙省上船、歸揚州、以兒病也。初六日午後、至蘇州訪顧雨田先生于閶門、已出泊于其門。

初七日、至顧雨田先生家、坐其小讀書堆晤抱沖、少選雨田出、診廷琥脈、急趨山塘、過江鄭堂家、見其太夫人甚苦、送錢一千文。初九日抵揚、約李振聲爲廷琥診脈。初十日、同李艾堂及黃秋平往候趙仲蘂、請其爲廷琥診視。以下闕十數行、後不言廷琥病、第敍振聲治病之效、如江鶴亭之弟及八十翁謙事、皆載李翁醫記者。蓋廷琥已爲振聲治愈矣。日記振聲名鈞、雕菰集李君墓志云諱炳、似當從墓志。十一日、十二日在城。十三日、與李賓石喫茶於小方壺茶後下鄉、水已遶門、湖田盡沒、佃戸嗷嗷無人色。八月初四日、自門外上船到瓜州、由閘宿。初八日、至嘉興入院。十二日、游煙雨樓、夜渡太湖。十三日、至湖州。十六日、作懷吳薗次太守詩。九月初二日上船、

初三日早入杭州界、在船錄釋楷畢。初八日、同程中之、李艾堂、江補僧登吳山絕頂。十一日、兩日風雨、桂花盡落、厚二三寸、眞香雪也。二十二日、出清波門、至六和塔、上江山船。二十七日、過嚴州。二十九日、至衢州。十月十四日、初蔣竹塘名調、字繼梅、常州人、壬子舉人。夢中得句云、風雨吳山第一樓、同人以爲首句足成之。余和云、風雨吳山第一樓、只離有約和清秋。文章自信成名手、骨相何疑兆狀頭。江補僧、李艾堂並善珞琭子它法、推竹塘祿命當中狀元。日獨登天祿閣、此時同泛富春舟。先生偏動鄉思切、春草池塘記夢游。竹塘自作、其末句懷及令弟。作成月餘矣、同人戲爲蔣狀頭之稱、竹塘以讓余、命更之、乃又和一律

云、風雨吳山第一樓、登臨正值武林秋。開雙瞳見海之角、得七字敎章有頭。此際迷離花吐筆、幾人豪快酒傾舟。浮生蕉鹿多如是、莫向莊生夢裏游。上二詩雕菰集不載。十九日、至金華。十一月十二日、至嚴州。二十一日、到省入署。十二月初一日、發行李上船。

二年丁巳、三十五歲。

課徒郵中。鈔王築夫異香集序云、授徒湯氏。　正月初十日、有上王述庵侍郎第二書、乞銘先人墓石。春融堂集有國子監生焦君墓表。

先生於陽明之學闡發極精、有以朱陸陽明爲問者、作良知論辨之。　六月、有答汪晉蕃書。　八月晦日、有鈔王築夫異香集序。築夫名巖、寶應縣籍、居於江都。　先生以

劉氏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愼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甲寅秋、曾草創加減乘除釋。是年、取舊稾增損之、成加減乘除釋八卷。十二月大寒日、作加減乘除釋自序。黃春谷亦爲作序、是爲里堂學算記之一。是月立春前一日、集李冠三寸草齋中、同詠者十三人。巢縣唐雩江繪圖、倪洗桐萁詩集。有送程定甫赴京師序。馬瑤楓名登華。丁艱、以二絕句唁之。詩見憶書、雕菰集不載。

三年戊午、三十六歲。

三月望日、有復王伯申書。此書雕菰集不載、見儀徵汪氏廣陵思古編上虞羅

氏印經師手簡。年月日依手簡，思古編作復王侍郎書。戊午伯申尚未登第，不應有侍郎之稱。　與高郵沈方鍾晤於金陵旅舍，論月魄，歸而因說文月闕之義作釋月。

九月十五日，題毛詩注疏。友人傅沅叔嘗收得先生所藏汲古閣刻本十三經注疏，於周易、毛詩、左傳、公羊、論語、孟子、爾雅批注甚多。尚書、周禮、儀禮、禮記均有批注。惟穀梁、孝經未動筆。此書已讓歸它人。沅叔曾錄存先生題識四則，茲列二則於此，餘二則分列庚申、戊辰二年。其一云：省試被落，錄此可以潛居讀書。毛詩久欲窮究之，因日閒刪訂所撰草木鳥獸蟲魚釋及詩地理釋兩書，晚閒錄下，衡寫毛鄭孔之義，偶拍得齊風，乃自此本起。時嘉慶三年九月十五日，錄下焦循記。又一云：榜發，若得解，自此碌碌，明春北上，何暇讀書？以此一載工夫，當增學問幾何？當得失榮辱之際，恆作此想，則得不致於蕩廢，失不致於憤懣。書此使子弟知之。　省試被落後，溫習舊業，因取昔年所論六弧入幾未成之條，刪益為釋弧三卷。識必求彰，期於簡要。讀梅戴兩

家之書者、庶得其輗軏焉。汪孝嬰爲集南華經作序。是爲里堂學算記之三。十月、有書鷄。是年季冬月、江子屏爲作釋楕序。

四年己未、三十七歲。

三月望日、作刻詩品序。先生幼讀毛詩、即研求鳥獸草木蟲魚之學。辛丑壬寅間、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箸述、創稾復易者三。丁未復改定、辛亥訂爲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戊午春合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於末、凡十二卷。蓋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稾易六次。先生語子廷琥曰、以今之所訂、視草創之初、十不存一。雖

它有撰述、必兼治之、歷喪荒疾病爭訟、未嘗或輟。嘗節錄數則、質諸金壇段懋堂先生。如黃鳥非倉庚、方言合而爲一、非爾雅義。說文訓鱣爲鮮、其物分而類則同者、郭氏竟分鱣鯉爲二者非。唐蒙與女蘿爲二物、宜依毛傳以正爾雅。瓜無紹之訓、毛傳瓜紹也、連上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瓜紹也。懋堂以爲精確不可易。十一月、作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十二月除日、作天元一釋自序。是爲里堂學算記之二二卷。是年冬、阮文達爲作里堂學算記總序。

五年庚申、三十八歲。

四月上弦、題十三經注疏。在周易兼義前。文云、余己亥庚子間始學經、敬讀欽

定詩經彙纂、知漢唐經師之說。時時欲購十三經注疏竟觀之。乾隆辛丑、買得此本、珍之不啻珠玉。時肆業安定書院中、循學舍夜秉燭閱之。每風雨、窗外枇杷樹摯門作彈紙聲。時有句云、驚人似鬼窗前樹、誘我如癡几上書。於今蓋二十年矣。購此書時貧無資、書肆索錢五千、僅得二千、謀諸婦、以珠十餘粒質三年、珠價實值數倍、以易贖、贖取之、然究未能贖也。爲購此書者吳君至、言購之於書客吳叟、叟未幾以游湖死於道、思之向爲悼歎。嗟乎、購一書艱難若此。子孫不知借、或借人、甚或散失、真足痛恨、故書以告之。嘉慶庚申四月上弦、江都焦循記。

是月、阮文達以書招先生。十月、復爲武林之游、寓居節署誠本堂之東偏、與李尚之同屋居、共論經史、窮天人消息之理。談階平教諭亦客督學劉侍郎幕中、時過先生寓舍、互相證訂。是年先生會至江寧、未知何月、見憶書。

有汪母李安人哀辭。汪飲泉之母。

有書喬劒溪選大曆詩後。劒溪名億、字慕韓、寶應人、太學生。此文爲汪芝亭作。

十一月、有修補六家術序。李銳著。　冬、有神風盪寇記。

是年六月、馮鷺庭爲作羣經宮室圖序。　十月二十日、李尙之爲作天元一釋序。　十二月上澣、談階平爲作天元一釋序。

六年辛酉、三十九歲。

有元旦登吳山第一峯詩。同作者李銳、顧廣圻、陳鴻壽、羅永符、許珩、阮亨。

正月人日、作開方通釋自序。　春、回揚州、送子廷琥至泰州院試。是年、弟徵及廷琥皆入學。先生在泰州一月、手錄王曉庵遺書三册、計十四卷。先生嘗謂曉庵算學過於梅氏、梅書刻行、故知者多、曉庵書未刻、有寫本藏於湖州施氏、先生借而錄之。所寓之地即

爲陳曙峯太史之會心樓、亦佳話也。五月二十六日、有勘倭本鄭注孝經議。有誠本堂記。在金陵市中買得寫本天步眞原一册、不完、有朱書鼎按云云、蓋梅勿庵之書。應鄉試、中式舉人。十月、作孝女王淑春墓碑。是年九月朔、汪孝嬰爲作開方通釋序。

七年壬戌、四十歲。

入都會試。正月二十二日、過湖、至邵伯埭、宿竹巷口。二十三日、汪年丈舟來、從之。二十七日、渡河。二十八日、登車。二月初一日、至堰頭、遇談階平。初二日、過壩頭。初三日、渡陶溝、晚宿陰平。是日先生四十生日、汪

年丈殺雞煑酒、爲一夕歡。同席者李濱石、汪星巖、張又羲、喻階符。初十日、宿劉智廟。十一日、至景州。十四日、由鄭州城至雄縣。十七日、至蘆溝橋、遂入彰義門、寓南柳巷鄭柿里舍人寓中。三月初一日、吳玉松太史來、明日往候。初四日、與諸同年生公謁座師英煦齋侍郎於史家胡同。侍郎見先生甚喜曰、吾知子之字里堂、江南老名士、屈抑久矣。考試不必趨風氣、主司好尙之不同、往往至於相反、莫如據己之所學而自用之、一聽人之去取、庶不失乎己耳。先生平昔每持此論、至是益自信。是夜足痹發、大痛不能屈信。初八日、足稍差、入場坐國字三十五號、遇無錫孫平叔。

明日題紙下、首題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出場、有見先生文者曰、是可得元。十四日、有題闈中壁詩。十六日、王伯申來、贈先生以所著周秦名字解詁。先是、吳玉松言刑部戴金溪精於算學、嘗道先生所著書。十八日、至鐵廠訪之、有詩。十九日、李冠三邀與汪星巖、徐德三、朱休臣、李濱石飲於龍王堂楸樹下。二十日、看花於崇效寺。二十二日、鄭柿里邀同劉芙初、汪珊樵、唐竹虛游釣魚臺。四月初四日、謁朱文正公於西華門之北池。初六日、有傳先生爲會元者。初十日早、公然有報錄者、賀者十餘起。先生以會元卷至末乃拆、日間何得、知此妄說、趨避於外。是夜榜發

下第。十二日、往南海店雙關廟見英侍郎、侍郎爲之太息。二十六日、偕鄭柿里出都。五月二十日、抵家。下弦、作壬戌會試記。　是月晦日、江文叔邀同汪晉蕃、張開虞、蔣春榭、袁又愷集康山草堂、有詩。　六月、有村居草木詩十一首。　立秋後病瘧、病愈、有書非國語後。　七月、以阮文達之招、復客武林、與程易田先生同處數月。易田出所著喪服足徵記、先生以十日之力讀之、歎其精審、嘗曰、著書不易、讀書亦不易。

有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阮文達得陶陵鼎、送置焦山、邀同人以詩賸之、先生作五言一首。

在浙、值海鹽倉盤量倉穀、阮文達屬爲簡明之法、先

生因爲依斗定尺議、文達令每縣習此量法、俾不爲胥吏所欺。　八月、孫貴齡生。　九月、作蕭山雙節記。　阮文達問古三江之說、先生曰、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販自初學記、非鄭注也。十月、自浙歸、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禹貢水經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十二月朔日、作禹貢鄭注釋自序。　有杭州雜詩二十二首。　有鈔依歸草序。張符驤字良御著、泰州、翰林。　有贈方鐵珊序。

八年癸亥、四十一歲。

以母疾不果出游、授徒於家。　有白香山生日序。爲阮

文達四十生日作。先生閱王伯厚詩地理考、苦其龢雜、無所融貫、撰毛詩地理釋四卷。三月朔、自爲之序。　四月、有學圃記。　秋、水溢隄壞、鳩工修之、種以楊柳、築者請爲歌以宣其力、作兒郎偉二首。　八月、汪孝嬰來訪、對飲於豆花菴語間。中秋前一日、先生爲孝嬰作衡齋算學序。略云、壬戌春、予在京師、孝嬰寄一書來、甚言秦李兩家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尚之作開方三例以明之。秋八月、孝嬰謂予曰、或謂尚之請吾所箸書、有之乎。予因出尚之所爲衡齋算學跋與之、孝嬰怡然曰、尚之固不我非也。因謂予曰、子亦爲我序。予諾之。孝嬰作北湖訪焦圖。　是月二十六日、汪慶人來訪、設榻留之、相與日乘小舟泛於湖、慶人以爲勝游、因繪爲圖。慶人名槩嶺、儀徵人。汪硯山揚州畫苑錄云、慶人嘗爲焦里堂孝廉繪湖莊圖入幀、渾樸古雅、脫畫時習、最妙

散市一幀、寫村市百貨羅列地上、所摑豬羊數十
頭亦闌入畫筆、純以意運、深得元人荒率之妙。
一月至日、有與黃春谷論詩書。 有代阮撫軍撰春
秋上律表序。

九年甲子、四十二歲。

授徒家塾。 三四月間、突有巨蚊齧人、相傳蝗卵所
化、喜而賦蝗變蚊。 四月、有黃鳥吟。 初夏、在泰州
得杜子美詩集、中朱筆抹處甚多、先生以杜詩亦有
似率似陋者、夫作一詩必字字滿意、此人力也、彼傖
父烏足以知之。 先生嘗善東原戴氏所箸孟子字
義疏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
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是年秋、撰論

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九月作論語通釋自序。　是年大水。

十年乙丑，四十三歲。

正月二十一日，有答鄭耀庭書。耀庭勸先生入都會試，先生答之云：昨舍弟道及足下厚意，惓惓弟今歲不赴公車，且爲籌行李之資，尤爲感激涕零。但循不北行之故，實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中，舟已過橋甚遠，望見吾母尚立岸側，翹首而望，心甚悽惻。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閒往浙，與母別，家母則曰，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強健矣。明日上船，家母以鮮鯖魚四尾盛水桶中，令婢攜至船上，家母曰，恐路上擔泊，可烹食之。循時惻然，留二尾在家，帶二尾行。既行，念念在心，遂屢思歸，故冬月歸來，決意家居訓蒙，不復作遠游計矣。去秋受溼氣，以致尻內脹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家母時以爲憂。近雖安好，神色未健，一旦遠行，兩地懸掛，此實弟不出之苦心，非樂安

佚而輕仕進也。穀雨日、序劇說。六卷。先生壬子冬月於書肆破書中得一帙、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引輯詳博、而無次序。乙丑養病家居、因取前帙、參以舊聞、名曰劇說。大水倍於去年、莊東之屋倒廢過半、大風拔老樹二十餘株、書塾之垣悉委於泥。四月、生母殷孺人以橫逆所加、心志鬱鬱、疾發、臥牀上二百日不能起立。是月、有鈔何有軒文集序。陳霆發字鳴夏籍江都學生。六月、孫貴齡殤、先生有詩哭之、又作冢志。是月、有鄭舍人文集序。有朱登三兄弟同壽序。閏月、子廷琥女弧矢及子婦皆病。作名醫李君墓志銘。李名炳、字振聲、號西垣、儀徵人、七月卒、九月葬於蜀岡之陰。振聲與先生交最久、先生家有危證、皆振聲所活也。振聲嘗以所撰辨疫瑣言屬先生正之。振聲旣歿、先生爲刻於板、又爲撰李翁醫記二卷。先生研求醫學亦數十年、有雕菰樓醫

說一卷。家人有病、先生必反復思之乃用藥、以是危證多獲安。殷孺人病、醫藥罔效、十月初四日丁殷孺人憂。十二月初六日、祔葬殷孺人於佩士先生、謝孺人合窆之穴。有乞程易疇先生爲先人作墓志書。通藝錄修辭餘鈔有皇淸太學生焦君墓志銘。

十一年丙寅、四十四歲。

館於郡城鄭氏。二月二十三日、有請究毀名人墓狀。王大名先生墓也。三月、臧在東來揚、寓阮文達家、先生顧焉。拜經堂文集題北湖訪焦圖載先生之言曰、兩漢經生守一家之言、通人鄙其固焉。鄭康成氏注禮經、雜子夏之言、猶駮之、蓋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古人立言、固樂夫人之深入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意而詔附我也。去年、鍾保岐歿。是年夏四月、保岐子葵嘉負二囊來、皆保岐著述草稾也、刪無謄寫淸本、且

有零星斷爛卷帙未完。先生竭三日力、刺其精華、親手錄之、得四卷、名葴厓考古錄。葬有日、並作甘泉優貢生鍾君墓志銘。 夏、有上河水災記上下篇。 七月、患腹疾、兼多愁鬱、終日廢書默坐、作天慵庵筆記序。方士庶小師箴。 孟冬之晦、有題禹航嚴堪忍先生遺象。爲堪忍八世孫杰題。 伊墨卿守揚州、延先生纂修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所議圖經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先生撰之有未盡然者、有上郡守伊公書論之、並爲擬目錄。明年、墨卿以憂去、事不果成。 在郡城晤王伯申。 以易通釋質汪孝嬰、王實齋、均許可。 有答李尙之書。 是年新夏、汪孝嬰爲作禹貢鄭注釋跋。

是時孝嬰館於汪氏，與先生館相去甚近，時以易義相證訂。

十二年丁卯，四十五歲。

二月二十一日，有縣中舊役聶兆何者在湖中東嶽廟聚集男婦講經，身被道袍而氈笠朝鞾，高坐於嶽神之前，里人不平，同里甲郭標往擒之，衆乃駭散，縛得數人，並經卷解送於縣。縣之胥隸以爲多事，將縱之去。時阮文達丁憂在家，先生往告，文達以爲不可輕縱，卽作札與郡守伊墨卿，急提至府枷示。其後嶽廟一帶無敢有講經傳法者，先生坐是深遭怨恨，蹤伏數年，不入城市。　三月八日，病寒。十八日，病劇昏臥，甦時開目見紙窗日色，以爲十九日天始明耳。家

人則告曰二十四日矣、蓋已越七日、昏絕中宅事不復知、惟周易雜卦一篇往來胸中、明白了析、曲折畢箸、自云宅無所憾、所憾者易學未成耳。　五月病新愈、作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六月、於表兄謝夏材家借徐又陵名石麒、字坦庵、江都人。花傭月令一卷、錄一通、序之。又族子廷玉藏又陵客齋餘話草本五卷。丙寅冬之月、索閱一過。丁卯四月、病小愈、復閱一過、刪次爲四卷、序之。　九月、有憑軒遺筆跋。族父熊符先生箸。　十二月十三日、作范氏墓表。　北湖自明嘉隆以來偉人奇士相繼而起、惜載筆無人、遂難徵考。是年先生理葺舊聞、搜訪遺籍、雖蟲蝕鼠傷、片紙隻字、必檢閱而採摘之、成北湖小志六卷、凡敘六、記十、傳二十一、書八、家

述二、共四十有七篇。阮文達爲作序，謂此書數卷，足覘史才。　先生與汪晉蕃、掌廷兄弟交最久，晉蕃有易稾二帙，竝論爻辰一紙，先生藏之篋笥數十年。是年晉蕃卒，先生爲作傳，取所藏論爻辰一書，舉其概於篇。晉蕃固未脫稾，轉無之也。先生以此竝易稾二帙遺其孤。　有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有弔忠毅李將軍詩三首。李卒於是年，故列此。　有書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芰塘。名雄楨。　長孫授易生。　是年，藏在東爲作焦氏世德記。

十三年戊辰，四十六歲。

元旦，作石湖遺書序。范石湖先生本名恒美，字德一，後易名荃，自號今之石湖，亦稱

盟鷗野老、北湖之隱君子也。遺書多不傳、子孫亦無人矣。先生求之數十年、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丁卯王柳村語先生日、子所藉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蓋在闕南陳氏。先生急同柳村訪陳氏、陳素村因以遺槀十數帙畀先生、皆石湖手迹也、然俱蟲傷鼠齧、或片紙、或白至東帖、寫邏頭小字、斷爛雜亂、字迹潦草、殊難辨識。先生以一月之力、分其年次卷數、凡得讀史小識一卷、竹隱居隨筆二卷、文集四卷、竹隱居詩集五卷、梅花十六詠一卷、詞話詩一卷、春甬詞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寤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總之爲石湖遺書、皆先生手自謄錄。湖中范氏式徵已久、是槀經歷百年、轉徙數家、蓋它人所不能收拾者、先生竭力葺之、葺既成、甚以爲樂。

春、塾中海棠盛開、意有所觸、作兩絕句。

仲弟律歿。

先生生平最忌夢蛇、二月夢大蛇、黃色、壞廡尾、右壁、歲一月而仲弟病歿。

有謝景張哀辭。景張名文英、甲子始從先生游。戊辰二月十三日死、年二十六。

閏五月、題周易兼義。文云、余初學易、有所得、則書於闕上、然一時偶會、非定說也。以今所撰易稗易註校異同、枘鑿十之五六。後人比而觀之、可知余用力於此經

之勤，而不可遂以爲臧否也。戊辰閏五月，里堂老人記。周易首葉闌上，又題「注易初稾」四字，下署「江都焦循」。

先生既撰北湖小志，阮文達爲之刻，而屬爲圖。先生以府志之役，屬同里歐陽錦、字製美。往來高郵天長界上，求諸山澗入湖之道，歐陽爲作圖，按而核之爲六圖，又繪舊迹名勝爲十圖，共圖十有六，爲一卷。是年七月序之。是年，以訟事何候對簿。見易通釋自序。

十四年己巳，四十七歲。

三月，相搏九邀游相墩，因爲之銘。四月，作吳少文詩序。八月乙卯，阮文達由浙江赴京師，過揚，先生餞之北湖相墩。仲秋，楊竹廬都尉名大壯。過半九書塾小飲，明日作詩乞竹廬和。佐歸安姚秋農先生、

通州白小山先生修葺揚州府志、先生分得山川、忠義、孝友、篤行、隱逸、術藝、釋老、職官諸門。先生謂忠孝乃一生大節、關繫於闔郡之風俗人心、能多描寫一字則多增一層光焰。舊志於忠義諸公序說甚簡、先生次序古公道行、郝公景春、高公邦佐、鄭公元勳諸傳、皆極詳備。舊志孝友於割股割肝皆略之而存其名、先生云、孔應試之割肉三十二處、抉一目以入藥、此與蕭日曠割肝不相優劣。乃舊志刪孔而取蕭、不知割肝割股乃孝之實迹可憑。舍此可憑之孝、轉以虛辭爲據、未敢以爲然也。先生於凡割股者皆一一詳之、或正傳、或附傳、一本南齊書孝義傳之體。又如

孝子陳嘉謨救父不得、上書於轉運使而投於水、其精神氣節畢見於所上之書。舊志將書刪去、而孝子之烈遂索然矣。先生竭力求之、僅得半篇、序次入之。先生謂修志者刪削舊志、考其行事、往往爲必不可刪之人、故其空言無可考者未必皆濫竽徼幸、大抵修志者苟率完事、使孝子仁人之精氣不揚也。刪之則不敢、存之則煩冗、反復求之、則附書之體爲宜。史於忠孝、文苑每用此法、既不煩冗、又不失體裁、省冗語一二行、即可存姓名三五輩。先生於舊志舛誤者核而正之。如孝友傳之董永本千乘人、不得以爲泰州產也。隱逸傳之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見白氏六帖、

淮陽屬陳國、與揚州無涉。舊志改作淮南、淮南在漢屬今六安等處、亦與揚州無涉也。醫卜星相之流、寓居無定、既非生長此土、即宜從削、如藝術之趙達、妙應方、石藏用是也。術藝釋老必求精核、不入小說家言及二氏荒誕之語。職官一門、莫不歎精核詳備、以爲揚州前志所未有。　李濱石歿於京邸、黃春谷亦以事罷官、閻而慨之、作兩君詠。　有神風蠱寇後記。

十五年庚午、四十八歲。

正月十七日、大風、風中有小黑豆、自先生家十數里皆有之。拾而驗之、乃槐子、黑色中尚帶青、驗之十里外亦如是。明是槐子、斷非天上有豆也。　三月、里人

相驚有狼、草木深雜或駭、集多人喧而就之、實無有也。此地傳狼在彼、彼地又傳狼在此、而兩地皆無之。或曰、此宜防盜六畜、賊先播此語、使孤鄉零戶夜不敢出。且失去六畜、可委之於狼也。先生以此說頗切情事、亦造微之論也、錄而記之。　九月二日、楊竹廬邀往誦芬莊看桂、有詩。　是月初四日、次孫授書生。

十六年辛未、四十九歲。

元旦、戲作夢游仙七首。一天官、二竈王、三門神、四鍾馗、五淋公淋母、六坑三姑、七井泉童子。子廷琥和七首、見因柳閣詞鈔。　正月、有告先聖先師文。文中有年已五十語、據易通釋自序、誓於先聖先師在是年。　黃春谷新卜油坊巷宅、即汪晉蕃舊居也。先生偶念曩昔、七月二十四日賦

憶舊游一首、寄晉蕃弟叔震、郎掌廷、名光烜。並及春谷。仲秋月、因食菱憶乾隆丁未與顧小謝仲嘉兄弟事、賦秋夜月一首。　先生家舊有讀書老屋數楹、庭植山茶、海棠、蜜梅、玉蘭、桂、牡丹、後有竹、自曾祖傳至先生、先生名之曰半九書塾、取行百里者半九十之意。己巳纂修郡志、得脩脯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畝、在雕菰樓中、其形盤曲若蠃、以爲生壙、其大半以之修葺書塾、爲雕菰樓、柘籬、紅薇翠竹之亭、蜜梅花館、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木蘭家、仲軒、花深少態簃、是年冬落成、此依子廷琥撰事略。蜜梅花館文錄白茅草堂記又云、拓葺半九書塾、落成於庚午之冬。作霜天曉角八詠記之、因柳閣詞鈔亦有八首、夢陔堂詩集作憶舊游、蓋誤。阮

文達、黃春谷皆賦以詩。半九書塾記當作於是年。　十二月祀竈神日、作婆羅門引題慶蓀和尚名山行腳圖一首。

十七年壬申、五十歲。

秋雨後、闌外金鐙玉簪秋勺藥鴨蹠雜開、紅白相間、偶取李獻吉何大復文集觀之。大復與李空同論詩書曰、僕觀堯舜周孔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莫解相傳之意、背矣。先生以爲是言也、非空同所能及也、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此深得乎立言之情者矣。　水溢、春麥既沒、秋又無稻。冬十月、湖魚頓生、一夫日可得數十頭、賴

以不飢、作湖之魚以紀其盛。　是月、作醫經餘論序。羅浩養齋撰。　十一月、阮文達爲漕督。二十一日、專使來屬爲丈量簡明法。明年、晤文達、語先生曰、依君以小尺一尺二寸五分九釐九毫爲一尺、令胥吏量而算之、殊爲便。　先生旁通九流之書、必造其微、有所論往往爲術士所不能道。壬申癸酉間、汪掌廷問先生、形法家十二長生、或主向上消納、或主坐山消納、當何從。先生詳答之。治八五之術者多請問先生、先生引申之作八五偶談一卷。

十八年癸酉、五十一歲。

塾中海棠自戊辰開後、四五年不花、是年春三月盛

開、光豔照人。花老矣、恐發洩太過、明歲又將不花、流連不已、記之以詩。先生承家學、幼年即好易。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説易之書閲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稾、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乞務、專治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日旁通、二日相錯、三日時行。旁通者在本

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它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

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嗑即噬嗑之噬嗑、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是年十一月冬至前五日、作易圖略自序。是爲雕菰樓易學之二。冬至前二日、作易通釋自序。是爲雕菰樓易學之三。先生素患足疾、

至此連月疊發，意殊倦。　先生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名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名曰易話。自是年立一簿，稽考所業，得二卷，名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

有書徐文長集後。

十九年甲戌，五十二歲。

夏，阮文達由淮安南下，過北湖見先生，問易法。先生偲偲於終食間舉三十證語之，文達有聞道之言。

四月至七月不雨，沿湖之農日夜引水救苗，車具爲之敝，既易而新之，其敝者將用以爨。先生惜其有功

於農、而以勞致病、病致棄也、解而察其實、可成一巨櫝、乃授工以式。櫝成、以庋經史及考訂經史之書、置之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因作政水車爲書櫝銘。四五月不雨、筍尖雖出土數寸、而不能上發、亦不枯。至立秋後始得雨、諸尖怒出、八月末新篁滿林、殊爲奇觀。乃明年四月、凡去秋所發之竹大半黄萎。又甲戌秋農種蕎麥多不出、明年乙亥初夏盡出于土、且在刈麥之後、然旋即有花盈畦如雪而不實。先生以爲物之不時者固不可久耳。

先生每得一書、無論其箸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必手録之。或朋友以箸作來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説詞曲、必詳

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必手錄之。如此者三十年、所錄者盈二尺許。是年秋、命子廷琥編寫目錄、得五十卷、先是壬戌癸亥間嘗編之、名道聽錄、茲仍其名。七月、序里堂道聽錄於紅薇翠竹亭。　先生嘗稱淩仲子、李尚之、汪孝嬰爲論天三友、淩、李先後歿、癸酉十一月、孝嬰去世。甲戌十二月、其弟子胡竹村舍人以書來屬先生作傳、先生竭十日之力、細讀衡齋算學、掇其菁英、撰別傳一篇、又作記得一首哭之。

二十年乙亥、五十三歲。

二月、有半九書塾後記。　是月、作九經三傳沿革例序。門人儀徵汪昌序紹成刻。　海棠丁香盛開、喜羅養齋、汪掌廷

至有詩。　伊墨卿太守入都補官。五月二十一日，阮仲嘉先生弟子。招先生會於雷塘之阮公樓，墨卿爲先生書仲軒扁，並謁阮招勇將軍墓、湘圃光祿墓，訪隋煬帝陵。是日大雨，先生作雷塘話雨記。未幾，墨卿卒於揚州，先生爲樂府鼓琴以寫其德政。

九月霜降日，序揚州足徵錄。先是丙寅，伊墨卿守揚州時，阮文達亦在籍，相約纂輯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先生分任其事。己巳庚午間，修揚州府志成，郎原本於圖經也。而文粹之稾則向來分存於所纂軒之人，未嘗選訂。是年墨卿與先生食語及圖經，因論文粹，先生檢舊篋，收拾文粹雜稾，共得文三百一篇，爲卷二十有七，名曰揚州足徵錄。文粹者，存揚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者，存揚州之事，事有關乎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義各有當平爾。先生修圖經，取舊志考核，隨筆記錄之，又亥爲六卷，名曰邗記。案揚州足徵錄二十七卷，光緒中儀徵張氏刻入榕園叢書中。仁和錢氏文獻徵存錄、同治揚州府志

江陰繆氏儒學傳稾、並作一卷、蓋誤以目錄一卷即全書卷數也。 先生既以易通釋圖略節錄大略、請教於阮文達、是年文達有書來索見完本、先生因取章句草稾、手葺之。凡五閱月、成章句十二卷。十二月除夕、鐙下作易章句自序。是爲雕菰樓易學之一。 是書之成凡數十年、專力於此者亦十餘年矣。 是冬、聞武進臧在東、歙縣程易田兩先生歿、作詩二首。案在東卒於辛未、易田卒於甲戌。

二十一年丙子、五十四歲。

正月二十三日、有請立北湖耆舊祠狀。黃珏橋鎮有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宅、梁貢與謝公承貴、詳見謝氏湖居篇。謝氏後人因屋久圮壞、將售於人、謝與先生爲中表兄弟、先生不忍以前賢舊迹爲家遺屋一旦拆毀、勉力歸謝之價、契買投稅。惟思梁公之忠、謝

氏父子之孝，以及里中孝弟忠信行誼載於史志者甚多，乃請於邑侯羅公，設立牌位，奉祀於內，名爲北湖耆舊祠，不設僧道，不雜祀它神。羅以爲善，遂於是年春重新修葺，於後楣爲龕，分上層中左右，下層中左右，設木主三十位，皆嘗居北湖，行誼載於史志而足爲一鄉表率者。其有子孫僕從可祀者，附書於主之左右，如高忠節公之子錦衣公、梁公于涘之義僕梁善等是也。祠既成，摘錄諸公事實，揭於壁，里人頗有觀感焉。　三月上巳日，有種痘書序。程翁維章精種痘之術，先生嘗問之，其說極平易，亦極神奇。曾遺先生一書，錄頂不足以盡其神也。辛亥，先生爲子延琥種痘，雜號種痘積序。己巳，爲孫授易種。丙子，又爲授書，授詩，種，以所目驗證翁之說，有不爽者。先生因述程翁之意，撰種痘書十篇。授易、授書、授詩又患沙疹，先生用古芫荽酒法，其效如神。作沙疹吾驗篇一卷。　四月初十日立夏，作論語補疏自序。是爲六經補疏之六，三卷。　五月四日，阮公子常生自江西歸，攜阮代公先生把卷圖來訪，先生因爲題之。　秋分日，有放船詩。　十二月初

一日、有上座師英尚書書。乞作雕菰樓易學序、載文有寄王伯申書。首云、丙寅郡城晤後、循以病居湖者十年、故未遑一東。末署十二月初一日。當亦是年作。冬、與子廷琥纂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成。此依孟子正義事略、在丁丑冬、似與閱兩歲語稍不合。是年四月、阮文達爲作雕菰樓易學序、並寄手札云、昔顧亭林自負古音、以爲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未免太過。茲之處處從實測而得、聖人復起、洵不易斯言矣。昨張古愚太守持去讀之、亦極詫極歎也。文達又稱先生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史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迹甚顯、蒺藜樽酒、假借有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

二十二年丁丑、五十五歲。

二月初三日、作西江月一首。　去秋左臂筋掣右腕、幾不可筆。十月九烏頭日服一錢、掣處漸柔活、遂可執筆、因取詩文草稾理之、録爲二十四卷。是年二月九日、編爲目録一卷。雝菰集首有嘉慶二十年吳鼒徐熊飛撰序一首、玩其詞意、似序虎玉詩者、謂宜列蜜梅花館詩録之前。　有浣溪紗、六月雜詠四首。里中有會試公費、辛未先生未入都、而江文叔壽寧之張開虞諸君亦將此項遺先生、乃用以治木、解其表爲修屋之用、其木之裏存爲棺料、風之七年燥矣。是年七月、造成二棺、因吟一詩。雝菰集題作製棺成、詩以落之、惟未詳何年、此據憶書。　八月十九日、有與朱椒堂兵部書。　九月

十二日、手寫雕菰樓易學四十卷完。友人尹石公假余先生手寫葉本二十冊、計易學十六冊、周易補疏、尚書補疏合一冊、毛詩補疏二冊、論語補疏一冊。起壬申、訖己卯、每篇並有寫校月日、風雪水旱、花開稻熟、靡不記之。易通釋上下一條末云、此條凡易十數得而後成、自癸酉三月十八日寫至二十日而畢。時天晴微寒、海棠丁香盛開、氣閑對之、甚益我神智也。癸酉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又改寫一度。以蒙之上下順、求小過上逆下顧、乃至確之證也。明日夏至、至今天氣猶寒、開北牖、看新筍成篁、石榴蜀葵、至此方大開、較往年遲近一月矣。二十日在城、黃魚枇杷方上市。舉欄一條末云、癸酉五月二十六日、足疾大發、忍痛寫此。中有辭、祭、雜不可易。君子小人末云、嘉慶癸酉五月二十八日、山田望雨渺四木木。甲戌二月九日、錄下改一過。甲戌八月五日又改寫一次。由四赤畢、湖四渦力運水、稻將熟、水又至矣。甲戌九月十九日、錄下改君子用閏一段。十月十九日、改寫首三葉。甲戌十月十九日、既改寫首三葉、三鼓於枕上悟得豹變之義雞鳴即起改此一條。遊古之難如此、而聖經之精又寧容以大意觀之。定寧安成息一條末云、癸酉入月十五日、改不寧方來一段、此條經百十度改易而定、

勿視爲泛泛也。提遲一條末云、甲戌正月初十日增補、二月二十七日改、二十八日又更錄爲此篇。此篇鬼神通之、窒滯頗通、爲之大快。約酌易論一條末云、甲戌十月二十日、此似奇而實確、非明六書不可解易也。易章句第七末云、嘉慶丁丑秋八月二十日寫起、寫至二十八日、第七卷完。連日天晴暖、木犀木芙蓉並放。此卷綱意推酌、頗多更改、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制而用之之謂法等義、俱較前爲綱。己卯正月二十日校至此、是日小雨。四月二十八日、又點勘一過、小有塗改。芭蕉舒第四葉、其畔罌粟六十本、鮮紅豔麗、惜不得惲南屏圖之。第十二末云、嘉慶丁丑秋九月十一日寫起、至十二日寫第十二卷完。自二月二十日寫起、先圖略、次通釋、次章句、至今日手寫雕菰樓易學四十卷完。己卯四月十二日。錄此以見一班。　冬、以完糧米入城。　十二月除夕、作春秋左傳補疏自序。是爲六經補疏之五、五卷。　是冬、有黃次和七十壽序。次和明年七十。　先生二十時讀書安定書院、王鳳喈光祿新刻尙書後案成、以數十部寄院長吉

渭巖先生、屬示諸肄業者。先生得其一、日夜翻閱、月許能言其略。越十年癸丑甲寅閒、江艮庭先生尚書集注音疏出、其書用篆、不識篆者莫之能月也。書賈自吳中攜十部來、無售者、先生買其一、費十日力閱一過。丙辰、在浙與江貢廷同寓學署中、貢廷艮庭長子也。居同室、出同舟、先生時舉書中新義及不用鄭注而用僞孔者、貢廷詰之、先生乃語以故。壬戌、自京師歸、舉兩家異同筆記之、謂之王江尚書、載入道聽錄。丙子、武康徐雪廬以周晉園新刻尚書證義寄來。晉園名用錫、平湖人、乙卯副榜、官鹽庫大使、在廣陵惟以注經爲事。先生入城訪之、則已回籍。明春復訪

之、則已病歿於里中。先生愴然久之、復把其書細加紬繹、蓋參翼王江兩家、時出新義。先生謂古文之僞、自閻氏百詩、惠氏定宇證而御之詳矣。而二十八篇之不僞者、述而疏通證明、此三家實相鼎立、因鈔次之、更益以當世通儒說尙書之言足與三家相證訂者、彙爲一帙、題曰書義叢鈔。仿衞湜禮記之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以時之先後爲序、共得四十卷、所採錄者共計四十一家五十七種。書義叢鈔未詳成於何年、姑以丙子明年先生訪周晉圓、則已病歿、繫於此。

是年四月、英煦齋爲作雕菰樓易學序、並寄手札云、元本經文、疏通引證、使全易無一剩句閒字。於焦京荀虞舊學、補所未備、而正其外

誤、獨抒心得、不爲隨聲附和之言、卓然成家、可以不朽矣。序及手札並刊易學首、事略云乙亥夏興齋以序文寄來、蓋誤。

二十三年戊寅、五十六歲。

三月三日、序易話。　四月下弦、作尚書補疏自序。是爲六經補疏之二、二卷。　五月五日、作周易補疏自序。是爲六經補疏之一、二卷。　六月既望、作毛詩補疏自序。是爲六經補疏之三、五卷。　七月下弦、序易廣記。　是月、作禮記補疏自序。是爲六經補疏之四、三卷。　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撰孟子正義。先生謂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義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臆之、其難一也。孟子引書

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僞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枘不入、其難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畫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梁之事、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髀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棄蹤招豚、折枝蹷頞、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卽嬾、姑嘬卽咀嚧、爾卽呼私、淑卽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陸九淵謂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眞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雅有

條理、即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瞻聞金鼓而死、陳質娶婦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孰誤文譌字、其趣遂舛、其難十也。本朝文治昌明、通儒碩出、性道義理之旨既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爲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樂律者判弦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罔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宧奧、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爲

疏賓艱、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蕞爲饌、爲事半而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爲分析、則爲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佶聱、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暢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它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箸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諸家姓名不備錄。是月十八日、有至後詩。序云、自去歲以來、未曾作詩、偶有所與、半月始成。冬、先生謂子廷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

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涬黯䵴、莫窺彷彿。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歲杪無事、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而秝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之。廷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命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先生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學算記之末。

友人嘗假余先生手書撰孟子正義日課記、係用里堂道鄉緣草稾紙背所書、中有殘闕、尚餘二十九葉。

前有自記云、雕菰樓易學三書既脫稾、遂與廷琥編寫本朝三十餘家之書、爲孟子長編、因將纂成正義、恐有懈弛、立簿逐日稽省如前。此注易之云里堂記、茲摘錄於左。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十二月初七日庚午、晴暖如二三月、開筆撰孟子正義、起孟子卷第一。十四日丁丑、陰、細雨天寒、專究姑止之俟明正續草。

二十四年己卯五月以前闕。五月十一日辛未、晴、飯後雨、草第四章完。足疾尚未全好。十四日甲戌、晴、飯後雷雨、草第七章至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足方好而腰痛月好。② 六月初六日丙申、晴、草第七章至毋曲

防。英尚書師寄來臨趙孟頫爲南谷師書易說卦大字一幅、又集蘇句聯一付、手植數松今偃蓋、夢香三畫舊遊靈。連日足疾、未能行。昨方作謝書、今早謄寫、然字小則眼昏不甚明了、手腕亦搖搖、蓋衰老之至矣。初八日戊戌、雨、草第八章完。雨後甚涼、草第九章完。又草第十章至惟黍生之。晚晴、月來病足、步履維艱、有所翻檢、不能自取、令大孫授易取之。凡注疏說文及漢魏諸書、示以所在、尚能翻檢不誤。次孫授書亦能檢經籍纂詁。十二日壬寅、晴、草第十六章完。雨、足尚蹇、不行大步、動必須杖、草盡心章句上第一章完。十六日丙午、晴、有風。五月初三日足疾發、至今日

方出門外行、然步殊蹇也。晚甚涼、如深秋。十九日己酉、晴、草二十一章完。足疾、坐內室不能起者前後共十二日。痛楚無聊、扶坐牛皮牀、日草花部農談數行、雖諧詭短書、然有悟處、因删而錄之爲一卷。二十六日丙辰、晴、草第二章、第三章完。連日黎明即起、至昏而罷、兀坐板牀、臀肉磨破。七月十七日丁丑、晴、熱甚。草稾既成、乃討論於羣書、今日閱潛夫論。八月初一日庚寅、夜雨、至早不已、天氣涼、閱鹽鐵論、終日小雨。次孫授書、觕能爲五言律詩、其思甚苦、尚間有好句、且不鄙俗、間日課之、用以自怡。不雨半月、草木皆枯、惟石畔野菊枝葉如故、乃知此物不惟傲霜、兼能耐

旱、非它種所可冒也。初八日丁酉、晴、閱春秋繁露、暇則編易餘籥錄。晚坐仲軒看桂。二十日己酉、晴、閱韓非子。足疾發。是日寒露。九月初四日癸亥、晴、閱管子。授書十歲生日。水溢上書塾之西廊。十四日癸酉、晴、閱列子。水溢階下、得一絕句、黃河秋漲水連天排闥新添幾尺泉獨坐小樓讀周易波光和月到鐙前。此詩雕菰集不載。十一月十一日己巳、陰、小雨。阮宮保祝嘏返里祭墓、往候之。十二月初九日丁酉、大風、閱後漢書。撰陰陽治亂辨、補入易話上卷。十三日辛丑、晴。阮宮保寄王伯申經傳釋詞來、閱之、擇其說孟子若干條入正義。十六日甲辰、晴、閱荀悅漢紀。自初一日以來

兩足筋攣、不良於行。今日早起、坐東廊、向初日負暄、體頗酥適。霜亞金鐙、葉如縞帶、羣卉俱枯、惟木犀山茶、海桐青青如松柏。十八日丙午、陰。閱漢紀。王曰化、余姪廷琮之師也、役于余家數年矣、尙未葬。其甥喬種言無葬地、余以莊西菜圃地葬之、今日令廷琮遷其柩來。十九日丁未、雨、閱漢紀。修先墓訖。二十四日壬子、晴。田野閒有雙菇者、葉如藕而狹、背紅色、根如茨菇、故名。驚蟄時開花、形略近蘭、鄉童每當春月掘其根食之。前年、余移栽塾中、值立春其牙卽發、今過立春三日耳、葉已長半寸、此物能應候而生、不知於古爲何物。檢本草[illegible]也。橋埂新修、人免於渡。夕陽

時坐紅薇翠竹亭、觀往來者均欣欣有喜色也。二十五日癸丑、足疾稍愈、肩輿至耆舊祠、課僮洒埽、薄暮坐紅薇翠竹亭、望湖、東風解凍、梅柳漸有生色。夕陽映於湖水、湖外遠郵盡含紅色、因得一絕。此詩見雕菰集卷五。末寒煙原作寒雲、塗改煙字。猶見原作又見。疏柳原作一片、改寒水、又改疏柳。末句帶字亦係塗改。二十五年庚辰正月初一日戊午、陰、增補書義叢鈔。齒痛有月餘日、今一齒落、甚適。草道德理義釋一篇、以入易話中。初八日乙丑、一夜雨、增補書義叢鈔鐙下。閱三國志、除夕枕上作。詩見雕菰集卷四。第五句下三字原作鬧懿懿、塗改作鳴鴉鵲。十二日己巳、晴、閱三國志至闞溫傳注引孫賓碩傳、採入正義卷一。二十七日甲申、晴。有畫工汪生

昨日來今往看之。二十八日乙酉、晴、汪生來爲作小像、刻字移正昌來修補通釋板。二十九日丙戌、晴、汪生來畫半九書塾八詠圖。二月初六日壬辰、晴、自初一日以來寫孟子正義卷一。三月初九日乙丑、陰、閱藝文類聚。藝文類聚引後漢趙岐藍賦曰、余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紺爲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植、慨其遺本念末、遂作賦曰、同丘中之有麻、似麥秀之油油。二十四日庚辰、晴、閱六帖。修高家橋成、往閱之。歸過吳少文白茅草堂、觀其鬬魚圖、小飲而回。四月初十日乙未、晴、增改孟子正義卷一。十五日庚子、早起、雨、飯後晴、閱太平御覽。汪匯川約於關

帝廟小飲、聽何生彈琵琶、范生吹笛、乘月色而歸。三十日乙卯、陰、飯後小雨、寫孟子正義二十三。閱姚秋農先生求是齋自訂稾。五月十五日庚午、雨、足疾不能行。十八日癸酉、晴、閱太平御覽、足稍能行。二十日乙亥、雨、閱太平御覽、寫孟子正義二十五。題吳少文鬭魚會圖、深竹庖廚近市闤、白茅湖水一亭灣。主人風尚謙謙甚、偏借鱻鱗作屑蠻。不慣簪裾肯素餐、太平佳事託漁竿。笑它憔悴神仙客、寄意嵩山數本蘭。此二詩雕菰集不載。二十七日壬午、晴、熱甚、小暑、汪生畫册葉十六幅完。七月初五日己未、晴、寫卷二十一。英大冢宰以惜驄馬詩寄、爲令作詩文、百卌里郵程、三時入帝京。

癸酉九月十六日，乘此騾由白澗馳歸京師，自未至酉，僅三時耳。一身皆汗血，兩耳但風聲。久已消烽盡，空餘伏櫪鳴。儌倖曾未棄，送爾傍佳城。此詩騾詠，集未載。初八日壬戌，晴，寫卷二，閱五禮通攷。日課記止於是日，殆先生絕筆矣。

二十四年己卯，五十七歲。

正月二十九日，序易餘籥錄。二月乙丑，有祭黃氏妹文。六月十八日立秋，序花部農譚一卷。湖郡二八月間賽神演劇，鐃鼓喧闐。先生每攜諸孫觀之，或乘駕小舟，或扶杖徐步，羣坐柳陰豆棚之間。花部演唱，部人每就先生詢問故事，先生略爲解說，莫不鼓掌解頤。案日課記列十九日。七月十四日，孟子正義草稿成。是年十月，阮仲嘉爲作易學跋。十一月，蔣南橋名榮，先生甥，亦弟子。爲作易學跋。後道光七年，黃春谷爲作

孟子正義跋、見蒡陔堂文集、本書未刊入。

二十五年庚辰、五十八歲。

先生易學既成、思爲孟子正義一書、乃於丙子冬、採錄清代通人之書、令子廷琥查寫。或專說孟子者、或雜見它書者、一一纂出、編爲孟子長編十四帙。戊寅十二月初七日、開筆撰正義、立簿逐日稽省、仍如前此注易。簡擇長編之可採者與否者、有不達則思、每夜三鼓後不寐、擁被尋思某處當檢某書、某處當考某書。天將明、少睡片刻、日上紙窗、起盥漱、即依夜來所尋思一一檢而考之。語子廷琥曰、箸書各有體、非一例也。有全以己見貫串、取精前人所已言不復言、

余撰易學三書及六經補疏是也。有全錄人所已言、而不參以己見、余輯書義叢鈔是也。有採擇前人所已言、而以己意裁成損益於其閒、余所撰孟子正義是也。各有所宜、亦各有所難。己卯又四月、撰至萬章下、先生曰、此書初稾看來七月可完、必加以討論修飾。惟神氣日衰一日、殊自畏也。然惟初稾最難、今已成十九卷有奇、未成僅十卷耳。用當努力爲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宜自勉夫。七月十四日、孟子正義草稾成、次爲三十卷。於是討論羣書、至庚辰正月修改既定、有所見、用謹案字別之。廷琥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錄而存之。乃手寫淸稾三卷、就正於阮文

達。四月、令廷琥校對一過、又重自手錄。至七月、共手錄十二卷而病作、病中猶以未能錄完爲憾、語廷琥曰、孟子正義無甚更改、惟所引書籍、仍宜逐一校對、恐傳寫有誤耳。先生自癸亥家居至庚辰十八年、箸書將三百卷、成不朽之業、而心血實耗於此矣。 先生患足疾二十餘年、起於己未庚申間、然或間歲一發、年四十外則歲一發、將五十則一歲數發、五十四五後則連月必發。是年六七月、足疾疊發、忽然煩熱似瘧、舌燥無津、日漸加重。病中猶作惜驄馬詩後序、命子廷琥寫寄英煦齋先生都中。七月二十七日辰時卒、年五十八。十二月初三日、葬於居宅祖塋之內。

阮元撰傳，稱曰通儒。　子廷琥，字虎玉，江都學廩膳優生，能讀書傳父業。道光元年二月十二日歿，年四十。距先生之喪甫逾半載耳。

焦理堂先生著書目

易章句十二卷。

易圖略八卷。

易通釋二十卷。以上三種爲易學三書，學海堂經解有。

易話二卷。

易廣記三卷。

論語補疏三卷。

周易補疏二卷。

尚書補疏二卷。
毛詩補疏五卷。
春秋補疏五卷。
禮記補疏三卷。以上六種爲六經補疏、學海堂經解有。
羣經宫室圖二卷。
禹貢鄭注釋二卷。以上二種經解續編有。
孟子正義三十卷。學海堂經解有。
加減乘除釋八卷。
天元一釋二卷。
釋弧三卷。
釋輪二卷。

釋橢一卷。以上五種爲里堂學算記。

北湖小志六卷。

李翁醫記二卷。自易章句至李翁醫記二十一種、皆子廷琥撰事略及刻詩品、共爲焦氏遺書。並焦氏家刻、光緒丙子板歸衡山魏氏、民國十八年又歸上海受古書店。

雕菰集二十四卷。文選樓叢書、道光四年儀徵阮福刊、有單行者、本作雕菰集、近人多稱雕菰樓集。

憶書六卷。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光緒十六年會稽趙之謙刊。

邗記六卷。傳硯齋叢書、光緒乙酉儀徵吳丙湘刊。

紅薇翠竹詞一卷。同上。

仲軒詞一卷。同上。

里堂家訓二卷。同上。

揚州足徵錄二十七卷。榕園叢書儀徵張丙炎刊。

詩陸氏疏疏二卷。南菁書院叢書。

論語通釋一卷。木犀軒叢書、光緒間九江李盛鐸刊。

易餘籥錄二十卷。同上。

開方通釋一卷。同上。

花部農譚一卷。懷豳雜俎、宣統辛亥南陵徐乃昌刊。

劇說六卷。誦芬室讀曲叢刊、民國六年武進董康刊。

焦里堂先生軼文一卷。鄦齋叢書南陵徐乃昌錄刊。

里堂道聽錄五十卷。稾本、今歸北平圖書館。

愧醅集。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附考證陸璣疏一卷。

集有自序、南菁書院刊、詩陸氏疏疏、當卽考證陸璣疏。

唐賦選一卷。

游山左詩鈔一卷。

游浙江詩鈔一卷。

毛詩地理釋四卷。

注易日記三卷。

書義叢鈔四十卷。

八五偶談一卷。

雕菰樓醫說一卷。

種痘書十篇。集有序。

沙疹吾驗篇一卷。自傀蓊集至沙疹吾驗篇十二種、僅事略有目、尚未見傳本、山左、浙

江兩詩鈔當已歸入雕菰集矣。

詩話一卷。見阮元撰傳、同治揚州府志作雕菰樓詩話。

毛詩傳箋異同釋。

乘方釋例。亦見揚州畫舫錄。

孫子算經注。以上三種見定香亭筆談。

禮記索隱數十卷。

焦氏教子弟書二卷。或即家訓。

釋爻。以上三種見揚州畫舫錄。

論語地理考四卷。見同治揚州府志、民國江都志。亦有此目。

焦氏家乘八卷。

里堂劄錄六卷。

易餘集一卷。以上三種見光緒江都縣志。自詩話至易餘集諸書，亦尚未見傳本。

焦虎玉先生著書目 附

先府君事略一卷。坿焦氏遺書末。

蜜梅花館文錄一卷。文選樓叢書坿勝蓺集後。里堂先生事略後弟徵記作文二卷。

蜜梅花館詩錄一卷。同上。事略後記作詩四卷。

因柳閣詞鈔二卷。傳硯齋叢書。事略後記作詞一卷。

尙書伸孔篇一卷。積學齋叢書、南陵徐乃昌刊。又在廣雅書局叢書中。事略後記無此目。

冕服考四卷。積學齋叢書。

讀書小記二卷。鄦齋叢書、南陵徐乃昌刊。事略後記無此目。

春秋三傳經文辨異四卷。遯雅齋叢書、民國二十三年影印。事略後記春秋三

傳異同考、當即此。

益古演段補二卷。事略作益古演段開方補。

讀詩小牘二卷。

儀禮講習錄二卷。

禮記講習錄二卷。

地圓說一卷。續疇人傳、清史稿儒林傳並作二卷。

北湖舊族表四卷。以上六目、並見事略後記。

柘籬集二卷。見江都光緒縣志。自益古演段補至柘籬集七種、俱未見傳本。

揚州二王江焦四先生年譜陸續采成謾題一律

簡編風雨送年華、夢寐江淮驛路賒。頗笑齊人知管晏、獨推漢學盛乾嘉。公卿韋布皆千古、道義文章自

一家。詳譜亭林諒難及、椎輪或許比吳車。

焦理堂先生年譜

男孫僑校

校記

①「者」下，《易圖略》卷一原文有「有三」二字。

②月好：「月」字疑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2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63
页数=863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445
SS号=12365609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2.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